



# 宋 論

〔清〕王夫之 著

中華書局



〔清〕王夫之著

# 宋論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論/(清)王夫之著;舒士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  
2003 重印

ISBN 7-101-01352-X

I. 宋… II. ①王… ②舒… III. 古代史-史評-中國-  
宋代 IV. K244.0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8)第 09853 號

宋 論

[清]王夫之 著

舒 士 彥 點 校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 京 瑞 古 冠 中 印 刷 廠 印 刷

\*

850 × 1168 毫米 1/32 · 8<sup>1</sup>/<sub>2</sub> 印張 · 180 千字

196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印數 9751—12750 定價:15.00 元

---

ISBN 7-101-01352-X/B·253

## 點校例言

王船山讀通鑑論與宋論，爲船山遺書史類中之兩種。遺書舊刻祇有零種單行，不成部帙，其板早絕。清道光時，船山裔孫名世全者，始謀彙刻各種，新化鄧氏實主其事，然亦祇經類十八種，板復旋毀。至同治初，湘鄉曾氏重刻於金陵，則於遺書搜訪較備，經史子集四類皆有。由劉毓棻張文虎等參與校讎。惟書中凡觸及當時忌諱者，或加改竄，或留空格。而史論兩種，因誦習者衆，流傳頗廣，坊間多有翻刻，石印排印，不一而足，要皆自金陵刻本出。今茲校點，即用金陵刻本爲底本。二十年前，馬宗霍先生嘗先後獲見衡陽劉氏、邵陽曾氏所藏船山遺書抄本若干種，史論兩種適在其內。因借抄本就刻本對讎，則空格之字皆全，改竄之跡亦顯。比遂寫爲校記，初未示人，士彥此次承中華書局之約，從事整理，實得力於此校記。遇刻本有空格而抄本不空者，即據以補之；遇刻本有改竄，而審其文義抄本確勝於刻本者，即據以訂之。略舉數例，如：

讀通鑑論卷三漢武帝第十五論末段，刻本有云「冀州堯、舜之餘民，□爲□□，即奉□□歸一統，而□□□□□□□□□□，以亂天下，非天也，人喪之也，將孰□焉以廓風沙霾曠之字，使□□若□□哉！」空格相間，計十有八。抄本作「冀州堯、舜之餘民，化爲禽俗，即奉冠帶歸一統，而黨邪醜正，與宮奄比，以亂天下，非天也，人喪之也，將孰俟焉以廓風沙霾曠之字，使清明若南國哉！」一字不缺。卷七後漢安帝第三論刻本篇首空四格，抄本作「母后臨朝」四字。

宋論卷七哲宗第三論中段，刻本有云「□□□□□□□□□□，帝一日不得□□□□」。空格凡七。抄本上五空格作「后一日不亡」五字，下二空格作「親政」二字。卷十四理宗第六論結處，刻本空十八格。抄本作「虔劉已亟，更投命於異類，有王者起，其尙念之哉！」十九字。

凡若此等，皆所當補者也。又如：

讀通鑑論卷十八陳宣帝第二論篇末小注引崇禎時童謠，刻本作「殺了王洽，敵人容易殺。殺了李邦華，走破敵人鞴。」抄本兩「敵人」皆作「韃子」。卷二十唐太宗第十七論首段刻本有云「邊外之法，嚴於中國，中國安能不爲邊外屈。」抄本兩「邊外」皆作「夷狄」。

宋論卷一太祖第八論首段刻本有云「其視瀛、莫、河朔之曠野千里可恣騎兵之馳突者奚若？」抄本「騎兵」作「胡騎」。卷八徽宗第一論首段刻本有云「舉國而授之它人，無足怪者。」抄本「它人」作「非類」。

凡若此等，皆所當訂者也。今於當補者，去其空格，照抄本所有者錄入，於校記中說明之。（惟讀通鑑論卷四漢元帝第一論篇中空格十三，卷八後漢靈帝第十六論篇末空格二十二，抄本亦缺。茲仍留其空格，以待異時發現原稿本或其他抄本不缺者補之。）當訂者，則於原有之字外加圓括弧，排爲六號字，校改之字外加方括弧，以示區別，並附校記說明。若非依抄本，而別據他書，及以意校改者亦同。

尚有宋論卷四仁宗第十四論，刻本錯簡，前後互混，詞氣隔闕，殆不可通，使不得抄本校之，竟無以下讀。今全依抄本改正。

至若刻本抄本雖文有同異，而義可兩通者，或抄本字句偶多於刻本，而於通篇大義無出入，可有可無者，則仍刻本之舊。惟宋論卷三真宗第六論後段刻本有云「於是而八口無宿春，而民多窮瘠。」抄本「窮瘠」作「捐瘠」。案「捐瘠」二字連文，見漢書食貨志上，彼注云：「孟康曰，肉腐爲瘠。捐，骨不埋者。或曰，捐，謂民有飢相棄捐者。或謂貧乞者爲捐。師古曰，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耳。」據此，是船山正用漢書成語，則「窮瘠」義雖可說，不若作「捐瘠」之爲有本。又卷十四理宗第八論刻本有云「賈似道之罪不可勝誅，非但其納款拖雷而背之以召寇也。」劉氏校勘記謂「拖雷當作忽必烈」。案以宋史、元史及各書考之，則劉校是也。刻本仍誤，今亦據以改正。

其有抄刻兩本均同，而尋檢資治通鑑原文略有出入者，此由臨文之際，引用通鑑，或節取之，或隱括之，故與原書未能盡符，斯蓋前人引書恆例，不足爲異。惟讀通鑑論卷七後漢安帝第二論篇首引延平之詔有云「不愧於天，不畏於人。」案通鑑本作「不畏於天，不愧於人。」與後漢書孝殤帝紀合。詔文蓋用詩小雅何人斯篇語，則論中「媿」「畏」二字當互易。疑此傳寫偶疏，未必原稿如是也。

金陵刻本於清帝諸名，俱爲避諱，借用他字替代，每字外加方框，以示區別。如「玄」作「元」，「暉」作「圖」，「胤」作「因」，「禎」作「正」，「弘」作「因」，「曆」作「圖」，「頤」作「圖」，「琰」作「因」，「旻」作「因」，「寧」作「圖」，「淳」作「圖」等皆是。今仍復其本字。惟後魏拓拔氏獻文帝名弘，孝文帝名宏，父子相承，書中涉及孝文帝者頗多，皆稱拓拔宏，則「宏」字是其本名，刻本亦於「宏」外加方框作「因」，與避諱字無殊，非也。如讀通鑑論卷十五宋明帝第六論首段刻本有云：

「故因年甫二十，急欲樹因於大位。」此即敘後魏獻文帝授位於孝文帝事，上「宏」字指獻文，本是「弘」字之諱，外加方框可也；下「宏」字指孝文，又加方框，則父子名混矣。故今改回本字，遇後魏二帝之名，特爲分別。太平洋書店船山遺書鉛印本，凡「因」字均改作「弘」，殊誤。

讀通鑑論刻本分卷三十，抄本分卷二十，案王啟先子蘆齋公行述稱「末年作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則知刻本所據者爲定本，抄本所據者非定本也。惟抄本漢景帝時多一論，漢宣帝時多一論，後漢明帝時多一論，順帝時多一論，靈帝時多一論，共五篇，皆刻本所無，宜若可補。但抄本後漢明帝第七論（自「史有溢詞流俗羨焉」起，至「謀國者失其道也」止。）篇末有注云：「此同宣帝論，去其一可耳。」則知今刻本宣帝少一論，蓋據此注而去之。以此推之，疑抄本多出之五篇，或定本已先刪去，亦未可知，不必金陵刻本所佚。但爲便於讀者參考計，此五篇未刊稿，仍分別插入各卷相當處，並加注說明。

兩書刻本抄本皆僅有卷第，而無篇目。讀通鑑論每卷之中，以朝代爲別，每代之中，以帝王之號爲別；宋論則祇別以帝號，讀者頗感不便。今於各帝所繫諸論，每篇之前，依次標以一二三四等字，藉代篇目。

船山史論兩種，成於最晚之歲，蓋讀史有感，隨事觸發，初無意於爲文，故每篇皆不立題目；而於上下古今興亡得失之故，制作輕重之原，均有論列。又自以身丁未運，明幟已易，禹甸爲墟，故國之痛，字裏行間，尤三致意焉。然刻本懲於時忌，對原書猶託詞日久漫漶，有所剝落，合面目不可盡覩。今者



欣值王船山逝世二百七十週年，士彥因整理之役，藉手抄本校記，得以訂其竄易而補其奪缺，使久晦之真，一朝披露，度亦讀此書者所當引爲快事也。顧惟學識淺薄，而船山行文，或跌宕從衡，或逶迤奧折，往往勢似斷而脈猶聯，意若止而氣仍貫。標點分段未能盡當，（初於各篇祇分大段，書局編輯部爲便利讀者起見，又重加分析。）尙望讀者有以正之，幸甚。

舒士彥識於北京 一九六二年六月

讀通鑑論、宋論兩書經舒士彥整理後，我們請王孝魚、童第德看過。王孝魚在舒士彥原來分段的基礎上，又作了一些分析。王、童兩同志在校勘上提出了一些意見，我們研究了他們的意見，在書中加了幾條編者按語。另外，我們就抄本和刻本義可兩通的文字異同給兩書加了校記。在校勘工作中並曾參看過周調陽依嘉愷抄本所作的校勘記。劉毓崧的校勘記也移附於各篇相當處，以便讀者參看。

中華書局哲學編輯組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

目錄

點校例言	一
卷一	一
太祖	一
卷二	一
太宗	一
卷三	一
真宗	一
卷四	一
仁宗	一
卷五	一
英宗	一〇九
卷六	一〇九
神宗	一四四
卷七	一四四
哲宗	一三四
卷八	一三四
徽宗	一三四
卷九	一三四
欽宗	一三四
卷十	一三四
高宗	一六七
卷十一	一六七
孝宗	二〇三
卷十二	二〇三
光宗	二四四
卷十三	二四四
寧宗	二四四
卷十四	二四四

理宗……………三六

卷十五

度宗……………三六

恭宗 端宗 祥興帝……………三六

---

# 宋論卷一

## 太祖

宋興，統一天下，民用寧，政用乂，文教用興，蓋於是而益以知天命矣。天曰難讎，匪徒人之不可狃也，天無可狃之故常也；命曰不易，匪徒人之不易承也，天之因化推移，斟酌而曲成以制命，人無可代其工，而相佑者特勤也。

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漢、唐是已。詩曰：「鑒觀四方，求民之莫。」德足以綏萬邦，功足以戡大亂，皆莫民者也。得莫民之主而授之，授之而民以莫，天之事畢矣。乃若宋，非鑒觀於下，見可授而授之者也。何也？趙氏起家什伍，兩世爲裨將，與亂世相浮沈，姓字且不聞於人間，況能以惠澤下流繫邱民之企慕乎！其事柴氏也，西征河東，北拒契丹，未嘗有一矢之勳，滌關之捷，無當安危，酬以節鎮而已逾其分。以德之無積也如彼，而功之僅成也如此，微論漢、唐底定之鴻烈，卽以曹操之掃黃巾、誅董卓、出獻帝於阹危、夷二袁之僭逆，劉裕之俘姚泓、馘慕容超、誅桓玄、走死盧循以定江介者，百不逮一。乃乘如狂之亂卒控扶以起，弋獲大寶，終以保世滋大，而天下胥蒙其安。嗚

呼！天之所以曲佑下民，於無可付託之中，而行其權於受命之後，天自謙也，非人之所得而豫謀也，而天之命之也亦勞矣！

商、周之德，漢、唐之功，宜爲天下君者，皆在未有天下之前，因而授之，而天之佑之也逸。宋無積累之仁，無撥亂之績，乃載考其臨御之方，則固宜爲天下君矣；而凡所降德於民以靖禍亂，一在既有天下之後。是則宋之君天下也，皆天所旦夕陟降於宋祖之心而啓迪之者也。故曰：命不易也。

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試而悍將服，無舊學之甘盤而文教興，染掠殺之餘風而寬仁布，是豈所望於兵權乍擁、（守）〔寸〕○長莫著之都點檢哉？啓之、牖之、鼓之、舞之，俾其耳目心思之牖，如披雲霧而見青霄者，孰爲爲之邪？非殷勤佑啓於形聲之表者，日勤上帝之提撕，而遽能然邪！佑之者，天也；承其佑者，人也。於天之佑，可以見天心；於人之承，可以知天德矣。

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終以一統天下，底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稱盛治者，何也？唯其懼也。懼者，惻怛不容自寧之心，勃然而猝興，恍然而不昧，乃上天不測之神震動於幽隱，莫之喻而不可解者也。

然而人之能不忘此心者，其唯上哲乎！得之也順，居之也安，而懼不忘，乾龍之惕也；湯、文之所以履天祐人助之時，而懼以終始也。下此，則得之順矣，居之安矣，人樂推之而已可無疑，反身自考而信其無歉；於是晏然忘懼，而天不生於其心。乃宋祖則幸非其人矣。以親，則非李嗣源之爲養子，石敬瑭之爲愛壻也；以位，則非如石、劉、郭氏之秉鉞專征，據巖邑而統重兵也；以權，則非郭氏之篡，柴氏之嗣，

○據校記改。

內無贊成之謀，外無捍禦之勞，如嗣源、敬瑭、知遠、威之同起而佐其攘奪也。推而戴之者，不相事使之儔侶也；統而馭焉者，素不知名之兆民也；所與共理者，且秦暮楚之宰輔也；所欲削平者，威望不加之敵國也。一旦岌岌然立於其上，而有不能終日之勢。權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遠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誅夷待勳舊；學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輕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懼以生慎，慎以生儉，儉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啓以來，百年聶陵噬搏之氣，寢衰寢微，以消釋於無形。盛矣哉！天之以可懼懼宋，而日夕迫動其不康之情者，「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帝之所出而天之所以首物者，此而已矣。然則宋既受命之餘，天且若發童蒙，若啓甲坼，繫回於宋祖之心不自謙，而天豈易易哉！

雖然，彼亦有以勝之矣，無赫奕之功而能不自廢也，無積累之仁而能不自暴也；故承天之佑，戰戰栗栗，持志於中而不自溢。則當世無商、周、漢、唐之主，而天可行其鄭重仁民之德以眷命之，其宜爲天下之君也，抑必然矣。

二

韓通足爲周之忠臣乎？吾不敢信也。袁紹、曹操之討董卓，劉裕之誅桓玄，使其不勝而身死，無容不許之以忠。吾恐許通以忠者，亦猶是而已矣。藉通躍馬而起，閉關而守，禁兵內附，都人協心，宋祖且爲曹爽，而通爲司馬懿，喧呼萬歲者，崇朝瓦解，於是衆望不屬，幼君託命，魁柄在握，物莫與爭，（會）〔貪〕○附青雲之衆，已望絕於沖人，黃袍猝加，欲辭不得，通於此時，能如周公之進誅管、蔡，退務明農，

○據校記改。

終始不渝以扶周社乎？則許之以忠而固不敢信也。

然則通之以死抗宋祖者，其挾爭心以逐柴氏之鹿乎？抑不敢認也。何也？宋祖之起，非有移山徙海之勢，蘊崇已久而不可回。通與分掌禁兵，互相忘而不相忌。故一旦變起，奮臂以呼而莫之應。非若劉裕之於劉毅，蕭道成之於沈攸之，一彼一此，睨神器而爭先獲，各有徒衆，以待決於一朝者也。無其勢者無其志，無其志者不料其終，何得重誣之曰：通懷代周之謀而忌宋祖乎？

夫通之質死以爭者，亦人之常情，而特不可爲蒞波流者道耳。與人同其事而旋相背，與人分相齒而忽相臨，懷非常之情而不相告，處不相下之勢而遽視之若無；有心者不能不憤，有氣者不能不盈。死等耳，亦惡能且頡頏而夕北面，舍孤弱而卽豪彊乎！故曰：質死以爭，亦人之常情，而勿庸逆料其終也。嗚呼！積亂之世，君非天授之主，國無永存之基，人不知忠，而忠豈易言哉？人之能免於無恆者，斯亦可矣。馮道、趙鳳、范質、陶穀之流，初所驅使者，已而竝肩矣；繼所竝肩者，已而頰首矣；終所頰首者，因以稽顙稱臣，駿奔鵠立，而洋洋自得矣；不知今昔之面目，何以自相對也！則如通者，猶有生人之氣存焉，與之有恆也可矣，若遽許之曰周之忠臣也，則又何易易邪！

## 三

太祖勅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卽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求諸己而已。舍己而求諸人，名愈正，義愈伸，令愈繁，刑將愈起；如彼者，不謂之涼德也不能。求民之利而興之，求民之害而除之，取

所謂善而督民從之，取所謂不善而禁民蹈之，皆求諸人也；駁儒之所務，申、韓之敝帶也。

夫善治者，己居厚而民勸矣，讒頑者無可逞矣；己居約而民裕矣，貪冒者不得黷矣。以忠厚養前代之子孫，以寬大養士人之正氣，以節制養百姓之生理，非求之彼也。捐其疑忌之私，忍其忿怒之發，戢其奢吝之情，皆求之心、求之身〔也〕<sup>○</sup>。人之或利或病，或善或不善，聽其自取而不與爭，治德蘊於己，不期盛而積於無形，故曰不謂之盛德也不能。

求之己者，其道恆簡；求之人者，其道恆煩。煩者，政之所繇紊，刑之所繇密，而後世儒者恆挾此以爲治術，不亦傷乎！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政刑煩而民之恥心蕩然，故曰不謂之涼德也不能。

文王之治岐者五，五者皆厚責之上而薄責之吏民者也。五者之外，有利焉，不汲汲以興；有害焉，不汲汲以除；有善焉，不汲汲督人之爲之；有不善焉，不汲汲禁人之蹈之。故文王之仁，如天之覆下土，而不憂萬物之違逆。夫治國、亂國、平國，三時也。山國、土國、澤國，三地也。愿民、頑民、庸民，三材也。積三三而九，等以差，其爲利、爲害、爲善、爲不善也，等以殊；而巧曆不能窮其數。爲人上者必欲窮之，而先喪德於己矣。言之娓娓，皆道也；行之逐逐，皆法也；以是爲王政，而俗之偷、吏之冒、民之死者益積。無他，求之人而已矣。

宋有求己之道三焉，軼漢、唐而幾於商、周，傳世百年，歷五帝而天下以安，太祖之心爲之也。逮慶曆而議論始興，逮熙寧而法制始密，舍己以求人，而後太祖之德意漸以泯。得失之樞，治亂之紐，斯民

○「也」字據校記增。



生死之機，風俗淳澆之原，至簡也。知其簡，可以爲天下王。儒之駁者，濫於申、韓，惡足以與於斯！

## 四

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詔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張邦昌躬篡，而止於自裁；蔡京、賈似道陷國危亡，皆保首領於貶所。語曰：「周之士貴」，士自貴也。宋之初興，豈有自貴之士使太祖不得而賤者感其謹惜之情乎？

夷考自唐僖、懿以後，迄於宋初，人士之以名誼自靖者，張道古、孟昭圖而止，其辭榮引去、自愛其身者，韓偓、司空圖而止，高蹈不出、終老巖穴者，鄭遨、陳搏而止。若夫辱人賤行之尤者，背公死黨，鬻販宗社，則崔胤、張濬、李磾、張文蔚倡之於前，而馮道、趙鳳、李昊、陶穀之流，視改面易主爲固然，以成其風尚。其他如和凝、馮延巳、韓熙載之儔，沈酣倡俳之中，雖無巨慝，固宜以禽魚畜玩而無庸深惜者也。士之賤，於此而極。則因其賤而賤之，未爲不愜也。惡其賤，而激之使貴，必有所懲而後知改，抑御世之權也。然而太祖之於此，意念深矣。

昔者周衰，處士橫議，脇侯王，取寵利，而六國以亡。秦惡其囂，而坑儒師，吏以重抑之。漢之末造，士相標榜，驚擊異己，以與上爭權，而漢以燬。曹孟德惡其競，而任崔琰、毛玠督責吏治以重抑之。然秦以賈怨於天下，二世而滅。孟德死，司馬氏不勝羣情，務爲寬縱，而裴、王之流，倡任誕以大反曹氏之爲，而中夏淪沒。繇此觀之，因其賤而賤之，懲其不貴而矯之者，未有能勝者也。激之也甚，則怨結而禍深，抑之也未甚，則乍伏而終起。故古之王者，聞其養士也，未聞其治士也。聰明才幹之所集，溢出而

成乎非僻，扶進而導之以興，斯興矣。豈能舍此而求椎魯獷悍之醜夷，以與共天下哉！

其在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飛者，不虞其颺擊也。躍者，不虞其縱擊也。涵泳於天淵之中，而相期以百年之效，豈周士之能自貴哉？文王貴之也。老氏之言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威之？」近道之言也。民不畏死，而自有畏者。竝生竝育於天地，獨以敗類累人主之矜全，雖甚冥頑，能弗內媿於心？況乎業已爲士，聰明才幹不後於人，詩書之氣，耳已習聞，目已習見，安能一旦而棄若委土哉！

夫太祖，亦猶是武人之雄也。其爲之贊理者，非有伊、傅之志學，睥睨士氣之淫邪而不生傲慢，庶幾乎天之貯空霄以翔鳶，淵之涵止水以游魚者矣。可不謂天啓其聰，與道合揆者乎！而宋之士大夫高過於漢、唐者，且倍蓰而無算，誠有以致之也。因其善而善之，因其不善而不善之，以治一家不足，而況天下乎？河決於東，遏而回之於西，未有能勝者也。以吏道名法虔矯天下士，而求快匹夫婞婞之情，惡足以測有德者之藏哉！

## 五

語有之曰：「得士者昌。」「得」云者，非上（心）「必」也。自得之以爲己（德）「得」也。下得士而貢之於上，固上之得也；下得士而自用之以效於國，亦上之得也。故人君之病，莫大乎與臣爭士。與臣爭士，而臣亦與君爭士；臣爭士，而士亦與士爭其類，天下之心乃離散而不可收。書曰：「受有億兆人，離

○據校記改。○校者按：「已德」之「德」字當作「得」，方與上下文合。

心離德。」非徒與紂離也，人自相離，而紂愈爲獨夫也。人主而下，有大臣，有師儒，有長吏，皆士之所自以成者也。人主之職，簡大臣而大臣忠，擇師儒而師儒正，選長吏而長吏賢。則天下之士在巖穴者，以長吏爲所因；入學校者，以師儒爲所因；升朝廷者，以大臣爲所因。如網在綱，以羣效於國。不背其大臣，而國是定；不背其師儒，而學術明；不背其長吏，而行誼修。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羣相燕也。合天下賢智之心於一軌，而天子之於士無不得矣。和氣翔洽，充盈朝野，寢榮寢昌，昌莫盛焉。「得士者昌」，此之謂也。

大臣不以薦士爲德，而士一失矣；師儒不以教士爲恩，而士再失矣；長吏不以舉士爲榮，而士蔑不失矣。乃爲之語曰：「拜爵公門，受恩私室，非法也。」下泮渙而不相親，上專私而不能廣，億兆其人而億兆其心，心離而德離，鮮不亡矣。故人主之病，莫甚於與下爭士也。

自唐以來，進士皆爲知舉門生，終其身爲恩故；此非唐始然也，漢之孝廉，於所舉之公卿州將，皆生不敢與齒，而死服三年之喪，亦人情耳。持名法以繩人者，謂之曰不復知有人主。人主聞之，憤恚不平，曰：彼得士而我失之矣。繇是而猜妒刻覈之邪說，師申、韓以束縛縉紳，解散士心，使相攜貳，趨邪徑，騰口說，以要人主。懷姦擅命之夫，自矜孤立，而搖蕩國是。大臣不自信，師儒不相親，長吏不能撫。於是乎綱斷紐絕，而獨夫之勢成。故曰：「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矣。」朋友不信，上亦惡得而獲之哉！少陵長，賤妨貴，疏閒親，不肖毀賢，胥曰：「吾知有天子而已。」豈知天子哉？知爵祿而已矣。

夫士之懷知己也，非徒其名利也；言可以伸，志可以成，氣以類而相孚，業以摩而相益。易曰：「拔

茅茹以其彙。」拔不以其彙，而獨莖之草，不足以葺大廈久矣。大臣，心腹也；師儒，耳目也；長吏，臂指也。以心應耳目之聰明，以耳目應臂指之動作，合而爲一人之身，而衆用該焉。其互相離者，不仁者也。不仁者痿以死，如之何？君臣爭士而靳爲己得也！

太祖之欲得士也已迫，因下第舉人搗鼓言屈，引進士而試之殿廷，不許稱門生於私門。賴終宋之世不再舉耳。守此以爲法，將與孤秦等。察察之明，悻悻之忿，响响之恩，以撫萬方，以育多士，豈有幸哉！豈有幸哉！

## 六

太祖數微行，或以不虞爲戒，而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英雄欺人，爲大言耳。其微行也，以己之幸獲，虞人之相效，察羣情以思豫制，私利之褊衷，猜防之小智，宋德之所以衰也。野史載其乘輦以出，流矢忽中輦板，上見之，乃大言曰：「射死我，未便到汝。」流矢者，卽其使人爲之也。則微行之頃，左右密護之術，必已周矣。而諫者曰「萬一不虞」，徒貽之笑而已。

凡人主之好微行也有三，此其一也。其下，則狂蕩嬉遊，如劉子業諸君耳。其次，則苛察以爲能，而或稱其念在國民，以伺官箴之汙潔、民生之苦樂、國事之廢舉者也。若此者，其求治彌亟，其近道彌似，其自信彌堅，而小則以亂，大則以亡。迄乎亂與亡而不悔其失，亦愚矣哉！何也？兩足之所至，兩目之所覘，兩耳之所聞，斤斤之明，詹詹之智，以與天下鬪捷，未有能勝者也。

⊙ 校記此句作「如劉子業、蕭寶卷者耳」。

且夫人主而微行，自以爲密，而豈果能密邪？趾未離乎禁闈，期已洩於近侍；形一涉乎通達，影已徹乎窮巷；此之伺彼也有涯，而彼之伺此也無朕。於是懷私挾佞者，飾慧爲樸，行諂以黷，醜正而相訐，黨姦而相獎，面受其欺，背貽其笑，激怒沽恩，而國是不可復詰矣。卽令其免乎此也，一事之得，不足以蓋小人；一行之疵，不足以貶君子；一人之恩怨，不足以定仁暴；一方之利病，不足以概海隅。而偶得之小民者，無稽弗詢，溢美溢惡，遂信爲無心之詞，自矜其察微之睿，以定黜陟，以衡興革，以用刑賞，以權取與，而羣臣莫敢爭焉。此尤不待姦人之詭道相要，而坐受其蠹。小之以亂，大之以亡，振古如斯，而自用者不察，良足悲已！

夫欲成天下之務，必詳其理；欲通天下之志，必達其情。然而人主之所用其聰明者，固有方也。以求俊乂，冢宰公而側陋舉矣；以察官邪，憲臣廉而貪墨屏矣；以平獄訟，廷尉慎而誣罔消矣；以處危疑，相臣忠而國本固矣。故人主之所用智以辨臧否者，不出三數人，而天下皆服其容光之照。自朝廷而之藩牧，自藩牧而之郡邑，自郡邑而之鄉保。聽鄉保之情者，邑令也；聽邑令之治者，郡守也；聽郡守之政者，藩牧也。因是而達之廷臣，以周知天下之故。遺其小利，懲其大害，通其所窮，疏其所壅。於是而匹夫匹婦私語之情，天子垂旒纒而坐照之以無遺。天下之足，皆吾足也；天下之目，皆吾目也；天下之耳，皆吾耳也。能欺其獨知，而不能掩其衆著，明主之術，恃此而已矣。愚氓一往之情辭，不屑聽也。而況宵人之投隙以售姦者哉！

古之聖王，詢芻蕘、問工瞽、建鞀鼓、以達臣民之隱者，爲己救過也，非以察人也。微行者反是，察

愈密，聽愈惑，自貽敗亡而不悟。故曰良足悲已！故微行者有三，而皆君道之所惡。若宋祖者，卽不微行，亦豈有攘臂相仍以奪其所奪於人者乎？則亦均之乎愚而已矣。

## 七

劉禪、孫皓之容於晉，非晉之厚也，誠有以致之也。劉先主以漢（志〔室〕）之裔，保蜀土，奉宗祧，任賢圖治，民用乂安，尙矣。孫文臺奮身郡將，討董卓，復維京，父子三世，退保吳、楚，民不受兵者百餘年。天之所佑，人之所懷，司馬氏弗能重違而絕其世，有不可絕者在也。禪雖闇，皓雖虐，非稱兵首難、燔亂天紀者，降爲臣僕，足償其愆，而惡容殄滅乎？

李煜、孟昶、劉鋹以降王而享國封，受賓恪之禮，非其所應得者也，宋之厚也。迹其先世，無積累之功，無鞏固之守，存乎蓬艾之間，偷以自主，不足以當白馬之淫威久矣。其降爲皂隸，可無餘憾。而優渥之禮加乎其身，故曰：宋之厚也。

雖然，責蜀、粵、江左之亢僭爭衡，不夙奉正朔於汴、雒，而以俘虜之刑處之，則又不可。臣服者，必有所服也；歸命者，必有所歸也；有君而後有臣，猶有父而後有子也。唐亡以來，天下之無君久矣。朱溫，賊也；李存勗、石敬瑭、沙陀之部夷也；劉知遠、郭威，乘人之燭，乍踞其位，猶螢之耀於夜也。剖方州而稱帝，僅得其十之二三。特以汴、雒之墟爲唐故宮之址，乘虛襲處，而無識者遂題之以正統。如是而欲雄桀足恃者納土稱臣，以戴爲共主，天其許之而人其順之乎？故徐溫、孟知祥、劉巖之與朱、李、

○據校記改。

石、劉相爲等夷，而非賊非夷，較猶愈焉。則其後嗣之守土不臣，勢窮而後納款，固君子所矜，而弗容苛責者也。

若夫因亂竊立，窮蹙而俘，宜膺王者之誅；則抑必首亂以劫奪，而非有再造之志者耳。項羽雖負罪有十，而誅秦猶因義憤，故漢高封魯公以厚葬之，而不掩其功。王莽之亂，人心思漢，諸劉鵠起，而隗囂、公孫述、張步、董憲之流，俶擾天紀，以殃求莫之民。楊廣凶淫，民雖靡止，而竇建德、蕭銑、徐圓朗乘之以掠殺既困之民；劉武周、梁師都、薛仁果倚戎狄以戕諸夏，王世充受隋寵命，狐媚而售其攘奪。凡此者，皆首禍於天下，無已亂之情而利於亂者也。故雖或降附，而稟街之懸，邱民咸快。其與蜀、粵、江南，不可同日而語矣。王者上溯天心，下軫民志，操不爽之權衡以行誅賞，差等之殊，不容紊也。

徐溫佐楊行密以禦畢師鐸、秦宗權之毒，而江、淮安。江、淮之亂，非楊、徐始之也。劉巖坐擁百粵，閉關自擅，而不毒民以與吳、楚爭疆。孟知祥卽不據蜀疆，石、劉惴惴以偷立，契丹外逼，諸鎮內訌，救死不遑，固無能越劍閣以綏兩川也。則此三方者，未嘗得罪於天人，嗣子保其遺業，嬰城以守，衆潰而後降，苟非殘忍甚害以爲心，亦惡能以竇建德、蕭銑之誅，違理而逞其淫刑乎！

天之所怒者，首亂者也；人之所怨者，疆爭者也。仁有不可施，義有不可襲，必如宋祖之優處降王，而後可曰忠厚。

○校記「而後可曰忠厚」下有「買的刺之侯，溢賞也，非其類矣」十二字。

口給以禦人，不能折也。衡之以理，度之以勢，卽其禦我者以相詰，而固無難折。夫口給者，豈其信爲果然哉？懷不可言之隱，相誘以相劫，而有口給之才，以濟其邪說，於是坐受其窮。唯明主周知得失禍福之原，秉無私以照情僞之始終，則不待詰而其辯窮矣。曹翰獻取幽州之策，太祖謀之趙普。普曰：「翰取之，誰能守之？」太祖曰：「卽使翰守之。」普曰：「翰死，誰守之？」而帝之辯遂窮。是其爲言也，如春冰之脆，不待鑿而自破，而胡爲受普之禦也！

取之與守，其難易較然矣。勞佚饑飽之勢既殊，而攻者處可進可退之地，人無固志，守則生死之爭也。能奪之於疆夷之手，而畏其不保乎？因其城壘，用其人民，收其芻糧，則蟻附者不能爭我於散地。況幽州者，負西山，帶盧溝，沓嶂重崖以東迤於海，其視瀛、莫、河朔之曠野千里，可恣〔胡〕騎〔兵〕之馳突者奚若？得幽州，則河朔之守撤，不得幽州，則趙、魏之野，莫非邊徼。能守趙、魏，而不能守幽州乎？憂曹翰死而無能守幽州者，則姑置之，徒不憂守趙、魏之無人，抑將盡取大河南北而授之契丹也與？翰死而不能更得翰，則幽州之取愈亟矣。所患者，幽州不易得耳。旣已得之，而使翰經理守之事，則雖不如翰者，倚其所繕之營堡，食其所儲之米粟，用其所備之甲兵，自可百年而屹然以山立。繇漢以來，踞燕山以扼北〔邊〕〔狄〕，豈人皆如翰，而短垣卒不可踰，又何憂翰之不再得哉？

慮之遠者，亦知其所可知而已。呂后問漢高以社稷之臣，至於一再，則曰：「非汝所知。」非獨呂后

○據校記改「騎兵」爲「胡騎」。

○據校記改。



之不知，漢高亦不知也。所可知者，育材有素，揀選有方，委任之以誠，駕馭之以禮，則雖百年以後之干城，皆早卜其勳名之不爽。何事於曹翰臂力方剛之日，而憂其難繼哉？逆料後之無良將，而斬復其故字；抑將料子孫之無令人，而早舉中夏投<sup>①</sup>之戎（敵）<sup>②</sup>，以免爭戰之勞與？

故普之說，口誠給也；以其矛，攻其盾，破之折之，不待踟躕，而春冰立泮。然而以太祖之明，終屈於其邪說也，則抑有故矣。謂誰能守者，非謂才不足以守也；謂翰死無能如翰者，非謂世無如翰之才者也。普於翰有重疑矣。而太祖曰：「無可疑也。」普則曰：「舍翰而誰可弗疑也？」幽燕者，士馬之淵藪也。天寶以來，范陽首亂，而平盧、魏博、成德相踵以叛。不懲其失，舉以授之亢衡疆夷之武人，使拊河朔以瞰中原，則趙氏之宗祏危矣！嗚呼！此其不言之隱，局踣啞嘶於閨闈，而甘於胸縮者也。不亦可爲大哀者乎！

夫直北塞垣之地，阻兵而稱亂者，誠有之矣。漢則盧綰、陳豨、彭寵、盧芳；唐則始於安祿山，終於劉仁恭父子。然方躍以起，旋仆以滅，亡漢唐者，豈在是哉？且其擁兵自保，而北（邊）<sup>③</sup>〔狄〕<sup>④</sup>闖入之禍消，雖倔強不戢，猶爲我吠犬以護門庭也。迨及朱溫屠魏博，李存勗滅劉守光，而後契丹之突騎長驅於河、汴，而莫之能遏。御得其道，則雖有桀、驚之夫而無難支刈。即其不然，割據稱雄者，猶且離且合，自守其疆域，以爲吾藩棘。此之不審，小不忍而寧擲之敵人<sup>⑤</sup>，以自貽憑陵之禍。四顧懷疑，密謀而安於棄割，弗能告人曰吾之憂在此也，則口給之言，入乎耳而警於心；普曰：「翰未可信也，繼翰者愈可疑也」，

① 校記「投」字作「授」字。

②、③ 據校記改。

④ 校記「擲之敵人」作「擲之匪類」。

則畫河自守，鞭易及而馬腹無憂耳。宋之君臣匿情自困，而貽六百年衣冠之禍<sup>○</sup>，唯此而已矣。

乃若普者，則又不僅是。以慕容之雄，膺元勳之寵，睥睨將士，奄處其上，而固無以服其心也。陳橋之起，石守信等尸之，而普弗與；下江南，收西川，平兩粵，曹彬、潘美等任之，而普弗與；則當時推誠戮力之功臣，皆睨普而憤其軋己，普固有不與並立之勢，而日思虧替之以自安。所深結主知以使倚爲社稷臣者，豈計安天下以安趙氏哉？唯折抑武臣，使不得立不世之功以分主眷而已。故其受吳、越之金，而太祖曰：「彼以爲天下事盡繇書生也。」則太祖亦窺見其情，徒疑忌深而利其相制耳。

惟然，而太祖之任普也亦過矣。不仁者，不可與託國。則他日之甚害其子弟以固寵祿，亦何不可忍也！誠欲崇文治以消桀梟與！則若光武之進伏湛、卓茂，以敦樸純雅之風，抑干戈之氣，自足以靖方夏而化疆悍。若湛、茂等者，皆忠厚（之）〔立〕<sup>○</sup>心，而無陰鷲鉗伏之小知者也。故功臣退處，而世效其貞。當宋之初，豈無其人，而奚必此懷槩倚門、投身戎幕之策士乎？弗獲已，而竇儀、呂餘慶之猶在也，其愈於普也多矣。險詖之人，居腹心之地，一言而裂百代之綱維。嗚呼！是可爲天下萬世痛哭無已者也。

## 九

曹翰之策取幽州，勿慮其不可守也，正惟欲取之而不克。何以明其然也？兵者，非可乍用而勝者也，非可於小康之世，衆志惰歸而能當大敵者也。宋承五代之餘，人厭干戈，梟雄之氣衰矣。江南、蜀、

○「衣冠」禍」三字刻本闕，據校記補。

○據校記改。

粵之君臣，弄文墨，恣嬉遊，其甚者淫虐逞而人心解體，兵之所至，隨風而靡，宋於是乘之以有功。彼未嘗誓死以守，此未嘗喋血以爭，如項羽、公孫述、竇建德、薛舉之幾勝幾負而始克者也。乃天下已收其八九，而將卒之情胥泮渙矣。以此而驟與疆夷相競，始易視之，中輕嘗之，卒且以一衄而形神交餒。故太宗之大舉北伐，驚潰披離而死傷過半。孰是曹翰之奮獨力以前，而可保堅城之遽下邪？

雖然，抑豈無以處此哉？漢高帝嘗困於白登矣，至武帝而幕南可無王庭，唐高祖嘗稱臣於突厥矣，至太宗而單騎可使卻走。夫漢與唐，未嘗不偃戈息馬以靖天下也；未嘗不制功臣使蹲伏而不敢窺天位也；特不如趙普者惴惴畏人之有功，而折抑解散之，以儉安富貴。則遲之又久，而後起者藉焉，何憂天下之無英傑以供驅使哉？句踐，一隅之君耳，生聚之，教訓之，卒以沼吳。惟長頸鳥喙之難與共功，而范蠡去，文種誅，以終滅於楚。一得一失之幾，決於君相之疑信，非繇天下之疆弱，其（嘗）亦（嘗）審矣。以普伎害之小慧，而宋奉之爲家法，上下師師，壹於猜忌。狄青、王德用且如芒刺之在背，惟恐不除焉。故秦檜相，而叩馬之書生知岳侯之不足畏。則趙普相，而曹翰之策不足以成功，必也。翰之以取幽州自任也，翰固未之思也。

## 十

記曰：「禮從其朔。」朔者，事之始也；從之者，不敢以後起之嗜欲狎鬼神也。又曰：「禮，時爲大。」時者，情之順也；大之者，不忍於嗜欲之已開，而爲鬼神禁之也。是故燔黍而有敦黍，捭豚而有燔肉，玄

○ 據校記改。

酒而有三酒，太羹而有和羹。不廢其朔，質也，而將其敬，不從其情，則文也；不違其時，文也，而致其愛，不虧乎美，則質也。兼敦而互成，仁人孝子之以事鬼神者乃盡之。

祭用籩、豆，周制也；夏殷以上，固有不可盡考者矣。不可考者，無自而做爲之，則以古之所可考者爲朔。祭之用籩、豆、鉶、俎、敦、彝，倣周制而備其器，所以從朔而將其敬，非謂必是而後爲鬼神之所敬也。尊其祖而不敢褻，文治也，而質爲之訕矣。太祖欲撤之，而用當時之器，過矣。過則自不能晏然於其心，而必爲之怵惕，故未幾而復用之。然而其始之欲用當時之器，以順情而致養，亦未甚拂乎道也。歉然不愜，而用祖考之所常御，怵然中變，而存古人之所敬陳，皆心也。非資聞見以倣古，徇流俗以從時也。愛不忍忘，而敬不敢弛，質不忍斬，而文不敢替，故兩存之。於其必兩存者，可以察仁孝之動以天者矣。

雖然，其未研諸慮而精其義也。古者天子諸侯之事其先，歲有祫，時有享，月有薦。薦者，自天子達於庶人，而祭以等降。祭以文昭敬，位未尊而敬不得伸，薦以質盡愛，苟其親者而愛皆可致。夫祭必有尸，有尸而有獻斯有酢，有酢斯有酬，有酬斯有饗，周洽彌綸，極乎文而不欲其相瀆。故尊彝設，玄酒陳，血膋燔，牲升首，太羹具，振古如斯。而籩、豆、鉶、俎、敦、彝，皆法古以重用其文，而後尊之也至，尊之也至，而後敬無不伸。若夫薦，則有不必其然者矣。薦非不敬，而主乎愛；主乎愛，則順乎其時，而以利得其情。古之薦者，所陳之器，所獻之味無考焉。意者唯其時而不必於古與！其器，習用而安之，其味，數嘗而甘之；仁人孝子弗忍絕也，則於薦設之焉可矣。且夫籩、豆、俎、鉶，亦非隆古之器矣；和羹、

燔炙，亦非隆古之食矣；古今相酌，而古不廢今，於祭且然，而況薦乎？漢、唐以下，所謂祭者皆薦也，未有舍今以從古者也。唯不敢不以從朔之心，留十一於千百，則籩豆相仍，用志追崇之盛。而古器與今器雜陳，古味與今味互進，酌其不相拂者，各以其候而遞用之，極致其敬愛，必有當也。而太祖未之講耳，卒然而撤之，卒然而復之，義不精而典禮不定，過矣。然而其易之情、復之心，則固誠有於中，悵然而不容抑者存也。有王者起，推此心以求合精於義，而質文交盡，存乎其人焉。非可以意之偶發而廢興之也。

## 一一

省官以清吏治，增俸以責官廉，開寶之制，可謂善矣。雖然，有說。語云：「爲官擇人，不爲人建官。」此覈名實、求速效之說也，非所以獎人材、厚風俗、勸進天下於君子之道也。郡縣之天下，其爲州者數百，爲縣者千餘。久者六載，速者三載，士人之任長吏者，視此而已。他則委瑣之簿、尉、雜流兼進者也。以千餘縣歲進一人，十年而溢於萬，將何以置此萬人邪？且夫歲進一人之不足以盡天下之才也，必矣。古之建國也，其子、男之國，提封之壤，抵今縣之一二鄉耳。而一卿、三大夫、九上士、二十七中士、八十一下士，食祿於國，爲君子而殊於野人者且如此。進而公、侯，又進而天子之廷，凡其受田祿而世登流品者，不可以紀。故其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以文王之德，且非是而無以寧也。育人材以體天成物，而天下以靖。故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民志於民而安於利，士志於士而安於義，勿抑其長，勿汙其秀，乃以長養善氣，禮樂興，風俗美，三代之所以敦厚弘雅，

迎天地之清淑者<sup>○</sup>，豈在循名責實，苟求速效之間哉？

士之有志，猶農之有力也。農以力爲賢，力卽不勤，而非無其力；士以志爲尙，志卽不果，而非無其志。士之知有善，猶工賈之知有利也。工賈或感於善，而旣已知利，必挾希望之情，士或惑於利，而旣已知善，必忌不肖之名。爲人上者，因天之材，循人之性，利導之者順，屈抑之者逆。學而得祿者，分之宜也；苑而必伸者，人之同情也。今使爲士者限於登進之途，雖受一命，抑使遷延坎坷，白首而無除授之實，則士且爲困窮之淵藪。則志之未果者，求爲農而力不任，且疾趨工賈，以不恤舊德之淪亡。其黠者，弄脣舌，舞文墨，銜淫巧，導訟訐，以搖蕩天下，而爲生民之大蠹。然後從而禁之，亂且自此而興矣。是故先王建國，星羅棊布，而觀之於射，進之於飲，一鄉一遂，皆有賓興之典，試於司馬而授之以事，豈其人之果賢於後世哉？所以誘掖而玉之成者，其道得也。

夫論者但以吏多而擾民爲憂耳。吏之能擾民者，賦稅也，獄訟也，工役也。雖衰世之政，三者之外無事焉。抑考周官六典，任此以督民者，十不二三，而興學校、典禮樂、治賓旅、涖祀事、候災祥、庀器服者，事各一司，司各數吏，咸以上贊邦治、下修邦事，勸相之以馴雅之業，而使尙於文明。固不能以其喜怒濫施於卑賤，貪叨獵取於貧民弱族也。則吏雖繁，而治固不替；又何十羊九牧，橫加鞭撻之足憂哉？任之以其道也，興之以其賢也，馭之以其禮也，黜之陟之以其行也。而賦稅、獄訟、工役之屬，無冗員，無兼任，擇其人而任之以專。則吏治之清，豈猶有慮；而必芟之夷之，若芒刺

<sup>○</sup> 校記「迎天地之清淑者」句，無者字，下有「而駭屣羶腥不敢干」八字。

在體之必不能容邪？乃若無道之世，吝於俸而裁官以擅利，舉天下之大，不能養千百有司。而金蝕於府，帛腐於筥，粟朽於筥，以多藏而厚亡。天所不佑，人所必讎<sup>○</sup>，豈徒不足以君天下哉？君子所弗屑論已。

一一一

軍興，芻糧、糗糒、器仗、舟車、馬牛、屏屨、帘幕、械具，日斂日增，重以椎牛醜酒賞功，購謀之費，不可殫極，未有儲畜未充而能興事以圖功者也。於是而先儲其盈以待事，謀國者所務詳也。雖然，歲積月累，希一旦而用，則徒以受財之累，而事卒不成。太祖立封樁庫，積用度之餘，曰：「將以圖取燕、雲。」志終不遂，而數傳之後，反授中國於北（敵）〔狄〕<sup>○</sup>，則事卒不成之驗也。積財既廣，既啓眞宗驕侈之心，以奉鬼神，抑使神宗君臣效之，以箕斂天下，而召怨以致敗亡，則財之累也。

財可以養士，而士非待餘財以養也。謝玄用北府兵以收淮北，劉宋資之以興；郭子儀用朔方兵以控祿山，肅宗資之以振。豈有素積以實死士哉？非但拔起之英，徒手號召，百戰而得天下也。蓋兵者，用其一旦之氣也，用其相習而不駭爲非常之情也，用其進而利，坐而不足以享之勢也。恃財積而求士以養之，在上者，奮怒之情已奄久而不相爲繼；在下者，農安於畝，工安於肆，商安於旅，彊智之士，亦既清心趨於儒素之爲；在伍者，既久以虛名食薄糈，而苦於役；應募者，又皆市井慵惰之夫，無所歸而寄命以餬口。國家畜積豐盈，人思獵得，片言之合，一技之長，飾智勇以前，而坐邀溫飽，目睨朝廷，如委棄

○校記「人所必讎」下，「有非夷非盜，孰能安此」八字。

○據校記改。

之餘食，唯所砥齟，而誰憂其匱？一日之功未奏，則一日之坐食有名，稍不給而潰敗相尋以起，夫安所得士而養之哉？鎔銖斂之，日崩月坼以盡之，以是圖功，貽敗而已矣。

且夫深智沈勇決於有爲者，非可望於中材以下之子孫也。吾之積之，將以有爲也，而後之人不能知吾之所爲，而但守吾之所積，以爲祖德。其席豐而奢汰者勿論矣，馴謹之主，以守藏爲成憲，塵封苔蔽，數無可稽，猶責填入者無已。姦人乘之，竊歸私室，而不見其虛。變亂猝生，猶將死護其藏，曾不敢損其有餘以救禍。迨其亡，徒贈寇讎，未有能藉一錢之用，以收人心而拯危敗者。財之累，於斯酷矣！豈非教積者之作法於涼哉？

天下之財，自足以應天下之用，緩不見其有餘，迫不見其不足。此有故存焉：財盈，則人之望之也賒；財訕，則人之諒之也定。見有餘者，常畏其盡；見不足者，自別爲圖。利在我，則我有所戀，而敵有所貪；利不在我，則求利於敵，而敵無所覷。向令宋祖乘立國之初，兵狃於戰而幸於獲，能捐疑忌，委腹心於虎臣，以致死於契丹，燕、雲可圖也。不此之務，而竊竊然積金帛於帑，散戰士於郊，曰：「吾以待財之充盈，而後求猛士，以收百年已冷之疆土」，不亦迷乎！翁媪之智，畜金帛以與子，而使訟於鄰，爲達者笑。奈何創業垂統思大有爲者，而是之學也！

### 二三

宋初定開寶通禮，書佚不傳。大抵自唐開元禮而上至於周禮，皆有所損益矣。婦服舅姑斬衰三年，則乾德三年從大理寺尹拙等奏也。本生父母得受封贈，則淳化四年允李昉之請，贈其所生父超太



子太師、母謝氏太夫人始；而真宗天禧元年，遂令所後父母亡，得封本生父母，遂爲定制也。斯二者，皆變古制，而得失可考焉。

禮有不可變者，有可變者。不可變者，先王亦既斟酌情理，知後之無異於今，而創爲萬世法；變之者非大倫之正也。可變者，在先王之世，尊尊親親，各異其道，一王創制，義通於一，必如是而後可行；時已變，則道隨而易，守而不變，則於情理未之協也。

人之大倫五，唯君臣、父子、夫婦極恩義之至而服斬，兄弟則止於期矣，朋友則心喪而止矣，其他皆君臣、父子、夫婦之推也。舅姑雖尊，繇夫婦而推，非倫之正也。婦人不貳斬，旣嫁從夫者，陰陽合而地在中，均之於一體，而其哀創也深。夫死從子，其義雖同，而庶子不爲其長子斬，庶子之妻亦如之，則非適長之不斬，不視從夫而重，雖夫歿無異，一姓之中，無二斬也。是則伉夫於父，而妻道盡矣。推而之於舅姑，不容不降也。異姓合，而有賓主之道焉。故婦初執笄以見舅姑，拜而舅姑荅之。生荅其拜，歿而服期，君子不以尊臨人而廢禮，所以昭人倫之辨也。

今之夫婦，猶古之夫婦也。則自唐以上，至於成周，道立於不易，情止於自靖，而奚容變焉？若尹拙之言曰：「夫居苦塊，婦被羅綺，夫婦齊體，哀樂宜同。」其言陋矣。哀樂者，發乎情，依乎性者也。人各自致，而奚以同於夫哉？婦之於夫，其視子之於父也奚若？父斬子期，亦云哀樂異致，非父子之道乎？子之居喪也，非見母不入於內，則婦之得見於夫者無幾。雖不衰麻，自有質素，祭不行，而無饋饗，亞獻盛飾之服，苟爲禮法之家，亦何至被羅綺以與衰麻相間乎？婦有父母之喪，夫不舉樂於其側，緣情

居約，哀者哀，而哀已節者固不以樂亂之，亦無俟強與（固）〔同〕○哀，而爲不及情之貳斬矣。自宋失之，而相沿迄今，以瀆典禮，此不可變者，變而失其正也。

若夫爲人後者，以所後之父母爲父母，而不得厚其私親，周禮也；非周之盡一○天下萬世於不可變者也。夫周則有厚道矣，天子諸侯則有世守，卿大夫則有世祿，仰承天職，上事宗廟者，相承也。抑有百世之宗，五世之宗，以合族而（勗）〔筋〕○家政。故嗣國嗣位之適子與其宗子而未有子，則必豫擇其昭穆之等親且賢者以建爲嗣。大位姦窺，危病邪伺，不豫則爭亂繇此而作。漢之桓、靈，唐之武、宣，聽廢置於婦寺之手，其炯鑒已。立後以承統，而道壹於所尊，不得以親聞之，示所重也。後世自天子而外，貴賤無恆，養身自致，廟祧不立，宗子不尊。所謂爲人後者，以私愛置，以利賴干，未嘗見貴游之子出後於寒門，素封之支承嗣於窶室。又況鄧滅於莒，賈篡於韓之瀆倫敗化者，相仍以亂。則「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割其天性之恩，以希非望之獲，何有於尊親？而執古以律今，使推恩斬於罔極，不亦悖乎？

若李昉者，吾不知其何以出後於人，而致青雲、依白日，極人世之通顯。或○懷响响之惠，忘覆載之恩，曾不念位晉三公之身爲誰氏之身也，其忍也乎哉！非以世祿而受榮名，非以宗祧故而爲養子，前之失也，補過未晚也。且夫古非盡人而有爲之後者也，故禮有無後之祭焉。苟非宗子與有世祿，廟祀不因已而存亡，從子可資以繼祖，則子之有無，天也；人不可以其僞（於）〔干〕○天而強爲駢拇枝指者

○ 據校記改。

○ 校記「盡一」作「畫一」。

○ 據校記改。

○ 校記「或」字作「乃」字。

⑤ 據校記改。

也。僭立後者非法，覬覦以忘親爲人後者非人，古所不敢忍者也，奚容假古禮以薄於所生也哉？今之後，非古之後也。李昉之請，天禧之制，變之正也。

是故因亦一道也，革亦一道也。其通也，時也；萬古不易者，時之貞也。其塞也，時也；古今殊異者，時之順也。考三王，俟百世，精義以中權，存乎道而已矣。

一四

將欲公天下而不私其子乎？則亦惟己之無私，而他非所謀也。將欲立長君，託賢者，以保其國祚乎？則亦惟己之知所授，而固不能爲後之更授何人者謀也。故堯以天下授舜，不謀舜之授禹也；舜以天下授禹，不謀禹之授啓也。授禹，而與賢之德不衰；授啓，而與子之法永定。舜、禹自因其時，行其志，而上協帝心，下順民志，堯、舜豈能豫必之哉？

吳壽夢爲四世之謀，而僚死於光；宋穆公爲三世之謀，而與夷死於馮。雜公私以行其意欲，及亂之生，慝作於骨肉而不可止。宋太祖懲柴氏之託神器於沖人而傳之太宗，可也。乃欲使再傳廷美，三傳德昭，卒使相戕，而大倫滅裂，豈不愚乎！我以授之太宗，我所知也。太宗之授廷美，廷美之授德昭，非我所能知也。臣民之不輸心於太宗之子，而奉廷美、德昭，非我所能知也。堯、舜不能必之於舜、禹，而已欲恃趙普之一人，以必之於再傳之後乎？

變不可知者，天之數也；各有所懷而不可以強者，人之情也。以人而取必於天，以一人而取必於無定之臣民，則天人無權，而惟己之意欲，聖人之不爲此也，所以奉天而順人也。且使太宗而能舍其子以

傳之弟與從子也，不待吾之鄭重也。如其不能，則骨已朽，言已寒，與聞顧命之趙普且笑我爲誤，而況拜爵銜恩於太宗之廷者乎？以己意期人，雖公而私；觀之不達，雖智而愚；乃以不保其子弟，不亦悲乎！

## 一五

三代以下稱治者三：文、景之治，再傳而止；貞觀之治，及子而亂；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於衽席，迨熙寧而後，法以斲，民以不康。繇此言之，宋其裕矣。夫非其子孫之克紹多士之贊襄也。卽其子孫之令，抑家法爲之繫括；卽其多士之忠，抑其政教爲之薰陶也。嗚呼！自漢光武以外，爰求令德，非宋太祖其誰爲迴出者乎？

民之恃上以休養者，慈也、儉也、簡也；三者於道貴矣，而刻意以爲之者，其美不終。非其道力之不足，而不足以終也；其操心之始無根，而聊資以用，懷來之不淑，不能久揜也。文、景之修此三者無餘力矣。乃其慈也，畜刑殺於心而姑忍之；其儉也，志存厚實而勤用之；其簡也，以相天下之動而徐制其後也。老氏之術，所持天下之柄者在此，而天人不受其欺。故王道至漢而闕，學術之不貞者爲之也。唐太宗之慈與儉，非有異心也，而無固志。故不爲已甚之行，以售其中懷之祕，與道近矣；然而事因迹襲，言異衷藏，蒙恩者幸承其惠，偏枯者仍罹其傷。若於簡，則非其所前聞矣。繁爲口說，而辨給奪人；多其設施，而吏民滋擾。夫惟挾恢張喜事之情，則慈窮而忿起，儉困而驕生，惡能凝靜以與人休息乎？是三君者，有老氏處罇之術以互於中，旣機深而事必詭，有霸者假仁之美以著於外，抑德薄而道必窮。及

身不償，猶其才足以（待）〔持〕○之，不能復望之後嗣，固其宜矣。

宋祖則二者之患亡矣，起行間，陟大位，儒術尚淺，異學不亂其心。忱於天命之不恆，感於民勞之已極，其所爲厚柴氏、禮降王、行賑貸、禁淫刑、增俸祿、尚儒業者，一監於〔夷狄盜賊〕○毒民侮士之習，行其心之所不安，漸損漸除，而蘇其喘息。抑未嘗汲汲然求利以興、求病以去，質愚氓之愉快於一朝，以不恤其久遠。無機也，無襲也，視力之可行者，從容利導，而不尸自堯自舜之名，以矜其美，而刻責於人。故察其言，無唐太宗之喋喋於仁義也；考其事，無文、景之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也；而天下紛紛之情，優游而就緒；瓦解之勢，漸次以即安。無他，其有善也，皆因心者也。惟心之緒，引之而愈長；惟心之忱，出之而不妄；是以垂及百年，而餘芳未歇。無他，心之所居者本無紛歧，而行之自簡也。簡以行慈，則慈不爲沽恩之惠，簡以行儉，則儉不爲貪吝之（謀）〔媒〕○。無所師，故小疵不損其大醇；無所做，故達情而不求詳於文具。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或以文、景當之者，非也；老氏之支流，非君子之所願見也。太祖其庶幾矣！

雖然，尤有其立本者存焉。忍者薄於所厚，則慈亦非慈；侈者必奪於○人，則儉亦非儉。文帝之伎淮南，景帝之削吳、楚，太宗之手刃兄弟也；本已削，而枝葉之榮皆浮榮矣。宋祖受太后之命，知其弟不容其子，而趙普密譖之言，且不忍著聞，而亟滅其迹。是不以天位之去留、子孫之禍福，斷其惻怛之心；而不爲之制，廓然委之於天人，以順母而愛弟，蹈仁者之愚而固不悔。漢、唐之主所安忍懷慙而不

○ 據校記改。

○ 據校記增。

○ 據校記改。

○ 校記「奪於」作「於奪」。

能自戢者，太祖以一心涵之，而坦遂以無憂。惟其然也，不忍之心所以句萌甲坼，而枝葉向榮矣。不忍於人之死，則慈；不忍於物之殄，則儉；不忍於吏民之勞，則簡。斯其慈儉以簡也，皆惟心之所不容已。雖粗而不精，略而不詳，要與操術而詭於道、務名而遠於誠者，所繇來遠矣。仁民者，親之推也；愛物者，民之推也。君子善推以廣其德，善人不待推而自生於心。一人之澤，施及百年，弗待後嗣之相踵以爲百年也。故曰：光武以後，太祖其迥出矣。

## 宋論卷二

### 太宗

錢氏之歸宋，與竇融之歸漢，彷彿略同。宋之待之也，視光武之待融，固相若也，而宋加厚矣。融之初起，與光武比肩事主，從更始以謀復漢室，非有乘時徼幸之心也。更始既敗，獨保西陲，而見推爲盟主，亦聊以固圉而待漢之再興。其旣得通光武也，絕隗囂而助攻囂之師，囂亡，隴土歸漢，融無私焉。則奉版圖以入朝，因而禮之，寵以上公，錫以茅土，適足以相酬，而未有溢也。而錢氏異矣。乘唐亂以起於草澤，心固董昌之心也；要唐命以擅有東土，情亦楊行密之情也。徒以西有彊吳與爭而恐不敵，故假拜表以彈壓衆心，何嘗有共主在其意中哉！唐亡而朱溫篡，則又北面事賊，假溫之力以掣吳之右臂，自王自霸，鯨食山海，而富無與匹。及宋之興，雖曰奉朔，亦聊以事朱、李、石、劉者事宋，觀望其興衰而無固志。宋之攻江南也，名爲助宋，而投閒抵巇，坐收常州爲己有。僭僞尙盡，乃始執玉以入庭；戀國主之尊，猶不自釋也。太宗踵立，中原大定，始捲土以來歸。宋之得之，豈錢氏之能授宋也哉？若然，則宋之加厚於錢氏也，不已過乎！

夫置人之情僞，以審己之得失，則予奪正，紮己之愉快，以諒人之從違，則恩怨平。斯二者，君子之道也，而宋其庶矣。錢氏雖僻處一隅，非宋敵也；而以視江南、粵、蜀，亦足以頡頏，而未見其誦。主無荒淫之愆，下無離叛之患，畫疆自守，募岸有餘，使不量力而閉關以謝宋，則必勤師遠出，爭戰經時而後下之。使然，則白骨橫野，流離載道，吳、越之死者積，而中國亦已疲矣。且夫錢俶者，非崛起卒伍，自我得而自我失者也。仰事其先，則宗廟之血食久矣；俯臨其下，受祿而立庭衆矣。一旦削南面之尊，就班聯之次，委故宮於茂草，撤祖廟之榱桷，夫豈不有痛心於此者？則遲回依戀，不忍遽束手而降附，人各有情，誰能即決於俄頃。不得已而始率宗族子孫以思媚於一王，因以保先王愍留之赤子，俾安於隴畝，而無暴骨之傷；則不忍苛責以顯比之不夙也，道宜然也。而宋能折節以勤恩禮，力修長者之行，固非驕倨自大者所能知，久矣。有可責而弗責也，可弗厚而必厚矣。故曰君子之道，而宋其庶矣。休養兩浙之全力，以爲高宗立國之基，夫誠有以貽之也。

## 二

不仁之人，不可以託國。悟而弗終託之，則禍以訖；不悟而深信，雖悟而終託之，亂必自此而興。明察有餘，而弗悟者不鮮，固有甚難知者在也。有人於此，與之謀而當，與之決而斷，與之言而能不泄，察之於危疑之際而能不移；若此者，予之以仁而不得，斥之以不仁而亦不得，故難知也。雖然，自有〔不〕難知者在矣。處人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而投巖承旨以勸之相枝相戕者，則雖甚利於我而情不

○編者按：據下文「故弗難知也」此「不」字宜改爲「弗」字。



可測。蓋未有仁未絕於心，而忍教人以忤害其天倫者也。持此以爲券，而仁不仁之判，若水與火之不相容，故弗難知也。

張子房、李長源之智也，求之於忠謹而幾失之。而於漢高帝、唐肅宗、德宗父子猜嫌之下，若痛楚之在肺肝，曲爲引譬，深爲護持，以全其天性之恩。則求之於忠謹而不得者，求之於仁而仁亦至矣。乃漢、唐之主弗託以國也，使懷憂疑以去。若夫舉宗訪民社委之以身後長久之圖，則往往任之不仁者而不疑；於是而楊素、徐世勣、趙普之姦售焉。此三人者，謀焉而當，決焉而斷，與之言而不泄，處危疑而不移者也。而其殘忍以陷我於戕賊，則獨任之而不恤。嗚呼！天下豈有勸人殺其妻子兄弟而可託以社稷者乎？

楊玄感之反，非玄感之狂也，素之志也。素不死，楊廣在其目中，而隋之鹿素得之矣。徐敬業之起兵，非義師也，世勣之殺王后立武氏，欲以武氏亂唐而奪其蹊田之牛也。敬業之力不足以勝武氏耳。世勣不死，縱武氏而後操之，中宗之愚，且爲司馬德宗，而唐移於徐氏矣。夫趙普，亦猶是也。所與太祖誓而藏之金匱者，曰立長君、防僭奪也。廷美、德昭死矣，太宗一旦不保而普存，藐爾之孤，生死於普之股掌。然則所云防僭奪者，特以太祖死，德昭雖弱，而太宗以英姿居叔父之尊，已慝必不可伸，姑授太宗以俟其身後之沖人，而操縱唯己。故曰：普之情，一素於楊廣，世勣於武氏之情。非苛摘之也。

試取普之終始而衡之，其於子房、長源也奚若？而於素、世勣，其異者又幾何也？導人以戕殺其天倫者爲何等事，而敢於人主之前，無懼於心，無疑於口，非至不仁者，誰敢爲之而誰忍爲之乎？太宗覺

之矣。酬賞雖隆，而終寄腹心於崛起之李昉、呂端，罷普以使死於牖下，故宗社以安。太祖未悟也，發吳、越之璽金，受雷德驥之面愬，亦既備察其姦；猶且曰：此忠我○者，仁足以託。惡知其睨德昭而推刃之心，早伏於譖毀太宗不聽之日邪？雖然，無難知也。凡普之進謀於太祖者，皆以鉗網太祖之故舊元勳而斂權於己也。不仁之不可揜，已久矣。

### 三

觀於趙普、盧多遜進退之際，可以知普之終始矣。

普在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臣實預聞皇太后顧命，豈有閒然？」太祖得表，手封而藏之宮中。夫所謂輕議者，議於太祖之前也。議與不議，太祖自知，普何庸表訴？苟無影迹，太祖抑可宣諸中外，奚必密緘以俟他日？然則欲蓋彌章之心見矣。傳弟者，非太祖之本志，受太后之命而不敢違耳。迨及暮年，太宗威望隆而羽翼成，太祖且患其偏，而知德昭之不保。普探志以獻謀，其事甚秘，盧多遜窺見以撻發之。太祖不忍於弟，以遵母志，弗獲已而出普於河陽，交相覆蔽，以消他日之釁。則普當太祖時以毀秦王者毀太宗，其術一也。

太宗受其面欺，信藏表之言以爲戴己。曾不念立廷美者，亦太后之顧命也，普豈獨不預聞？而導太宗以置之死，又何心邪？普之言曰：「太祖已經一誤。」普之情見矣。普於太祖非淺也，知其誤而何弗勸之改圖？則當日陳不誤之謀於太祖而不見聽，小人雖譎，不期而自發其隱，惡能揜哉？太宗亦漸

○校記「我」字作「謹」字。

知之矣，崇以虛榮，而不委之以機要；故宋琪以兩全爲普幸，普亦殆矣！特其脇顧命以臨太宗，而又曲成其賊害，則心知多遜前此之譖，非普所本無，而弗能施以鈇鑕也。

杜后之命非正也；盧多遜守太后之命，始之欲全太宗於太祖之世，繼之欲全秦王於太宗之世，則非不正也。太后之命雖不正，而疑妒一生，戈矛必起；天倫爲重，大位爲輕，愛子之私，不敵奉母之志；多遜之視普，其立心遠矣。

夫普則誠所謂鄙夫者耳。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患失而無不可爲者，（誠）〔識〕○之所及，志之所執，習之所安，性之所成，以是爲利用安身之至要，而天下之道無出於此。切切然患之，若疾疢之加於身而不能自己。是故苟其所結之友，即以患失爲待友之信，則友暱之。苟其所奉之君，即以患失爲事君之忠，而君寵之。爲友患失，而阿附朋黨，傾危善類，以爲友固其榮利。爲君患失，而密謀行險，戕害天倫，以爲君遂其邪心。夫推其所患以與君友同患，君與友固且懷之以沒世；惡知迷以導迷，既陷於大惡而不能自拔；且患之情既切，則進而患得者無涯；楊素、徐世勣之陰謀，不訖於子孫之援戈以起而已，皆鄙夫之所必至者乎！

唐亡以後，鄙夫以成姦之習氣，熏灼天下而不可浣。普以幕客之雄，沈溺尤至，而機械愈深，雖見疑於英察之主，而終受王封，與馮道等。向非太（祖）〔宗〕○亟進儒臣以蕩滌其痼疾，宋且與五季同其速亡。周世宗之英斷，豈出太宗下哉？然一傳而遽斬者，鄙夫充位爲之也。故曰：「鄙夫可與事君也。」

○、◎ 據校記改。

與哉！」不可與友以事君，則君不可使之事己，所固然矣。

#### 四

不教之兵，可使戰乎？曰：「不可。」日教其兵，可使戰乎？曰：「固不可也。」世所謂教戰者：張其旗幟，奏其鈺鼓，喧其呼噪，進之、止之、回之、旋之、擊之、刺之、避之、就之；而無一生一死、相薄相逼之情形，警其耳目，震其心神。則教之者，戲之也。日教之者，日戲之也。教之精者，精於戲者也。勅敵在前，目焚魄蕩，而盡忘之矣。卽不忘之，而抑無所用之。是故日教其兵者，不可使戰也。

雖然，抑豈可使不教之兵以戰哉？夫教戰之道無他，以戰教之而已矣。古之教戰也，教之於四時之田。禽，如其敵也；獲禽，如其殺敵也；驅逆，如其挑戰也；獲而獻禽，如其計功以受賞也。趨利而唯恐失，洞中貫腦而唯恐斃之不速，衆爭追逐而唯恐其後於人，操必殺之心而如不兩立。以此而教，行乎戰之事矣。然而古之用兵者，鄰國友邦之爭，怒盡而止，非夷狄盜賊之致死於我而不可與之俱生，以禽視敵，而足以戰矣。夫人與人同類，則不容視其死如戮禽而不動其心。敵與我爭命，則不如人可殺禽，而禽不能制人之死命。以此爲教，施之後世，猶之乎其有戲之心；但習其馳射進止之節，而不能鼓臨事之勇，於戰固未有當也。況舍此而言教戰，黷武也；黷之以戲而已矣。

夫營壘有制，部隊有法，開合有勢，伏見有機，爲將者務知之，而氣不屬焉，則嫻習以熟，而生死成敗之介乎前，且心目交焚而盡失其素。況乎三軍之士，鼓之左而左，鼓之右而右，唯將是聽，而惡用知兵法之宜然哉！所恃以可生可死而不可敗者，氣而已矣。氣者，非可教而使振者也。是故教戰者，唯

數試之戰，而後氣以不駭而昌。日習之，日教之，狎而玩之，則其敗愈速。是故不得百戰之士而用之，則莫若用其新。昔者漢之擊匈奴也，其去高帝之時未及百年，凡與高帝百戰以定天下者雖已略盡，而子孫以功世徵侯，皆以兵爲世業，習非不夙，而耐金之令，削奪無餘。武帝所遣度絕幕，斬名王，橫馳塞北者，衛青、霍去病、李廣、程不識、蘇建、公孫敖之流，皆拔起寒微，目未覩孫、吳之書，耳未聞金鼓之節，乃以用其方新之氣，而威行乎朔漠。其材官健兒以及數十萬之衆，天子未聞親臨大閱，將吏未暇日教止齊，令頒於臨戎之日，馳突於危險之地，卽此以教之而已足於用。故教戰者，舍以戰教，而教不如其無教，教者，戲而已矣。

雖然，抑有說焉。有數戰而不可使戰者，屢試之弱敵，幸而克捷，遂欲用之於勦敵也；則宋之用曹彬、潘美以爭幽州是已。此數將者，皆爲宋削平割據以統一天下者也，然而其效可睹矣。劉鋹之虐也，孟昶之荒也，李煜之靡也，狃於乍安，而盡弛其備，兵一臨之，而如春冰之頓釋；河東差可自固，而太祖頓於堅城之下，太宗復親御六軍，躬冒矢石，而僅克之；則諸將之能，概可知已。幸人之弱，成其平國之功，整行長驅，臥鼓偃旗，而敵已潰；未嘗有飛矢流於目睫，白刃接於肘腋，凶危不測之憂也。方且以仁厚清廉、雍容退讓、釋天子之猜疑，消相臣之傾妒，迨雍熙之世而益老矣。畏以勳名見忌，而思保富貴於暮年之情益篤矣。乃使賢首於積疆之契丹，岐溝之死傷過半；豈旌麾不耀雲日，部伍不綴星辰，以致敵之薄人於無法哉？怙其勝小敵者以敵大敵，突騎一衝，爲生平所未見，而所習者不與之相應，不潛何待焉。張齊賢曰：「擇卒不如擇將。」諸將之不足以一戰也，夫人而知之矣。

夫宋豈無果毅踈跳之材，大可分閫而小堪奮擊者乎？疑忌深而士不敢以才自見，恂恂秩秩，苟免彈射之風氣已成，舍此一二宿將而固無人矣。岐溝一蹶，終宋不振，吾未知其教之與否，藉其教之，亦士戲於伍，將戲於幕，主戲於國，相率以嬉而已。嗚呼！斯其所以爲弱宋也歟！

## 五

數變之言，志士恥言之，英主惡聞之。其尙口而無所擇也，已賤者也；（且）（其）○詭隨而無定操也，不令者也；其反激以相顛倒也，懷姦者也。張齊賢不失爲伉直之臣，太宗非聽熒之主，宜其免焉。乃當瓦橋戰後，議者欲速取幽、燕，齊賢力陳其不可。越六年，齊賢與王顯同任樞密，而曹彬、潘美等大舉北伐，取岐溝之敗。帝謂齊賢曰：「卿等視朕今後作如此事否？」而齊賢媿咎不遑，則岐溝之役，齊賢實贊成之，何前後之相齟戾邪？齊賢不以反覆爲恥，太宗不以反覆加誅，夫豈其憤憤之至斯哉？乃取齊賢前日之言而覆理之，則齊賢之志，未嘗須臾忘幽、燕者也。

其云「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擇將而任之，豈徒以守內地而爲儉安之計邪？而太宗卒不能庸。其於將也無所擇，醇謹自持之曹彬已耳，胸縮不前之潘美已耳，因仍而委之，無所擇也。其於人也不欲任，曹彬之謙謹而不居功，以避權也；潘美之陷楊業而不肯救，以避功也。將避權而與士卒不親，將避功而敗可無咎，勝乃自危，賢士卒之死以自全，而無有不敗者矣。雖有都部署之名，而知上之任之也無固志，弗獲已而姑試焉，齊賢亦知其不可而姑聽焉。於是而齊賢久蘊之情，不容不降志以相

○據校記改。

從矣。

夫齊賢既知其不可，而不以去就爭之，何也？嗚呼！舍此，而宋之事無可爲矣。契丹之得十六州也，得其地，得其人矣。得其地，則繕城郭，列堡戍，修巖險，知宋有欲爭之情，益傲而日趨於鞏固。得其人，則愈久而其心愈不回也。當石晉割地之初，湖北之士民，必有恥左衽<sup>○</sup>以悲思者。至岐溝敗績之歲，凡五十年，故老之存者，百不得一。仕者食其祿，耕者習其事，浮靡之夫，且狎其嗜好而與之俱流。過此無收復之望，則其人且視中夏<sup>○</sup>爲絕域，衣冠爲桎梏，禮樂爲贅疣，而力爲夷<sup>○</sup>爭其勝。且唯恐一朝內附，不能與關南之吏民爭榮辱，則智者爲謀，勇者爲戰，而終無可復之期矣。故有志之士，急爭其時，猶恐其已暮，何忍更言姑俟哉！

且夫志於有爲者，敗固其所不諱也。漢高之夷項羽，武帝之攘匈奴，光武之破赤眉，郭子儀之平安，史，皆屢敗之餘，氣不爲茶，而懲其所失，卒收戡定之功。彬，美既劔而後，齊賢有代州之捷，尹繼倫有徐河之勝，將非無可擇，人非無可任，耶律隆緒屢勝之驕兵非無可挫。用兵者，勝亦不可恃也，敗亦不可沮也。贊成北伐，何足以爲齊賢病哉！而奚庸諫止焉？

唯是太宗悔非所悔，宋琪、王禹偁相獎以成乎怯懦，齊賢於是亦無如此虛枵之君與大臣何；徒有孤出以當一面，少寄其磊砢之壯志而已。故知齊賢之始終以收復爲心，而非游移數變無有定情者也。太宗亦深知其有憂國之忱，特不自勝其疑忌消沮之私，豈聽熒乎？繇其言，察其情，君子是以重爲齊賢悲

○「恥左衽」三字刻本闕，據校記補。

○「中夏」二字刻本闕，據校記補。

○「夷」字刻本闕，據校記補。

也。

## 六

太宗修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諸書至數千卷，命江南、西蜀諸降臣分纂述之任。論者曰：太宗疑其懷故國、蓄異志，而姑以是靡之，錄其長，柔其志，銷其歲月，以終老於柔翰而無他。嗚呼！伎人之善而爲之辭以撻之，以細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奚足信哉？

楊業，太原之降將也，父子握兵，死士爲用，威震於契丹，謗書迭至，且任以邊圉而亡猜。張洎、徐鉉、句中正之流，浮華一夫，自詡不爲之用，縱之壑而不足以游，夫人而知之矣。李煜降而不能有他，曹彬諒之，而任其歸邸。已灰之燼，不可復炊，二三弄穎之士，固不屑爲之重防也。張洎之視諸人，智計較爲敏給，亦任之政柄，與參坐論，其餘可知已。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

乃其所以必授纂修之事於諸降臣者有故。自唐亂以來，朱溫凶戾，殄殺清流，杜荀鶴一受其接納，而震慄幾死。陷其域中者，人以文藻風流爲大戒，豈復有撩猛虎而矜雅步者乎？李存勗、石敬瑭皆沙陀之孽，劉知遠、郭威一執帶之傭也。獷悍相沿，弓刀互競，王章以毛錐司權算，且不免噪啄於羣梟。六籍百家，不待焚坑，而中原無愆遺矣。抑且契丹內蹂，千里爲墟，救死不遑，誰暇閱遺文之廢墜？周世宗稍欲拂拭而張之，而故老已凋，新知不啓。王朴、竇儀起自燕、趙，簡質有餘，而講習不夙，隔幕望日，固北方學士之恆也。唯彼江東、西蜀者，保國數十年，畫疆自守，兵革不興，水澗山椒，滕緘無損，故人士得以其從容之歲月，咀文苑之英華。則欲求博雅之儒，以采羣言之勝，舍此二方之士，無有能任之



者。太宗可謂善取材矣。

光武之興道藝也，雅樂儀文，得之公孫述也。拓拔氏之飾文教也，傳經定制，得之河西也。四戰之地，不足以留文治，則偏方晏處者存焉。蒙古決裂天維，而兩浙、三吳，文章盛於晚季；劉宋、章、陶藉之以開一代之治，非姚樞、許衡之得有傳人也。繇此言之，士生禮崩樂圯之世，而處僻遠之鄉，珍重遺文以須求舊之代，不於其身，必於其徒，非有爽也。坐銷歲月於幽憂困苑之下者，殆所謂自棄者與！道勝者，道行而志已得；文成者，文著而心以亨。奚必任三事、位徹侯，而後足以榮與？漢興，功臣名多湮沒，而申培、伏勝遺澤施於萬年。然則以纂述爲束縛英才之微纒者，細人之陋也。以沮喪君子而有餘疚已。

七

人之可信者，不貪不可居之名；言之可信者，不傳不可爲之事。微生之直，仲子之廉，君子察其不誣。室遠之詩，漂杵之書，君子辨其不實。人惡其飾言飾行以亂德也，言惡其溢美溢惡以亂道也。君子之以敦實行、傳信史、正人心、厚風俗者，誠而已矣。

江州陳兢九世同居，而太宗歲賜以粟，蓋聞唐張公藝之風，而上下相蒙以矜治化也。九世同居，天下亦多有之矣。其宅地廣，其田牧便，其習業同，未可遽爲孝慈友愛，人皆順以和也。公藝之告高宗也，曰「忍」。夫忍，必有不可忍者矣。則父子之諍語，婦姑之勃谿，兄弟之交瘡，以至於讟倫傷化者皆有之。公藝悉忍而弗較，以消其獄訟讎殺之大惡而已。使其皆孝慈友愛以無尤也，則何忍之有邪？故

公藝之言，猶不敢增飾虛美以惑人，爲可信也。傳陳兢之家者曰：「長幼七百日，人無閒言」，已溢美而非其實矣。又曰：「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不食。」其誕至此，而兢敢居之爲美，人且傳之爲異，史且載之爲真，率天下以僞，君子之所惡夫亂德之言者，非此言哉？

人而至於百，則合食之頃，一有不至，非按而數之，且不及察矣。犬而至百，盆涌而前，一犬不至，卽智如神禹，未有能一覽而知者，奚況犬乎？計其家七百日之無閒言，爲誇誕之說，亦如此而已矣。

堯、舜之有朱、均、文王之有鮮、度，天不能私其美於聖人之家。子之賢不肖，天也。天之化，未有能齊者也；何獨於陳氏之家，使皆醇謹以若於長者之訓耶？而曰：「自陳崇以至於兢，教之有方，飭之有道，家訓立而人皆勸。」則堯之於子，旣自以則天之德立範於上；而又使事舜於畎畝，以薰陶其氣質，陳氏之德十百於堯，其教也十百於舜，庶乎可矣。不然，慧者、愚者、彊者、柔者、靜者、躁者、咸使整齊專壹，而無朱、均、鮮、度之梗化於中，陳氏何德以堪此？取堯、舜猶病之美，誇鄉原非刺之無，兢之僞，史之誣，豈待辨而明哉？

且以陳氏之族如彼其善矣，又何賜粟以後，九世之餘，寂寂無足紀數；而七百日敦仁崇讓之子弟，曾無一人能樹立於宋世哉？當唐末以後之喪亂，江州爲吳、楚交爭之衝。陳氏所居，僻遠於兵火，因相保以全其家，分數差明，而無訟獄讎殺之釁。陳氏遂栩栩然以自矜，有司乃栩栩然以誇異，太宗且栩栩然以飾爲時雍之化，相率爲僞，而犬亦被以榮名。史氏傳其不足信者，而世信之；妄人售，而爲父兄者恤虛名以瀆倫紀；君子所以爲世道憂也。

夫君子之齊家，以化及天下也。不爲不可成，不居不可久，責備賢者而善養不才，立異以使之同，昭辨以使之壹，賢者易以篤其恩，不肖無以增其慝。是以命士而上，父子異宮，不欲其相黷也；五世而降，功總以絕，不欲其強飾也；立庭之訓，止於詩禮，夜飲之戒，嚴於朝廷，三十授田，而田廬分處，八口以外，而饑寒自贍，無相雜也，則無相競也。使九世可以同居，族以睦而分以明，則先王胡不立此以爲制，而文昭武穆，必使有國有家各賜族，以使自爲紀哉？化不可驟，情不可強，天不可必，人不可不豫爲之防。故僞行僞言不宜，上以誠教，下以誠應。同入之道，類族辨物，而於宗則吝，家人之義，嘻嘻失節，而威如以孚。垂世立教，仁之至，義之盡矣。倣詭之行，矜夸之說，熒惑之〔天〕下，飾大美以鬻名利，天性受誣而人紀以亡，讀史者又何豔焉！

八

三代而下，遂其至性，貞其大節，過而不失其中，幽光內韞，垂五〔十〕百〔百〕餘年，人無得而稱者，其楚王元佐乎！

元佐，太宗之元子也。太宗遂其傳子之志，則天下者，元佐之天下也。杜后之命曰：太祖傳二弟，而旋授德昭。即令太宗恤遺命，全秦王而授之位，秦王立，其猶從母命也，德昭雖死，而惟吉存；使其不然，則秦王且私授其子，此吳光與僚先後得國之勢也。元佐其猶夷昧、餘祭之子，位不得而及焉，必矣。太宗挾傳子之私，忌秦王而致之死，豈憂已位之不固哉？爲元佐計，欲坐收而奄有之爾。故曰：如太宗

○、○ 據校記改。

之志，天下者元佐之天下也。於是而元佐愾然發其天性之惻悌，以質鬼神，以對天下，必欲曲全叔父，以免君父於不仁。憤太宗之不聽也，激烈佯狂，縱火焚宮，示不可以君天下。進則有九五之尊，退則膺庶人之罰，萬一父怒不測而死亡之，亦且甘之如飴。嗚呼！是豈三代以下教衰俗圯之得再見者哉？廢爲庶人，而元佐之心得矣。得其心者，得其仁也。是伯夷、泰伯之所以弁髦人爵，寢處天彝，而保此心以復於禮者也。

東海王彊之安於廢，父不欲畀以天下也。宋王成器之屈於玄宗，弟有社稷之元功，已不得而居其上。父志存焉，人心歸焉，不敢與爭，而僅以自保其王爵，議者猶且獎之。元佐以逸獲之天下，脫屣而求愜其孤心，豈彼所能企及哉？乃廷無公論之臣，史無闡幽之筆，且以建儲稱寇準之忠，擁戴詔呂端之節，實錄所紀，又爲燕不得與及李后、王繼恩謀立之說，曲毀其至德。故司馬氏曰：「伯夷雖賢，得孔子而名益著。」世無君子，信流俗傾妒之口，揜潛德而曲誣之，後世之史，不如其無史也，多矣。

太宗怒，欲安置之於均州，百官諫而止者，知其志之正而理之伸也。真宗立，復楚王之封，加天策將軍之號，待以殊禮者，知其棄萬乘以全至性，而李后之謀，必其所不就也。太宗媿之，真宗安之，而不能動廷臣國史之心，流俗之迷而不覺，有如是夫！

或曰：泰伯不欲有天下，逃之句吳，而元佐終受王封，何也？曰：周未有天下，而句吳爲殷之蠻服，古有公子去國而爲羈之禮，則有餘地以聽泰伯之徜徉。宋則一統六寓，而元佐奚適焉？若其終受王封

也，藉令秦王立，惟吉繼，而太宗既君天下，致（年）〔平〕○康，則其元子固當爲王；王者，元佐之應得也。不爲天子而德已至，奚婢婢然致怒天倫，效陳仲子之爲哉！

乃於是而見宋之無人也。德昭之死，廷美之竄，大亂之道，太宗之巨慝也。立其廷者，以剛直稱，則竇僂、姚坦；以昌言稱，則田錫、張齊賢；以方正稱，則李昉、呂端；皆所謂賢臣也。而頰首結舌，聽其安忍戕性以行私，無敢一念開國之先皇者。僅一盧多遜衛太宗於前，護秦王於後，無忘金匱之言；而趙普之邪說一張，附致深文以竄死。昏霾揜日月之光，僅露孤光於元佐，有心者自知擇焉。奚必孔子，而後可致伯夷於青雲，存乎人心之不死者而已矣。

九

太宗謂秦王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殆乎知道者之言也夫！且夫人之有所嗜好而不能自己者，吾不知其何以然也。耳目口體於天下之物，相得而各有合，欲之所自興，亦天也。匪徒小人之所依，抑君子之所不能去也。然而相得者，期於得而止；其合也，既合而固可無求。匪徒崇高富貴者之易於屬厭，抑貧窶之子可致而致焉者也。

故夫人之所嗜，亦大略可睹矣。居海國者，不嗜麋鹿；處山國者，不嗜鰕蛤。未聞其名，則固不慕也；未盡其致，則固不耽也。然則世之有所嗜好而沈迷不反者，皆著見於外而物得乘之以相惑耳。繇是而銷日糜月，濫喜狂怒，廢事喪德，戕天物，耗財用，導愒淫，邇宵小，抵於敗國亡家而不悟。

豈果其嗜好之不可遏哉？羣然取一物而貴之，則貴矣；羣然取一物而安之，則安矣。有所貴而忘其賤，有所安而忘其本不足以安；時過事已，而不知當日之酷好者何心。若是者，吾又惡知其何以然哉？

衛懿公之於鶴也，唐玄宗之於羯鼓也，宋徽宗之於花石也，達者視之，皆無殊於瓦缶之與塊土凡蟲也，而與之相守以不離。求其故而不得，設身而代爲之思，蓋觸目喜新，偶動於中而著見於外，窺之者曲以相成，習聞數見，浮言胥動，隨以流而不可止耳。口之欲止於味，而山珍海錯者，非以味也，以其名也。體之欲止於適，而衣珠玉者，非以適也，以其名也。一夫偶以奇而炫之，無識者相因而和之，精而益求其精，備而益求其備；乃至胡椒之八百斛，楊梅仁之十石，不知何所當於嗜欲，而必汲汲以求者如此。嗚呼！以口還口，而味亦斬矣；以目還目，而色亦斬矣；以耳還耳，而聲亦斬矣；以體還體，而衣被器用游觀之所需者亦斬矣。過此，則皆流俗浮游之言轉相傳述，溢於其分。而勞形、忧神、殃民、殄物，役役以奔走，至死而不釋。嗚呼！是其愚也，吾且惡知其何以然哉？

故君子之無欲，不爽於理者，無他，耳目口體止於其分，不示人以殊異之情，則人言之沓至，稗官之妄述，導諛者之將順，鬻技者之蠱惑，舉不以易吾耳目口體之素。然則淡然無欲者，非無欲也；欲止於其所欲，而不以流俗之欲爲欲也。

夫流俗之欲而蕩其心，夫人之所不能免也。奚以治之？其惟有以鎮之乎！太宗曰「朕無他好，惟喜讀書」，所以鎮之也。鎮之者，息其紛紜，抑其競躁，專凝其視聽而不遷；古今成敗得失之故，迭至

○ 校記「凡」字作「子」字。

而相警，以域其聰明；其神閒，其氣肅，其幾不可已，其得不能忘。如是，而流俗之相獎者，不待拒而自不相親。以是而形見於外，天下之飾美以進者，相獎以道藝。其人非必賢，其所習者抑不詭於正矣；其學非必醇，其所尚者固不損於物矣。因而精之，因而備之，而道存焉。故太宗之擇術善矣。宋儒先以格物窮理爲身、心、意、知之所自正，亦此道焉耳。

雖然，但言讀書，而猶有所患。所患者，以流俗之情臨簡編，而簡編之爲流俗用者不鮮也。故蕭繹、楊廣、陳叔寶、李煜以此而益長其恣淫。豈徒人主然哉？凡爲學者皆不可不戒也。夫苟以流俗之心而讀書，則讀書亦嗜好而已。其銷日糜月廢事喪德也，無以愈。如是者其淫有三，不知戒而蹈之者衆，故不可不戒也。物求其名，形求其似，誇新競麗，耽僻摘險，以侈其博，如是者謂之色淫。師鯁儒之章程，殉小生之矩步，析音韻以求工，設機局以相應，曳聲引氣，意短言長，如是者謂之聲淫。讀可喜之言而如中酒，讀可怒之事而如操戈，嬉笑以諧心，怒罵以快意，逞其氣以擊節於豪宕之篇，弛其志以適情於閒逸之語，心與俱流，情將日蕩，如是者謂之志淫。此三淫者，非所讀之書能病之也。風、雅兼貞淫之什，春秋有逆亂之書，遠流俗，審是非，寧靜以鎮耳目之浮明，則道貞於一。軒輅之語，里巷之謠，無不可益也。非是而涉獵六籍，且有導人以迷者；況史冊有繁言，百家有瑣說乎？班固之核也，蔡邕之典也，段成式、陸佃之博也，蘇軾、曾鞏之辨也，以是而獵榮名，弋物望，又奚異於爛羊之關內侯、圍碁之宣城守、宣淫之控鶴監乎？無他，以讀書爲嗜好，則適以導人於欲也。惟無欲而後可以讀書。故曰：太宗之言，殆知道者之言也。

## 十

論治者僉言久任，爲州縣長吏言之耳。夫豈徒牧民者之使習而安哉！州縣之吏去天子遠，賢不肖易以相欺；久任得人，則民安其治；久任失人，則民之欲去之也，不能以旦夕待，而壅於上聞。故久牧民之任，得失之數，猶相半也。至於大臣，而久任決矣。

國家之政，見爲利而亟興之，則姦因以售；見爲害而亟除之，則衆競於囂。故大臣之道，徐以相事會之宜，靜以需衆志之定，恆若有所俟而不遽，乃以熟嘗其條理，而建不可拔之基。志有所憤，不敢怒張也；學有所得，不敢姑試也。受政之初，人望未歸，得君之始，上情未獲，則抑養以沖和，〔待〕〔持〕以審固，泊乎若無所營，淵乎若不可測，而後斟酌飽滿，以爲社稷生民謝無疆之恤。期月三年之神化，固未可爲大賢以下幾幸也。乃秉政未久，而已離乎位矣。欲行者未之能行，欲已者未之能已，授之他人，而局又爲之一變。勿論其君子小人之迭進，而蕘稗竊嘉穀之膏雨也。均爲小人，而遞相傾者，機械後起而益深；均爲君子，而所學異者，議論相雜而不調。以兩不相謀之善敗，共圖一事之始終，條緒判於咫尺，而得失差以千里。求如曹參之繼蕭何，守畫一之法以善初終者，百不得一也。且惟蕭何之相漢，與高帝相爲終始，緒已成，而後洞然於參之心目，無所容其異同。向令何任未久而參代，亦惡能成其所未就以奏治定之功！況其本異以相攻，彼抑而此揚者乎！

夫爰立作相者，非驟起衡茅、初登仕版者也；抑非久歷外任、不接風采者也。既異乎守令之遼闊而

○據校記改。

○校記「緒」字作「績」字。



不深知，則不可決之於早，既任之而固可勿疑；奚待歷事已還，而始謀其進退。故善用大臣者，必使久於其任，而後國是以不迷，君心以不眩。

宋自雍熙以後，爲平章、爲參知、爲密院、總百揆掌六師者，乍登乍降，如拙棊之置子，顛倒而屢遷。夷考其人，若宋琪、李昉、李穆、張齊賢、李至、王沔、陳恕、張士遜、寇準、呂端、柴禹錫、蘇易簡、向敏中、張洎、李昌齡者，雖其閒不乏僥倖之士，而可盡所長以圖治安者，亦多有之。十餘年閒，進之退之，席不暇暖，而復搖蕩其且前且卻之心，志未伸，行未果，謀未定，而位已離矣。則求國有定命之訂謨，人有適從之法守，其可得與？以此立法，子孫奉爲成憲，人士視爲故事。其容容者，旣以傳舍視黃扉，浮沈於一日之榮寵；欲有爲者，亦操不能久待之心，志氣憤盈，乘時以求勝。乃至一陟一遷，舉朝視爲黜陟之期，天子爲改紀元之號，緒日以紛，論日以起，囂訟盈廷，而國隨以斃。垂法不臧，非旦夕之故矣。

夫宋之所以生受其敵者，無他，忌大臣之持權，而顛倒在握，行不測之威福，以圖固天位耳。自趙普之謀行於武人，而人主之猜心一動，則文弱之士亦供其忌玩。故非徒王德用、狄青之小有成勞，而防之若敵國也。且以寇準起家文墨，始列侍從，而狂人一呼萬歲，議者交彈，天子震動。曾不念準非操、懿之姦，抑亦無其權藉；而張皇忱惕，若履虎之啞人，其愚亦可嗤也。其自取孤危，尤可哀也。至若蔡京、秦檜、賈似道之誤國以淪亡，則又一受其蠱，惑以終身，屹峙若山，莫能搖其一指。立法愈密，姦佞之術愈巧。太宗顛倒其大臣之權術，又奚能取必於闇主？徒以掣體國之才臣，使不能畢效其所長。嗚呼！是不可爲永鑒也歟！

自唐漁陽之亂，藩鎮擅土自殖，迄於割據而天下裂。有數郡之土者，卽自帝自王，建蟻封之國。養兵將，修械具，僭儀衛，侈宮室，立百官，益以驕奢，其用不貲。戶口農田之箕斂，史不詳其虐取者奚若，概可知其豁壑之難填矣。然而固不給也。於是而海國之鹽，山國之茶，皆官權賣；又不足，則榷酒、稅農器之令，察及毫毛。迨宋之初，未能除也，皆仍僭偽之陋也。

然就此數者論之，唯農器之稅，爲虐已甚。稅輿而價必涌貴，貧民不贍，則器不利而土荒，民之貧，日以酷矣。榷酒者，官吏降爲當壚之傭保，辱人賤行之尤也。而抑有可通之理焉。唯海之有鹽，山之有茶，農人不得而有也，貧民不得而擅其利也，棄耒耜以營牢盆，舍原隰而趨岡阜，富民大賈操利柄以制耕夫之仰給，而軍國之盈虛杳不與之相與；則逐末者日益富，力田者日益貧，匪獨不均，抑國計民生之交蹙矣。故古者漆林之稅，二十而五，車乘牛馬，稅之於商，先王之以敦本裕民，而持輕重之衡以低昂淳黠者，道莫隆焉。則斯二者多取之，以寬農田之稅，仁之術，義之正也。雖偏方之主，立爲程法，其迹若苛；而有王者起，又惡得而廢焉？

若夫酒，則尤有道存焉。古之爲酒者，以療疾，以養老，以將敬於賓祭。而過飲之禁，自禹以來，垂戒亟焉。天子所不敢耽，聖人所不敢旨，則愚賤貧寒之子，不敢恣其所欲，素封執袴之豪，不得聽其所嗜。故周官有萍氏之譏，惡人之易得而飲也。商賈貿販之不可缺也，民非是無以通有無而贍生理，雖過徼民利，而民亦待命焉。若夫酒，則藉其無之，而民生自遂；且能永無之，而民氣尤醇。乃其流旣久，

而不可以乍絕，則重稅之，而酷者不得利焉。稅重價增，而貧者不得飲焉。豈非厚民生正風俗者之所大快哉？然則稅之已重，而不爲民病者，莫酒若也。榷酒雖辱，而稅酒則正，又何疑乎？百家之市無懸帘，則日暮無狺爭之狂子；三時之暇無巷飲，則長夏無稱貸之窮民；又何病焉！淳化五年，罷官賣而使輸課，折衷之允得者也。新法行而官賣復行，乃至以歌舞誘人之沈湎，惡足以體太宗之至意乎？

稅不一，而莫先於酒，其次茶也，又其次鹽也。三者之輕重，準諸道而可得其平。唯農器之稅，至景德六年而後罷，太宗於此疏矣。

二二

古有云：「受降如受敵。」非但行陳之間，詐降以誘我而覆我也。果於降而無以馭之，示以瑕而使乘，激其怨而使憤，益其驕而使玩，其禍皆深於受敵。受敵而不競，一敗而止，屢敗而猶足以振，患在外也。受降而無以馭之，則患在內而無以解。梁之於侯景，身斃國傾，朱异受之也。唐之於河北，兵連禍結，僕固懷恩受之也。或激之，或驕之，禍一發而不知所以防。而不僅此也，無以激之，而無以綏之，猶激也；無以驕之，而無以服之，猶驕也。則宋之於李繼捧是已。

李氏自唐以來，世有銀、夏，阻於一方，無可歸之主；衣被器具之需，仰給於中國者不贍，翹首以望內集者，固其情也。及是，河東之下三年矣。僅隔一水而卽宋疆。僭僞削平，風聲遠訖，捲土而來，披襟而受之，易易也。而正未易也。銀、夏之在西陲，土馬精彊，風俗獷戾，十九同於外夷，固非錢氏蹙處海濱、文弱不振之比也。則受之也，豈得以受錢氏者受之乎？太上之受遠人也以德，其次以恩，其次以

略，又其次以威。唯德與威，非一旦之積也。宋之德而既涼矣！其恩，則啣啣之仁，不足以撫驕子；其威，則瓦橋關之圍，莫州之敗，岐溝之劔，天子親將，傾國大舉，而死傷過半，亟議寢兵，李氏入而深測之矣。三者無得而待○焉，則受之之略，不容不審也。

繼捧既移鎮彰德，而四州易帥矣。帥之者，誰使而可邪？使能擇虎臣以鎮撫，鼓厲其吏士而重用之，既可以斷契丹之右臂；而久任之部曲，尙武之邊民，各得效其材勇以圖功名；繼遷雖逃，無能闖入而搖蕩之，四州安矣。乃豈無可遣之帥？而託非其人。非無可遣也，夙將如曹彬，而弭德超得行其離間；血戰如楊業，而潘美等得謗以叛離；固不欲付馬肥士勇鹽池沃壤於矯矯之臣也。夫既不能爾矣，則繼捧雖奉版以請吏，而以恩懷之，使仍擁定難之節，無失其世守；薄收其貢稅，漸設其僉判，以待其定而後易制之；且勿使遷居內地，窺我設施，以相玩而啓戎心，不猶愈乎？且夫欲降者，繼捧與其二三僚幕而已。其從之以入者，倔彊之心，未嘗一日而去於其懷。故繼遷之走，旋起收之而樂爲之用。還繼捧於故鎮，則部落民庶既得內附之利，而無吏治之擾。繼遷無以蠱衆心，而囂張漸革，無難折箠而收之矣。是策也，唯乘其初附而銷萌於未亂，則得也。迨繼遷復振之後，守臣殲，疆土失，趙普乃用之以繼繼捧而使歸，則中國已在其目中，徒以長寇而示弱。則繼捧北附於契丹，繼遷且僞降以緩敵，卒至帝制自雄，虔劉西土，掣中國以納路於北（敵）〔狄〕○，而日就亡削。謀之不臧，禍亦烈矣。乃當日者，處堂之君相，栩栩然曰：「天下已定，百年割據之遠人懷音歸我，披襟以受之，無難也。」不已妄乎？

○ 校記「待」字作「特」字。

○ 據校記改。

無其德，不建其威，恃其恩，不知其略；有隕自天之福，非其人不能承也。是故東漢之絕西域，宣德之靳交趾，誠有戒心焉。保天下以無虞者，唯不可動以小利而思其永，斯以得懷遠招攜之道，固非宋之所能勝任也。

## 三三

爲君子儒者，亟於言治，而師申、商之說，束縛斯民而困苦之，乃自詔曰：「此先王經理天下大公正之道也。」漢、唐皆有之，而宋爲甚。陳靖請簡擇京東西荒地及逃民產籍，募民耕作，度田均稅，遂授京西勸農使；陳恕等知其不可行，奏罷之，而黜靖知陳州。論者猶惜靖說之不行，爲恕等咎。嗚呼！非申、商之徒以生事殃民爲治術者，孰忍以靖之言爲必可行乎？聖王不作，而橫議興，取詩、書、周禮之文，斷章以飾申、商之刻覈，爲君子儒者汨沒不悟，哀我人斯，死於口給，亦慘矣哉！

今姑勿論其言，且問其人。靖，太常博士也。非經國之大臣，無田賦之官守，出位以陳利害者何心？及授以陳州之民社，則尸位以終，於民無循良之績，於國無匡濟之能，斯其人概可知矣。故夫天下無事而出位以陳利國便民之說者，其人皆概可知也。必其欲持當國大臣之長短，思以勝之，而進其黨者也；不則其有所忮忌於故家大族而傾之也；不則以己之貧，嫉人之富，思假公以奪人者也；不則迎君與大臣之意旨，希得當以要寵利者也。卽不然，抑偶視一鄉一邑之敵，動其偏衷，不知天下之不盡然，而思概爲改作者也。如是者，覽其章奏，若有愛民憂國之忱，進而與之言，不無指天畫地之略；及授以政，則面牆而一無能爲。是其爲浮薄僥倖之匹夫也，逆風而聞其羶，而皮相者樂與之親。書曰：「何畏

乎巧言、令色、孔壬」，誠畏之也。

乃若其言，則苟實求諸事理而其姦立見。唯夫國敝君貪，大臣無老成之識，於是而其言乃售。今取靖言而按之，所謂荒地者，非荒地也；所謂逃民產籍者，非逃民也。自汴、晉交兵，迄於契丹之打草穀，京東、西之凋殘劇矣。張全義、成汭之僅爲拊循，周世宗以來之乍獲休息，乃有生還之游子，僑寓之羈人，越陌度阡，薄耕以幸利，而聊爲棲息。當陳靖陳言之日，宋有天下三十二年耳。兵火之餘，版籍錯亂，荒萊與熟地，固無可稽；逃亡與歸鄉，抑無可據。則荒者或耕，逃者或復，幸有脫漏以慰鴻雁之哀鳴，百年大定以還，自可度地度人，以使服賦率。靖固知其非荒非逃，而假爲募民之說，俾寸土一民，詞窮而盡斂之。是役一興，姦民之訐發，酷吏之追償，無所底止，民生蹙而國本戕。非陳恕等力持以息其毒，人之死於靖言者，不知幾何矣。唐之爲此者，宇文融也，而唐以亂。宋之季世爲此者，賈似道也，而宋以亡。託井地之制於周官，假經界之說於孟子，師李愷之故智而文之曰利民，襲王莽之狂愚而自矜其復古，賊臣之賊也。而爲君子儒者，曾以其說之不行爲惆悵乎？

夫三代之制，見於典籍者，既已略矣，若其畫地域民，而俾任土作貢者，則有以也。古之人民，去茹毛飲血者未遠也，聖人教之以耕，而民皆擇地而治，唯力是營，其耕其蕪，任其去就，田無定主，而國無恆賦。且九州之士，析爲萬國，迨周併省，猶千有八百諸侯，自擅其土以取其民，輕重法殊，民不堪命。故三代之王者，不容不畫井分疆，定取民之則，使不得損益焉。民不自爲經界，而上代爲之。非此，則擇肥壤，棄瘠原，爭亂且日以興，蕪萊且日以廣。故屈天子之尊，下爲編氓作主伯之計，誠有不得已也，

夫豈以限萬世而使必服其征哉！乃其所謂再易者，非必再易也；一易者，非必一易也；其萊田，非必萊也；存其名，不覈其實，勤者不禁其廣耕，而田賦（正）（止）○如其素。故自上農以至下農，其獲五等。豈百畝之所獲，勤惰如是其差乎？萊地之耕否使然耳。

及漢以後，天下統於一王，上無分土踰額之征，下有世業相因之士，民自有其經界，而無煩上之區分。至於兵火之餘，脫鋒刃而務蓄畬者，或弱民有田而不敢自列於戶，或丁壯有力而不但自墾其田。夫亦患田之不辟而民之不勤，百姓不足而國亦貧耳。無與限之，弗勞募也。名爲募而實爲綜察，以與歸飛之雁爭稻粱，不已慘乎！

夫如靖者流，妒匹夫匹婦之偷得一飽，而爲富有四海之天子益錙銖升斗之利。孟子曰：「辟草萊，任土地者，次於上刑。」非若此儔，其孰膺明王之鈇鉞邪？不勸而自勸者，農也；勸農者，厲農者也。頭會箕斂，而文之曰「勸」。夫申、商亦何嘗不曰「吾以利民」哉！而儒者誣先王易簡之德，以申、商之纖密當之，晉陳靖以與周公齒。道之不明，莫斯爲甚矣。

# 宋論卷三

眞宗

咸平四年，詔賜九經於聚徒講誦之所，與州縣學校等，此書院之始也。嗣是而孫明復、胡安定起，師道立，學者興，以成乎周、程、張、朱之盛。及韓侂胄立僞學之名，延及張居正、魏忠賢，率以此附致儒者於罪罟之中，毀其聚講之所，陷其受學之人，鉗網修士，如防盜賊。彼亦非無挾以爲之辭也。固將曰：「天子作君師，以助上帝綏四方者也。亦既立太學於京師，設儒學於郡邑，建師長，餼生徒，長吏課之，貢舉登之，而道術咸出於一。天子之導士以興賢者，修舉詳備，而惡用草茅之士，私立門庭以充君師，而擅尸其職，使支離之異學，雌黃之游士，燹天下之耳目而蕩其心。」爲此說者，聽其言，恣其辯，不覈其心，不揆諸道，則亦娓娓乎其有所執而不可破也。然而非妨賢病國，祖申、商以虔劉天下者，未有以此爲謀國之術者也。

孔子之教於洙、泗，衰周之世也。上無學而教在下，故時君不能制焉。而孔子以爲無嫌。彼將曰：「今非周綱解紐之代，不得尸上天木鐸之權也。」嗚呼！佞人之口給，不可勝窮，而要豈其然哉？



三代之隆，學統於上，故其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然而聲教所訖，亦有涯矣，吳、越自習文身，杞、莒淪於夷禮，王者亦無如之何也。若太學建於王都，而圻內爲方千里，庠序設於邦國，而百里儉於提封；則春絃夏誦，禮射雅歌，遠不違親，而道無歧出；故人易集於橋門，士樂趨於鼓篋。迨及季世，上之勸之也不勤，而下有專師之函丈矣。況乎後世之天下，幅員萬里，文治益敷，士之秀者，不可以殫計，既非一太學之所能容。違子舍，涉關河，抑立程限以制其來去，則士之能就學於成均者，蓋亦難矣。若夫州縣之學，司於守令，朝廷不能多得彬彬之儒與治郡邑，而課吏之典，又以賦役獄訟爲黜陟之衡，雖有修業之堂，釋菜之禮，而迹襲誠亡，名存實去，士且以先聖之宮牆，爲干祿之捷徑。課之也愈嚴，則遇之也益詭，升之也愈衆，則冒之也愈多。天人性命，總屬彫蟲，月露風雲，祇供游戲。有志之士，其不屑以此爲學也，將何學而可哉？惡得不倚賴鴻儒，代天子而任勞來匡直之任哉？

君子於此，以道自任，而不嫌於尸作師之權者，誠無媿也。道不可隱而明之，人不可棄而受之，非若方外之士，據山林以傲王侯也；非若異端之師，亢政教以叛君父也。所造者，一王之小子；所德者，一王之成人。申忠孝之義，勸士而使之親上；立義利之防，域士而使之靖民。分天子萬幾之勞，襄長吏教思之倦；以視掄文之典，不足以獎行，貢舉之制，不足以養恬，其有裨於治化者遠矣。

當四海一王之世，雖堯、舜復起，不能育山海濞之人材而使爲君子。則假退處之先覺，以廣教思，固其所尸祝而求者也。爲君子者，又何媿焉？教化之美，不居可紀之功，造士成材，初無邀榮之志。身先作範，以遠於飾文行干爵祿之惡習，相與悠然於富貴不淫、貧賤不詘之中。將使揣摩功利之俗學，

媿悔而思附於青雲。較彼掄才司訓之職官，以詩書懸利達之標，導人弋獲者，其於聖王淑世之大用，得失相差，不已遠乎？

然則以書院爲可毀，不得與琳宮梵宇之莊嚴而竝峙；以講學爲必禁，不得與丹竈利竿之幻術而偕行，非妬賢病國之小人，誰忍爲此戕賊仁義之峻法哉？宋分教於下，而道以大明，自真宗昉，視梁何胤鍾山之教加隆焉，其功偉矣。考古今之時，推鄒、魯之始，達聖王之志，立後代之經，以摧佞舌，憂世者之責也，可弗詳與？

二

漢武帝之告匈奴曰：「南越王頭已懸闕下，單于能戰，可來，而匈奴遠遁。是道也，齊桓公用之，蹶卑耳，伐山戎，爲燕辟地，然後南次涇亭，而楚人服罪。故曰：『不戰而屈人之兵。』非不戰也，戰功成於彼，而威自伸於此也。中國之自尋兵也，則夷狄必乘之以訐。非徒晉之八王爭而劉、石起，卽漢、唐之始，漢夷秦、項而冒頓益驕，唐平僭僞而突厥方驕。何也？鬪不出於其穴，知其力之已疲也。若夫胥爲夷狄矣，疆弱之情勢雖遼絕而不相知，抑以其意揣而類推之。謂獷戾馳突無制之勇，風飄雨驟而不可禦者，彼猶我也。中國能以其長，破其阻，殲其衆，得○其君長，郡縣其部落，則我亦猶彼，而何弗惴惴焉？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非奪之於方戰之謂也。奪之於未戰之前，不戰而屈，卽戰而已先餒，其衄敗可八九得矣。

○校記「得」作「俘」。

李繼遷死，德明嗣立，曹瑋上言：「國危子弱，願假精兵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一時也，固宋室興替之大機；而庸主具臣畏蒞偷安，猥云德致，拒瑋之謀，降詔招撫。悲夫！宋之自折入於（西北）〔犬羊〕○，爲千古憾，雖有虎臣，其將如之何哉！瑋之爲將，非徒言無勇，徒勇無謀，稽其後效，可觀矣。世爲勛臣，宋抑待以肺腑，睥睨孤豚，游其几俎。誠假以精兵，推心授鉞，四州斗絕一隅，孺子植根未固，功之夙成在瑋心目間，亦在天下後世心目間也。德明知其不敵，且斂手歸朝，而聽我之建置西陲，以掣契丹之右臂；百年逋寇，平以一朝，威震賀蘭而聲馳朔漠。固將曰：今之中國，非昔之中國也。耶律隆緒其敢輕舉以嚮澶州脅盟要賂乎？

善用兵者，欲其攻瑕也，而又不欲攻其已瑕者也。舍瑕而攻堅，則挫於堅，而瑕者亦玩。怯於堅而攻其已瑕，則勝之不足爲武，而堅者諒其無能。夫唯處於瑕不瑕之間，而乘瑕以破其堅，則足以震勦寇之心，而制之以氣。李繼遷之疆狡，固契丹之所憚也。而暴死之頃，弱子撫不輯之衆，人心離而無爲之効死，以爲堅而有瑕可攻，以爲瑕而人知其堅，不知其瑕。則功一就，而震疊迄於遐荒，其必然之勢矣。且不但此也。宋之所以召侮於契丹者，氣先荼也。昔之收巴蜀、入兩粵、下江南，皆以衆凌寡，乘其瓦解而坐獲之。一試之白草荒原，控騎鳴鏑之地，邊聲一起，而氣已先奪。夫河西亦塞外矣，引置之凶危之地，而捷報以可就之功，則將視朔漠之驕子，亦猶是可走可誡之虜，氣已先增十倍；而又得李氏數世之積，以使趨利而爭進。且以士爲吾士，人爲吾人，士馬爲吾士馬，使若瑋者撫而用之，渡一葦以嚮

○ 據校記改。

雲中，則幽、燕在其股掌，南取甘、涼，內撤延、環之守，關中固而汴、雒得西面之屏藩。何至澶州之警一聞，盈廷項縮，遽欲走金陵，走巴、蜀，爲他日海門竄死之嚆矢哉？

璋謀不行，德明之詔命一頒，而契丹大舉之師躡年卽至，其應如響，而宋窮矣。況德明不翦，延及元昊，蕞爾小醜，亢爲敵國，兵衄將死，趣奉金繒，禍迄於亡而巳。一機之失，追救未繇。嗚呼！謀國如斯，孰謂宋有人邪？周瑩、王繼英之尸位中樞，不足責也。張齊賢、李沆之咎，又奚辭哉？沆之言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此士燮內寧外患之邪說也。沆者，宋一代柱石之臣也，而何是之述焉？

### 三

凡上書陳利病，以要主聽，希行之者，其情不一，其不足聽則均也。其一，大姦挾傾妒之心，已不言以避指摘，而募事外之人，訐時政之失，以影射執政，激天子以廢置，掣任事者之肘而使去，因以得遂大姦之所懷。其一，懷私之士，或欲啓旁門以倖進，或欲破成法以牟利，其所欲者小，其言之也大，而借相類之理以成一致之言，雜引先王之正訓，詭附於道，而不授人以攻擊。其一，小有才而見誦，其牙慧筆鋒，以正不足，以妄有餘，非爲炎炎媿媿之談，不足以表異，徼幸其言之庸，而身因以顯。此三者，皆懷隱之姦，誑君相以從己，而行其脅持者也。

非此，則又有聞君之求言也亟，相之好士也甚，蹉跎而興，本無定慮，搜索故紙，旁問塗人，以成其說；叩其中懷，亦未嘗信爲可行，而姑試言之，以耀人之耳目。非此，則又有始出田野，薄游都邑，受一命而登仕籍，見進言者之聳動當時，而不安於緘默，晨揣夕摩，索一二事以爲立說之資，而掇拾迂遠之

陳言以充幅，亦且栩栩然曰：「吾亦爲社稷計靈長，爲生民拯水火者也」，以自炫而已矣。

非此，則抑有誦一先生之言，益以六經之緒說，附以歷代之因革，時已異而守其故株，道已殊而尋其舊迹；從不知國之所特賴，民之所便安，而但任其聞見之私，以爭得失；而田賦、兵戎、刑名、官守，泥其所不通，以病國毒民而不恤。非此，則有身之所受，一事之甘苦，目之所睹，一邑之利病，感激於衡茅，而求伸於言路。其言失也，亦果有失也。其言得也，亦果有得也。而得以一方者，失於天下；得一時者，失於百年。小利易以生愚氓之喜，隱憂實以怵君子之心。若此者，心可信也，理可持也，而如其聽之，則元氣以傷，大法以圯，弊且無窮。而況挾前數者之心以誣上行私，而播惡下土者乎？故上書陳利害者，無一言之足聽者也。

李文靖自言曰：「居位無補，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可以報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此可以當之矣。道者安民以定國，至正之經也。秉道以宅心而識乃弘，識唯其弘而志以定，志定而斷以成，斷成而氣以靜，氣靜而量乃可函受天下而不迫。天下皆函受於識量之中，無不可受也，而終不爲之搖也。大矣哉！一人之識，四海之藏，非有道者，孰能不驚於所創聞而生其疑慮哉？

夫天下有其大同，而抑有其各異，非可以一說竟也久矣。其大同者，好生而惡死也，好利而惡害也，好逸而惡勞也。各守其大經，不能無死者，而生者衆矣；不能無害者，而利者長矣；不能無勞者，而逸者達矣。天有異時，地有異利，人有異才，物有異用。前之作者，歷千祀，通九州，而各效其所宜；天下雖亂，終亦莫能越也。此之所謂傷者，彼之所自全；此之所謂善者，彼之所自敗。雖仁如舜，智如禹，

不能不有所缺陷以留人之指摘。識足以及此矣，則創制聽之前王，修舉聽之百執，斟酌聽之長吏，從違聽之編氓，而天下各就其紀。故陳言者之至乎吾前，知其所自起，知其所自淫，知其善而不足以爲善，知其果善而不能出吾之圍中。蟬噪而知其爲夏，蛩吟而知其爲秋，時至則鳴，氣衰則息，安能舉宗社生民以隨之震動？而士自修其素業，民自安其先疇，兵自衛其職守，賢者之志不紛，不肖之姦不售。容光普照，萬物自獻其妍媸，識之所周，道以之定。故曰：「天下之動，貞於一者也。」文靖之及此，迴出於姚元之、陸敬輿、司馬君實之表，遠矣。

前乎此者丙吉，後乎此者劉健，殆庶幾焉。其他雖有煌炫之績，皆道之所不許也。以安社稷不足，而況大人之正物者乎？有姚元之，則有張說；有陸敬輿，則有盧杞；有司馬君實，則有王安石；好言而莠言興，好聽而訟言競。唯文靖當國之下，匪徒梅詢、曾致堯之屏息也；王欽若列侍從而不敢售其姦；張齊賢、寇準之伉直而消其激烈；所以護國家之元氣者至矣。文靖沒，宋乃多故，筆舌爭雄，而郊原之婦子，不能寧處於桌園瓜圃之下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高者，不易攀也；景者，無有歧也；道之所以覆冒萬物而爲之宗也。豈易及哉！豈易及哉！

#### 四

澶州之役，寇平仲折陳堯叟、王欽若避寇之策，力勸眞宗渡河決戰，而日與楊大年飲博歌呼於帳中。故王欽若譖之曰：「準以陛下爲孤注」，其言亦非無因之誣也。王從珂自將以禦契丹於懷州，大敗以歸而自焚；石重貴自將以追契丹於相州，諸將爭叛而見俘於虜，皆孤注也。而眞宗之渡河類之。

且契丹之兵勢方張，而飲諱自如，曾無戒懼，則其保天子之南歸，而一兵不損，寸土不失，似有天幸焉，非孤注者之快於一擲乎？則欽若之譖，宜其行矣。

嗚呼！盈宋之庭，錚錚自命者充於班序，曾無一人能知準之所恃，而驚魂喪魄，始撓其謀，終妒其功，高瓊、楊億以外，皆巾幗耳。後之論者曰：「準以靜鎮之也。」生死存亡決於俄頃，天子臨不測之淵，而徒以靜鎮處之乎？則論者亦馮拯、王欽若之流匹，特見事成而不容已於贊美，豈知準者哉？無所見而徒矜靜鎮，則景延廣十萬橫磨之驕語，且以速敗，而效之者誤人家國，必此言矣。

夫靜鎮者，必有所以鎮而後能靜也。謝安圍碁賭墅，而挫苻堅於淝水，非但恃謝玄北府之兵也。慕容垂、朱序、張天錫之撐持，實久矣。夫平仲所恃者奚在哉？按事之始終，以察勢之虛實，則洞若觀火矣。愚者自不察耳。

觀其形勢，固非小有所得而遽弭耳以退也。乃增卅萬之賂，遂無一矢之加，歷之數十年，而無南牧之馬。豈蕭撻覽之偶中流矢，曹利用之口給辯言，遂足戢其戎心哉？兵甫一動，而議和之使先至，利用甫歸，而議和之使復來，則其且前且卻，徜徉無鬪志者，槩可知也。契丹之滅王從珂也，石敬瑭爲之內主，其滅石重貴也，杜威、趙延壽爲之內主，契丹不能無內應而殘中國，其來舊矣。此內之可恃者也。

且今之契丹，非昔之契丹矣。隆緒席十六州之安，而內淫於華俗；國人得志於衣錦食梁，而共習於恬嬉。至是而習戰之將如休哥輩者，亦已骨朽。其入寇也，聞李繼遷以蕞爾之小醜，陷朔方，脅朝廷，

○校記「撐持」作「抒情」。

而羈縻弗絕；及其身死子弱，國如浮梗，而尙無能致討，且不惜錦綺以餌之使安。宋之君臣，可以虛聲恐喝而坐致其金繒，姑以是矜之，而無俟於戰也。則挾一索賂之心以來，能如其願而固將引去，虜主之情，將士之志，三軍之氣，胥此焉耳矣。故其攻也不力，其戰也不怒，關南之（主）〔土〕○，亦可得則得，不得則已之本情；兵一動而使頻來，和之也易，而攻之也抑無難。平仲知之深，持之定，特兵謀尙密，不欲昌言於衆以啓曉曉之辯論耳。使乘其不欲戰之情而亟攻之，因其利我之和而反制之，寧我薄人，必勝之道也。平仲曰：「可保百年無事。」非虛語也。此外之可恃者也。

可恃之情形，如彼其昭著，六軍之士，歡呼震野，皆已灼見無疑。唯欽若、堯叟、馮拯之流，聞邊情而不警於耳，閱奏報而不留於目；挾彫蟲之技，傲將吏而不使盡言；修鵠立之容，迨退食而安於醉夢；羽書洊至，驚於迅雷；金鼓乍聞，茫如黑霧；則明白顯易之機，在指掌之間，而莫之能喻。已而虜兵忽退，和議無猜，且不知當日之何以得此於契丹。則其云孤注者，雖傾妒之口，抑心所未喻，而億其必然也。

故體國之大臣，臨邊疆之多故，有密用焉，而後可以靜鎮。密者緝也，非徒其藏而不洩也。得將吏之心，而熟審其奏報；儲偵諜之使，而曲證其初終；詳於往事，而知成敗之繇；察其合離，而知強弱之數。故蹲伏匿於遐荒，而防其馳突；飛鏑交於左右，而視若蠱蠖；無須臾之去於心者，無俄頃之眩於目。其密也，斯以暇也；其暇也，斯以奮起而無所揣也。謝安石之稱詩曰：「訐謨定命，遠猶辰告。」命定於夙而時以告，猷斯遠矣。夫豈易言靜鎮哉！

○ 核者按：「土」當作「土」。



五

王且受美珠之賜，而俛仰以從真宗之僞妄，以爲榮於貨而喪其守，非知且者，不足以服且也。人主欲有所爲，而厚賄其臣以求遂，則事必無中止之勢，不得，則必不能安於其位。及身之退，而小人益肆，國益危。且居元輔之位，繫國之安危，而王欽若、丁謂、陳彭年之徒，側目其去，以執宋之魁柄。則其遲回隱忍而導諛者，固有不得已於斯者矣。

真宗之夙有侈心也，李文靖知之久矣。澶州和議甫成，而畢士安散兵歸農，罷方鎮，招流亡，飾治平之象，弛不虞之防，啓其驕心，勸之夸誕，非徒欽若輩之導以恬嬉也。欽若曰：「唯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言誠誕矣。然而契丹愚昧，惑於祿祥，以戢其戎心者抑數十年。則且知其不可，而固不能遏抑者也。欽若、謂之姦，且知之矣。陳彭年上文字，且瞑目不視矣。欽若之相，且沮之十年矣。奉「天書」而悒快，死且自媿，激而欲披緇矣。然而終不能已於順非從欲之惡者，於此而知大臣之不易於任也。

使且而爲孫奭，則亦可以「天豈有書」對也。使且而爲周起，則亦可以「毋恃告成」諫也。即使且已處外而爲張詠，亦可以乞斬丁謂爭也。且使且仍參政而爲王曾，猶可以辭會靈宮使自異也。今既委國而任之我，外有狡虜，內有羣姦，大柄在握，君心未厭，可以安上靖邦，息民弭患。而憤起一朝，重違上旨，虛位以快小人之速進，爲國計者，亦難言之。故曰大臣不易任也。

雖然，且之處此也，自有道焉。且皆失之，則徬徨而出於苟且之塗，弗能自拔，其必然矣。澶州受盟

納賄之恥，微欽若言，君與大臣豈能無媿於心？恬然以爲幸者，畢士安、蔣之流耳。且既受心膺之託，所用雪恥而建威者，豈患無術哉？任曹瑋於西陲，乘李德明之弱而削平之，以斷契丹之右臂，而使讐於威，可決策行也。兵初解而猶可挑，戍初撤而猶可置，擇將帥以練士馬，慎守令以實巖邑，生聚教訓，舉天下之全力以固河北而臨幽、燕，可漸次興也。能然，則有以啓真宗憤恥自疆之心，作朝氣以圖桑榆之效，無用假鬼神以雪前羞，而欽若不能逞其邪矣。

如其才不逮，則其初膺爰立之命，不可不慎也。且之登庸，以寇準之罷相也。欽若不能與同朝，則亦不可與欽若並用。乃欽若告且以祥瑞之說，且無以處之，而欽若早料其宜無不可。則且自信以能持欽若，而早已爲欽若所持。夫其爲欽若持，而料其不能爲異者，何也？相位故也。使且於命相之日，力爭寇準之去，而不肯代其位，則欽若之姦不摧而自折，真宗之惑不辨而自釋，亦奚至孤立羣姦之上，上下交脅以阿從哉？進退之際，道之枉直存焉，且於此一失，而欲挽之於終，難矣！既乏匡濟之洪猷，以伸國威而定主志，抑不審正邪之消長，以慎始進而遠佞人；雖有扶抑之微權，而不容不訕。要而言之，視相已重，而不知其重不在位，而在所以立乎其位者也。

宋之盛也，其大臣之表見者，風采煥然，施於後世，繁有人矣；而責以大臣之道，咸有歎焉。非其是非之不明也，非其效忠之不摯也，非其學術之不正也，非其操行之不潔也，而恆若有一物焉，繫於心而不能舍。故小人起從而蠱之，已從而玩之，終從而制之；人主亦陽敬禮而陰菲薄之。無他，名位而已。

○校記「雪」作「揜」。

矣。夫君子樂則行，方行而憂，憂即違也；憂則違，方違而樂，樂又可行也。內審諸己，而道足以居，才足以勝，然後任之也無所辭。外度諸人，而賢以彙升，姦以夙退，然後受之也無所讓。以此求之張齊賢、寇準、王曾、文彥博、富弼、杜衍諸賢，能超然高出於升沈興廢之間者，皆有憾也。而且適遇真宗眷注之深，則望愈隆，權愈重，所欲爲者甚殷，所可爲者甚賸；於是而濡輪曳尾以求濟，而不遂其天懷，以抱媿於蓋棺，皆此爲之矣。

嗚呼！世教之衰，以成乎習俗之陋也。童而習之，期其至而不能必得<sup>○</sup>，天子而下，宰相而已。植根於肺腑，盤結而不可鋸。且之幼也，其父祐植三槐於庭，固已是以爲人生之止境，而更何望焉。後世之人材所繇與古異也，不亦宜乎！

## 六

宋初，吏治疏<sup>○</sup>，守令優閒。宰執罷政出典州郡者，唯向敏中勤於吏事。寇準、張齊賢非無綜核之才也，而侷儻任情，日事遊宴；故韓琦出守鄉郡，以「畫錦」名其堂，是以剖符爲休老之地，而不以民瘼國計課其幹理也。且非徒大臣之出鎮爲然矣。遺事所紀者，西川遊宴之盛，殆無虛月，率吏民以嬉，而太守有「遨頭」之號。其他建亭臺，邀賓客，攜屬吏以登臨玩賞，車騎絡繹，歌吹喧闐，見於詩歌者不一。計其供張尊俎之費，取給於公帑者，一皆民力之所奉也；而獄訟征徭，且無暇以修職守；導吏民以相習於逸豫，不憂風俗之日偷，宜其爲治道之蝨也滋甚。然而歷五朝、百餘年間，民以恬愉，法以畫一，

○校記「得」字下有「者」字。

○校記「疏」字下有「緩」字。

士大夫廉隅以修，萑葦草澤無揭竿之起。迄乎熙寧以後，亟求治而督責之令行，然後海內騷然，盜夷交起。繇此思之，人君撫有四海，通天下之志，以使各得者，非一切刑名之說所可勝任，審矣。

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張弛之用，敬與簡之竝行不悖者也。故言治者之大病，莫甚於以申、韓之慘覈，竄入於聖王居敬之道。而不知其病天下也，如擷苗而求其長也。

夫（儉勤與敬）〔儉與勤，於敬爲近〕<sup>⊙</sup>，治道之美者也。恃二者以恣行其志，而無以持其一往之意氣，則胥爲天下賊。儉之過也則吝，吝則動於利以不知厭足而必貪。勤之亟也必煩，煩則責於人以速如己志而必暴。儉勤者，美行也；貪暴者，大惡也；而弊之流也，相乘以生。夫申、韓亦豈以貪暴爲法哉？用其一往之意氣，以極乎儉與勤之數，而不知節耳。若夫敬者，持於主心之謂也。於其弛，不敢不張以作天下之氣。於其張，不敢不弛以養天下之力。謹握其樞機，而重用天下，不敢以己情之弛而弛天下也，不敢以己氣之張而張天下也。故敬在主心，而天下咸食其和。

夫天有肅，則必有溫矣；夫物有華，而後有實矣。上不敢違天之化，下不敢傷物之理，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固非外儒術而內申、韓者之所能與也。以己之所能爲，而責人爲之，且以己之所不欲爲強忍爲之，而以責人；於是抑將以己之所固不能爲，而徒責人以必爲。如是者，其心恣肆，而持一敬之名，以鞭笞天下之不敢，則疾入於申、韓而爲天下賊也，甚矣！

夫先王之以凝命守邦而綏天下也，其道協於張弛之宜，固非後世之所能及。而得其意以通古今之

⊙ 據校記改。

變，則去道也猶近。此宋初之治，所以天下安之而禍亂不作者也。

三代之治，其詳不可聞矣。觀於聘、燕之禮，其用財也，如此其費而不吝；飲、射、烝、蜡之制，其游民也，如此其裕而不煩。天子無狗馬聲色玩好之耽，而不以宵旦不遑者督其臣民；長吏無因公科斂、取貨鬻獄之惡，而不以寢處不寧者督其兆庶。故皇華以勞文吏，四牡以綏武臣，杖杜以慰戍卒，卷阿以荅燕游，東山詠結縢之歡，芣苢喜春遊之樂，皆聖王敬以承天而下宜乎人者。其弛也，正天子之張於密勿以善調其節者也。

宋初之御天下也，君未能盡敬之理，而謹守先型，無失德矣。臣未能體敬之誠，而謹持名節，無官邪矣。於是而催科不促，獄訟不繁，工役不損，擾，爭，許，計，不與。禾黍既登，風日和美，率其士民游泳天物之休暢，則民氣以靜，民志以平。里巷佻達之子弟，消其蠶凌之戾氣於恬愉之下，而不皇皇然逐錐刀於無厭，懷利以事其父兄，斯亦平情之善術也。奚用矯情於所不堪，惜財於所有餘，使臣民迫束紛紜，激起而相攘敎哉？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不言利者，利之所以美也。內申、韓而外儒術，名爲以義正物，而實道之以利也。區區以糜財爲患者，守瓶之智，治一邑而不足，況天下乎！夫財之所大患者，聚耳。天子聚之於上，百官聚之於下，豪民聚之於野。聚之之實，斂人有用之金粟，置之無用之窖藏。聚之之心，物處於有餘而恆見其不足。聚之之弊，輦之以入者不知止，而竊之以出者無所稽。聚之之變，以吝陋激其子孫，而使席豐盈以益爲奢侈。聚之之法，培克之僉人日進其術，

○「擾」字「許」字據校記改。

而蹈刑之窮民日極於死。於是而八口無宿春，而民多（窮）（捐）○瘠；饋餽無趨事，而國必危亡。然且曰：「君臣上下如此其儉以勤，而猶無可如何也。」嗚呼！勞形忧心以使金死於藏，粟腐於庾，與耳目口爭銖兩以怨咨。操是心也，其足以爲民上，而使其赤子自得於高天廣野之中乎？

夫官資於民，而還用之於其地，則猶然民之得也。貢稅之入，既以參兵而衛民，敬祀而佑民，養賢而勸民；餘於此者，爲酒醴豆邊特賜之需，而用之於燕遊，皆田牧市井之民還得之也。通而計之，其納其出，總不出於其域，有（寬）（費）○之名，而未嘗不惠。較之囊括於無用之地者，利病奚若邪？

子曰：「奢則不孫。」惡其不孫，非惡其不畜也。傳曰：「儉，德之共也。」儉以恭己，非儉以守財也。不節不宜，侈多藏以取利，不儉莫大於是。而又窮日殫夕，汲汲於簿書期會，以毛舉纖微之功過，使人重足立，而自詔曰勤。是其爲術也，始於晏嬰，成於墨翟，淫於申、韓，大亂於暴秦；儒之駁者師焉。熙、豐以降，施及五百年，而天下日趨於澆刻。宋初之風逸矣！不可追矣！而況采薇，天保雅歌鳴瑟之休風乎？

## 七

宋之以隱士徵者四：陳搏、种放、魏野、林逋。夫隱，非漫言者。考其時，察其所以安於隱，則其志行可知也。以其行，求其志，以其志，定其品，則其勝劣固可知也。

搏之初，非隱者也。唐末喪亂，僭偽相仍，搏棄進士舉，結豪俠子弟，意欲有爲。其思復唐祚，與自欲爭衡也，兩不可知，大要不甘爲盜竊之朱溫、沙陀之部族屈，而思誅逐之；力不贍，志不遂，退而隱伏，

○、○ 據校記改。

乃測天地之機，爲養生之術，以留目而見澄清之日。迨宋初而其術成矣，中國有天子，而志抑慰矣。閒心雲住，其情既定，未有能移之者。而天子大臣又以處軒轅集者待搏，則不知搏也彌甚。但留其所得於化機之一端，傳之李挺之、穆伯長以及邵氏。雖倚於數，未足以窮神化於易簡而歸諸仁義，則抑與莊周互有得失而不可廢也。搏之所用以隱者在此。使其用也，非不能有爲於世，而年已垂百，志不存焉，孰得而強之哉？

若种放，則風斯下矣。東封西祀，躡屣以隨車塵，獻笑益工，覲顏益厚；則其始授徒山中高談名理者，其懷來固可知已。世爲邊將，不能執干戈以衛封疆，而託術於斯，以招名譽；起家閥閱，抑不患名不聞於黼座，詬諍交加，植根自固，惡足比數於士林邪！

魏野、林逋之視此，則超然矣。名已達於明主，而交遊不結軫於公卿；迹已遠於市朝，而諷咏且不忘於規諫。（實）〔貧〕○其義也，而安以無求；樂其情也，而順以自適。教不欲施，非吝於正人也，以求己也。書不欲著，非怠於考道也，以避名也。若是者，以隱始，以隱終。志之所存，行則赴之，而隱以成。與搏異尚，而非放之所可頡頏久矣。

乃以其時考之。則於二子有憾焉。子曰：「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云有道者，豈時雍之代，無待於我，但求明主之知以自榮哉？苟非無道，義不可辱，固將因時之知我不知而進退也。今二子者，當眞宗之世，君無敗德，相不嫉賢，召命已臻，受祿不誣；而長守荒山，驕稱巢、許，不已過乎？前乎此者，鄭

雲叟也；後乎此者，蘇雲卿、呂微之也。皆搶攘之世，道在全身，而二子非其時也。

乃以實考之，抑有不足爲二子病者。真宗召命下徵之時，宋有天下方五十年，而二子老矣！江南平、太原下之去此也，三十二年爾。則二子志學之始，固猶在割據分爭之日也。懲無定之興亡，惡亂人之去就，所決計以自命者，行吟坐嘯於山椒，耿介之志一定，而所學者不及於他。迨天下之既平，二子之隱局已就，有司知而欽之，朝士聞而揚之，天子加禮而願見之，皆曰：「此隱君子也。」夫志以隱立，行以隱成，以隱而見知，因隱而受爵，則其仕也，以隱而仕，是其隱也，以仕而隱，隱且爲梯榮致顯之捷徑，士苟有志，孰能不恥哉？伊、呂之能無嫌於此者，其道大，其時危，溝中之民，翹首以待其浣滌，故莘野、渭濱，非爲卷婁集羶之地。若二子之時，宋無待於二子也。二子之才，充其所能爲，不能軼向敏中、孫奭、馬知節、李迪而上之也。一旦晉立於大廷，無所益於邱山；終身退處於巖穴，無所損於培塿。則以隱沽清時之祿，而卒受虛聲之誚，二子之所不忍爲，念之熟矣。岸然表異，以媿夫銜孤清而徵榮寵者，抑豈非裨益風教以效於天下與來世哉！

君臣之義，高尚之節，皆君子之所重也。而要視其志之所存。志於仕，則載質策名而不以爲辱；志於隱，則安車重幣而不足爲榮。苟非辱身賤行之僞士，孰屑以高蹈之名動當世而希君相之知乎？嗣是而後，陳烈以迂鄙爲天下笑，邵康節志大而好游於公卿之間，固不如周子之不卑小官，伊川之不辭薦召，爲直伸其志而無枉於道也。存乎其心之所可安者而已矣。

## 八



寇平仲求教於張乖崖，乖崖曰：「霍光傳不可不讀。」平仲讀之，至「不學無術」而悟，曰：「張公謂我。」夫豈知其悟也，正其迷也？故善聽言者之難，善讀書者之尤難也，久矣。

班史云學，吾未知其奚以學也；其云術，吾未知其術何若也。統言學，則醇疵該矣；統言術，則貞邪疑矣。若夫乖崖之教平仲也，其云術者，貞也；則其云學者，亦非有疵也。奚以知其然邪？乖崖且死，以尸諫，乞斬丁謂頭置國門，罷官觀以紓民命。此乖崖之術，夫豈摧剛爲柔，矯直爲曲，以希世免禍而邀榮之詭術哉？

術之爲言，路也；路者，道也。記曰：「審端徑術。」徑與術則有辨。夾<sup>○</sup>路之私而取便者曰徑，其共繇而正大者曰術。摧剛爲柔，矯直爲曲者，徑也，非術也。平仲不審乎此，乃懲剛直之取禍，而屈撓以祈合於人主之意欲，於是而任朱能以僞造「天書」進，而生平之玷，不可磨矣。抑亦徒爲妖人大逆之媒，而已且受不道之誅，謫死瘴癘之鄉。則其懲霍光之失者，禍與光等，而汗辱甚焉。術不如其無術，故曰：其悟也，正其迷也。

夫人之爲心，至無定矣。無學以定之，則惑於多歧，而趨蹊徑以迷康莊，固將以蹊徑爲康莊而樂蹈之。故君子不敢輕言術，而以學正其所趨。霍光之無術，非無張禹、孔光之術也。其不學，非不如張禹、孔光之學也。浸令霍光挾震主之威，而藏身於張禹、孔光之術，則抑且爲「僞爲恭謹」之王莽，不待其子而身已膺漸臺之天誅。非唯乖崖不欲平仲之爲此，卽班史亦豈欲霍光之若彼哉？學也者，所以擇

○校記「夾」字作「矣」句讀屬上。

術也，術也者，所以行學也。君子正其學於先，乃以慎其術於後。大學之道，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天下。正身者，剛而不可撓，直而不可枉，言有物而妄，行有恆而不遷，忠信守死以不移，驕泰不期而自遠。光能以是爲術，則雖有芒刺之君，無所施其疑忌；雖有悍妻驕子，不敢肆其凶逆，而永保令名於奕世矣。夫光立非常之功，居危疑之地，唯學可以消其釁。況平仲之起家儒素，進退唯君，無偏上之嫌者乎！伊尹之學，存乎伊訓；傳說之學，存乎說命；周公之學，存乎無逸；召公之學，存乎旅獒。張禹、孔光掇拾舊聞，資其柔佞，以正若彼，以邪若此，善讀書者其何擇焉？平仲怏怏於用舍，一不得當，刑方爲圓，揚塵自蔽，與王欽若、丁謂爲水火，而效其尤。夫且曰吾受教於張公而知術矣。惜哉！其不得爲君子，而自貽竄殛之災。故曰：其悟也，正其迷也。

君子之學於道也，未嘗以術爲諱，審之端之而已矣。得失者，義利之大辨，審之也，毫髮不可以差。貞淫者，忠佞之大司，端之也，跬步不可以亂。祿不可懷，權不可怙，君惡不可以逢，流俗不可以徇，妖妄不可姑爲嘗試，宵小不可暫進與謀。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行之家而家訓修，行之天下而天下之風俗正，行之險阻而險阻平，可榮可悴，可生可死，而心恆泰然。君子之以學定其心而術以不窮者，此而已矣。乖崖之言術者，此也。則意班史之言術者，亦應未遠於此也。平仲所習聞於當世之學者，楊億、劉筠，彼所謂浮華之士也，則固不足以知學者之術矣。惡足以免於疚哉？

## 九

小人之不容於君子，黜之、竄之、誅之，以大快於人心，而要必當於其罪。罪以正名，名以定法，法

以稱情。情得法伸，姦以永懲，天下咸服，而小人亦服於其罪而莫能怨。君子非求免怨於小人也，而怨以其理，則君子固任其愆。且使情不得而怨以其理者勿恤，則深文忤害之門啓，而小人操此術以致難於君子也，靡所不至，遂以召羅織於無窮。故君子之治小人也，至於當其罪而止，而權術有所不用。不得，則姑舍而待其自斃。苟已無愆，得失治亂聽之於理數，不得而無自失，不治而不釀亂，足以自靖而已矣。正大持理法之衡，刑賞盡忠厚之致，不可不慎也。

王曾，宋之君子也。丁謂之爲小人，天下允之，萬世允之者也。真宗崩，嗣君始立，曾與謂分執政柄，兩不相容。謂之怨毒滿天下，公惡徧朝廷，必不容於執政者，可計日待也。卽且夕不可使尸輔弼之權，號於王庭而決去之，亦豈患無辭？曾欲去之，誘謂留身，密陳其惡於沖主，權也；亦權之不詭於正者也。乃以山陵改作，石穴水出，而爲之辭曰：「謂欲葬真宗於絕地，使無後嗣。」致雷允恭於大辟，而竄謂於海外。嗚呼！此小人陷君子之術，而奈何其效之邪？舍其興淫祀、營土木、陷寇準、擅除授、毒民病國、妒賢黨姦之大罪，使不得昭著於兩觀，而以誕妄亡實之疑案，殺不當殺者，以致謂於羽山之殛，則孰得曰曾所爲者，君子之道哉？

移山陵於水石之穴，以爲宜子孫者，司天監邢中和之言也，信而從之者，雷允恭也，謂無能爲異而聽之，庸人之恆態也。苟當其罪以斷斯獄，中和以邪說竄，允恭以黨邪逐，謂猶得末減，而不宜以此譴大臣。曾乃爲之辭曰：「包藏禍心，移皇陵於絕地。」其不謂之深文以陷人也奚辭？夫穿地而得水石，謂非習其術者，而惡能知之？石藏於土，水隱於泉，習其術者，自謂知之，以術巧惑人，實固不能知也。

浸使中和、允恭告曾於石未露水未湧之時，而爲之名曰宜子孫，曾能折以下有水石而固拒之乎？真宗既不葬於此矣，仁宗無子，繼有天下者，非真宗之裔，又豈曾仍用舊穴之罪乎？中和以爲宜子孫，妄也；曾曰絕地，亦妄也。兩妄交爭，而曾偶勝。中和、允恭且銜冤於地下，勿論謂矣。天下之惡謂怨謂，而欲其竄死也，久矣；一聞抵法，而中外交快。乃謂姦邪病國之辜，不昭著於天下以儆官邪，則君子不以爲快。乘母后之怒，以非其罪而死，謂於窮髮瘴癘之鄉，君子且爲謂悲矣。謂以是而竄死，謂之榮也，而曾何幸焉？

嗚呼！宋之以「不道」「無將」陷人於罪罟者，自謂陷寇準始。急絕其流，猶恐不息，曾以是相報，而益長滔天之浸。嗣是而後，章惇、蘇軾黨人交相指摘，文字之疵，誣爲大逆，同文館之獄興，而毒流士類者不知紀極。君非樞禩之子，臣非擁兵擅土之雄，父子兄弟世相及而位早定，環九州以共戴一王，宗社固若盤石，孰爲「無將」？孰爲「不道」？藉懷不逞之心，抑又何求而以此爲名，交相傾於不赦之羅網？曾欲誅逐小人，而計出於此，操心之險，貽害之深，誰得謂宋之有社稷臣哉！其君子，氣而已矣。其小人，毒而已矣。氣之與毒，相去幾何？君子小人之相去，亦尋丈之間而已矣。天下後世之欲爲君子者，尚於此焉戒之哉！

# 宋論卷四

## 仁宗

曹魏嚴母后臨朝之禁，君子深有取焉，以爲萬世法。唐不監而召武，韋之禍，玄宗既靖內難，而後爲之衰止。不期宋之方盛而急裂其防也。

仁宗立，劉后以小有才而垂簾聽政，乃至服袞冕以廟見，亂男女之別，而辱宗廟。方其始，仁宗已十有四歲，迄劉后之殂，又十年矣。既非幼稚，抑匪闇昏，海內無虞，國有成憲，大臣充位，庶尹多才，惡用牝雞始知晨暮哉？其後英宗之立，年三十矣，而曹后挾豢養之恩，持經年之政；蓋前之轍迹已深，後之覆車弗恤，其勢然也。宣仁以神宗母，越兩代而執天下之柄，速除新法，取快人心，堯舜之稱，喧騰今古。而他日者，以挾女主制冲人之口實，授小人以反噬，元祐諸公亦何樂有此。而況母政子政之說，不倫不典，拂陰陽內外之大經，豈有道者所宜出諸口哉？

夫漢、唐女主之禍，有繇來矣。宮闈之寵深，外戚之權重，極重難返之勢，不能逆挽於一朝。故雖

○「母后臨朝」四字刻本闕，據校記補。

○「垂簾聽政」四字刻本闕，據校記補。

骨硬大臣如陳蕃者，不能不假手以行其志。至於宋，而非其倫矣。然而劉后無可奉之遺命，而持魁柄迄於老死而後釋，孰假之權？則丁謂之姦實成之也。謂以邪佞逢君，而怨盈朝野，及此事將變矣，結雷允恭以奉后而覬延其生命，則當國大臣秉正以肅清內外，在此時矣。王曾執政，繫天下之望者不輕。曾無定命之謨，倡衆正以立綱紀，仍假手乞靈於簾內，以竄謂而求快於須臾；劉后又已制國之命，而威伸中外，曾且無如之何。然則終始十年，成三世垂簾<sup>○</sup>之陋，激君子小人相攻不下之勢，非曾尸其咎而誰委哉？曹后之（賊）〔悍〕<sup>○</sup>也，先君慎擇付託之嗣子，幾爲廬房州之續，則劉后之逐宰相者，逐天子之竿也。微韓公伸任守忠之法，而危詞以急撤其簾，浸使如曾，宋其殆矣！韓公一秉道，而革兩朝之弊。後起之英，守成憲以正朝廷，夫豈非易易者？而元祐諸公無懷私之（惡）〔慝〕<sup>○</sup>，有憂國之心，顧且踵曾之失，仍謂之姦，倒授宰制之權於簪珥，用制同異之見於沖人，以不正而臨人使正，不已憯乎！

夫昔之人有用此者，謝安是也。安圖再造之功於外，而折桓氏之權於內；苦勢已重，不欲獨任魁柄，以召中外之疑，貽桓氏以口實。抑恐羣從子弟握兵柄，（泊）〔治〕<sup>○</sup>方州，倚助望以自崇，蹈敦、溫之覆軌。故奉女主以示有所稟，而自保其臣節。元祐諸公，夫豈當此時，值此勢，不得已而姑出於是哉？所欲爲者，除新法也。所欲去者，章惇、蔡確邪慝之鄙夫也。進賢遠姦，除稗政，修舊章，大臣之道，大

○「垂簾」二字刻本闕，據校記補。

○、○ 據校記改。

○ 據校記改。編者按：「泊」疑爲「汨」之誤。

汨，治也。

臣之所得爲也。奉嗣君以爲之，而無可避之權，建瓴之勢，令下如流，何求不得？而假靈寵於宮闈，以求快於一朝，自開釁隙以召人之攻乎？易動而難靜者，人心也。攻擊有名，而亂靡有定之禍，自此始矣。用是術者，自王曾之逐丁謂倡之。韓公矯而正之，而不能保其不亂。邪一中於人心，而賢者惑焉，理之不順，勢不足以有行，而世變亟矣。

夫奉母后<sup>①</sup>以制冲人，逆道也。躬爲天子矣，欲使爲善，豈必不能？乃視若贅疣，別擁一母后<sup>②</sup>之尊，臨其上以相箝束；行一政，曰：太后之憂民也；用一人，曰：太后之任賢也。非甚盛德，孰能忍此？即其<sup>③</sup>盛德，亦未聞天子之孝，唯母命而莫之違也。且以仁宗居心之厚，而全劉氏之恩於終始，其於政事無大變矣。而劉后方殂，呂夷簡、張耒等大臣之罷者七人，王德用、章德象俱以不阿附故，而受顯擢。則元祐諸公推崇高后以改法除姦，而求其志道之伸，保百年之長治也，必不可得矣。太后固曰：「官家別用一番人。」而諸公不悟，盱豫以鳴，曾莫恤後災之殆甚，何爲者也？王曾幸而免此者，仁宗居心之厚，而范希文以君子之道立心，陳「揜小故以全大德」之言，能持其平也。觀於此，而韓、范以外，可謂宋之有大臣乎？

不可拂者，大經也；不可違者，常道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婦道之正也。雖有庸主，猶賢哲婦<sup>④</sup>。功不求苟成，事不求姑可，包魚雖美，義不及賓。此義一差，千塗皆謬，可不慎與！

①、②「母后」二字刻本闕，據校記補。

③校記「其」字作「甚」。

④「猶賢哲婦」四字刻本闕，據校記補。

仁宗之稱盛治，至於今而聞者羨之。帝躬慈儉之德，而宰執臺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夷考宋政之亂，自神宗始。神宗之以興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已〕①亟，下之言治者已煩〔爾〕②。乃〔愈〕其〔臣〕〔召〕③下之煩言，以啓上之佚志，則自仁宗開之。而朝不能靖，民不能莫，在仁宗之時而已然矣。

國家當創業之始，繇亂而治，則必有所興革，以爲一代之規。其所興革不足以爲規一代者，則必速亡。非然，則略而不詳，因陋而不文，保弱而不競者，皆有深意存焉。君德、民心、時會之所湊，適可至於是，既至於是，而亦足以持國於不衰。乃傳之數世而弊且生矣。弊之所生，皆依法而起，則歸咎於法也，不患無辭。其爲弊也，吏玩而不理，士靡而亡實，民驕而不均，兵弛而不振，非其破法而行私，抑沿法而巧匿其姦也。有志者憤之，而求治之情，迫動於上，言治之術，競起於下，聽其言，推其心，皆當時所可厭苦之情事，而釐正之於旦夕，有餘快焉。雖然，抑豈必歸咎於法而別求治理哉？吏玩而不理，任廉肅之大臣以飭仕階而得矣。士靡而亡實，崇醇雅之師儒以興正學而得矣。民驕而不均，豪民日競，罷民日瘠，人事盈虛之必有也，寬其征徭，疲者蘇而競者無所容其指畫④矣。兵弛而不振，籍有而伍無，伍有而戰無，戰爭久息之必然也，無薦賄之將，無私殺之兵，委任專而弛者且勸以疆勁矣。若是者，任得其人，而法無不可用。若十一千百之挂漏，創法者固留有餘以養天下而平其情。匹夫匹婦祁寒暑雨

①、② 據校記增「已」「爾」二字。

③ 據校記刪「俞」字，改「臣」爲「召」字。

④ 校記「指畫」作「兼併」。



之怨咨，猾胥姦民爲鼠爲雀之啄齧，惡足壞綱紀而傷教化。有天下者，無容心焉可矣。

宋自建隆開國，至仁宗親政之年，七十餘歲矣。太祖、太宗之法，敵且乘之而生者，自然之數也。夫豈唯宋祖無文、武之至德，議道之公輔無周、召之弘猷乎？卽以成周治教之隆，至於穆、昭之世，蠅蠹亦生於簡策，固不足以爲文、武、周、召病也。法之必敵矣，非鼎革之時，愈改之，則弊愈叢生。苟循其故常，吏雖貪冒，無改法之可乘，不能託名踰分以巧爲吹索。士雖浮靡，無意指之可窺，不能逢迎揣摩以利其詭遇。民雖彊可凌弱，無以啓之，則無訐訟之興以兩俱受斃，俾富者貧而貧者死。兵雖名在實亡，無以亂之，則無游惰之民以梟張而起，進則爲兵而退則爲盜。唯求治者汲汲而憂之，言治者嘖嘖而爭之，誦一先生之言，古今異勢，而欲施之當時，且其所施者抑非先王之精意；見一鄉保之利，風土殊理，而欲行之九州，且其所行者，抑非一邑之樂從。神宗君臣所夜思晝作，聚訟盈廷，飛符徧野，以使下無法守，開章惇、蔡京燼亂以亡之漸者，其風已自仁宗始矣。前乎此者，眞宗雖有淫祀驕奢之失，王欽若、丁謂雖有貪權惑主之惡，而李太初慎持之於前，王子明謹守之於後。迨乎天聖、明道之間，老成凋謝已向盡矣。僅一直方簡重之李迪，起自遷謫，而任之不專。至若王曾等者，非名節之不矜也，非勤勞之不夙也，以術閒道，以氣矜剛；而仁宗（嘗）〔耽〕受諫之美名，慕恤下之仁聞，欣然舉國以無擇於聽。迨及季年，天章開，條陳進，唯日不給，以取綱維而移易之；吏無恆守，士無恆學，民無恆遵，兵無恆調。所賴有進言者，無堅僻之心，而持之不固；不然，其爲害於天下，豈待熙、豐哉？知治道者，不能不爲仁宗惜矣。

夫秉慈儉之德，而抑有清剛之多士贊理於下，使能見小害而不激，見小利而不散，見小才而無取，見小過而無苛；則姦無所熒，邪無能間，修明成憲，休養士民，於以坐致昇平，綽有餘裕。秦之何強，飲疥癬之疾以五毒之劑，而傷其肺腑哉！故仁宗之所就者，槩可見矣。迹其謀國，則屢敗於西而元昊張，啓侮於北而歲幣增。迹其造士，則聞風而起者，蘇氏父子掉儀秦之舌；揣摩而前者，王安石之徒；習申、商之術；後此之撓亂天下者，皆此日之競進於大廷。故曰神宗之興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者，皆仁宗啓之也。

夫言治者，皆曰先王矣。而先王者，何世之先王也？孔子曰：「吾從周。」非文、武之道隆於禹、湯也。文、武之法，民所世守而安焉者也。孟子曰：「遵先王之法。」周末亡，王者未作，井田學校所宜遵者，周之舊也。官習於廷，士習於學，民習於野；善者其所夙尚，失者其所可安，利者其所允宜，害者其所能勝；慎求治人而政無不舉。孔、孟之言治者，此而已矣。嘖嘖之言，以先王爲口實，如莊周之稱泰氏，許行之道神農，曾是之從，亦異於孔子矣。故知治者深爲仁宗惜也。

### 三

仁宗有大德於天下，垂及今而民受其賜；抑有大弊政以病民者二百年，其餘波之害，延於今而未已。蓋其求治之心已亟，但知之而卽爲之，是故利無待而興，害不擇而起。

其有大德於天下者，航海買早稻萬石於占城，分授民種，是也。其種之也早，正與江南梅雨而相當，可以及時而畢樹藝之功；其熟也早，與深秋霜燥而相違，可弗費水而避亢旱之害；其種之也，田不必

腴而穫不貲，可以多種而無瘠蕪之田，皆其施德之普也。昔者周有天下，既祀后稷以配天，爲一代之祖，又祀之於稷以配社，享萬世之報。然則有明王起，飭正祀典以酬功德，奉仁宗以代周棄而享祀千秋，其宜也。惜乎無與表章者，史亦略記其事而不揄揚其美，則後王之過也。

若其弊之病天下者，則聽西川轉運使薛田、張若谷之言，置交子務是也。交子變而爲會子，會子變而爲鈔，其實皆敝紙而已矣。

古之稅於民也，米粟也，布縷也。天子之畿，相距止於五百里，莫大諸侯，無三百里之疆域；則粟米雖重，而輸之也不勞。古之爲市者，民用有涯，則所（爲）〔易〕者簡；田宅有制，不容兼并，則所齎以易者輕。故粟米、布帛、械器相通有無，而授受亦易。至於後世，民用日繁，商賈奔利於數千里之外；而四海一王，輸於國、餉於邊者，亦數千里而遙，轉輓之勞，無能勝也。而且粟米耗於升龠，布帛裂於寸尺，作僞者湮溼以敗可食之稻麥，靡薄以費可衣之絲帛。故民之所趨，國之所制，以金以錢爲百物之母，而權其子。事雖異古，而聖王復起，不能易矣。乃其所以可爲百物之母者，固有實也。金、銀、銅、鉛者，產於山，而山不盡有；成於煉，而煉無固獲；造於鑄，而鑄非獨力之所能成，薄貲之所能作者也。其得之也難，而用之也不敵；輸之也輕，而藏之也不腐。蓋是數物者，非寶也，而有可寶之道焉。故天下利用之，王者弗能違也。唯然，而可以經久行遠者，亦止此而已矣。

交子之制，何爲也哉？有楮有墨，皆可造矣，造之皆可成矣；用之數，則速裂矣；藏之久，則改制矣。

○據校記改。

以方尺之紙，被以錢布之名，輕重唯其所命而無等，則官以之愚商，商以之愚民，交相愚於無實之虛名，而導天下以作僞。終宋之世迄於〔胡〕<sup>○</sup>元，延及洪、永之初，籠百物以府利於上，或廢或興，或兌或改，千金之費，一旦而均於糞土，以顛倒愚民於術中，君天下者而〔愚〕〔忍〕<sup>○</sup>爲此，亦不仁之甚矣！夫民不可以久欺也，故宣德以來，不復能行於天下。然而餘害迄今而未已，則傷詔祿之典，而重刑辟之條，無明王作，而孰與更始？其害治亦非小矣。

鈔之始制也，號之曰「千錢」，則千錢矣。已而民遞輕之，而所值遞減，乃至十餘錢而尙不售，然而「千錢」之名固〔有〕〔存〕<sup>○</sup>也。俸有折鈔以代米，乃至一石而所折者數錢，律有估物以定贓，乃至數金而科罪以滿貫。俸日益薄，而吏毀其廉；贓日益重，而民極於死。僅一鈔之名〔感〕〔存〕<sup>○</sup>，而害且積而不去，況實用以代金錢，其賊民如彼乎？益之以私造之易，殊死之刑日聞於司寇，以誘民於阱而殺之，仁宗作俑之愆，不能辭矣。

是故君天下者，一舉事而大利大害皆施及無窮，不可不審也。聽言輕，則從善如流，而從惡亦如流。行法決，則善之所及者遠，而惡之所被者亦長矣。以仁如彼，以不仁如此，仁宗兩任之，圖治者其何擇焉？舜之大智也，從善若決江、河，而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以其大智，成其至仁，治道盡此矣。

#### 四

大臣進位宰執，而條列時政以陳言，自呂夷簡始。其後韓、范、富、馬諸君子，出統六師，入參三事，

○ 據校記增。 ○、○、○ 據校記改。

皆於受事之初，例有條奏。聞之曰：「天下有道，行有枝葉，天下無道，言有枝葉。」以此知諸公失大臣之道。而明道以後，人才之寢降，風尚之淺卑，前此者（五）〔呂〕○、李、向、王之風軌，不可復追矣。

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以言者，始進之士，非言無以達其忱，上之庸之，非言無以知其志。故觀其引伸，知其所學；觀其蘊藉，知其所養；非必言之可行而聽之行也。後世策問賢良，科舉取士，其法循此，而抑可以得人；然而不能無不得之人矣。至於既簡在位，或賢或否，則以功而明試之，非以言者之始測於影響，而下亦僅此以爲自效之資也。且夫藉言以爲羔鴈者，亦挾長求進之士爾。其畜德抱道，具公輔之器者，猶不屑此。而況大任在躬，天職與共，神而明之，默而成之者，非筆舌之所能宣，而喋喋多言，以揜力行不逮之愆尤乎？

卽以敷奏言之，射策之士，諫議之官，言不容已也，而抑各有其畔，不可越也。將以匡君之過與？則卽以一德之涼，推其所失而導之以改，無事掇拾天德王道，盡其口耳之所記誦者，馨之於一牘也。非是者，爲鬻才之曲士。將以指政之非與？則卽一事之失，極其害之所至，而陳其所宜，無事旁推廣引，汎及他端之未善，以責效於一朝也。非是者，爲亂政之辯言。將以摘所用之非人與？則卽以一人之罪狀，明列其不可容，無事抑此伸彼，濫及盈廷，以唯吾所欲廢置也。非是者，爲死黨之愴人。將以論封疆之大害與？則卽以一計之乖張，專指而徵其必債，無事臚列兵法，畫地指天，以遙制生殺之樞機也。非是者，爲首禍之狂夫。且夫一言出，而且俟君之行此一言也，則事不宥，而力以暇而有餘。一言

出，而君既行此一言矣，則意相得，而後可因而復進。故志行而言非虛設。行與不行，皆未可必之於君心；姑且言出如哇，而唯恐不充於幅，誠何爲者？況乎一人之識，以察一理，尙慮其義不精，而害且伏於其隱。乃擲管經營，旁搜雜引，舉君德、民情、兵、農、禮、樂、水、火、工、虞，無涯之得失，窮盡之於數尺之章疏。才之果勝與？念之果周與？發果以誠，而行果無不得與？問之心，而固不能自信；按之他日，而已知其不然。徒爾洋洋娓娓，建瓴傾水而出之，不少待焉；不忤之口，莫知其咎，亦孔之醜矣。則在懷才初進之士，與職司言責之臣，猶不可不慎也。而得君已深，歷任已夙，居密勿以靜鎮四海者，尤勿論矣。

明道以後，宰執諸公，皆代天工以臨羣動者也。天下之事，唯君與我坐而論之，事至而行之，可與則興之已耳，可革則革之已耳。唯道之從，唯志之伸，定命以辰告，不崇朝而徧天下，將何求而不得？奚待煩言以聳衆聽？如其微言而不悟，直言而不從，欲行而中沮，欲止而旁出；則有引身以退，免疚惡於寸心，而不待暴白以號於人曰：「吾已縷析言之，而上不我庸也。」此宰執大臣所以靖邦紀而息囂凌之樞要也。在昔李太初、王子明以實心體國，奠七十餘年社稷生民於阜安者，一變而爲尙口紛呶之朝廷，搖四海於三寸之管，誰尸其咎？豈非倡之者在堂皇，和之者盡士類，其所繇來者漸乎！宰執有條奏矣，侍從有條奏矣，庶僚有條奏矣，有司有條奏矣，乃至草茅之士，有喙斯鳴，無不可有條奏矣。何怪乎王安石之以萬言聳人主，俾從己以顛倒國是；而遠處蜀山聞風躍起之蘇洵，且以權謀僭險之術，習淫遁之文章，售其尉繚、孫臏之詭遇，簧鼓當事，而熒後世之耳目哉？

姚元之之以十事要玄宗也，在未相之先，謂不可行而已不敢相也，是亦慎進之一術也。既已爲相，則唯其行之而無復言矣。陸敬輿之詳於論事也，一事竟而又及一事，因時之迫以荅上問，而非闊（遠）〔遠〕○迂疏以侈文章之富也。幸執之道，司聽言以待黜陟耳，息浮言以正人心耳。言出而行澆○，言長而忠薄，言之不已，而國事不可爲矣。讀者惑焉，詫爲盛美，違山十里，螻蛄猶聞，東宋人章奏於高閣，學術治道庶有瘥焉。俗論不然，宜中國之日疲以蹙也。

五

仁宗之生，以大中祥符三年，歲在庚申，及嘉祐二年乙酉，二十有六年，擬之於古，未逮乎壯有室之齒也。曹后之立，未及期月，則皇子之生，非所絕望。乃育英宗於宮中，使后拊鞠之。嗚呼！念宗社之重而忘私，是豈非能爲人之所不能，足爲萬世法者哉！

三王以後，與子之法立，苟爲適長，道不得而廢焉。漢明雖賢，光武猶謂失德；晉惠雖闇，武帝不任其愆。故三代有豫教之法，盡人之所可爲，而賢不肖治亂安危舉而聽之於天，亦且無如之何矣。乃無子而嗣未有定，以及乎危病之際，姦人婦寺挾私意以援立庶支，市德居功，而倒持魁柄，漢唐之禍，率緣此而興。其近正者，則辨昭穆，審親疏，弟與從子以序而登，斯亦可以止爭而靖國矣。而於帝王慎重天位之道，固未協也。夫唯適長之不容變置，爲百王之成憲，而賢不肖非所謀耳。無子而授之同產之弟與從子之長，古未有法，道無可執。則天既授我以選賢而建之權，如之何不自化裁，可諉諸後以任臣僚

○據校記改。

○校記「澆」字作「撓」。

之扳立邪？英宗方四歲而鞠之宮中，察其情志，審其器量，遠其外誘，習其家法，而抑受恩勤之德於中宮。他日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近不慧，大者可也。」帝之留心於國本，非一日矣。范、富、包、文、司馬雖心是其請，且不欲授以援立之權，獨託腹心於韓公，然抑聞命而始請其名，前此者亦未敢有所擬也。則熟籌密運於一人之心，又豈姦邪之得窺伺哉？

在禮有之曰：「爲人後者爲之子。」非盡人無子而必爲立後也。自大夫以上，有世祿、食采邑、建祖廟者，達乎天子。苟無子而必有後，則三代之興<sup>○</sup>，雖無子而固有子。豫立之典，雖不見於史策，而爲後之文推之，則苟有有世守，無無子者，必有子，而與子之法固不以無出而廢也。抑在禮有之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墓。」本非墓而加以墓之謂也。若以親疏序及，而所立者從子之長，則所生父母雖降，而固有叔父之親，不必加隆而固服墓。「然」<sup>○</sup>則功總以降之族子，但使溫恭之度形於早歲，皆擇養而豫教之，無問親疏亦明矣。漢、唐之君，輕宗社而怙其專私，未有能者。仁宗慮之早而斷之決，以定百王之大法。於是高宗有所稟承，遠立太祖之裔孫，而本支不敢妄爭，臣民欣爲推戴，兩宮全其慈孝，社稷賴以小康，皆仁宗之貽謀爲之先導也。

雖然，義隱於三代，而法沮於漢、唐，仁宗勦起而決策，以至正之舉，而有非常之疑，故任守忠惑曹后以起釁，而仁宗無慮也。有韓公在，制守忠之死命，而曹后黜於其義也。高宗無可恃之大臣矣，於是而內禪以定其位。然則心苟無私，變通在我，居天位之尊，承皇天之命，仰先祖之靈，奉名義之正，無志

○校記「興」作「與子」二字。

○據校記增。



不可行，無謀不可定。何畏乎（命異）〔僉壬〕<sup>⊖</sup>，何憂乎事變哉？

六

朋黨之興，始於君子，而終不勝於小人，害乃及於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於熙、豐，交爭於元祐、紹聖，而禍烈於徽宗之世，其始則景祐諸公開之也。

國家剛方挺直之正氣，與敦龐篤厚之醇風，竝行而不相悖害。大臣任之，而非但大臣任之也。人主平其情，以不迫行其用舍，慎其聽，以不輕動於人言；則雖有小人，不傷君子，其有君子，不患其有小人；而國是貞矣，而囂凌息矣。前乎景祐者，非無丁謂、王欽若之姦佞也。而王旦沮欽若之登庸，馬知節折欽若之匿奏，張詠且死請戮尸以質丁謂之頭，李迪誓死而斥丁謂之姦，王曾且獨任竄謂之舉，而不勞廷臣之交擊。故欽若、謂非無邪黨，亦以訐訟不行，而但偷容容之福；胡旦、霍馬周、梅詢、曾致堯之徒，或乍張而終替，或胸縮而不前。蓋大臣以國之治亂、人之貞邪，引爲己任，而不匿情於且吐且茹之交，授發姦摘伏之權於銳起多言之士。故剛而不撓，抑重而不輕，唯其自任者決也。而天子亦不矜好問好察之名，聞人言而輕爲喜怒。則雖有繁興之衆論，靜以聽君相之從違，自非田錫、孫奭任諫諍之職者，皆無能騁其辯也。

好善則進之，惡惡則去之，任於己以持天下之平者，大臣之道也。引之不喜，激之不怒，居乎靜以聽天下之公者，天子之道也。而仁宗之世，交失之矣。仁宗之求治也急，而性情之所偏倚者，寬柔也。

⊖ 據校記改。

寬柔者之能容物，人所知也。寬柔者之不能容物，非知道者不知也。至於前而有所稱說，容之矣，未遽以爲是，未遽以爲非也。容之容之，而言者至，則辯言者且將怒其所必怒，而終不能容。夫苟樂求人言，而利用其臧否，則君子小人莫能自必，而特以議論之短長爲興廢。於是而小人之黨，競起爭鳴；而自附於君子之華士，抑綽約振迅，飾其文辭，以爲制勝之具。言滿天下，蔚然可觀，相傳爲不諱之朝。故當時士民與後世之聞其風者，所甚歆仰於仁宗，皆仁宗之失也。於是而宋興以來敦龐篤厚之風，蕩然不足以存矣。

抑考當時之大臣，則者舊已凋，所僅存者，呂夷簡爾。夷簡固以訕之怒、逐之不恥、爲上下交順之術，而其心之不可問者多矣。其繼起當國能守正而無傾險者，文彥博（參〔也〕）○，而亦利用夷簡之術，以自挫其剛方之氣；乃恐其志不足以行，則旁求助於才辯有餘之士，羣起以折異己而得伸。韓、富、范、馬諸公，雖以天下爲己任，而不能自超出於此術之上。於是石介、蘇舜欽之流，矯起於庶僚，而王素、唐介、蔡襄、余靖一唱百和，唯力是視，抑此伸彼，唯勝是求。天子無一定之衡，大臣無久安之計，或信或疑，或起或仆，旋加諸膝，旋墜諸淵，以成波流無定之字。熙、豐以後紛呶噂沓之習，已早見於此，而君猶自信曰：「吾能廣聽。」大臣且自矜曰：「吾能有容。」士競習於浮言，揣摩當世之務，希合風尚之歸，以顛倒於其筆舌；取先聖之格言，前王之大法，屈抑以供其證佐。童而習之，出而試之，持之終身，傳之後進，而王安石、蘇軾以小有才而爲之領袖，皆仁宗君相所側席以求，象成其毛羽者也。乃至

○ 據校記改。

呂惠卿、鄧綰、邢恕、沈括、陸佃、張耒、秦觀、曾鞏、李廌之流，分朋相角，以下逮於蔡京父子，而後覆敗之局終焉。嗚呼！凡此皆警捷者，皆李沆、王旦所視爲土偶，任其擲棄山隅，而不使司禍福者也。而仁宗之世，亟導以興。其剛方也，非氣之正也。其敦篤也，非識之定也。置神器於八達之衢，過者得評其長短而移易之，日刻月敝，以抵於敗亡。天下後世猶獎其君德之弘，人才之盛，則知道者之希，知治者之無人，抑今古之有同悲矣！

按仁宗之世，所聚訟不已者，呂夷簡、夏竦之進退而已。此二者者，豈有丁謂、王欽若蠹國殃民已著而不可揜之惡哉？夷簡之罪，莫大於贊成廢后。后傷天子之類，固不可以爲天下母，亦非甚害於大倫。竦之惡莫大於重誣石介。而介之始進而被黜，以爭錄五代之後，亦宋忠厚之澤過，而無傷於教化；矜氣以爭，黜之亦非已甚。而范、余、歐、尹遽羣起以去國爲高，投滴水於沸油，燄發而莫之能遏。然則呂、夏固不足以禍宋，而張逐虎之網，叫呼以爭死命於麀兔，何爲者邪？天子不慎於聽言，而無恆鑒；大臣不自秉國成，而獎浮薄；一彼一此，以氣勢爲榮枯，斯其以爲宋之季世而已矣。讀其書，言不可勝求也；聞其名，美不可勝傳也。卽而察之，外疆而中枯；靜而診之，脈浮而筋緩；起伏相代，得失相參。契丹脅之，而竭力以奉金縢；元昊乘之，而兵將血於原野。當時之效，亦可睹矣，奚問後世哉！

## 七

〔言〕〔古〕○者人得進諫於君，而諫無專官，不欲天下之以言爲尙也。聖王樂聞天下之言，而惡天下

○據校記改。

之以言爲尙；上下交責於己，而不攻人以求勝；治之所以定，功之所以成，俗之所以淳，亂之所以訖也。諫之有專官，自蕭梁始，而唐因之。諫有專官，則以言爲職矣。以言爲職，則以言爲尙矣。以言爲職，欲無言而不可；以言爲尙，求所以言者，但可言而卽言之。於是進不撓於理，退不信於心；利其所病，病其所利，賢其所不肖，不肖其所賢；時之所趨，意之所動，聞見之所到，曲折以斬乎工，矯揉以成其是；科條繁而搏擊驚，枝葉盛而蔓延張，唯其所尙，以稱其職，無不可言也。易曰：「亂之所繇生，則言語以爲階。」職此謂矣。

乃唐之有專官也，隸於門下省，則與宰相爲僚屬，而聽治於宰相，法猶善也。所以然者，天子之職，論相而已矣。論定而後相之，既相而必任之，不能其官，而唯天子進退之，舍是而天子無以治天下。夫天子無以博察乎人之賢姦而悉乎民之隱志，唯此一二輔弼之臣寄以子孫黎民者，爲其所謹司。然而弗能審焉，則天子無以爲天下君。若夫必置諫官以贊其不逮者有故：大臣者，一諫而善道之，再諫而昌言之，三諫而危言之，然而終不庸焉，則引身以退，大臣之道也。故唯宗社安危，賢姦用舍，生民生死之大小，宰相執之，以弼正天子之愆，而自度其去就。若夫天子一言之不合，一動之不臧，好尙之不端，喜怒之不節，見端於微，未形於大，宰相屑屑然以力爭，爭而不從，不從而不去，則辱其身；不從而急去，則遺其君。故宰相必靳於其小，而以封駁爭論之權授之諫官，而後宰相得以持其大，而爲進退之大經。故唐之制猶善也。

○校記「到」字作「剽」字。

宰相之用舍聽之天子，諫官之予奪聽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則舉而聽之諫官，環相爲治，而言乃爲功。諫官者，以繩糾天子，而非以繩糾宰相者也。天子之職，止此一二日侍密勿心膂之大臣，弗能抉擇而委之諫官，則天子曠矣。天子曠而繁言興，如是不亂者，未之或有。仁宗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曰：「使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嗚呼！宋以言語沓興，而政紊於廷，民勞於野，境蹙於疆，日削以亡，自此始矣。

且夫宰相之非其人，有自來矣。上之所優禮而信從者，必其所喜者也。下之詭遇而獲上之寵任者，必上之所敬者也。上喜察察之明，則苛煩者相矣。上喜响响之恩，則柔茸者相矣。上貪黷武之功，則生事者相矣。上利錙銖之獲，則培克者相矣。上耽宴安之逸，則擅權者相矣。上逐聲色之欲，則導淫者相矣。上惑佛老之教，則妖妄者相矣。上寄耳目於宦寺，則結奄豎者相矣。上委國政於妃嬪，則交宮禁者相矣。天下不患無君子，而不能獲上於所不好。天下不能無小人，而不能惑上於無所迷。故諫官以其犯顏無諱之危言，繩之於早，糾之於微，則木不腐而蠹不生，形不污而影不黯，宰相之可否，入明鑑之中，莫能隱蔽。又豈待諫官之毛舉細過以加其上，而使不足以有爲乎？

是道也，自天子以至於修士，未有不以此爲聽言之經者也。言之益也，在攻其過，而詔以其所不知。然而有辨矣。或聽言而悟，或聽言而迷。剛復以自用，則禍至而不知。無主而聽熒，則釁生於不審。故曰樂聞天下之言，而惡天下之以言爲尙。道之迹相背而實相成者，唯君子能辨之。

有言於此，攻己之失而盡其辭，君子之所樂也。言雖不當，抑必有當焉者矣。卽無所當，而不欲拒

之以止人之忠告也。有言於此，攻人之失而發其隱，君子之所惡也。言雖非私，必有私者伏矣。卽果無私，而不欲行之以啓人之訐謗也。故君子之聽言，止以自攻。

豈徒天子之於宰相爲然邪？百執之得失，有司之功罪，司憲者治之矣。天子以含弘之德臨其上，育其才而進之以所未逮。人乃以自勸於修爲，而樂效其職。而越位以持人之短長者，矯○舉纖芥，摘發暮夜，以敗人之名節而使自棄，固明主之所必遠。

抑豈徒天子之聽諫官爲然邪？庶士之族，亦有親疏，閭里之交，亦有比耦；其離其合，自以其倫而爲厚薄。而浮薄之士，喜談臧否者，攻其所不見，述其所未聞，以使猜疑，固修士之所必絕。

且豈徒攻人之過以相排陷者爲然邪？朝則有章，家則有法；先王之精意，不可以小利疑其不宜；先正之格言，不可以私心度其未至。而（積）〔稱〕○引繁雜，瑣陳利害，快愚賤之鄙心以要譽，乘時勢之偶然以改圖。一人之識，而欲盡天下之理；一端之得，而欲強百致之齊。憑臆見以虧短成法，倚古語以譏駁時宜，言不如其心，心不如其理，窮工極變，以盡人心而亂常道。尤有道者之所必絕，而不使敢干。

夫君子所樂聽人言者，嗜欲之不戢，器識之不弘，學問之不勉，好尚之不端，喜怒之不節，動止之不莊，出話之不正。勿憚我之威，勿疑我之拒，勿薄我爲不足言，勿恕我以姑有待。如石攻玉，必致其精；如繩裁木，必壹於正。則薰沐以求之，拜稽以受之，而唯恐其易盡。如其剛直之氣，不加以我而加人，則小臣僕妾且將不可以一言入而刑賞及之，況僅此一二坐論之元臣，而授榮辱之大權於悠悠之心

○校記「矯」作「摘」，古通用。

○據校記改。

口哉？

自仁宗之爲此制也，宰執與臺諫分爲敵壘，以交戰於廷。臺諫持宰執之短長，以驚擊爲風采，因之廷叱大臣以辱朝廷，而大臣乃不惜廉隅，交彈而不退。其甚者，有所排擊以建其所欲進，而巨姦且託臺諫以登庸，害乃伏於台輔。宰執亦持臺諫之短長，植根於內庭，而假主威以快其報復。於是或竄或死，乃至褫衣受杖，辱當世之士，而好名者且以體膚之傷毀爲榮。其甚者，布私人、假中旨、以居掖垣，而自相攻擊，害又中於言路。季世之天下，言愈長，爭愈甚，官邪愈侈，民害愈深，封疆愈危，則唯政府諫垣不相下之勢激之也。仁宗作法之涼，延及五百年而不息。求如唐之諫官宰相同寮而不憂其容隱者，且不可得。況古之無人不可諫，用匡君德，而不以尙口爲習俗者，養敦龐剛正之元氣以靖邦家，其得失豈尋丈之閒哉？

自仁宗之爲此制也，呂夷簡卽以逐孔道輔等十人，而余靖、孫沔旬日再竄。廷臣水火之爭，迄於徽、欽，無日無人不爭爲鼎沸。論史者猶以爲善政，則甚矣一曲之士，不足與言治道也！

### 八

元昊之必反，弗待其後事而知之。今立於五百年之餘，不揣而信其必然，況當日乎？粵自繼遷之死，子弱國危，弗能制其死命，漫曰以恩致之，實則輸錦綺以獻笑，丐其不相凌暴而已。於是而西陲撤備，將帥戢身，戍兵束手者，垂三十年，而昊始反。計德明之世，無亡矢折鏃之患，擁鹽池苑馬之資，藉中國金縢之利，休養其人，以稟岸於河山險固之地，雖微元昊，且將鷹飽而飛；況昊以雄狡之才，中國久在

其目中，而欲使弭耳以馴於桀也，庸可得乎？

於是而宋所以應之者，固宜其茫然也。种氏以外，無一人之可將，中樞之地，無一策之可籌。僅一王德用之擁虛名，而以「貌類藝祖，宅枕乾岡」之邪說搖動之，而不安於位。狄青初起，抑弗能乘其朝氣，任以專征，不得已而委之文臣。匪特夏竦、范雍之不足有爲也。韓、范二公，憂國有情，謀國有志，而韜鈴之說未嫻，將士之情未浹，縱之而弛，操之而煩，慎則失時，勇則失算。吟希文「將軍白髮」之歌，知其有弗獲已之情，四顧無人，而不能不以身任。是豈足與狡詐凶橫之元昊爭生死者哉？其所用以直前者，劉平、石元孫、任福闖茸輕脆之夫也。則昊之不能東取環、延，南收秦、隴，以席捲關中者，幸其無劉淵、石勒之才也。

故韓、范二公之任此，良難矣。三十年間，執國柄以贊廟謨者誰邪？李沆四方艱難之說，無可告語，而僅以屬之王旦，旦亦弗能效也。曹瑋憂元昊之狀貌非常，不得昌言，而僅以語之王讓，讓固弗能信也。君飾太平以誇驕虜，臣立異同以爭口舌，將畏猜嫌而思屏息，兵從放散而恥行杖。率不練之疲民，馭無謀之蹇帥，出入於夏竦、王恂之間，呂夷簡復以疲痺任心膂而可否其上，才即倍蓰於二公，亦弗能振宿萎之枝，而使翹然以起。則不能得志於一戰，而俛首以和終，無足怪者。

乃以其時度其勢，要其後效，宋之得免於危亡也，二公謀異，而范公之策愈矣。任福之全軍覆沒也，范公過信昊之可撫而墮其術中也。韓公力主進兵會討，策昊之詐，而自戒嚴以行邊，則失在范，而韓策爲長。然范之決於議撫者，度彼度此，得下策以自全者也。



古今有定勢焉，弱者不可驟（勝）〔張〕<sup>①</sup>而疆，疆者可徐俟其弱。故有不必危亡之勢，而自貽以危亡者，以不可張之弱嘗試而爭乍張之疆也。夫前之自萎以積弱而養吳之疆者，已如彼矣。然彼雖疆，而未嘗無所憚也。以一隅而敵天下，則貧富不相若。以孤軍而抗天下，則衆寡不相若。內患未起，而人利於安存，則撼我也難。內治猶修，而人不思外附，則誘我也無術。固本自疆，以待其疲，猶足恃也。而無識者，蹶然而起，以希非望之功。驅積衰之衆，糜無益之財，投進有<sup>②</sup>可前，退有可卻之散地，挑進則利，卻則死（於）〔之〕<sup>③</sup>狡寇，姑與薄侵其邊疆，而墮其陷阱。一嘗之而敗矣，彼氣增而我氣折矣。再嘗之、三嘗之，而無不敗矣，彼氣彌增而我氣折盡以無餘矣。彼固未能如是其勇，我以勇貽之也。我且未必如是其怯，自教吾人以怯也。前之有所憚者，無可憚矣。有所疑者，無可疑矣。則雖有勇將勁兵以繼其後，彼且無所懼，奮死以相搏，而勢終不敵。元魏之於六鎮，契丹之於女直，女直之於蒙古，皆是也。不然，以土地甲兵芻糧之富，率有餘之衆，衛久立之國家，以捍乍興之小醜，奚其不敵，而瓦解以亡哉？

使如韓公徇夏竦之策，併數路之兵，同出一道，用爭勝負，人懷異心，而投之虜穴。彼盡銳以攻其瑕，一將劔而全軍駭潰，內地更無堅守有餘之兵，豈徒鄜、延、涇、原之不可保哉？關中糜爛，而汴、雒之憂亦棘矣。范公之鎮延州也，興營田、通斥候，修堡砦，种世衡城青澗以相策應，緩夏竦之師期，按兵不動，以觀其釁。使得如公者以終其所爲，財可充，兵可用，〔衛〕〔將〕<sup>④</sup>可擇，俟之俟之，元昊死，諒祚弱，

① 據校記改。

② 校記「有」作「不」。

③、④ 據校記改。

無難折箠以收爲外臣。卽未能然，而不驅嘗試之兵，送腰領以增其驕悍，金城屹立，士氣猶存，元昊雖疆，卒不能渡河而有尺土。此范公之略，所繇愈於韓公者遠也。

可移者石也，不可移者山也。無土以障之，則河不決；無水以濺之，則油不炎。使漢高以武帝之兵臨冒頓，則漢必危；抑使楊鎬、王化貞以范公之策保瀋、遼，則國必不斃。是道也，持於積弱之餘，而以其救其失者也。急庸人之所緩者，建威之弘略；緩庸人之所急者，定傾之成算。無事而嬉於堂，聞變而闕於市，今古敗亡之券，可不鑿諸！

## 九

人之不能有全才也，唯其才之有所獨優也。才之所規，遂成乎量。才所獨優，而規之以爲量，則量窮於所規，規之內有餘，而規之外不足。嗚呼！夫孰知不足者之能止於其分，而無損於道；有餘者求盈於所規之外，治之而實以紛之也。觀於韓、范二公可見矣。

韓公之才，磊落而英多，任人之所不能任，爲人之所不敢爲，故秉正以臨險阻危疑之地，恢乎其無所疑，確乎其不可拔也。而於纖悉之條理，無曲體求詳之密用。是故其立朝之節，直以伊、周自任，而無所讓。至於人官物曲之利病，吉凶變動之機宜，則有疏焉者矣。乃以其長用之於短，其經理陝西也，亟謀會師進討，而不知固守以待時；多刺陝西義勇，而不恤無實而有害；皆用其長而詘焉者也。若法度、典禮、銓除、田賦，皆其所短者。而唯其短也，是以無所興革，而不啓更張之擾。

而范公異是。以天下爲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則憂之亟。故人之貞邪，法之疏密，窮簷之疾苦，

寒士之升沈，風俗之醇薄，一繫於其心。是以內行修謹，友愛施於宗族，仁厚式於鄉閭，唯恐有傷於物，而惡人之傷（而）○物也獨切。故以之驅戎，無徼功之計，而致謹於繕修自固之中策。唯其短也，而善用之，乃以終保西陲，而困元昊於一隅。若其執國柄以總庶務，則好善惡惡之性，不能以纖芥容，而垂議更張；裁倖濫，覈考課，抑詞賦，興策問，替任子，綜覈名實，繁立科條，一皆以其心計之有餘，樂用之而不倦。唯其長也，而亟用之，乃使百年安靜之天下，人挾懷來以求試，熙、豐、紹聖之紛紜，皆自此而啓，曾不如行邊靜鎮之賴以安也。

繇是觀之，二公者，皆善用其短，而不善用其長。故天下之不用所長而成乎悔吝者，周公而後僅○見其人也。夫才之所優，而學亦樂赴乎其途；才既優之，學且資之，喜怒亦因之而不可遺○。喜（心）〔怒〕○既行，而物之不傷者鮮矣。才注於斯，學效於斯，喜怒循斯以發，量之所規，不能度越乎斯，而欲以此槩及乎規之所不至；則何如不足其所不足者，上忧心於天時，下增疑於物理，謹以待物之至，而治之以時，使可受益於天人，而量固未嘗不弘遠也。

才之英發者，擴而充之，而時履於危，危而有所懲則止。故韓公之於西夏，主戰而不終，其刺義勇也，已敵而終改。若其折母后，定儲位，黜姦奄，匡幼主，無所三思以直行其道，則正以不勞形忧心於細故，而全其大勇。而范公憂之已急，慮之已審○，乃使纖曲脂韋○之士，得依附以售其術，固自天下已

○ 據校記刪。

○ 校記「僅」作「未」。

○ 校記「遺」作「遏」。

○ 據校記改。

○ 校記

「審」字作「密」。

○ 校記「脂韋」二字作「惛躁」。

任之日，極其量而不得有餘矣。

苟爲君子，則必知所敬矣。才所不足，敬自至焉。才所有餘，不覺其敬之弛也。唯其敬也，是以簡也。才所有餘者，欲簡而不能。才所不足者，欲不簡而不得。簡之必敬，敬則不容不簡。以此而論二公，韓之蔽於所長者僅也，而范公已甚矣。天章閣開之後，宋亂之始也。范公縝密之才，好善惡惡之量爲之也。是以縝密多知之才，尤君子之所慎用也。

## 一〇

科舉試士之法有三：詩賦也，策問也，經義也。宋皆用之，（並）〔互〕○相褒貶，而以時興廢。夫此三者，略而言之，經義尙矣。策問者，有所利用於天下者也。詩賦者，無所利用於天下者也。則策問之賢於詩賦，宜其遠矣。乃若精而求之，要歸而究之，推以古先聖王涵泳之仁、濯磨之義，則抑有說焉。

經義之制，自唐明經科之帖經始。帖經者，徒取其記誦，則其待士者已末矣。引而伸之，使演其精意，而著爲經義，道之所以明，治之所以定，皆於此乎取之。抑使天下之士，成童以後，日紬繹於先聖之遺書，以厭飫於道腴，而匡其不軌。故曰經義尙矣。然而不保其不敝者，習之斯玩之，玩之斯侮之，以仁義中正之格言，爲弋利掠名之捷徑。而支離者旁出於邪，疲茸者偷安於鄙，彫繪者巧亂其真，拘攣者法傷其氣，皆所謂侮聖人之言者也。則明經而經以晦，尊經而經以褻，未流之所必趨；糾之以法，而法愈以錮人之心。是其爲弊也，已弊而後知之，未弊之前，弊伏而不覺。故君子不能豫度士風之日偷，而

○據校記改。

廢之於先。

而弊之顯著於初者，莫詩賦若也。道所不謀，唯求工於音響；治所勿問，祇巧繪其鶯花。其爲無所利用於天下也，夫人而知之，夫人而能言之，則固不得與策問爭長矣。策問之興，自漢策賢良始。董仲舒天人之對，歷數千年而見爲不刊。嗣起者，競起以陳當世之務，爲得爲失，爲利爲病，爲正爲邪，爲安爲危，人百其言，言百其指，以爭效之於天子。天子所求於士以共理天下者，正在於斯。以視取青妃白之章，不亦遠乎！然爲此說者，抑未體乎先王陶淑之深心，以養士習，定國是，知永終之敝，而調之於早者也。

夫先王之造士，豈不欲人抒其規畫以贊政紀哉？乃漢之始策賢良也，服官之後，品行已微，成績已著，三公二千石共保其爲醇篤之儒，而後策之。始進之士，固不以此爲干祿之徑，而自獻以言，夫亦有深意存矣。道莫亂於多歧，政莫紊於爭訟，士莫惡於揣摩天下之形勢而思以售其所欲爲。夫苟以策問進之，則士皆於策問習之。陳言不適於時，則倚先聖以謹其迂；邪說不準於理，則援往事以文其悖。足未越乎閭門，而妄計九州之盈詘；身未試乎壁壘，而輒爭一綫之安危。於是詭遇之小夫，心胥史之心，學幕賓之學，依附公門以察其條教，窺探時局以肆其褒譏。人希范、蔡之相傾，俗競儀、秦之互辯，而淳龐簡靜之休風，斬焉盡矣。其用也，究以無裨於用也；其利也，乃以成其害也。言詭於下，聽煢於上，而民不偷、國不仆者，未之有也。

且夫詩賦，則亦有所自來矣。先王之教士而升以政也，豈不欲規之使圓，削之使方，弊之使必正，束之使必馴，無言而非可用，無動而非可法，俾皆莊肅如神，乾惕如戰，勤敏如疾風，纖密如絲雨，以與

天下相臨，而弘濟艱難哉？然而先王無事此也。幼而舞勺矣，已而舞象矣，已而安絃操縵矣。及其成也，賓之於飲，觀之於射，旅之於語，泮澳夷猶，若將遠於事情，而不循乎匡直之教。夫豈無道而處此？以爲人之樂於爲善而足以長人者，唯其清和之志氣而已矣。不使察乎天下之利，則不導以自利之私；不使揣於天下之變，則不動其機變之巧；不使計夫天下之慮，則無餘慮之伏於心；不使測夫天下之情，則無私情之吝於己。盪而滌之，不以鄙陋愁其心；泳而游之，不以紛拏鼓其氣。養其未有用之心，爲有用之圖，則用之也大；矜其無可尚之志，爲所尚之道，則其所尚也貞。詠歌愾歎於人情物態之中，揮斥流俗以游神於清虛和暢之宇。其賢者，進於道，而以容四海、宥萬民、而有餘裕；不肖者，亦斂戢其喬野鷲攫之情，而不操人世之短長，以生事而賊民。蓋詩賦者，此意猶存焉。雖或沈溺於風雲月露之間，茫然於治理，而豈掉片舌、舞寸管，以倒是非、亂綱紀，貽宗社生民之害於無已哉？

繇此言之，詩賦之視經義弗若也，而賢於策問多矣。范希文奮起以改舊制，於是而浮薄之士，爭起而習爲揣摩。蘇洵以孫、吳逞，王安石以申、商鳴，皆持之以進；而爲之和者，實繁有徒，以裂宋之綱維而速墜。希文之過，不可辭矣。若乃執政之黨人，摘策問之短，爲之辭曰：「詩賦聲病易考，策論汗漫難知。」此則卑陋已極，適足資希文之一笑而已。

一一

上書糾察之言，有直，有佞，有姦。是天下之公是，非天下之公非，昌言而無諱者，直也。迎時之所是而是之，不顧其非；迎時之所非而非之，不恤其是；曲言而善辯者，佞也。是天下之公非，非天下之公

是，大言以脅上者，姦也。要其所言者，必明察其短長。或以爲病國，或以爲罔上，或以爲侵權，或以爲廢事，引國計之瀕危，指登進之失序，自言妨忌者何人，直摘失謀者何事，乃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雖佞且姦，亦託之愛君憂國之直，而不避怨以相攻擊，則人君爲其所動也，亦有繇矣。

乃三者之外，有妖言焉。非徒佞也，非徒姦也，託之於直，以毀傷人之素履，言一發而無可避、無可辯也。若是者，於草爲葦，於蟲爲蛾，於鳥爲鵬，於獸爲狐。風一倡<sup>⊖</sup>，而所號爲君子者，亦用其術以加之小人，而不知其不可爲也。則其爲妖也，不可辭矣。凡爲此言者，其大端有四：曰謀爲叛逆，曰詛呪誹謗，曰內行不修，曰暗通賄賂。嗚呼！使直不疑，陳平不遇明主，則廢鋼終身；狄仁傑非有幸，則族滅久矣。不幸而爲其所惑也，君以殺其體國之臣，父以殺其克家之子，史氏且存其說，以汙君子於蓋棺之後。自春秋以來，歷漢、唐而不絕，猶妖鳥鬻狐之不絕於林莽也，而宋爲甚。王拱辰之以陷蘇舜欽，搖杜衍也，丁謂之以陷寇準也，夏竦之以陷石介及富弼也，蔣之奇之以陷歐陽修也，章惇、蘇軾之以互相陷害，莫非妖也。加之以「無將」之辟，則曰密謀而人不覺。汙之以帷薄之愆，則曰匿醜而跡不宜。誼之以誹謗，則文字皆索瘢之資。許之以關通，則禮際亦行私之迹。辱之以贓私，則酒漿亦暮夜之投。人所不能言者言之矣，人所不敢言者言之矣，人所不忍言者言之矣。於國計無與也，於官箴無與也，於民瘼無與也，於吏治無與也。大則施以覆載之不容，細亦被以面目之有覩。傾耳以聽道路之言，而藏身託於風聞之誤。事已白，而自謂責備之嚴；事無徵，而猶矜誅意之效。無所觸而興，是怪鳥之啼於坐

⊖ 校記「倡」字下有「而無所訖」四字。

隅也。隨其影而射，是蠶蟲之藏於深淵也。雖有曲謹之士，無得而防；雖有善辯之口，無從而折。昏蠹起而眉目不辨，疫厲興而沿染無方，亦且終無如之何矣。

嗚呼！苟有明君，亦豈必其難辨哉？天下方定，大位有歸，懷逆何望也？君不殺諫臣，士不惜直言，誹謗何爲也？既以登朝，誰能拒戚畹近信而弗與接也？時方暇豫，誰能謝燕游歡笑而無所費也？至於宗族有讒人，而小缺在寢門，則聞言起。婢妾有怨望，而嫌疑在效笑，則醜詆宣。明主相信以

相，知以大節，度以勢之所屈，揆以理之所無；則密陳之而知其非忠，斥言之而知其非直，面相質君子之自愛，且代爲之慙，而恥與之爭。若夫人之爲賢爲姦，當其舉之於鄉，升之於朝，進而與獨契之知，衆論之定，已非一日；何待怨隙開而攻擊逞，乃俟宵人之吹索而始知哉？而優柔之弓以射妖鳥，則和顏以聽，使盡其詞。辱朝廷羞當世之士，既已成乎風氣。於是自命爲君，用其術以相禁制。妖氣所薰，無物不靡，豈徒政之所繇亂哉？人心波沸，而正直忠厚之風，有心者所可爲之痛哭矣！

謂之大罪，而以山陵水石（詐）〔誣〕○其有不軌之心。唐介所稱「真御史」也，張堯佐出自中書，賁文彥博自有國體，乃以燈籠錦進奉貴妃，詆訶之於大廷。曾言既用，謂雖極介貶雖行，彥博亦緣之而罷相。然則仁宗所終始樂聞者，以曖昧之罪加人。而曾與介身為利用妖人之術，行辛螫以快其心。風氣狂興，莫之能止。乃至勒爲成書，如碧雲、蹶諸錄，流傳

記改。



誠之嚆矢。是非之外有毀譽，法紀之外有刑賞。中於人主之心，則淫刑以逞；中於士大夫之誠日張。風俗之惡，一邑一鄉之中，狂瀾亦日興而巳。有憂世之心者，且勿以姦佞爲防，而一辟，庶有廖與！

一一

一黨一藩，十年尙猶有臭。」藩，臭也，聞之以黨，則臭有所止息，而何以臭之十年邪？知與言治。

以道二年劉后殂始親政，訖乎帝崩，三十年，兩府大臣四十餘人。夷考其人，韓、富、范、杜炳然者，若而人矣。抑若呂夷簡、夏竦、陳執中、高若訥，清議所交譏者，抑繁有徒。他如晏王禕、丁度之浮沈而無定守者，抑與焉。其進也，不固進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終退也，俄。人言一及而輒易之，互相攻擊則兩罷之；或大過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計偶乖而即斥之。且皆有所懷來，持以爲用，一得位而即圖嘗試，而所與倡和以伸其所爲者，勃然蹶起，乘所宗主者大用，以急行其術。計此三十年間，人才之黜陟，國政之興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終歲。吏無適守，民無適從，天下之若驚若鶩，延頸舉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

數進而數退者，或賢或佞，固不可保矣。則政之所繇亂，民之所繇傷，非但小人之亟代君子，君子之澤不及下逮也。以君子亟代君子，其同也，則何取乎代之？其異也，則亦且之令不保於夕也。且以君子而亟代小人，吏民既已受小人之虐，而降心茹荼以從之，從之已夙，亦不得已而安之，而代之者又急反

焉，則前勞費而後效亦不易收，且抑不敢信以爲可久，而志愈惑，力愈詘矣。況以小人而亟代小人，小人者，各有其私以相傾而相制者也，則且託於鋤姦革弊之大名以搖天下。爲害之實相若也，而名與法，則紛糾雜出而不可紀。進者退矣，已而退者又進矣。輸忠者無可釋之憂疑，懷姦者挾危機以觀望。自非清剛獨立之端士，且游移以冀兩容，雖以利病昭著之謀猷，亦乍行而無成績。害者害，而利者亦害；邪者邪，而貞者不能固保其貞。舉棊之不定也，築室之不成也，以求社稷生民之安平鞏固於百年也，其可得乎？

夫天子之無定志也，既若此矣。持之以靜正，養之以和平，需之以從容者，固將望之有學有守之宰執，與憂國如家之諫臣。深知夫善政雖行而不能永也，危言雖聽而不能終也，無亦奉祖宗之成憲以折其狂興，息搏擊之鋒鏑以杜其反噬，猶庶乎其有定也。而爲大臣者，席未煖於紫禁，劍已及於寢門。議磨勘矣，覈任子矣，改科舉矣，均公田矣，皇皇然若且不及夕，而一得當以爲厚幸。言路之臣，若蔡襄、唐介、孔道輔者，頽發於顏，髮豎於額，以與當路爭衡於筆舌，知不足以相勝也，而特以求伸於眉睫。乃至浮薄之士，心未喻君子之深衷，而聞風以遙和；身未試小人之沮害，而望影以爭攻。一波乍興，萬波隨涌。黨邪醜正之徒，亦相師以相報。天子且厭聞之，而姦邪亦不以彈劾爲恥。於是祖宗朝敦龐鎮靜之風日陵月替，而天下不可爲矣。人知熙豐以後，議論繁興，毒痛四海，激盜賊，召（遠敵）〔夷狄〕<sup>①</sup>；亦惡知濫觴之始，早在仁宗之世乎？

伊尹之訓曰：「咸有一德。」一者，慎擇於先而謹司之於後也。王心載寧，而綱紀定，法守專，廷有

① 據校記改。

親臣，野無橫議，天下永綏，外侮不得而乘焉。嗚呼！三代以下，能以此言治者鮮矣。宜其舉四海而淪胥之也。

## 一三

元昊死，諒祚初立，議者請餌其三將，破分其勢，可以得志。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立說之非，人皆知之，誠哉其不可與謀也！春秋重伐喪之貶，予士白之還，彼有取爾矣。鄰國友邦，偶相失以相瘡，兵臨服罪，同好如初，則乖約肆淫，大傷人子之心，信不仁矣。元昊者，淪於夷之叛臣，爲我蠹賊者也。死亦不足恤也。喪亦不足矜也。如其可削平，以休息吾民，鞏固吾宇，惡容小不忍以亂大謀哉？故琳說之非，不可託春秋之義爲之解也。

雖然，宋至此而欲乘喪以圖諒祚，談何容易乎？昔者繼遷死，德明弱，曹瑋欲得精兵俘孤雛，郡邑其地，廟算無成，而元昊嗣之以逞。今元昊死，爲破分其國之說，亦師瑋之智，而奚謂其未可邪？夫所謂理勢者，豈有定理，而形迹相若，其勢均哉？度之己，度之彼，智者不能違，勇者不能競，唯其時而已。繼遷雖悍不內附，收衆侵邊，宋弗能討而撫之，然猶定難一節使耳。德明嗣立，需宋之寵命以雄長其部落，君臣之分尙在，則予奪之政猶行。力詘歸降，自有餘地以相待。弗能爲竇融也，猶不害爲田興，勿庸致死於我，而服之也易。元昊已儼然帝制矣，宋之待之者，名之曰「夏國」。則固不能以臣禮畜，而視爲友邦矣。建郊廟，立宮闕，豈有○一旦芟夷，俯首而從臣列。則諒祚雖孱，處於無可卻步之

○校記「有」作「肯」。

勢，其以死爭存亡者，必也。且不徒諒祚已也。當德明之始，爲之部曲者，亦節鎮之偏裨，幕府之參佐也。元昊僭而百官設，中國叛人如張元輩者，業已將相自居。束身歸闕，不誅不廢，而抑不能與徐鉉、楊業同升顯列。則人懷有死無降之志，以爲諒祚效，其情其勢，豈可且暮亟摧者哉？繼遷之叛也，雖嘗誘殺邊臣，襲據銀州，而宋不能懲；然未嘗一與交兵，受其控窘，張彼勢而自見其弱也。及元昊之世，宋一敗於延州，而劉平、石元孫駢首受刃；再敗於好水川，而任福全軍覆沒。韓、范、王、龐分招討之任，僅保殘疆，無能報也。則中國落膽於西人，狡虜益增其壯氣。元昊死而餘威固在，度之彼勢既然矣。

且宋當德明之世，去平江南、下西蜀、破太原也未久，兵猶習戰。而曹瑋以知兵世將，奮志請纓，繇其後效，固知其足恃也。及仁宗之季，其夙將死亡殆盡，廂禁之兵，僅存名籍。王德用、狄青且顛倒於廷臣之筆舌。乃欲以機巧離其部曲，率屢敗。疲民以求逞，未有不自貽僵仆者矣。度之己者又然也。今之時非昔之時，而勢可知已。勢不相若，而安危存亡之理，亦昭然其不昧矣。

抑以天下之大勢言之，宋從曹瑋之謀而克也，則威建而可折契丹之氣，亦唯昔爲然，而今不可狃也。當彼之時，宋與契丹猶相角而不相下，則宋苟平西夏，契丹且避其鋒。及澶州之役一興，而宋亟薦賄矣。劉六符片言恐喝，而益幣稱納矣。契丹之得志於宋，不待夏人之援；而盡宋之力以爭夏，則鷓蚌之持，契丹且坐乘其弊。卽如議者之志，三大將離叛以捲土來歸，一隅孤懸，契丹順右臂而收之，一劉裕之俘姚泓，徒爲赫連效驅除耳。關、隴且岌岌矣，奚能終有河西以臨朔漠哉？宋於此時，急在北而不

○校記「屢敗」二字作「屢帥」。

在西，明矣。歲幣日增，力窮坐困，舍契丹以不慮，而外徼幸於斗絕之西陲，勝不足以立威，敗則益增召侮。齊牛價於豚上，其如猛虎何邪？況乎利誘三將之策，尤童昏之智，祇爲夏人玩弄以相傾覆也乎？以此思之，程琳之說非也，而有不能訟言以示弱者，故假於伐喪之義，以止妄人之辯，琳或有深心焉，未可知也。

難得而易失者，時也，德明方弱之日也；已去而不可追者，亦時也，元昊初喪之日也。齊桓、閔之次，宋襄用之而兵敗身傷；劉裕北伐之功，吳明徹效之而師殲國蹙。知時以審勢，因勢而求合於理，豈可以概論哉？

## 一四

功名之際，難言之矣。蔑論小人也，爲君子者，道相謀，志相叶，好惡相若，進退相待，無不可視人若己者，而於此有不能忘者焉。非其寵祿之謂也。出而思有爲於當世，得君而事之，才可以勝，志可以伸，心可以無媿，大功可以成，大名可以立，而不得與焉，退處於無能有爲之地，則悄悄之情，一動而不可按抑。於是而於友不純乎信，於君不純乎忠，於氣不純乎和，於品不純乎正，皆功名之念爲之也。故君子貴道德而賤功名，然後坦然以交於上下，而永保其貞。嗚呼！難言之矣！

韓、富二公之相爲輔車也，舊矣。富任中樞，而韓出安撫，不以爲嫌也。富方報罷，而韓亟引退，校者按：本篇錯簡甚多。下文自「報罷」起至第一〇七頁第一一行「局外置」止各段文字，與自「身而望不爲貶」起至第一〇八頁第六行「仁宗」止各段文字，刻本顛倒誤置，茲據校記乙轉改正。

深相信也。乃其後富有憾於韓，韓公死而不弔，隙末之釁，生死不忘，豈韓有以致之哉？仁宗之建儲也，范蜀公諍言於廷，諫官交起以應之，而富公居中力勸其成，韓公尙未與也。已而韓公入相，富自以母喪去位，於是韓公面對，不恤惡怒，迫請英宗之名，起復之苦塊之中，正名皇子，韓公固獨任焉，而富不與。逾年而仁宗崩，英宗立，宦官搆曹后以思廢立，於是危言以鎮壓曹后，調和兩宮，宗社無動搖之釁，韓公亦獨任焉，而富不與。曹后無歸政之志，韓公厲聲迫請撤簾於衣裾尙見之餘，韓公又獨任之，而富不與。於是而富快快求罷，出守揚州，嫌卻自此開矣。及乎英宗早折，韓公受憑几之命，請力疾書名以定神宗，而折太后舊窠求免之邪心，富既出守，韓公自獨任之，富固不得而與也。凡此數不得與者，自後而言，富以含愠去，而自不欲居其任。自前而言，富以子道在而固不得與聞。乃持此以開隙於趣向同歸之益友，富於是乎不得允爲君子矣。

夫此二公者，或收功於西陲，或箸節於北使，出入兩府，通顯已極，人望咸歸，君心式重，與乎定策而位不加崇，局外置（升）（身）○而望不爲貶，夫豈待是以收厚實哉？富亦辭榮有素，非有懷祿固寵之情也。然而捏目空花，青霄爲障，幾成張耳、陳餘之晚節，無他，功不自己成，名不自己立，懷忠愛以求伸，不克遂其匡扶社稷之夙志，以正告天下後世，鬱悒周章，成乎偏衷而不自釋也。故曰功名之際，難言之也。是以君子以道義自靖其心，而賤功名爲末節，誠有以也。

或且以致疑於韓公曰：「大功之所就，大名之所居，君子於此，有讓道焉。則前之定議於密勿者，

○校者按：「升」字當作「身」。

胡不待富於服闋之後？後之抗爭於簾前者，胡不留富於請外之時？幸得同心之侶，與協恭以允濟，而消疑忌於未形，韓公有餘歎焉。」之說也，其於君子之道，名取而不以誠者也。夫苟秉拓達光大之衷，則宗社之事，苟有任之者，奚必在我？韓公固不以狹小之量擬富之必出於此。而天位去留之際，國家禍福之機，當閒不容髮之時，如其恤謙讓之文，遲回而姑待，避怨憎之迹，作意以周旋；則事機一失，變故叢生。庸人誤國以全身，胥此道耳。而公豈屑爲之哉？且夫英宗之嗣，所欲決策者，仁宗之獨斷耳。英宗育於宮中二十八年矣，而皇子之名未正，仁宗之遲回而審可否者已熟。然而廷臣爭請，牘滿公車，未能決之一朝者，有閒之者也。曹后之情，任守忠輩宵人之計，已岌岌矣。則斯舉也，獨任之則濟，分任之則疑。韓公他日或告以蹉跌而身不保。公歎曰：「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以此爲心，忘其身矣，而何有於人？功可分，名可讓，而死不可要人而與共；專死也，非專功也，何容輕議哉？

夫富公固非有異志者，而觀其生平，每多周防免咎之意，故出使而發視國書，以免呂夷簡之陷。則奮不顧身，以疆人主，以犯母后，以折姦邪者，誠非富之所能與。使必相待而相讓，不我沮也，而固不能我決也，且從容審量而授我疑也。仰質皇天，昭對皇祖，拊省夢魂，揭日月以正告於天下後世，可爲則爲之，可言則言之已耳。賓賓然以功爲不可獨成，名爲不可獨尸，期遠怨於朋友而坐失事機，爲社稷臣者豈若是？國家之不幸也多矣，伊尹遷桐，萊朱不與；周公破斧，君奭弗聞。富懷不平之心，自愧於君子，而韓公何憾焉？夫韓公不以功名之志期富，其待之也厚矣，惜乎富之未喻也。

# 宋論卷五

英宗

集思廣益，而功不必自己立，大臣之道也。而抑有不盡然者，非光大宅心而忠忱不渝者，其孰能知之？夫博訪於前，以盡人之才；分功於後，以獎人之善；是道也，則亦唯其當而已矣。用人則采公論，而後斷之以其真；其合者，則曰此衆之所允懷者也。行政則訪羣議，而後析之以其理；其得者，則曰此衆之所襄成者也。此其所當者也。若夫宗社之所以安，大臣之所以定，姦邪窺伺於旁，主心疑貳於上，事機決於俄頃，禍福分於毫釐，則疏遠之臣民，既非其所深喻，卽同朝共事，無敢立異而願贊其成者，或才有餘而志不定，或志可任而才不能勝。徒取其志，則清謹自矜之士，臨之而難折羣疑；抑取其才，則妄與微利之人，乘之而倒持魁柄。如是者，離人而任獨，非爲擅也。知之已明，審之已定，握之於幽微之存主，而其發也，如江、河之決，不求助於細流。是道也，伊、周之所以靖商、周，慎守其獨知，而震行无咎，夫孰得而與之哉？三代以還，能此者，唯韓魏公而已矣。

霍光之敢於易位也，張安世、田延年之共成之也。所以然者，光於大臣之道未純，而神志不足以充



也。且其居功受賞之情，不忘於事後，則固斷之以獨而不可也。而韓公超然遠矣。人主長矣，而母后之簾不撤，宵小持其長短，謗譖繁興，以惑女主，而英宗之操縱，在其掌中。於斯時也，非獨張昇、曾公亮、趙槩之不能分任其死生，即文、富二公直方剛大之氣，至此而不充。故「決取何日」之言，如震雷之迅發，而叱殿司以速撤，但以孤忠託先君之靈爽，而不假片言之贊助。其坐政事堂，召任守忠，斥其惡而速驅以就竄，必不以告趙槩，而制之以勿敢異同。嗚呼！以如此事，而咨謀於庶尹，會議於堂皇，騰書於章奏，求其事之不債也，幾何哉？

劉瑾一導淫之小豎耳，非有熒惑宮闈、動搖神器之危機也。韓文倡之，李夢陽成之，九卿隨聲而和之，劉、謝居中而應之；李東陽、王鏊俛仰其間，亦非素結瑾以徼榮者；而參差（巨榧）（互持）○，竟以空朝廷而長宵人之氣。況守忠所挾者，垂簾之母后，所欲動搖者，入繼之嗣君。則天位危，而顧命大臣之竄死，在俄頃間；此何如事，而呼將伯之助，以召不測之憂哉？韓公之獨任於己也，其志之（真）（貞）○，盟於夢寐；其道之正，積於生平；其情之定，忘乎生死；其力之大，發以精神。功何必不自己成，名何必不自己立，而初無居功立名之心，可揭日月以告之天下。易曰：「或從王事，知如字，光大也。」知光大者之獨行而無所恤，乃可以從王事，臣道之極致也。文、富諸君子，且不難推而置之局外，而況他有所倚哉？趙汝愚之未能此也，非韓侂胄不足以立功，而事權失矣，雖有朱子，不能善其後也。

夫韓公之坦然無懼而以爲己任，非一日也。其請皇嗣也，仁宗曰：「朕有此意久矣！誰可者？」斯

言也，在仁宗爲偶然之語，而使顧瞻愿謹者聞之，必震慄失守而不敢爭。公且急請其名，以宣示中外，視神器之所歸，如獻醜之爵，唯所應得者而揖讓以將之。此豈文、富諸公所能任？而內無可援引之后妃，下無可居閒之宦寺，則卽有姦邪，亦不能挾以爲名而相枝害。爲仁繇己，豈龔義者之所可與於斯乎？無樂取人善之虛衷，不足以經庶務，無獨行其志之定識，不足以任大謀。剛愎自用者，及其臨事而待命於人。斗筲之器，所受盡而資於瓶盎，必然之勢也。

二

濮王典禮之議，古今之公論集焉。夫粗而論之，亦易辨矣；精而論之，言必有所衷，道必有所察，彝倫不容以毫髮差，名義不可以形（勢）〔似〕○龔，未易易也。如苟古有可引而引之，言有可以奪彼而抗言之，則匪徒其邪也，其正者亦以數天理而傷教本。豈易易哉？人之有倫也，有同焉者，有異焉者。同焉者，理之在天下者也。異焉者，理在夫人之心者也。胥天下而親其親，長其長，一也。統之於一，其義昭明，歷古今、統上下、而不容異，無所異，則無所容其辯矣。乃人各親其親，非以天下之所必親而親之。人各長其長，非以天下之所必長而長之。則名同而實異，道同而德異，義理同而性情異。執彼以概此，辯愈繁而心愈離，非精義以悅心者，弗能與於斯。故曰「未易易也」。

以漢宣之於史皇孫，光武之於南頓府君，例英宗之於濮王者，非也。漢宣雖繼孝昭以立，而孝昭不以宣帝爲子，宣帝亦未嘗以孝昭爲父。非若英宗早育於宮中，業已正皇子之名也。光武上繼元帝，序

○據校記改。

七廟之昭穆而已。光武之生，不逮元帝，遭國中圯，奮起庶宗，自百戰以復漢社稷，其不父元帝而必父南頓，尤烈於漢宣。故必正名南頓府君曰「皇考」，親奉祀焉，不可委之伯叔之子而自忘其所生也。則固與英宗無中興之功烈，而仁宗實爲其禰，異矣。故以二帝擬英宗，而等仁宗於孝昭、孝元，不協於仁宗之心。不協於仁宗之心，則英宗之心亦不協。此温公欲以厚仁宗，而不知道以薄。故曰非也。

若夫歐陽永叔緣「爲其父母」之文，以正濮王皇考之稱，其不中於禮，夫人而知之，而未知其所以非也。爲其父母服期，此大夫以降世祿之家，爲人後者，得伸於其所生爾。天子絕期，不得於此而復制期服。蓋天子者，皇天上帝明禋之所主，七廟先皇禘祫之所依，天下生民元后父母之所託。故於伯叔父之應服期者，生而臣之，沒而從爲諸侯錫衰之禮，尊伸而親屈，是以絕期。而出後於天子，則先皇委莫大之任於其躬，可以奪其所自生之恩德，固與世祿之子僅保其三世之祀者殊也。則使英宗立而後濮王薨，不得爲之服；不得爲之服，則父母之稱，不足以立矣。而時無能以此折永叔之非也。

温公曰「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者，亦非也。濮王之始繇節度使而封郡王，繇郡王而贈濮王，皆以英宗故而受殊禮。則仁宗之爲英宗報本地也，久矣。益其封贈，不爲加榮，卽如其前，不爲有闕。子不得以其尊加之於所生，而馭以爵祿；固心之所有憚，而實心之所弗忍者也。則封贈之說，不可行矣。以所生言之，則父也。以族屬言之，則猶之乎凡爲伯父者之爲皇伯也。固爲伯父，不待立名；實非伯父，名非繇我。而爲之名曰皇伯，固不如無爲之名而心可以安。故温公之說，亦曲就而非正也。

至若王珪之言曰：「陛下所以負宸端冕，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此言何爲而至於人子之耳哉？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傳之子孫爲德，而不可忘；則是以富貴故，而父非其父；以富貴所不在故，而不父其父。見利忘恩，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泯矣。孝子於此，將有懷慙自負之痛，追悔出繼之非，敵履天下，脫之而逃耳。以小人之心，議天倫之大，沒天地祖宗之重任，懷榮其身，庇其子孫之私恩。珪乃昌言此不道之說於廷，而當時猶以爲允，世教之衰，非徒小人之亂之矣。

夫漢王既不可稱考，抑不可稱伯，此中書所爲駁珪等議，而議以當稱何親？珪等窮矣。苟據典禮以求其允愜，自可不窮。漢王已薨，書召弗及矣。若祭，則天子於伯叔無喪畢致祭之禮。漢王自有子孫，世其爵，延其祀，俾奕世勿絕，則所以報本者已遂。而歲時修舉，自屬漢國之小宗，天子弗與焉。天子弗與，則稱謂可絕，又何必致疑於名之何稱，而徒滋聚訟哉？然而英宗有難處者於此：君子之守道也，不昧其初。漢王之薨，英宗嘗執三年之喪矣。未爲天子而父之，已爲天子而不父，則始末不相應。而前之哀戚，以大位而改其素，安能不耿耿焉。此則仁宗之過也。業已方四歲，而育之宮中者二十五年，知之非不深矣。漢王超進大國之封，爲英宗故，立之非不決矣。而不早正皇子之名，別爲漢王立後，以定其世系。仁宗一猶豫，而授英宗以兩不自勝之情。故以韓公之秉正，而俛仰以從歐陽之議，實有其難處者存也。處乎難處，而容以率然之心議之乎？求盡人倫之至者，研義以極其精，乃能存仁以無所憾。孤持一義，不研諸慮以悅諸心，其不勝於邪說也，必矣。況如王珪之以人欲滅天理者乎？

○ 校者按：「自」字當作「負」。

○ 校者按：「讓」疑當作「詰」。

○ 校者按：「召」疑當作「詔」。

# 宋論卷六

## 神宗

言有大而無實，無實者，不祥之言也。明主知之，知其拓落而以是相震，則一聞其說，而屏退之唯恐不速。唯智小而圖大，志陋而欲飾其短者，樂引取之，以箝天下之口，而遂其非。不然，望而知其爲妄人，豈難辨哉？

王安石之入對，首以大言震神宗。帝曰：「唐太宗何如？」則對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又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彼魏徵、諸葛亮者，何足道哉？」嗚呼！使安石以此對颺於堯、舜之廷，則靖言庸違之誅，膺之久矣。抑誠爲堯、舜，則安石固氣沮舌噤而不敢以此對也。夫使堯、舜而生漢、唐之後邪，則有稱孔明治蜀、貞觀開唐之政於前者，堯、舜固且揖而進之，以畢其說，不鄙爲不足道而遽斥之。何以知其然也？舜於耕稼陶漁之日，得一善，則沛然從之。豈耕稼陶漁之侶，所言善言，所行善行，能軼太宗、葛、魏之上乎？大其心以函天下者，不見天下之小；藏於密以察天下者，不見天下之疏。方步而言趨，方趨而言走，方走而言飛；步趨（走）<sup>○</sup>猶相近也，飛則固非可

○ 據校記增。

欲而得者矣。故學者之言學，治者之言治，奉堯、舜以爲鎮壓人心之標的；我察其情，與緇黃之流推高其祖以樹宗風者無以異。韓愈氏之言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相續不斷以至於孟子。愈果灼見其所傳者何道邪？抑僅高舉之以誇其所從來邪？愈以俗儒之詞章，安石以申、商之名法，無不可曰堯、舜在是，吾甚爲言堯言舜者危也。

夫堯、舜之學，與堯、舜之治，同條而共貫者也。安石亦知之乎？堯、舜之治，堯、舜之道爲之；堯、舜之道，堯、舜之德爲之。二典具存，孔、孟之所稱述者不一，定以何者爲堯、舜之治法哉？命岳牧，放四凶，敬郊禋，覲羣后，皆百王之常法。唯以允恭克讓之心，致其精一以行之，遂與天同其巍蕩。故堯曰「無名」。舜曰「無爲」。非無可名，而不爲其爲也。求一名以爲獨至之美，求一爲以爲一成之例，不可得也。今夫唐太宗之於堯、舜，其相去之遠，夫人而信之矣。而非出號令、頒科條之大有異也。藉令堯、舜而舉唐太宗所行之善政，允矣其爲堯、舜。抑令唐太宗而倣堯、舜所行之成蹟，允矣其僅爲唐太宗而止。則法堯、舜者之不以法法，明矣。德協於一，載於王心，人皆可爲堯、舜者，此也。道貞乎勝，有其天綱<sup>○</sup>，湯、武不師堯、舜之已迹，無所傳而先後一揆者，此也。法依乎道之所宜，宜之與不宜，因乎德之所慎。舍道與德而言法，韓愈之所云「傳」，王安石之所云「至簡、至易、至要」者，此也。皋、夔、稷、契以其恭讓之心事堯、舜，上畏天命，下畏民譽。匹夫匹婦有一善，而不敢驕以所不屑，唐、虞之所以時雍也。顧乃取前人經營圖度之苦心以撥亂扶危者，而凌躐之，枵然曰：「堯、舜之道至易，而無

○校記「有其天綱」作「存乎大綱」。

難旦夕致也。」商鞅之以脅秦孝公者，亦嘗用此術矣。小人而無忌憚，夫亦何所不可哉？

揚堯、舜以震其君，而誘之以易；揭堯、舜以震廷臣，而示之以不可攻。言愈高者（趙）志愈下，情愈虛者氣愈驕。言及此，而韓、富、司馬諸公亦且末如之何矣！曹丕曰「吾舜、禹也」，則舜、禹矣。源休曰「吾蕭何也」，則蕭何矣。姦人非妄不足以利其姦，妄人非姦無因而生其妄。妄人興而不祥之禍延於天下，一言而已蔽其生平矣。奚待其潰隄決岸，而始知其不可遏哉？

## 二

君子之道，有必不爲，無必爲。小人之道，有必爲，無必不爲。執此以察其所守，觀其所行，而君子小人之大辨昭矣。必不爲者，斷之自我，求諸己者也。雖或誘之，而爲之者，必其不能自固而躬冒其爲焉。不然，焚我者雖衆，弗能驅我於叢棘之中也。必爲者，強物從我，求諸人者也。爲之雖我，而天下無獨成之事，必物之從而後所爲以成，非假權勢以迫人之應，則銳於欲爲，勢沮而中止，未有可必於成也。以此思之，居心之邪正，制行之得失，及物之利害，其樞機在求人求己之間，而君子小人相背以馳，明矣。夫君子亦有所必爲者矣，子之事父也，臣之事君也，進之必以禮也，得之必以義也。然君子之事父，不敢任孝，而祈免乎不孝；事君不敢任忠，而祈免乎不忠。進以禮者，但無非禮之進，而非必進；得義者，但無非義之得，而非必得。則抑但有所必不爲，而無必爲者矣。況乎任人家國之政，以聽萬民之治。古今之變遷不一，九州之風土不齊，人情之好惡不同，君民之疑信不定。讀一先生之言，暮夜得

○ 據校記改。 ○ 校記「爲焉」作「惡」。

之，雖鳴不安枕而揣度之，一旦執政柄而遽欲行之，從我者愛而加之膝，違我者怒而墜諸淵，以迫脅天下而期收功於旦夕，察其中懷，豈無故而以一人犯兆民之指摘乎？必有不可問者存矣。夫既有所必爲矣，則所迫以求者人，而所恬然忘者己矣。故其始亦勉自鈐束，而有所不欲爲；及其欲有爲也，爲之而成，或爲之而不成，則喜怒橫行，而乘權以逞。於是大不韙之事，其夙昔之所不忍與其所不屑者，苟可以濟其所爲而無不用。於是而其獲疚於天人者，昭著而莫能掩。夫苟以求己、求人、必爲、必不爲之衡，而定其趨嚮，則豈待決裂已極而始知哉？

故王安石之允爲小人，無可辭也。安石之所必爲者，以桑弘羊、劉晏自任，而文之曰周官之法，堯舜之道，則固自以爲是，斥之爲非而不服。若夫必不可爲者，卽令其反己自攻，固莫之能遁也。夫君子有其必不可爲者，以去就要君也，起大獄以報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獎游士也，喜諂諛而委腹心也，置邏卒以察誹謗也，毀先聖之遺書而崇佛、老也，怨及同產兄弟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喪而捨宅爲寺以丐福於浮屠也。若此者，皆君子所固窮瀕死而必不爲者也。乃安石則皆爲之矣。抑豈不知其爲惡而冥行以蹈汚塗哉？有所必爲，骨彊肉憤，氣溢神馳，而人不能遂其所欲，則荆棘生於腹心，怨毒興於骨肉，迨及一躓，而萎縮以沈淪，其必然者矣。

夫君子相天之化，而不能違者天之時；任民之憂，而不能拂者民之氣。思而得之，學而知其未可也；學而得之，試而行之未可也；行而得之，久而持之未可也。皆可矣，而人猶以爲疑；則且從容權度以待人之皆順。如是而猶不足以行，反己自責，而盡其誠之至。誠至矣，然且不見獲於上，不見信於友，



不見德於民；則奉身以退，而自樂其天。唯是學而趨入於異端，行而沈沒於好利，興羅織以陷正人，畏死亡而媚妖妄，則弗待遲回，而必不以自喪其名節。無他，求之己者嚴，而因乎人者不求其必勝也。唯然，則決安石之爲小人，非苛責之矣。

或曰：「安石而爲小人，何以處夫黷貨擅權導淫迷亂之蔡京、賈似道者？夫京、似道能亂昏荒之主，而不能亂英察之君，使遇神宗，驅逐久矣。安石唯不如彼，而禍乃益烈。談談之辯，硜硜之行，奚足道哉！」

三

神宗有不能暢言之隱，當國大臣無能達其意而善謀之者，於是而王安石乘之以進。帝初蒞政，謂文彥博曰：「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此非安石導之也，其志定久矣。

國家之事，相仍者之必相變也，勢也。大張之餘，必仍之以弛；大弛之餘，必仍之以張。善治者，酌之於未變之前，不極其數；持之於必變之日，不毀其度。不善治者，反此，而大張大弛，相乘以勝，則國乃速敝。夫神宗固承大弛而勢且求張之日也。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休息之是也，解散以休息之，則極乎弛之數，而承其後者難矣。歲輸五十萬於契丹，而頰首自名曰「納」；以友邦之禮禮元昊父子，而輸繒帛以乞苟安；仁宗弗念也。宰執大臣、侍從臺諫、胥在廷在野、賓賓嘖嘖以爭辯一典之是非，置西北之狡焉若天建地設而不可犯；國既以是弱矣。抑幸無耶律德光、李繼遷驚悍之力，而暫可以賂免。非然，則劉六符虛聲恐喝而魄已喪，使疾起而捲河朔以嚮汴、雒，其不爲石重貴者，何恃

① 校記「毀」作「溢」。

哉？於是而神宗若處梓棘之臺，盡然不容已於傷心，奮起而思有以張之；固仁宗大弛之反，授之以決裂之資。然而弗能昌言於衆，以啓勁敵之心，但曰「養兵備邊」，待廷臣之默喻。宰執大臣惡容不與其焦勞，而思所以善處之者乎？

夫神宗之誤，在急以貧爲慮，而不知患不在貧，故以召安石聚斂之謀，而敵天下。然而無容怪也，凡流俗之說，言疆國者，皆不出於聚財之計。太祖亦嘗爲此言矣。飽不宿，則軍易潰；賞不重，則功不興；器仗、甲冑、牛馬、舟車、糗糒、芻橐、椎牛醜酒，不庀不腆，則進不速而守不固。夫孰謂其不然者，要豈有國者之憂哉？漢高起於亭長，無僭石之儲，秦據六國之資，斂九州之賦於關中，而不能與爭一戰。之生死，且以爲興亡之大數，置勿論也。劉裕承桓玄播亂，盧循內訌之餘，以三吳一隅之物力，俘姚泓，縛慕容超，拓拔氏束手視其去來，而莫之敢較。唐積長安之金帛米粟，安祿山擁之，而肅宗以朔方斤鹵之鄉，崛起東嚮，驅之速遁。德宗匹馬而入梁州，磽确之士，困朱泚而誅夷之。則不待積財已豐，然後可彊兵而挫寇，亦較然矣。

若夫仁宗之過於弛而積弱也，實不在貧也。密勿大臣如其有定識與？正告神宗曰：「以今日之力，用今日之財，西北之事，無不可爲也。仁宗之休養四十年，正留餘、聽之人心，以待後起之用。而國家所以屈於小醜者，未得人耳。河北之能固圉以待用者，誰恃而可也？綏、延之能建威以制寇者，誰恃而可也？守先皇之成憲，而益之殷憂，待之十年，而二虜已在吾指掌。」則神宗不言之隱，早授以宅心

○校記「一戰」作「一日」。

定志之弘圖，而戕其求盈無已之妄；安石揣摩雖工，惡能攻無瑕之玉哉？

夫宋之所以財窮於薦賄，國危於坐困者，無他，無人而已矣。仁宗之世，亦孔棘矣。河北之守，自畢士安撤備以後，置之若遺。西事一興，韓、范二公小爲補葺，輒貢「心膽寒裂」之謠，張皇自炫。二公雖可分閫，固不能出張子房、李長源之上。藉使子房執桴鼓以敵秦、項，長源佩囊韃以決安、史，勢固不能。而其爲彭、韓、李、郭者何人？宋固不謀也。懷黃袍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僅一王德用、狄青，而猜防百至，夫豈無可恃之才哉？使韓、岳、劉、吳生北宋之代，亦且束身偏裨，老死行間，無以自振；黃天蕩、朱僊鎮、藕塘、和尚原之績，豈獲一展其趙雄邪？唯不知此，而早以財匱自沮，乃奪窮民之銖累，止以供無益之狼戾，而畜其所餘，以待徽宗之奢縱。若其所恃以挑敵者，王韶已耳，徐禧已耳，高遵裕已耳，又其下者，宦者李憲已耳。以兵爲戲，而以財爲彈鵠之珠。當國大臣，無能以定命之訐謖，爲神宗辰告，徒欲摧抑其有爲之志，宜神宗之厭薄已亟，固必曰：「贊仁宗四十餘年養癰之患者，皆此儔也。」言之徒長，祇益其驕而已。

嗚呼！宋自神宗而事已難爲矣。仁宗之弛已久，仍其弛而固不可，張其弛而又已乖。然而酌其所自弛以漸張之，猶可爲也，過此而愈難矣。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神宗急進富公與謀，而無以對也。宋之日敝以卽於亡也，可於此而決之矣。

## 四

王安石之未試其虐也，司馬君實於其新參大政，而曰「衆喜得人」，明道亦與之交好而不絕，迨其

後悔前之不悟而已晚矣。知人其難，洵哉其難已！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夫知言者，豈知人之言哉？言飾於外，志藏於中，言發於先，行成於後。知其中，乃以驗其外；考其成，乃以印其先。外易辨，而中不可測；後易覈，而先不能期。然則知言者，非知其所言可知已。商鞅初見孝公而言三王，則固三王之言矣。王莽進漢公而言周公，則固周公之言矣。而天下或爲其所欺者，知鞅、莽之言，而不知三王與周公之言也。知言者，因古人之言，見古人之心；尙論古人之世，分析古人精意之歸，詳說羣言之異同，而會其統宗，深造微言之委曲，而審其旨趣；然後知言與古合者，不必其不離矣；言與古離者，不必其不合矣。非大明終始以立本而趣時，不足以與於斯矣。

立聖人之言於此以求似，無不可似也。爲老氏之言者曰「虛靜」。虛靜亦聖人之德也。爲釋氏之言者曰「慈闕」。慈闕亦聖人之仁也。爲申、韓、管、商之言者曰「足兵食，正刑賞」。二者亦聖人之用也。匿其所師之邪慝，而附以君子之治教，奚辨哉？揣時君之所志，希當世之所求，以獵取彝訓，而跡亦可以相冒。當其崇異端，尙權術也，則弁髦聖人以恣其云爲。及乎君子在廷，法言羣進，則抑摭拾堯、舜、周公之影似，招搖以自詭於正。夫帝王經世之典，與貪功謀利之邪說，相辨者在幾微。則苟色莊以出之，而不易。其懷來之所挾，言無大異於聖人之言，而君子亦爲之動。無惑乎溫公、明道之樂進安石而與之言也。

夫知言豈易易哉？言期於理而已耳，理期於天而已耳。故程子之言曰：「聖人本天，異端本心。」

① 校記「易」字下有「測」字。

雖然，是說也，以折浮屠唯心之論，非極致之言也。天有成象，春其春，秋其秋，人其人，物其物，秩然名○定而無所推移，此其所昭示而可言者也。若其密運而曲成，知大始而含至仁，天奚在乎？在乎人之心而已。故聖人見天於心，而後以其所見之天爲神化之主。知言者，務知其所以言之密藏，而非徒以言也。如其有一定之是非，而不待求之於心，則惻怛不生於中，言仁者即仁矣，羞惡不警於志，言義者即義矣，飾其言於仁義之圃，而外以毒天下，內以毀廉隅，皆隱伏於內，而仁義之言，抑可不察○。安石之所能使明道不斥絕而與之交者，此也。當其時，秀慧之士，或相獎以寵榮，或相溺於詩酒。而有人焉，言不及於戲豫，行不急於進取，則奉天則以鑒之，而不見其過；將以爲合於聖人之言，而未知聖人之言初不僅在於此。乃揖而進之，謂是殆可與共學者與！實則繇言之隱，與聖人傳心之大義微言相背以馳，尤甚於戲（渝）〔豫〕○詭遇之徒。何則？彼可裁之以正，而此不可也。

若温公則愈失之矣，其於道也正，其於德也疏矣。聖人之言，言德也，非言道也，而公所篤信者道。其言道也，尤非言法也，而公所確持者法。且其憂世也甚，而求治也急，則凡持之有故，引之有徵，善談當世之利病者，皆嘉予之，而以爲不謬於聖人之言。於明道肅然敬之矣，於安石竦然慕之矣，乃至於蕩閑敗度之蘇氏，亦翕然推之矣。侈口安危，則信其愛國；極陳利病，則許以憂民；博徵之史，則喜其言○之有餘；雜引於經，則羨其學之有本。道廣而不精，存誠而不知閑邪，於以求知人之明，不爲邪惡之

○校記「名」作「各」。  
記「言」字作「才」字。

○校記「察」作「窮」。

○編者按：「戲渝」當作「戲豫」，與上文一律。

○校

所欺，必不可得之數矣。凡彼之言，皆聖人之所嘗言者，不可一槩折也。唯於聖人之言，洗心藏密，以察其精義；則天之時，物之變，極乎深而研以其幾。然後知堯、舜、周、孔之治教，初無一成之軌則，使人揭之以號於天下。此之謂知言，而人乃可得而知，固非溫公之所能及也。窮理，而後詭於理者遠，盡性，而後淫於性者誦；至於命，而後與時偕行之化，不以一曲而蔽道之大全。知言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謂也。明道早失之，而終得之。溫公則一失已彰，而又再失焉；悔之於安石敗露之餘，而又與蘇氏爲緣。無他，在○知其人之言，而不知古今先哲之言也。

## 五

熙豐新法，害之已烈者，青苗、方田、均輸、手實、市易，皆未久而漸罷；哲、徽之季，姦臣進紹述之說，亦弗能強天下以必行；至於後世，人知其爲虐，無復有言之者矣。其元祐廢之不能廢，迄至於今，有名實相仍行之不革者，經義也，保甲也；有名異而實同者，免役也，保馬也；數者之中，保馬之害爲最烈。

保馬者，與民以值使買馬，給以牧地而課其孳生以輸之官。洪武以後，固舉此政於淮北、山東，而廢牧苑。愚民貪母馬之小利於目前，幸牧地之免征於後世，貿貿然而任之。迨其子孫貧弱，種馬死，牧地徙，閒歲納馬，馬不能良，則折價以輸，一馬之值，至二十五金，金積於闔寺，而國無一馬，戶有此役，則貧餓流亡，求免而不得，皆保馬倡之也。夫馬，非其地弗良，非其人弗能牧也。水旱則困於芻粟，寒

○校記「在」字作「唯」字。

暑則死於疾疫。唯官有牧苑，而羣聚以恣其游息；官有牧人，而因時以蠲其疾；官有牧資，而水旱不窮於餉；則一虛一盈，孳產自倍。自成周以迄於唐，皆此制也。漢、唐車騎之盛，用捍邊陲，而不憂其匱，柰何以誘愚民而使陷於死亡哉？行此法者，曾不念此爲王安石之虐政，徒以殃民而無益於國馬，相踵以行，禍延無已，故曰害最烈也。

保甲之法，其名美矣，好古之士，樂稱說之；飾文具以塞責之俗吏，亟舉行之。以爲可使民之親睦而勤於善邪？則非片紙尺木之能使然矣。以爲團聚而人皆兵，可以禦敵邪？則寇警一聞而攜家星散，非什保之所能制矣。以爲互相覺察而姦無所容邪？則方未爲盜，誰能詰之；既已爲盜，乃分罪於鄰右，民皆重足以立矣。以爲家有器仗，盜起而相援以擒殺之邪？則人持數尺之仗、蝕（鑄）〔鑄〕之鐵，爲他人以與盜爭生死，誰肯爲之？責其不援而加以刑，昧吏猾胥且乘之以索賄，而民尤無告矣。如必責以器仗之精，部隊之整，拳勇者賞之，豪桀者長之，始勸以梟雄，終任以嘯聚。當熙、豐之世，乘以爲盜者不一，而禍〔危〕〔尤〕。昭著者，則鄧茂七之起，殺掠徧於閩中，實此致之也。溺古不通之士，無導民之化理、固國之洪猷，竇此以爲三代之遺美，不已愚乎！

免役之愈於差役也，當溫公之時，朝士已羣爭之，不但安石之黨也。民寧受免役之苛索，而終不願差役者，率天下通古今而無異情。驅遲鈍之農人，奔走於不習知之政令，未受役而先已魂迷，既受役而弗辭家破，輸錢畢事，酌水亦甘，不復怨杼柚之空於室矣。故免役之害日增，而民重困者，有自來也。

自宇文氏定「租、庸、調」之三法以徵之民也，租以田，庸以夫。庸者，民之應役於官，而出財以輸官，爲雇役之稍食也。庸有征而役免矣。承平久而官務簡，則庸恆有餘，而郡庫之積以豐，見於李華所論清河之積財，其徵也。及楊炎行「兩稅」之法，概取之而斂所餘財歸之內帑，於是庸之名隱，而雇役無餘資。五代僭偽之國，地狹兵興，兩稅悉充軍用，於是而復取民於輸庸之外，此重征之一也。安石唯務聚財，復行雇役之法，取其餘羨以供國計，而庸之外又征庸矣。然民苦於役，乃至破產而不償責，抑不復念兩稅之已輸庸，寧復納錢以脫差役之苦。繇是而或免或差，皆瑣屑以責之民，民雖疲於應命，然止於所應派之役而已。朱英不審，而立「一條鞭」之法，一切以輸之官，聽官之自爲支給。民乍脫於煩苛，而欣然以應。乃行之漸久，以軍興設裁減之例，截取編徭於條鞭之內，以供邊用。日減日削，所存不給，有司抑有不容已之務，酷吏又以意爲差遣，則條鞭之外，役又興焉。於是免役之外，凡三徵其役，槩以加之田賦，而游惰之民免焉。至於亂政已亟，則又有均差之賦而四征之。是安石之立法，已不念兩稅之已有雇費；而溫公之主差役，抑不知本已有役，不宜重差之也。此歷代之積弊已極，然而民之願雇而不願差者，則脂竭髓乾而固不悔也。

若夫經義取士，則自隋進士科設以來，此爲正矣。納士於聖人之教，童而習之，窮年而究之，涵泳其中而引伸之。則耳目不淫，而漸移其不若之氣習。以視取青妃白，役心於浮華蕩治之中者，貞淫之相去遠矣。然而士不益端，學不益醇，道不益明，則上之求之也亡實，而下之習之也不令也。六經、語、孟之文，有大義焉，如天之位於上，地之位於下，不可倒而置也。有微言焉，如玉之韞於山，珠之函於



淵，不可淺而獲也。極之於小，而食息步趨之節，推求之而各得其安也。擴之於大，經邦制遠之猷，引伸之而各盡其用也。研之於深，保合變化之真，實體之而以立其誠也。所貴乎經義者，顯其所藏，達其所推，辨其所異於異端，會其所同於百王，證其所得於常人之心，而驗其所能於可爲之事，斯焉尙矣。乃司試者無實學，而干祿者有鄙心，於是而王鑿、錢福之徒，起而爲苟成利試之法。法非義也，而善義滋甚矣。大義有所自止，而引之使長；微言有所必宣，而抑之使隱；配之以比偶之詞，絡之以呼應之響，竊詞賦之陋格，以成○窮理體道之文，而使困於其中。始爲經義者，以革詞賦之卑陋，繼乃以詞賦卑陋之成局爲經義，則侮聖人之言者，白首經營，傾動天下，而於道一無所覩。如是者凡屢變矣。而因其變以變之，徒爭肥瘠勁弱於鏡影之中，而心之不靈，已瀕乎死。風愈降，士愈偷，人爭一牘，如兔園之冊，復安知先聖之爲此言者將以何爲邪？是經義之納天下於聾瞽者，自成、弘始，而潰決無涯。豈安石之爲此不善哉？

合此數者觀之，可知作法之難矣。夫安石之以成憲爲流俗而亟改之者，遠奉堯舜，近據周官，固以脅天下曰：「此聖人之教也。」夫學聖人者，得其精意，而古今固以一揆矣。詩云：「思無疆，思馬斯臧。」此固○自牧畜之證，而保馬可廢矣。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不責民以弭盜之證也，而保甲徒勞矣。周官行於千里之畿，而胥盈於千，徒溢於萬，皆食於公田，此民不充役之驗也。則差役之虐政捐，而免役之誅求亦止矣。記曰：「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則經義者，允爲良法

○校記「成」作「域」。

○校記「固」作「國」。

也。而曰順者，明不敢逆也。爲瑣瑣之法以侮聖言者，逆也。細其逆，而士可得而造，存乎其人而已矣。誠得聖人之精意以行之，而天下大治。自立辟以擾多辟之民，豈學古之有咎哉？

## 六

老氏之言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言兵者師之，爲亂而已矣。王韶請擊西羌、收河湟、以圖夏，王安石稱爲奇策而聽之。誠奇矣。唯其奇也，是以進無尺寸之功，而退有邱山之禍也。以奇用兵而利者有之矣。正不足而以奇濟之，可以暫試，不可以常用；可以脫險，不可以制勝；可乘疲寇而速平，不可禦疆敵而徐效。如其用之，抑必有可正而後可奇也。舍正用奇，而恃奇以爲萬全之策，此古今畫地指天之妄人，誤人家國者所以積也。論者皆咎陳餘之不用李左車也，使餘用左車之策，韓信抑豈輕入其阱中者？前〔車〕〔軍〕○偶涉，伏起受挫，信亦自有以制之。以漢之疆、信之勇，加臆弱之孤趙，井陘小蹶，四面環攻，餘固無術以繼其後，惡足以救其亡哉？一彼一此，一死一生，視其力而已矣。唯在兩軍相持而不犯，不○須臾之頃，姑試其奇，發於其所不及防而震撓之，可矣。然而其不可震撓者，固自若也。議之於朝廷，傳之於天下，明示以奇，而延之歲月以一試，吹劍首者之一映而已矣。

夏未嘗恃西羌以爲援，西羌未嘗導夏以東侵，河、湟之於朔方，不相及也。拓拔、赫連端視劉裕之拔姚泓而不爲之動，知裕之〔道〕〔適〕○爲己滅泓也。則使宋芟盡羣羌，全有河湟之士，十郡孤懸，固不能守，祇爲夏效驅除，其能乘風席捲，進叩諒祚之壘乎？如其能大舉以西征與！擇大將，整六師，壓諒

○據校記改。

○校記「犯不」作「相下」。

○據校記改。

祚之疆以討僭逆之罪，而諒祚據賀蘭以自保，於是遣偏師掠西羌以潰其腹心，是或一策也，收蜀者棧道、劍門夾攻之術也。然而西羌各保其穴，固且阻頓而不能前。今一矢不及於銀、夏，而遠涉沙磧河、洮之險，薄試之於羌，一勝一負，一叛一服，且不能制羌之死命，夏人睥睨而笑之。然且栩栩自矜曰：「此奇策也。」安石之愚，不可殫矣。

在昔繼遷死，德明弱，儻從曹瑋之請，捕滅之，可以震讐契丹者，彼一時也，席太宗全盛之餘，外無澶州納賂之辱，宋無所屈於契丹，內無軍士各散居○歸農之令，兵雖力未有餘，而尙未自形其不足。且繼遷肉袒稱臣，與契丹爲唇齒，則威伸於德明而契丹自震，固必然之勢也。抑謂兵不可狃於不戰，而以征夏之役，使習勇而不倦，亦其時夙將猶存，部曲尙整，有可用之資，勿以不用窳之也。今抑非其時矣。弛不虞之防，狎安居之樂者，凡數十年。徒以羣羌散弱，乘兪龍珂內附之隙，微幸以圖功，然且謀之五年而始城武勝，七年而始降木征。操彈雀之弓，欲射猛虎，惡足以自疆，而使彼畏我以不相侵乎？木征之降未幾，而孱懦之秉常且憑凌而起，宋之死者六十萬人。其於正也，無毫髮之可恃，而孤持一奇以相當，且其奇者，又非奇也。然而不敗者，未之有也。

是故奇者，舉非奇也。用兵者，正而已矣。不以猜疑任將帥，不以議論爲謀略，不以文法責進止。時芻糧，精甲仗，汰老弱，同甘苦，習擊刺，嚴營陳，堂堂正正以臨之，攻其所必救，搏其所必爭。誠有餘也，而後臨機不決，閒出奇兵以迅薄之，而收速效。故奇者，將帥應變之權也，非朝廷先事之算也。趙充國

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此之謂也。老氏者，持機械變詐以徼幸之祖也，師之者，速斃而已矣。

## 七

國民之交敵也，自苛政始。苛政興，足以病國虐民，而尙未足以亡；政雖苛，猶然政也。上不任其君縱欲以殄物，下不恣其吏私法以戕人，民怨漸平，而亦相習以苟安矣。惟是苛政之興，衆論不許，而主張之者，理不勝而求贏於勢，急引與己同者以爲援，羣小乃起而應之，竭其虔矯之才，巧黠之慧，以爲之効。於是汎濫波騰，以導諛宣淫，蠱其君以毒天下，而善類壹空，莫之能挽。民乃益怨，釁乃條生，敗亡沓至而不可禦。嗚呼！使以蔡京、王黼、童貫、朱勔之所爲，俾王安石見之，亦應爲之髮指。而羣姦尸祝安石、奉爲宗主、彈壓天下者，抑安石之所不願受。然而盈廷皆安石之仇讐，則呼將伯之助於呂惠卿、蔡確、章惇諸姦，以引凶人之旅進，固勢出於弗能自己，而聊以爲緣也。勢漸迤者趨愈下，志蕩於始而求正於末者，未之有也。是故苛政之足以敗亡，非徒政也，與小人爲類，而害乃因緣以蔓延。倡之者初所不謀，固後所必至也。

夫欲使天下之無小人，小人之必不列於在位，雖堯、舜不能。其治也，則惟君子勝也。君子勝而非無小人。其亂也，則惟小人勝也。小人勝而固有君子。其亡也，則惟通國之皆小人。通國之皆小人，通國之無君子，而亡必矣。故苛政之興，君子必力與之爭，而爭之之權，抑必有所歸，而不可以泛。權之所歸者，德望兼隆之大臣是已。大臣不能持之於上，乃以委之於羣工，於是而爭者競起矣。其所爭者正也，乃以正而爭者成乎風尙，而以爭爲正。越職弗問矣，雷同弗問矣。以能言爲長，以貶削爲榮，

以罷閒爲樂，任意以盡言，而惟恐不給。乃揆其所言，非能弗相刺謬也，非能弗相勦襲也，非能無已甚之辭，未然而斥其然也；非能無蔓延之語，不然而強謂然也。擡舉及於纖微之過，訐譏及於風影之傳，以激天子之厭惡，以授羣小之反攻，且躍起而自矜爲君子，而君子小人遂雜糅而莫能致詰。如攻安石者，無人不欲言，無言不可出，豈其論之各協於至正，心之各發於至誠乎？乃至懷私不逞之唐垌，反覆無恆之陳舜俞，亦大聲疾呼，咨嗟涕洟，而惟舌是出。於是人皆乞罷，而空宋庭以授之小人。迨乎蔡京、王黼輩興，而言者寂然矣。通國無君子，何怪乎通國之皆小人哉？

乃其在當日也，非無社稷之臣，德重望隆，足以匡主而倚國是，若韓、富、文、呂諸公者，居輔弼之任，而持之不堅，斷之不力，如先世李太初之拒梅詢、曾致堯，王子明之抑王欽若、陳彭年，識皆有所不足，力皆有所不逮。而以潔身引退，倒授其權於新進之庶僚，人已輕而言抑瑣，不足聳人主之聽，祇以益安石之橫。且徒使才氣有裨之士，挫折沈淪，不爲國用；而驅天下干祿者，懲其覆軌，望風遙附，以羣陷於邪。諸公過矣，而韓公尤有責焉。躬任兩朝定策之重，折母后之垂簾，斥權奄以獨斷，德威樹立，互絕古今。神宗有營利之心，安石挾申、商之術，發乎微已成乎著，正其恩怨死生獨任而不可委者。曾公亮、王陶之瑣瑣者，何當榮辱，而引身遽退，虛端揆以待安石之縱橫哉？韓公尤過矣！雖然，抑非公之過也。望之已隆，權之已重，專政之嫌，先起於嗣君之肺腑。則功有不敢居，位有不敢安，權有不敢執，身有不可辱，公亦未如之何也。夫秉正以拒邪，而使猝起爭鳴之安石不得逞者，公之責也。斥曾公亮之姦，訟韓公之忠，以覺悟神宗安韓公者，文、富二公之責也。乃文之以柔居大位，無獨立之操；富抑

以顧命不與，懷同堂之忌，睨韓公之遠引，而隱忍忘言。及安石之狂興，而姑爲緩頰，下與小臣固爭緒論，不得，則乞身休老，而自詡不污，亦將何以質先皇而謝當世之士民乎？韓公一去，而無可爲矣。白日隱而繁星燦，嚙彼之光，固不能與妖孛競耀也。

夫神宗有收燕、雲定銀、夏之情，起仁宗之積弛，宋猶未敵，非不可圖也。和平中正之中，自有固本折衝之道。而籌之不素，問之莫能酬荅，然且懷私以聽韓公之謝政，安得謂宋有人哉？無大臣而小臣瓦解；小臣無可效之忠，而宵小高張；皆事理之必然者。司馬、范、呂諸公強挽已發之矢而還入於彀，宜其難已。然則宋之亡也，非法也，人也。無人者，無大臣也。李太初、王子明而存焉，豈至此乎？

## 八

論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於相值。正者其言恆是，而亦有非；邪者其言恆非，而亦有是；故人不可以廢言。是者有功，而功不必如其所期；非者無功，而功固已施於世。人不可以廢言，而顧可以廢功乎？論者不平其情，於其人之不正也，凡言皆謂之非，凡功皆謂之罪。乃至身受其庇，天下席其安，後世無能易，猶且摘之曰：「此邪人之以亂天下者。」此之謂「不思其反」。以責小人，小人惡得而服之？已庇其身，天下後世已安之而莫能易，然且任一往之怒，效人之訶詖而訶詖之；小人之不服，非無其理也，而又惡能抑之？

章惇之邪，灼然無待辨者。其請經制湖北蠻夷，探神宗用兵之志以希功賞，宜爲天下所公非，亦灼然無待辯者。然而澧、沅、辰、靖之間，蠻不內擾，而安化、靖州等州縣，迄今爲文治之邑，與湖、湘諸郡

縣齒，則其功又豈可沒乎？惇之事不終，而麻陽以西，沅、溆以南，苗寇不戢，至今爲梗。近蠻之民，驅命、妻子、牛馬、粟麥莫能自保。則惇之爲功爲罪，昭然不昧，胡爲樂稱人之惡，而曾不反思邪？

乃若以大義論之，則其爲功不僅此而已也。語曰：「王者不治夷狄。」謂沙漠而北，河、洮而西，日南而南，遼海而東，天有殊氣，地有殊理，人有殊質，物有殊產，各生其所生，養其所養，君長其君長，部落其部落，彼無我侵，我無彼虞，各安其紀而不相瀆耳。若夫九州之內，負山阻壑之族，其中爲夏者，其外爲夷，其外爲夏者，其中又爲夷，互相襟帶，而隔之絕之，使胸腋肘臂相亢悖而不相知，非無可治，而非不當治也。然且不治，則又奚貴乎君天下者哉？君天下者，仁天下者也。仁天下者，莫大乎別人於禽獸，而使貴其生。苗夷部落之魁，自君於其地者，皆導其人以駭戾淫虐，沈溺於禽獸，而培削誅殺，無聞於親疏，仁人固弗忍也。則誅其長，平其地，受成賦於國，滌其腥穢，被以衣冠，漸之摩之，俾詩、書、禮、樂之澤興焉。於是而忠孝廉節文章政事之良材，乘和氣以生，夫豈非仁天下者之大願哉？以中夏之治夷，而不可行之九州之外者，天也。其不可不行之九州之內者，人也。惟然，而取蠻夷之士，分立郡縣，其功薄，其德正，其仁大矣。

且夫九州以內之有夷，非夷也。古之建侯也，萬國，皆冠帶之國也。三代之季，暴君代作，天下分崩。於是而山之陬，水之濱，其君長負固岸立而不與於朝會，因異服異制以趨苟簡。至春秋時，莒、杞皆神明之裔，爲周之藩臣，而自淪於夷。則潞、甲之狄，淮、浦之夷，陸、渾之戎，民皆中國之民，君皆諸侯之君，世降道衰，陷於非類耳。昭蘇而覺被之，固有待也。是以其國旣滅，歸於侯服，永爲文教之邦，而彝倫

攸叙。故春秋特書以大其功。豈云王者不治，而任其爲梗於中區乎？永嘉之後，義陽有蠻夷號，仇池有戎名，迨及蕩平，皆與汴、雒、豐、鎬無異矣。然則辰、沅、澧、靖之山谷，負險阻兵者，豈獨非漢、唐政教敷施之善地與？出之泥滓，登之雲遼，雖有誅戮，仁人之所不諱。而勞我士馬，費我芻糧，皆以保艾我與相接壤之婦子。勞之一朝，逸之永世，卽有怨咨，可弗避也。君天下者所宜修之天職也。

夫章惇之立心，逢君生事以邀功，誠不足以及此。而旣成乎事，因有其功；旣有其功，終不可以爲罪。迄於今日，其所建之州縣，存者猶在目也。其沿之以設，若城步、天柱諸邑之棊布者，抑在目也。而其未獲平定，爲苗夷之穴，以侵陵我郡邑者，亦可觀也。孰安孰危，孰治孰亂，孰得孰失，徵諸事，問諸心，奚容揜哉？概之以小人，而功亦罪，是亦非，自怙爲清議，弗能奪也。雖然，固有不信於心者存矣。



# 宋論卷七

## 哲宗

極重之勢，其未必輕，輕則反之也易，此勢之必然者也。順必然之勢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君子順乎理而善因乎天，人固不可與天爭，久矣。天未然而爭之，其害易見；天將然而猶與之爭，其害難知。爭天以求盈，雖理之所可，而必過乎其數。過乎理之數，則又處於極重之勢而漸以嚮輕。君子審乎重以嚮輕者之必漸以消也，爲天下樂循之以不言而辨，不動而成，使天下各得其所，巖然以永定而不可復亂。夫天之將然矣，而猶作氣以憤興，若旦夕之不容待，何爲者邪？古之人知此也，故審於生民塗炭之極，察其數之將消，居貞以俟，徐起而順衆志以圖成。湯之革夏，武、周之勝殷，率此道也。況其非革命改制之時乎？

漢武帝銳意有爲，而繁苛之政興，開邊牟利，淫刑崇侈，進羣小以荼苦其民，勢甚盛而不可撲也。然而溢於其量者中必餒，馳於其所不可行者力必困，怨浹於四海者，心必怵而不安。故其末年罷兵息役，弛刑緩征，不待人言之游至，而心已移矣，圖已改矣。其未能盡革以復文、景之治者，霍光輔孝昭起

而承之，因其漸衰之勢，待其自不可行而報罷。於是而武帝之虔劉天下者，日消月沈，不知其去而自已。無他，唯持之以心，應之以理，一順民志，而天下不見德，大臣不居功，順天以承祐。承天之祐者，自無不利也。

考神宗之初終，蓋類是矣。當其始也，開邊之志，聚財之情，如停水於脆土之隄而待決也。王安石乘之以進，三司條例使一設，而震動天下以從其所欲。於是而兩朝顧命之老，且引退而不能盡言；通國敢言之士，但一鳴而卽逢貶竄；羣小揣意指而進者，喧不可息也。此勢之極重者也，然而固且輕矣。安石之所執以必爲者，爲之而無效矣。河不可疏，而淤田不登矣；田不可方，而故籍難廢矣；青苗之收息無幾，而逋欠積矣；保馬之孳息不蕃，而苑牧廢矣；民怨於下，士怨於廷，而徹乎上聽矣。高遵裕之敗，死尸盈野，棄甲齊山，而天子且爲之痛哭矣。安石則不肖之子撓之於內，反面之黨訟之於廷，神宗亦不復以心膂相信。鄧綰、呂嘉問且嬰顯罰，王安禮糾兄之過，而亟進升庸。手實、方田，自安石創者，皆自神宗而報罷矣。使神宗有漢武之年，其崩不速，則輪臺之詔，必自己先之，弗待廷臣之亟諫。蓋否極而傾，天之所必動，無待人也。幾已見矣，勢已移矣。則哲宗立，衆正升，因其欲燿之餘燄，撤薪以息之者，平其情，澄其慮，抑其怒張之氣以泄之。其不可行者，已昭然其不可行；無所利者，已昭然其有害；敵而弗爲之修，弛而弗爲之督，三年之中，如秋葉之日向於凋，坐而待其隕矣。而諸君子積怒氣以臨之，弗能須臾忍也，曾霍光之弗若，奚論古先聖哲之調元氣而養天下於和平哉？

牛之鬪虎，已斃而鬪之不已，牛乃力盡而死。安石既退，呂惠卿與離叛而兩窮。呂申公、司馬溫公

以洎孫固、吳充，漸起而居政地。彼蔡確、章惇、王珪、曾布之流，無安石博聞彊識之學，食淡衣麤之節，豈元祐諸公之勁敵哉？操之已蹙者，畏之已甚，疾之已亟者，疑之已深，授之以不兩立之權，而欲自居於畸重，則昔之重在彼者輕，而今之重在諸公者，能長保其重哉？天方授我，而我不知，力與天爭，而天且去之矣。夫豈有蒼蒼不可問之天哉？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勢之順而已矣。此之不察，乃曰：「天祚社稷，必無此慮。」天非不祚宋也，謀國者失之於天，而欲強之於人以居功而樹德者爲之也。

二

畢仲游之告溫公曰：「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錢粟，一歸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餘於財，而虐民之政可得而蠲。」大哉言乎！通於古今之治體矣。溫公爲之聳動而不能從。不能從者，爲政之通病也，溫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廢實，二曰防弊而啟愚，三曰術疏而不逮。

天子不言有無，大臣不問錢穀，名之甚美者也。大臣自惜其清名，而又爲天子惜，於是諱言會計，而一委之有司。是未察其立說之義，而蒙之以爲名也。不言有無者，非禁使勿知之謂也。不於有而言無以求其溢，不於無而計有以妄爲經營。知其所入，度其所出，富有海內，不當言無也。不問錢穀者，非聽上之糜之，任下之隱之，而徒以自標高致也。出入有恆，舉其大要，業已喻於心，而不屑屑然問其銖累也。若乃賓賓然若將浼已而去之，此浮薄子弟之所尙，而可以爲天子、可以爲大臣乎？自矜高潔之名，而忘立國之本，此之謂惜名而廢實。習以爲尙，而賢者誤以爲道之所存，其惑久矣。

爲弼成君德之說者曰：天子不可使知國之富也，知之則侈心生。於是而幸邊功、營土木、耽玩好、

濫賜予之情，不可抑止。李林甫、丁謂之導君以驕奢，唯使知富而已。禁使勿知，而常懷不足之心，則不期儉而自儉。之說也，尤其大謬不然者。天子而欲宣欲以尙侈乎，豈憂財之不足而爲之衰止哉？高緯、孟昶、劉鋹僅有一隅，物力凡幾，而窮奢以逞。漢文惜露臺之費，非憂漢之貧也。奄有九州之貢稅，卽不詳知其數，計可以恣一人之揮斥者，雖至愚暗，不慮其無餘。唐玄、宋眞既有汰心，侵令日告虛枵，抑且橫征別出。夫嘖眉坐歎而相戒以貧，鄙野小人施之狂子弟而徒貽其笑。欲止天子之奢，而勿使知富，則將使其君如土木偶人，唯人提掇而後可乎？爲新法者，本以北失燕、雲，西防銀、夏爲憂，則亦立國之本圖，固不當以守財坐嘆，導其君以抱壁立枯也。此防弊者之迂疏，爲謀已下也。

乃若術疏而不逮，則雖博練如溫公，吾不能信其不然矣。天子之不能周知出入之數、畜積之實者有故：方在青宮之日，旣無以此爲其所宜聞而詳告者矣；迨其嗣立，耽宴樂而念不及之者勿論已；卽在厲精之主，總其要不能察其詳，抑以此爲有代我以來告者，而弗容亟問也。若大臣則亦昔之經生，學以應人主之求者耳。乃其童之所習，長之所游，政暇公餘之所涉獵，卽不以宴遊聲色蕩其心，而所聞所知者，概可見矣。下者，詞章也；進而上焉，議論也；又進而上焉，天人性命之旨也。卽及於天下之務，亦上推往古數千年興廢得失之數，而當世出納之經制，積聚之盈歉，未有過而問者。故億其有，而不知其未必有也；億其無，而不知其未嘗無也；知其出，而不知其出之何所支也；知其入，而不知其入之何所藏也；知其散，而不知合其散者之幾何也；知其合，而不知合之散者幾何也。雖以溫公經濟之實學，上溯威烈，下迄柴氏，井井條條，一若目擊而身與之；然至於此，則有茫然若羣川之赴海，徒見其東流，而不

知歸墟者何天之池矣。則雖欲臚列租稅之所登，度支之所餘，內府之所藏，州郡之所積，計其多寡，而度以應人主有爲之需，固有莫捫朕舌而終以吃啞者。則學之不適用於用，而一聽小人之妄爲意見計也，其能免乎？

夫王安石之唯不知此也，故妄億國帑之虛，而以桑、孔之術動人主於所不察。元祐諸公欲誦其邪，而憚然者亦安石耳。則相憚相值，勿問貞邪，而各以時競，何異兩盲之相觸於道，其交悴也必矣。夫唯大臣之不以此爲務，而俾天子之卒迷也，故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守之者，胥隸也，掌之者，奄宦也，腐之者，暗室也，籍之者，蠹紙也，湮沈而不可問，盜竊而不可詰。嗚呼！此皆鄙屋小民粟粟而穫之，絲絲而織之，銖銖而經營之，以效立國久長之計，使獲免於夷狄盜賊之摧殘者。而君臣上下交置之若有若無之中，與糞土均其委棄，智者所不能自己，抑仁者所不忍忘者也。天子大臣非山椒水涘攜杖觀雲之畸士，而曰此非所宜知也。則孔子曰「足食足兵」，其爲俗吏之嚆矢與？丁謂上會計錄以後，至熙寧元年，六十年矣。中歷仁宗四十一年之節儉，民無流亡，國之所積可知也。青苗、均輸、農田、水利之所獲，一部婁之於泰山。諸君子不能舉此以勝安石之黨，且舌撝而不能下，徒以氣矜，奚益哉？

## 三

易曰：「天下之動，貞勝者也。」貞勝者，勝以貞也。天下有大貞三：諸夏內而夷狄外也，君子進而小人退也，男位乎外而女位乎內也。各以其類爲辨，而相爲治，則居正以治彼之不正，而（爭）（貞）。

○「諸夏」「夷狄」四字刻本闕，據校記補。

○據校記改。

勝矣。若其所治者貞，而所以治者非貞也，資於不正，以求物之正；蕭望之之於恭、顯，劉琨之於聰、勸，陳蕃之於宦寺，不勝而禍不旋踵；小勝而大不勝，終以裁及其身，禍延於國。故君子與其不貞而勝也，寧不勝而必固保其貞。元祐諸公昧此，以成紹聖以後之禍。善類空，國事亂，宗社亦繇以傾，亦慘矣哉！

新法之爲民病，甚矣。諸公順民之欲，急起而改之，不謂其非貞也。卽疑於改父之非孝，而奉祖宗之成憲，以正先君之闕失，亦不可謂非孝之貞也。乃改之者，諸公不任其責，嗣君不與聞其謀，舉而仰聽於太后。於是盈廷之士，僉曰：后，堯、舜也；普天之下，胥曰：后，堯、舜也；乃至傳之史冊，而後世道聽之說，猶曰：后，堯、舜也。取后而躋之堯、舜，曰：后，堯、舜矣；其可抑堯、舜而匹之后，曰：堯、舜，后邪？故曰：「儼人必於其倫。」倫者，不相奪也。諸公躋后而堯、舜之，羣小抑后而呂、武之；以倫求之，呂、武雖不肖，猶其等倫，而堯、舜懸絕焉。則呂、武之說，足以爭勝而亡忌。倫也者，類也；天之生是使別也。草與木並植，而芝蘭之芳，不可以爲梁棟；鳥與獸並育，而翟雉之美，不可以駕戎車；天子與后敵尊，而母后之賢，不可以制道法。非是者，自喪其貞，而欲以勝物，匪徒小人之反噬有辭也；天所弗佑，祖宗之靈所弗憑依，天下臣民亦懷疑而其情不固。不貞者之不勝，古今之通義，不可違也。

哲宗之立，雖僅十齡，乃迨高后之殂，又七年矣。后一日不亡<sup>⊙</sup>，帝一日不得親政<sup>⊙</sup>，則此七年者，月之朔於夜，非日之昱於晝也。且晝雖陰，而以炤物，其能俾人洞見者，視月遠矣。天子雖幼，而以泣

⊙「后一日不亡」五字刻本闕，據校記補。

⊙「親政」二字刻本闕，據校記補。

衆，其能俾人信從者，視后多矣。而不但此也，位尊權重，可以唯其所爲，然且憚於惡而強爲善者，自非上哲，亦唯其名而已。夫爲惡而惡之名歸之人而已不與，則無所憚，而有委罪之路。爲善而善之名歸之人而已不與，則不能強，而徒挾不平之情。實則資己之權藉以爲之，名則去之，嚴父不能得之於子，而爲人臣者，欲以得之，君，不已悖乎？

新法之弊，神宗之暮年亦自知之矣。永樂之敗，悔不用王安禮之言。王安石子死，魄喪，其志已衰。王雱、呂惠卿自相齟齬，而神宗已厭之矣。鄧綰、呂嘉問穢迹彰明而見黜矣，蒲宗孟詆司馬君實而見訶矣，孫固、呂公著漸進而登兩府矣。則使當國者述神宗之志，以遺詔行之，蠲青苗之逋欠，弛保馬之孳生，緩保甲之練習，以次而待哲宗於識知之後，告以民（生）之艱苦，示以祖法之寬弘，次第而除之，使四海慕新主之仁，而不掠美以歸牝雞之啼曙，夫豈不可必得者？計不出此，擁女主以行其志，后一日不死，天子一日隅坐畫諾，如秉筆之內豎，奉教而行。卽以韓維、蘇軾、劉摯、朱光庭輩處此，其能頽首以聽焉否邪？故人謂溫公守貞有道而未通乎變者，非也。溫公之所不足者，正未能貞也。貞之大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彝倫也，事之綱紀也。以陰禦陽，以女制男，何殊乎以夷狄令中國，以小人治君子乎？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當坤之初，陰無失德，非有堅冰之禍；而發端之始，與乾相革，則所乘不正，在希微之間，而詭於其塗，不可以復暄和高朗之字，固無待血戰而始知其害也。

① 校記「之」下有「於」字。

② 據校記改。

③ 「牝雞」「啼曙」四字刻本闕，據校記補。

④ 「女主」「不死」四字刻本闕，據校記補。

⑤ 「女」「男」「夷狄令中國」七字刻本闕，據校記補。

溫公胡不聞焉？

嗚呼！國之將亂也，黃髮者臣老死而無與繼者。神宗之季年，韓、富二公先後而逝，文潞公雖存，年已遲暮，且仁柔以召物議，衆望所不歸也。使有秉國鈞者，如韓公於英、仁二廟嗣立之初，持德威以翼戴，當元祐三四年間，撤太后之簾，以興革之權，進退之柄，歸之天子；則羣小無言可執，無隙可乘，而國定矣。溫公權藉既輕，道亦遜焉，徒恃愚氓浮動之氣，遷客躍起之情，迫於有爲而無暇擇焉，其能濟乎？權輕者，非勢之勝也；道遜者，非理之貞也。捷反捷覆，捷興捷廢，天下皆喪其貞，則女○貞之失先之也。故曰古今之通義，不可違也。

#### 四

置一說之短長，以通觀一時之措施，則其治亂安危，可未成而決其必然於先，曠千載而信其所以然於後，無有爽也。哲宗在位十有五年，政出自太后者凡八年，哲宗親政以還凡六年。紹聖改元而後，其進小人、復苛政，爲天下病者，勿論矣。元祐之政，抑有難於覆理者焉。紹聖之所爲，反元祐而實效之也。則元祐之所爲，矯熙、豐而抑未嘗不效之，且啟紹聖而使可效者也。嗚呼！宋之不亂以危亡者幾何哉？

天子進士以圖吾國，君子出身以圖吾君，豈借朝廷爲定流品分清濁之場哉？必將有其事矣。事者，國事也。其本，君德也。其大用，治教政刑也。其急圖，邊疆也。其施於民者，視其所勤而休養之，

○「女」字刻本闕，據校記補。



視其所廢而修明之，拯其天災，懲其吏虐，以實措之安也。其登進夫士者，養其恬靜之心，用其方新之氣，拔之衡茅，而相勸以君子之實也。豈徒紹聖哉？元祐諸公之能此者幾何邪？所能卓然出其獨至之忱，超出於紛紜爭論之外而以入告者，劉器之諫覓乳媪而已，伊川請就崇政、延和講讀，勿以暑廢而已，范淳夫勸帝以好學而已。自是而外，皆與王安石已死之灰爭是非，寥寥焉無一實政之見於設施。其進用者，洵非不肖者矣，乃一唯熙、豐所貶斥之人，皇皇然力爲起用，若將不及。豈新進之士，遂無一人可推轂以大任之，樹百年之屏翰者；而徒爲嶺海遷客伸久鬱之氣，遂可無曠天工乎？其恤民也，安石之新法，在所必革矣。頻年豈無水旱？而拯救不行；四海豈無冤民？而清問不及；督行新法之外，豈無漁民之墨吏？而按劾不施；觸忤安石之餘，豈無行惠之循良？而拔尤不速。西陲之覆敗孔棘，不聞擇一將以捍其侵陵；契丹之歲幣屢增，不聞建一謀以杜其欺侮。夫如是，則宋安得有天下哉？一元祐諸公揚眉舒憤之區宇而已矣。

馬、呂兩公非無憂國之誠也，而剛大之氣，一洩而無餘。一時變屈求伸之放臣，拂拭於蠻煙瘴雨之中，惛惛自得。(出)〔上〕○不知有志未定之沖人，內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野不知有難仰訴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疆敵，一舉而委之夢想不至之域。羣起以奉二公爲宗主，而日進改圖之說。二公且目眩耳熒，以爲唯罷此政，黜此黨，召還此人，復行此法，則社稷生民鞏固無疆之術不越乎此。嗚呼！是豈足以酬天子心膂之託，對皇天，質先祖，慰四海之孤憚，折西北之狡

○據校記改。

○「女主」兩字刻本闕，據校記補。

寇，而允稱大臣之職者哉？

吾誠養君德於正，則邪自不得而窺；吾誠修政事以實，則妄自無從而進；吾誠慎簡干城之將以固吾圍，則徼功生事之說自息；吾誠釐剔中飽之弊以裕吾用，則培克毒民之計自消；吾誠育士以醇靜之風，拔賢於難進之侶，爲國家儲才於百年，則姦佞之覬覦自戢，而善類之濯磨自弘。曾不出此，而夜以繼日，如追亡子；進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退也；退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進也；興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革也；革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興也。然則使元祐諸公處仁、英之世，遂將一無所言，一無所行，優游而聊以卒歲乎？未見其有所謂理也，氣而已矣。氣一動而不可止，於是呂、范不協於黃、屏，雒、蜀、朔黨不協於羣署，一人執立於上，百尹類從於下，尙惡得謂元祐之猶有君，宋之猶有國也！而紹聖諸姦，駕駟馬騁康莊以進，莫之能禦矣。反其所爲者，固師其所爲也。是故通哲宗在位十四年中，無一日而不爲亂媒，無一日而不爲危亡地，不徒紹聖爲然矣。

當其時，耶律之臣主亦昏淫而不自保，元昊之子孫亦偷安而不足逞；藉其不然，靖康之禍，不能待之他日也。而契丹衰，夏人弱，正漢宣北折匈奴之時會。乃恣通國之精神，敵之於一彼一此之短長，而非能自振。嗚呼！豈徒宋之存亡哉？無窮之禍，自此貽之矣。立乎今日，以覆考哲宗之代之所爲，其言洋溢於史冊，以實求之，無一足當人心者。苟明於得失之理，安能與登屋遮道之愚民同稱慶快邪？

夫君子之自立也有節，而應天下也有道。心之無私，不待物之不我辱而後榮；爲之有實，不待法之

無所鑿而後治。故入其朝，觀其所爲；讀其書，觀其所成。聚天下之聰明才力，以奉一人而理萬物，不期正而無不正，然後其興也，必也。此則君子以自靖而靖天下者也。豈徒伊、呂哉？兩漢之盛，唐、宋之初，無有不然者。夫誰如哲宗在御之世，貿貿終日，而不知將以何爲也！

# 宋論卷八

## 徽宗

### 一

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觀，韓忠彥爲之，而非韓忠彥之能爲之也。未幾而向后殂，任伯雨、范純禮、江公望、陳瓘以次廢黜，曾布專，蔡京進，忠彥且不能安其位而罷矣。銳起疾爲而不能期月守，理亂之樞存乎向后之存沒，忠彥其能得之於徽宗乎？循已覆之軌者傾，仗非其所仗者躓。以仁宗之慈厚居心，而無旁窺懷妬之小人，然且劉后殂，而張耒、夏竦不能復立於廷，王德用、章德象以與劉后異而急庸。若高后晨隕，羣姦夕進，攻擊元祐，不遺餘力，前事之明鑒，固忠彥等所在目方新者。仍擁一母后以取必於盛年佻達之天子，仗者非所仗也。則邢恕、章惇、蔡卞雖已竄死，豈無繼者？禍烈於紹聖，而貞士播棄終身，以恣嗜沓之狂夫動搖社稷，後車之覆，甚於前車，亦酷矣哉！

忠彥雖爲世臣，而德望非溫公之匹，任伯雨諸人亦無元祐羣賢之夙望。一激不振，士氣全積，舉天下以冥行而趨於泥淖，極乎靖康，無一可用之材，舉國而授之（佞人）〔非類〕<sup>①</sup>，無足怪者。將雪之候，先

① 「母后」兩字刻本闕，據校記補。

② 據校記改。

有微温，其温也，豈暄和之氣哉？於是而諸君子之處此也，未易易矣。太后不可恃也，忠彥斯不可恃也；李清臣、蔣之奇之雜進，愈不可恃也；曾布之與忠彥互相持於政府，彌不可恃也。然而温詔之頒，起用之亟，固自朝廷發矣。范忠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伊川曰：「首被大恩，不供職，何以仰承德意。」蘇子瞻海外初還，欣然就道。夫固有不可恕於君臣之際者，知其不可恃，而猶欣躍以從，亦君子宅心之厚與！

雖然，酌之以道，規之以遠，持之以貞，而善調元氣，以使無傷，固有道焉。天下有道，道在天下，則身從天下以從道。天下無道，道在其身，則以道愛身，而卽爲天下愛道。以道愛身者，喜怒不輕動於心，語默不輕加於物，而進退之不輕，尤其必慎者也。執之仇仇，而知仇仇者之必不我力，不可得而執也。愛而加膝，念加膝者之無難投淵，不以身試淵也。夫且使昏庸之主，知我之不以訢訢而動，弗得以我爲賴寵。夫且使邪佞之黨，見我之遲遲以進，弗得疑我之力爭。夫且使天下之士，惜其名節，念榮寵之非榮，而不辱身以輕試。夫且使四海之民，知世之方屯，隱忍以茹荼苦，而不早計昇平，以觸苛虐而重其災。故范淳夫勸蜀公之不赴，而尹和靖疑伊川之易就，非獨爲二公愛其身也，爲天下愛道，而道尚存乎天下也。

以愛君之切，而不忍逆君之命；以憂國之至，而迫欲爲國宣力；以恤民之篤，而輒思爲民請命；則小人之占風而趨，待隙而鑽者，固將曰：彼猶我也。一虛一實，迭相衰王，而凶威可試，不遺餘力，以將采

⊙ 校記「實」作「盈」。

而盡劉之，昏庸之主，亦將曰：此呼而可來者，壓而可去，天下安得有君子哉？唯予言而莫違，否則竄之誅之，永錮而無遺種，亦不患國之無人也。後生者，不得與於直道之伸，亦將曰：先生長者，亦嘗亟於進矣。則弗待君之果明，臣之果直，未<sup>①</sup>進而獲進焉，無不可也，奚必與世齟齬哉？於是而小人有可藉之口，庸主有輕士之情，人士無固窮之節。朝爲無人之朝，野爲無人之野。則大觀以後，迄於靖康，醉夢傾積，無有止訖，終無一人焉，能挽海宇之狂趨以救死亡，不亦痛與！

宋之不靖也，自景祐而一變矣。熙寧而再變，元祐而三變，紹聖而四變，至是而五變矣。國之靡定，不待智者而知也。乃數十年來，小人迭進，而公忠剛直之臣，項背相依<sup>②</sup>。然求其立難進易退之節，足以起天子之敬畏，立士類之坊表者，無其人焉。騏驥與駑駘爭駕，明星與螢火爭光，道已貶，身已媿，世安得而不波流，國安得而不瓦解哉？韓忠彥孤立以戴女主<sup>③</sup>，而望起兩世之傾危，諸君子何其易動而難靜也！伊川貶，而尹和靖、張思叔諸學者皆罹僞學之禁。韓侂胄之惡，自此倡之。則非禍中於國家，而且害延於學術矣。建中靖國之初政，有識者所爲寒心也，奚粲然可觀之有？

## 二

政之善者，一再傳而弊生，其不善者，亦可知矣。政之善者，期以利民，而其弊也，必至於厲民。立法之始，上昭明之，下敬守之，國受其益，人受其賜。已而奉行者非人，假其所寬以便其弛，假其所嚴以售其苛，則弊生於其間，而民且困矣。政之不善者，厲民以利國，而其既也，國無所利，因以生害，而

① 校記「未」作「求」。

② 校記「依」作「次」。

③ 「女主」兩字刻本闕，據校記補。

民之厲亦漸以輕。立法之始，刻意而行之，令必其行，禁必其止，怨怒積於下而不敢違，已而亦成故事矣。牧守令長之賢者，可與士民通議委曲，以苟如其期會而止，而不必盡如其法。若其不肖者，則雖下不恤民暑，上亦不畏國法，但假之以濟其私，而塗飾以應上，亦苟且塞責而無行之之志。則其爲虐於天下者，亦漸解散而不盡如其初，則害亦自此而殺矣。故卽有不善之政，亦不能操之數十年而民無隙之可避。繇此言之，不善之政，未能以久賊天下；而唯以不善故，爲君子所爭，乃進小人以成其事，則小人乘之以播惡，而其禍乃延。故曰：「有治人，無治法。」則亂天下者，非亂法亂之，亂人亂之也。

蔡京、童貫以進，與鄧洵武、溫益諸姦勦紹述之邪說，推崇王安石，復行新法。乃考京之所行，亦何嘗盡取安石諸法，督責吏民以必行哉？安石之畫謀夜思，搜求衆論，以曲成其申、商、桑、孔之術者，京皆故紙視之，名存而實亡者十之八九矣。則京之所爲，固非安石之所爲也。天下之苦京者，非其苦安石者也。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禍；唯其雜引呂惠卿、鄧綰、章惇、曾布之羣小，以授賊賢罔上之秘計於京，則安石之所以貽敗亡於宋者此爾。載考熙、豐之時，青苗、保甲、保馬、市易之法，束溼亟行，民乃毀室鬻子，殘支體，徙四方，而嘯號徧野。藉令迄乎宣、政，無所寬弛，則天下之氓，死者過半，揭竿起者，不減秦、隋之季。乃紹聖踵行，又二十餘年，而不聞天下之怨毒倍於前日。方臘之反，歐之者朱勔、花石之擾，非新法迫之也。此抑可以知政無善惡，俱不足以持久，倚法以求贏，徒爲聚訟而已矣。

神宗之求治也迫，安石之欲售其邪僻之術也堅，交相驚而益之以戾氣，力持其是，以與君子爭，無

從欲偷安之志以緩之，故行之決而督之嚴，吏無所容其曲折，民無所用其推移，則如烈火之初炎，而無幸存之宿艸。及哲宗而以息心行之，及徽宗而抑以侈心行之矣。則吏民但可有盈餘以應誅求，飾文具以免勤督者，自相通於下而巧避之。且如保甲之法，固可以一紙報成功，青苗之息，固可洒派於戶口土田。醉夢之君，狹邪之相，苟足其欲，而以號於人曰：「神宗之所爲，吾皆爲之矣。」而民之害，亦至此而稍紓矣。

繇此言之，政無善惡，統不足以持久。吏自有其相沿之習，民自有其圖全之計。士大夫冒譴以爭訟於庭而不足，里胥（屬）（編）○戶協比以遁於法而有餘。故周公制六官，敍六典，織悉周詳，規天下於指掌，勒爲成書，而終不以之治周。非不可行也，行之而或遁之，或乘之，德不永而弊且長也。

人主而爲國計無疆之休，任賢而已矣；大臣而爲君建有道之長，進賢而已矣。所舉賢，而以類升者，卽不如前人之懿德，而沿流風以自淑，必不爲蝥賊者也。所舉不肖，而以類升者，豈徒相效以邪哉？趨而愈下，流而愈淫，卽求前人之不隲而不可得。嗚呼！安石豈意其支流之有蔡京哉？而京則曰：「吾安石之嫡系也。」諸君子又從而目之曰：「京所法者，安石也。」京之惡乃益以昌矣。故善治天下者，章民者志也，貞民者教也，樹之百年者人也。知善政之不足恃，則非革命之始，無庸創立己法，知惡政之不可久，則雖苛煩之法，自可調之使馴。讀○先生之言，欲變易天下而從己，吾未見其愈於安石也，徒爲蔡京之口實而已。

○ 據校記改。



## 三

靖康之禍，自童貫始。狡夷不可信而信之，叛臣不可庸而庸之，逞志於必亡之契丹，而授國於方張之女直。其後理宗復尋其覆軌，以訖其大命。垂至於後，猶有持以夷攻夷之說取敗亡者，此其自蹈於凶危之阱，昭然人所共喻矣。而宋之一失再失以隕命者，不僅在此。藉令徽宗聽高麗之言，從鄭居中、宋昭之諫，斥童貫、王黼之姦，拒馬植、張穀之請，不以一矢加遼，而且輸金粟，起援兵，以衛契丹，能必耶律淳之不走死乎？能必左企弓之固守燕山而不下乎？能使女直不壓河北而與我相迫乎？能止女直之不馳突渡河而嚮汴乎？夫然，則通女直之與不通，等也；援遼之與夾攻，等也。童貫與受其敗，而宋之危亡，非但貫之失算也。

輟夾攻之計以援遼，遼存而爲我捍女直，此一說也，宋豈能援契丹而存之者？以瓦解垂亡之契丹，一攻之，而童貫敗於白溝矣；再攻之，而劉延慶、郭藥師敗於燕山矣。攻之弗能攻也，則援之固弗能援也。不可以敵燭火將熄之蕭幹，而可以拒燎原方熾之粘沒喝乎？拒契丹而勿援，拒女直而勿夾攻，則不導女直以窺中國之短長，守舊疆以靜鎮之，此一說也，近之矣。乃使女直滅遼，有十六州之地，南臨趙、魏，以方新不可遏之銳氣，睥睨河朔之腴土，遣一使以索歲幣，應之不速而激其忿怒，應之速而增其狎侮。抑能止鋒戢銳，畫燕自守，而不以吞契丹者齧我乎？然則夾攻也，援遼也，靜鎮也，三者俱無以自全。蓋宋至是而求免於女直也，難矣。

自澶州講和而後，畢士安撤河北之防，名爲休養，而實以啟眞宗粉飾太平之佚志，與封祀、營土木

者十八載。仁宗以柔道爲保邦之計，劉六符一至，而增歲幣如不遑，坐銷歲月於議論之中者又四十一年。神宗有自彊之志，而爲迂謬之妄圖，內敵其民於培克，而遠試不教之兵於熙河。契丹一索地界，則割土以畀之，而含情姑待，究無能一展折衝之實算。元祐以還，一彼一此，聚訟盈廷，置北鄙於膜外者又二十餘年。闔無可任之將，伍無可戰之兵，城堡湮積，戍卒離散。徽宗抑以嬉遊敗度，忘日月之屢遷。凡如是者幾百年矣。則攻無可攻，援無可援，鎮無可鎮。請罷夾擊之師者，罷之而已，抑將何以爲既罷之後畫一鞏固之謀邪？故曰童貫誤之，非徒童貫誤之也。

雖然，宋卽此時，抑豈果無可藉以自振者乎？以財賦言，徽宗雖侈，未至如楊廣之用若泥沙也。盡天下之所輸，以裨蔽一方者，自有餘力。以兵力言，他日兩河之衆，村爲屯，里爲砦者，至於飄泊江南，猶堪厚用。周世宗以數州之士，乘擾亂之餘，臨陣一麾，而彊敵立摧，亦非教練十年而後用之也。以將相言，宗汝霖固陶侃之流匹也。張孝純、張叔夜、劉子羽、張浚、趙鼎俱已在位，而才志可徵。劉、張、韓、岳，或已試戎行，或崛起草澤，而勇略已著。用之斯效，求之斯至，非無才也。有財而不知所施，有兵而不知所用。無他，唯不知人而任之，而宋之亡，無往而不亡矣。

不知猶可言也，不任不可言也。是豈徒徽宗之闇，蔡京之姦，敗壞於一旦哉？自趙普獻猜防之謀，立國百餘年，君臣上下，惴惴然唯以屈抑英傑爲苞桑之上術。則分闔臨戎者，固以容身爲厚福，而畏建功以取禍。故平方臘，取熙河，非童貫以奄宦無猜，不敢尸戰勝之功。嘍嘍者滿堂也，而窺其戶，久矣閔其無人矣。雖徽童貫挑女直以進之，其能免乎？漢用南單于攻北單于，而匈奴之禍訖；閉關謝絕西域，

而河西之守固；唯其爲漢也。廟有算，闔有政，夾攻可也，援遼可也，靜鎮尤其無不可也。唯其人而已矣。

## 四

姦人得君久，持其權而以傾天下者，抑必有故。才足以代君，而貽君以宴逸；巧足以逢君，而濟君之妄圖；下足以彈壓百僚，而莫之敢侮；上足以脅持人主，而終不敢輕。李林甫、盧杞、秦檜皆是也。進用之始，卽有以聳動其君，而視爲社稷之臣；旣用之，則信嚮而尊禮之；權勢已歸，君雖疑而不能動搖之以使退。故高宗置刀韉中以防秦檜，而推崇之益隆；盧杞貶，而德宗念之不衰；李林甫非楊國忠之懷忮以相反，玄宗終莫之輕也。而其時盈廷之士，無敢昌言其惡，微詞譏諷而禍不旋踵矣。而蔡京異是。

徽宗之相京也，雖嘗賜坐而命之曰：「卿何以教之？」亦戲也。實則以弄臣畜之而已。京之爲其所欲爲也，雖奉王安石以爲宗主，持紹述之說以大殘善類。而熙、豐之法，非果於爲也，實則以弄臣自處而已。其始進也，因與童貫遊玩，持書畫奇巧以進，而託之紹述，以便登揆席。其云紹述者，戲也。所師安石以周官飾說者，但「唯王不會」之一言，所以利用夫戲也。受寵旣深，狂嬉無度，見安妃之畫像，形之於詩；縱稚子之牽衣，著之於表；父子相仍，迭爲狎客。乃至君以司馬光諛臣，臣以仁宗諛君，則皆灼然知其爲俳優之長，與黃幡綽、敬新磨等。帝亦豈曰此可爲吾任社稷者？京、攸父子亦豈曰吾爲帝腹心哉？唯帝之待之也媿，而京、攸父子之自處也賤，故星變而一黜矣，日中有黑子而再黜矣，子用而父以病免，不得世執朝權矣。在大位者侯蒙、陳顯，斥之爲孟賊，而猶優游以去；冗散之臣如方軫，

草澤之士如陳朝、陳正彙，詞之如犬豕，而猶不陷於刑。未嘗有蟠固不可搖之勢也。徽宗亦屢欲別用人代之矣。而趙挺之、何執中、張商英之瑣瑣者，又皆懷私幸進，而無能效其尺寸。是以寵日以固，位日以崇，而耆老不死，以久爲賊於天下。計自其進用以迄乎南竄之日，君亦戲也，臣亦戲也。嗣之者，倣也，條也，偕之者，王黼也，朱勳也，李邦彥也，莫非戲也。花鳥、圖畫、鐘鼎、竹石、步虛、受籙、倡門、酒肆，固戲也；開熙河、攻交趾、延女直、滅契丹、策勳飲至、獻俘肆赦，亦莫非戲也。如是而欲緩敗亡之禍，庸可得乎？

故有李林甫，不足以斬肅宗之祚；有盧杞，不足以陷德宗於亡；有秦檜，不足以破高宗之國。京無彼三姦之驚悍，而禍乃最焉。彼之爲惡者，猶有所爲以箝服天下；而此之爲戲者，一無所爲也。彼之得君者，君不知其姦，而姦必有所飾；此之交相戲者，君賤之而不能舍之，則無所忌以無不可爲也。卽無女直，而他日起於草澤，王善、李成、楊么之徒，一呼而聚者百餘萬，北據太行，南蹂江介，足以亡宋而有餘矣。攫狡彊銳起之天驕，尙延宋祚於江左，幸也。雖然，唯其戲也，含詬忍恥以偷嬉宴，則其施毒於士民者亦淺，固有可以不亡者存焉。京年八十，而與子孫竄死於南荒，不得視林甫、杞、檜之保軀命於牖下也。足以當之矣。

## 五

楊龜山應詔而出，論者病之，亦何足以病龜山哉？君子之出處，唯其道而已矣。召之者以道，應之者以道，道無不可，君子之所可也。徽宗固君也，進賢者，君之道也。蔡京固相也，薦賢者，相之道也。

相薦之，天子召之，爲士者無所庸其引避。天下雖無道，而以道相求，出而志不行，言不庸，然後引身而退，未失也。龜山何病哉？當其時，民病亟矣，改紀一政而緩民之死，卽吾仁也；國危迫矣，匡贊一謀而救國之危，卽吾義也。民卽不能緩其死，而吾緩之之道不靳於言；國卽不能救其危，而吾救之之方不隱於心；則存乎在我者自盡，而不以事之從違爲憂。君子之用心，自有弗容已者。徽宗雖闇，而猶吾君，蔡京雖姦，而猶吾君之相，相薦以禮，相召以義，奚容逆億其不可與有爲而棄之。病龜山者，將勿隘乎？

雖然，試設身以處，處龜山之世，當重和之朝廷，而與當時在位之人相周旋，固有大難堪者。不知龜山之何以處此也？易於艮之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曷厲乎？厲以其熏也。立孤陽於四陰之中，上無與應，熏之者莫非陰濁也，故危也。孔子之道大矣，非可凌躐而企及者。然而其出也，以衛靈公之荒淫，而固有蘧瑗、史魚在也。則立乎其廷，周回四顧，而可與爲緣者不乏，則羣小之熏，不能亂君子之臭味。故季斯、公山弗擾、佛肸皆可褻裳以涉；而女樂一歸，則疾舍宗國而不爲忍。何也？姦邪者，君子之所可施其掣括；而同昏之朝，腥聞熇然，環至以相熏，則欲姑與之處，而無以自置其身。孔子且然，況不能爲孔子者乎？龜山方出之時，何時邪？徽宗如彼矣，蔡京如彼矣，蔡攸、王黼、童貫、梁師成之徒又如彼矣。而一時人士相趨以成乎風尚者，章醮也，花鳥也，竹石也，鐘鼎也，圖畫也。清歌妙舞，狹邪冶遊，終日疲役而不知倦。觀乎靖康禍起，虜蹂都城，天子號號，萬民震慄，而抄剝金帛之役，洪芻、王及之輩，皆一時自標文雅之士，劫宮娥以並坐，歌謔酣飲，而不以死爲憂。則當時豈復有姦

邪哉？聚鳥獸於君門，相爲蹢躅而已。龜山以嚴氣正性之儒者，孤立於其間。槐棘之下，誰與語者？待漏之署，誰與立者？歲時往還之酬答，誰氏之門可以報謁？梓棘及膚，叢錐刺目，彼則無慙，而我能自適乎？莊生曰：「攫而後寧。」亦必有以寧也，亦必相攫而後相拒以寧也。不能攫我，而祇以氣相熏染，厲而已矣，奚寧哉？念及此，則龜山之出，誠不如其弗出矣。

於是而尹和靖之堅不欲留，尙矣。艮之上曰：「敦艮，吉。」超出羣陰之上，與三異志，而時止則止，非道之必然，心之不得不然也。道生於心，心之所安，道之所在。故於亂世之末流，擇出處之正者，衡道以心，而不以心做道；無以熏其心而心泰矣。尙奚疑乎？

## 六

勢極於不可止，必大反而後能有所定。故易曰：「傾否，先否後喜。」否之已極，消之不得也，傾之而後喜。惜其傾而欲善保其終，則否不傾而已自傾。謀國者，志非不忠，道非不正，不忍視君之瑣尾、民之流離，欲因仍而補救之，其說足以聳動天下。乃弗能救也，而祇甚其危亡，則唯惜傾而斬於傾者使之然也。

宋至徽宗之季年，必亡之勢，不可止矣。匪徒女直之彊，不可禦也，匪徒童貫之借金亡遼之非策也，尤匪徒王黼受張穀之降以挑狡虜也。君不似乎人之君，相不似乎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遊之浪子，擁離散之人心以當大變，無一而非必亡之勢。於是而宇文虛中進罪己之言，吳敏、李綱定內禪之策，不可謂非消否之道也。乃汴都破，二帝俘，愈不可挽矣。內禪者，死守之謀也。死守則必有死守之具矣。

任廟算者唯綱，綱之外無人矣；任戎闔者唯種師道，師道之外無人矣。盡綱之謀，竭師道之勇，可以任此乎？朱子固已論之曰：「不足恃也。」且微徒綱與師道也，嬰孤城，席懈散之勢，一日未亡，一日有處堂之計。人心不震，規畫不新，雖諸葛孔明不能止荊州之潰，雖郭子儀不能已陝州之奔。何也？勢已傾者不傾，而否亦不傾也。亂起於外者，制之以中；亂集於中者，制之以外。處於有餘之地，而後可以自立；可以自立，而後可以禦人。先王衆建諸侯，以爲藩屏，時巡其守，王迹以通，五服四方皆天子之外舍也。故幽王死於宗周，而襄王存於汜水。春秋記之曰：「天王出居於鄆。」居者，其所宜居也。舉天下而皆其所居，則皆其所自立矣。皆其所居，而拘繫於不可久居者以自困，則有餘之地，皆非其地，有餘之人，皆非其人，畏傾而傾必及之。否豈有自消之理哉？

徽宗南奔以避寇，勢迫而不容弗避，避之尙未足以亡也。以勢言之，頭不軀者命不傾；以理言之，死社稷者，諸侯之道也，非天子之道也。諸侯棄其國而無國，天子棄都城而固有天下，未喪其世守也，故未大失也。其成乎必亡者，內禪而委位於欽宗也。委位於欽宗，則徽宗非天下之君矣。本不可以爲人之君，而又委位以自失其柄，爲蕭然休老之人。則處有餘之地而非其地，撫有餘之人而非其人。權藉之所歸，據之以抗彊虜者，猶然子處危城之嗣主。是出奔猶未失，而內禪之失，不可救矣。唐玄宗走蜀，而太子北走朔方，猶太子也。玄宗猶隱繫東南人心，而人知有主。太子雖立，而置身於外，以收西北之心，故可捲土重來以收京闕。欽宗受內禪之命，是天子固在汴京，走而東者，已非天子也。盈廷之士，類皆讒賊之餘，嬰城之衆，徒戀身家之計。綱以此曲徇其意，擁欽宗以遲回於棧豆。爲之名曰「效

死弗去」。肩貨賄以惜遷徙之愚氓，羣起譁呼，以偷一日之安。懷、愍之覆轍，僭莫之懲，以冥行而蹈之，不亦悲乎！

嚮令內禪不行，徽宗卽出，人知吾君之尚在，不無奮死之心，帝持大柄以旁招，尙據河山之富，羣小抱頭以駭散，不牽築室之謀；太子受鉞以撫軍，自效廣平之績；揆其時勢，較康王之飄泊濟州者，尙相什百也。唯綱昧此，惜此四面受敵之孤城，仍此議論猥繁之朝廷，率此姦邪怙黨之僉壬，殉此瞻戀穠華之婦稚。虜兵乍退，歌舞仍前。夫且曰：「微綱之使有君而有國也，安得此晏處之休哉？是奠已潰之宗祊而寧我婦子也，功施不朽矣。」盤庚曰：「胥動以浮言。」非此謂與？

徽宗以脫屣自恣之身，飄然而去，翩然而歸，既不能如德宗之在奉天。欽宗以脆弱苟延之命，有召不應，有令不行，抑不能如肅宗之在靈武。都城官吏軍民，以浮華安佚之累，倏然而憂，俄然而喜，終不能如朔方、邠、寧之軍，憤起反攻，以圖再造。禍在轉盼，而猶爲全盛之圖，綱何未之思也！其在當日者，城連萬雉，闕啟千門，雞犬方寧，市廛未改，不忍棄之一朝，而思奉一人以固守，夫豈非憂國恤民之至意？而目前之殷盛，一俄頃之浮榮，轉盼之凋殘，成灰飛之幻夢。卒使兩君俘，六宮虜，金帛括盡，凍餓空城，曾不得逸出以謀生，而上下交絕其大命。如是而以爲不忍，其忍也，不已慘乎？故所咎於綱者，有所惜而忘所大惜也。邪說行，狂夫逞，數天之痛，綱其罪之魁與！



# 宋論卷九

## 欽宗

扶危定傾有道，於其危而扶之，不可得而安也；於其傾而定之，不可得而正也。傾危者，事勢之委也，末也；所以致傾危者，本也。循其所以危，反之而可以安；矯其所以傾，持之而可以正。故扶危定傾者，其道必出於此。雖然，本之與末，有發端而漸啓者，有切近而相因者。則正本之圖，有疏有親，有緩有急，必審其時而善持之。不然，則窮源其本而不足以救其末，無益也。發端而漸啓者，其始之弊，未至於此，相沿以變，而並失其舊，乃成乎切近相因之害；於此圖之，而已得傾危之本。若其始之所啓，雖害繇此以漸興，而時移勢易，無所復用其匡正，其本也，而固非其本矣。

今夫河之爲患，遏之於末流，不得也。神禹爲之疏之，循其本矣。然載始者，壺口也，而冀州平。源其橫流於中州者，則抑以底柱以東，出山而溢於滎、漯者，爲衆流之本。若其發源崑崙，在西極之表者，豈非河之大源哉？而於彼窮之，終不能已竟，豫之氾濫。故言治河者，未有欲窮之於其源者也。

靖康之禍，則王安石變法以進小人，實爲其本。而蔡京之進，自以書畫玩好介童貫投徽宗之好，因

躡大位，引羣小導君於迷，而召外侮。其以紹述爲名，奉安石爲宗主，繪形館閣，配食孔廟者，皆假之以彈壓衆正，售其佞倖之私而已矣。夫安石之脩申、商之術，以漁獵天下者，固期以利國而居功，非懷私而陷主於淫惑，此其不可誣者也。安石之志，豈京之志，京之政，抑豈安石之政哉？故當靖康之初，欲靖內以禦外，追其禍本，則蔡京、王黼、童貫、朱勳亂於朝，開釁於邊，允當之矣。李邦彥、白時中、李稅、唐恪之流，尸位政府，主張割地，罷入衛之兵，撤大河之防者，皆京、貫輩同氣相求，因緣以進者也。出身狹邪，共習嬉淫，志茶氣朽，抱頭畏影，而蘄以苟安，豈復知有安石之所云者？師京、貫之術，以處凶危，技盡於請和，以恣旦夕之佚樂而已。京、貫等雖漸伏其罪，而所彙引之宵人，方興未殄。則當日所用爲國除姦者，唯昌言京、貫之爲禍本，以斥其黨類，則國本正，而可進羣賢以決扶危定傾之大計，唯此而可以爲知本矣。骨已冷，黨已散，法已不行，事勢已不相謀之安石，其爲得爲失，徐俟之安平之後而追正之，未爲晚也。舍當前腹心之蠱，究已往萌蘖之生，龜山、崔鷗等從而和之，有似幸國之危以快其不平之積者。而政本之地叢立者皆疲茸淫蕩之織人，顧弗問也。則彼且可挾安石以自旌曰：「吾固臨川氏之徒也。彈射我者，元祐之苗裔，求伸其屈者，非有憂國之忱者也。」莢主聽，結朋黨，固寵利，壞國事，惡能復禁哉？

楊國忠受戮於馬嵬，而唐再造，無庸究李林甫之姦也。辨學術，正人心，善風俗，定綱紀，前不能伸於建中靖國之初，而事已大敗，乃洩其久蘊之忿怒，所本者，非本矣。遼絕而不相及，泮渙而不相濟，何爲者邪？迨及建炎之後，安石之說不待攻擊而自銷亡，亦足以知安石之不足攻，而非靖康之急務矣。

竭忠盡力，直糾京、貫之黨，斥其和議之非，以爭存亡於廟算，言不溢而事不分，此之謂知本。

二

女直脅宋以割三鎮、割兩河，宋廷之臣，爭論不決，於其爭論而知宋之必亡也。抑以知宋亡而貽中國之禍於無已也。李邦彥、聶昌、唐恪之徒，固請割地以緩須臾之死者勿論已。徐處仁、吳敏以泊李伯紀、楊中立之堅持不割之策，義正矣。雖然，抑有能得女直之情，而自善其不割之計者乎？不得其情，雖爲之計無補也，況乎其無能爲保固三鎮、兩河之計也。

脅人以割地者，契丹之脅石晉也，秦人之脅三晉也，皆未能得而須其自割也。契丹脅石晉於求〔緩〕〔援〕之日，地猶王從珂之地，而兩非所有。秦人之脅三晉，三晉雖弱，抑嬰城固守，必覆軍殺將，曠日持久而後得之，故脅其割而後得不勞。而女直之勢異是。自敗盟南侵以來，馳突於無人之境，至一城則一城潰，一城潰則一路莫不潰矣。欲三鎮即可得三鎮，欲兩河即可得兩河，何爲嗷嗷然競使命之唇舌，而莫能使其必從邪？嗚呼！當時議者盈廷，曾無一人焉察及於此，中國之無人久矣，禍乃延及無窮而不可遏矣。

遼之既滅，女直之志已得，未嘗有全舉中國之成心也。宋人召之挑之，自撤其防以進之，於是而欲逞志於宋，乃且無定情焉。而教之以脅地脅路者，郭藥師也。藥師者，亦習乎契丹之所以加宋者，而欲效之女直，求地耳，求路耳，求爲之屈耳。是故終女直之世，止於此三者。而大河以南，國破君俘，城空千

里，且舉以授之張邦昌、劉豫而不欲自有，夫豈貪之有所止，而戢自焚之兵哉？永嘉以來，南北分而夷、夏各以江、淮爲守，沿而習之，局定於此，志亦僅存乎此也。汴京破而立張邦昌、劉豫者，修石晉之故事也。和議成而畫淮以守者，循拓拔氏之已迹也。蓋自苻堅潰敗以後，王猛之言，永爲定鑒。故拓拔佛狸臨江而不敢渡。正統之名，天式臨之；天塹之設，地固限之；雖甚鴟張，罔有越志。然則宋持其不敢擅有中夏之情，苟須地必待我之割之也，則固有以處此矣。不割三鎮，必有以守三鎮。不割兩河，必有以守兩河。欲守三鎮、兩河，必固守大河以爲之根本。欲守大河，必備芻糧，繕城堡，集秦、隴、吳、蜀、三楚之力以衛京邑。此之不謀，但曰「祖宗之疆土，不可與人」。卽不與之，不能禁其不取。空談無實，坐廢遷延，而三鎮、兩河不待割而非已有矣。輕騎馳突於汴京，而宗祧永喪矣。疆土任人之吐茹，而何割與不割之有哉？

然而女直之所欲者，且自三鎮而止。彼且曰：「天以中原授中原之主，吾不得而力爭。」故撻懶、兀朮，人異其志，金山之匹馬，且以得返爲幸，完顏亮馬一南牧，而羣下叛離以致之死。然則處當日之情形，勿問三鎮也，勿問兩河也，抑可弗問汴京之守與不守也。名號存，呼召集，親統六師以與相頡頏；充彼之欲，得河北而其願已畢，氣已折，力已疲，且安坐而飽飲以嬉遊，天下事尚可徐圖其大定。卽令不克，亦豈授女直以意想不及之弋獲，而無所訖止乎？意想不及之獲，可以獲矣。立邦昌，而邦昌不能立，立劉豫，而劉豫不能有；大河以南人無主，而戴之以爲君，則江、淮以南，何不可戴之以爲君？蒙古氏乃以知天之無有定情，地之無有定域，而惟力是視，可有者無不可有矣。嗚呼！不測其不敢深求之

情，弱者靡，疆者囂，縱使汜瀾而流及於廣遠，天且無如人何，而萬古之綱維以裂。故曰中國之無人，非一晨一夕之故也。

謝安石之知及此矣，故以一旅抗百萬之衆而不懼。自立也有本，則持重以待之，而其鋒自折。氣矜取勝，茫然於彼己之情僞，徒爲大言以聳衆聽，流俗驚爲偉人，而不知其無當於有無之數也。是可爲大哀也矣！

三

上與下交爭者，其國必傾。惟大臣能得之於上，而不使與下爭；惟君子能輯之於下，而不使與上爭。聽其爭而不能止者，具臣也。以身爲爭之衡，而上下交因之以爭者，自居於有爲有守，而實以貽上之裁。衰亂之世，恆多有之，是人望之歸也，而有道者弗取焉。

凡爭之興，皆有名可據，有故可循。而上不見信，下不相從，乃相持而不相下。迨乎爭矣，則意短而言長，言順而氣烈。氣之已烈，得失、利害、存亡、生死皆所不謀，而憤興於不自已。故盤庚之誥曰：「而胥動以浮言。」言勿問是非，一浮而是者已非，有道者甚畏天下之有此，而豈其以身爲之的乎？氣之浮也，必乘乎權，而後其動也無所復憚。上之權，以一人而爭天下，以其崇高也；下之權，以匹夫而爭天子，以其衆多也。權者，勢之所乘；發以氣，乘以勢，雖當乎理，而亦爲亂倡。故曰「其國必傾」。漢、唐之季，其傾也皆然，而宋爲甚。上之爭下也，斥之、誣之、竄之、禁之，乃至刊之於籍，勒之於石，以大聲疾呼而告天下。自熙寧以後，一邪一正，皆歸於此，而王安石、司馬光實以身受其衝。於是而下之爭

起矣。登屋援樹，喧呼以爭命相之權者，其流風所鼓，乃至萬衆奔號，盛君門而爲李綱鳴其不平。上既違之，下乃憤之，下且競之，上愈疑之。交相持，而利害生死俱所不恤。

夫新法之病民，迫欲司馬之相以蠲除之者，猶情理之正也。然而朝廷之用舍，國政之興革，豈此喧噉一往之氣所可取必者哉？至若綱之得衆心者，惟請內禪，守京都，保市廩廬舍之鮮華，偷朝菌蟪蛄之宴樂。而他日者，括金帛，掠子女，百萬生齒流離於雨雪滂至之下，死者過半，則固不如早捐其總於貨賄之情，遠避凶危，以保妻子，尚可生生自庸也。而婦人稚子感綱之德，交〔質〕〔贊〕○於室，以動蚩蚩之衆，攘臂而前，蔑君民之禮，踐蹂宮門，國其尚可以安存乎？

且夫司馬之不得行其志者，正以此也。故哲宗親政之後，天子厚其疑忌，以爲是率亂民而脅上以相己者，固已目無君上。則勒名黨碑之首，盡反元祐之爲，以恣章惇、蔡京之姦，皆此致之。若綱，識雖不足，忠則有餘，闡主姦臣，固無得閒以相爲讐忌；而一竄再竄，志終不伸。迨高宗之世，可以白矣，而指爲朋黨，以宋世不再舉之刑，施之陳東。無他，惟伏闕呼號者不逞，而與天子爭權，迹已逆而心終不可白矣。

溫公律己之嚴，非有所召致，而引兒童走卒以爲羽翼，固已。卽在綱也，危亡在目，殷憂在心，抑必不操券以致陳東，使率衆以頌己。其當衆情沸騰之下，固且無如之何，而不足爲二公病。雖然，君子靜○天下之人心以靖國者，固有道矣。盡忠以與君謀，其可贊以必行者，言不容長也。秉正以與僚友謀，其

○據校記改。 ○校記「靜」作「輯」。

所引以自任者，旁無所待也。同乎我者受之，而得當以行，喜勿遽也。異乎我者聽之，裁之在我，怒勿形也。退而緘之於心，不以忼慨之容動衆，而使依己以爲宗也。不用而奉身以退，不自暴白其心，而激人以歸怨於上也。失職之士，怨恚之民，達其憤，恤其隱，而勿引之以使盡其不平之鳴也。夫然，則謀定而人不知，功成而言不洩。忠不行，道不試，而微罪以去，恆有餘地以待君之悟，而無所激以成乎不可已之爭。則朝野兵民，各居靜以待命，雖有巨姦猾寇，亦弗能窺我之涯際，而閒宵小以起收其利。如其終不見信於天子，不勝於姦邪，則亦天也。吾之自靖自獻者無尤，則一死以報宗祊而無媿。而士民囂陵之戾氣，無自而開，則禍亦不永。君子之以靖共爾位，邀神聽之和平者，此而已矣。以此求之，豈徒綱哉？温公固未之逮矣。

謝安石抗桓温，卻苻堅，而民不知感。郭子儀扞於程元振，困於魚朝恩，而衆不爲伸。种師道耄老無能，而褰帷呼躍。成敗之殊，其持之者異也。已亂者先已其爭，爭不甚者危不亟，存乎任國事者之道也。子曰：「君子無所爭。」己且不爭，況使君與民挾己以爲爭端乎？

## 四

曹操之雄猜也，徐庶以劉先主之故，終身不爲一謀。操能殺荀彧，而不能殺庶，委順可爲也。然猶曰庶未嘗觸操之忌也。司馬昭之很也，阮籍爲艸表，而以箕、穎之節期之。昭能殺稽康，而不能殺籍，隱默可爲也。然猶曰微辭而未斥言之也。鄧暉上書王莽，陳識緯，諫其復漢室而歸臣服。莽弗能殺，而及見光武之興，婉曲可爲也。然猶曰詭託符命以術制莽也。馬仲於張邦昌之僭立，上申狀以請復

辟，至再至三而不已，邦昌懼而從之；弗畏於逆臣，弗懼於狡虜，弗憂於吳玠、莫儔之羣小，志至氣充，不知有死，而死亦終弗及焉。然則士苟有志，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夷、齊扣馬之諫，奚必武王而後可施哉？

嗚呼！士不幸而生於危亡之世，君已俘，宗廟已墟，六宮盡辱，宗子無餘，舉國臣民寄死生於（他人〔異類〕）<sup>○</sup>之手，而聽其嚼齧，姦宄施施且擁叛逆而爲主，不死而何以自堪。乃自梅執禮、吳革、劉韜、李若水、張叔夜之外，非有可死之幾，死且無裨於名義。故張浚、趙鼎、胡寅唯匿形免污以自全，無死地也。仲居臺諫之職，欲求死地以致命，則唯有直責邦昌使奉康王之一說，可以自慰其夢魂而無疚憾。忤邦昌者，死地也。邦昌之從己而避位，非仲之所取必者也。豈有人方求爲天子，而助逆者又進騎虎之說以怵之，可以筆舌力爭奪其尊富哉？故曰死地也。稍一遲回，而姑爲隱忍矣。以死爲心，以成敗委命，以綱常名義自任，而不求助於人，則亦何不可揭日月以行，而言猶嚙嚙乎？

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無道者，君不明，而猶故國之君；俗不美，而猶中國之俗；非國破君辱逆臣竊位之謂也。言孫者，道不可亟明，則以微言待後，志不可急白，則以謙讓自居，非談笑以道君父之危，緩頰而免亂賊之怒也。當仲之世，操仲之志，以爲仲之所得爲，豈謂此哉？且仲之言，亦未嘗不孫也。其申狀於邦昌也，仍以臺官上申宰相之禮；其進說也，仍期以定策立元輔之功。則以視段秀實之笏擊朱泚也，猶從容而不迫。非仲之氣茶於秀實也，彼已成乎不可挽之勢，而此則有可轉之機也。

○ 據校記改。



然使邦昌怙惡而不從，羣姦交懟其異己，則伸亦與秀實同捐其肝腦。其危也，孫也；而其孫也，未嘗不危也。伸於是合乎剛柔之節矣。

夫人之於義也，豈患不知哉？患無其志耳。抑徒患其志之不存哉？患其氣之不充耳。邦昌之不可帝也，天子之不可聽女直立也，爲宋之臣民不可戴邦昌爲君也，夫人而知之，夫人而亦有其心矣。若有所覆而不得露，若有所掣而不得舒，若有所隔而不得吐，皆氣不勝也。故持其志者，以氣配義，而志乃伸。

# 宋論卷十

## 高宗

光武跳身河北，僅有漁陽一旅，而平定天下者，收羣盜之用也，故有銅馬帝之號焉。宗汝霖之守東京以抗女直，用此術也。考之史冊，光武所受羣盜之降，幾二十萬。王莽之季，盜雖蠡起，亦不應如彼其多。蓋降而或復叛，歸於他盜，已而復降，至於三四，以有此數。不然，則建武之初，斥土未廣，何所得粟以飼此衆邪？宗汝霖所收王善等之衆二百餘萬，其聚而有此衆者，亦非盡慍悍買死之壯夫也。徽宗之世，河北之盜已興。迨及靖康，女直破汴京而不有，張邦昌僭大號而不尸，高宗遠處淮左而不能令。郡邑無吏，吏無法。遊奕之虜騎，往來蹂踐，民莫能自保其命。豪疆者聚衆砦處，而農人無可耕之土，市肆無可居之廛，則相率依之，而據太行之麓，以延旦夕之命。室無終歲之計，甕無宿春之糧，鳥獸聚而飛蟲遊，勿問疆弱，合而有此數也。聞汝霖受留守之命，依以自活，爲之美名曰「忠義」以撫之，抑豈誠爲忠義者哉？故汝霖用之也，欲其急也。

光武之用羣盜，唯知此也。故用之以轉戰，而不用之以固守。來者受之，去者不追，迨其有可歸農

之日，則自散歸其田里。是以天下既定，此千餘萬者，不知其何往。用之以轉戰，而不用之以固守者，乘其方新之氣也。來者受之，去者不追<sup>○</sup>，可不重勞吾河內、宛、雒之民，竭貲力以養之也。汝霖之在當日，蓋東京尚有積粟，可支二百萬人一二歲之食，過此而固不能矣。是以汝霖自受命守京，迄於病卒者僅一年，而迫於有爲，屢請高宗歸汴，以大舉渡河，知其乍用而可因糧於敵，不可久處而變生於內也。姦邪中沮，志不遂而鬱邑以隕命。渡河之呼，豈徒勦大計之不成，抑且慮此二百餘萬人非一汴之所能留也。汝霖卒，而復散爲盜，流入江、湘、閩、粵，轉掠數千里，不待女直之至，而江南早已糜爛。非韓、岳亟起而收之，宋必亡矣。

無食不可以有兵，無土不可以得食，不進不可以有土。<sup>(得)〔待〕</sup><sup>○</sup>食足而興兵者，處全盛之宇，捍一方之寇，如趙充國之策，羌是也。不可以用烏合之衆，櫻方張之虜，保已破之國，審矣。念吾之且必窮，知衆之不久聚，憂內之必生變，更無餘法以處此，唯速用其方新之氣而已。急用而捷，所殺者敵也。急進而不利，所殺者盜也。鼓之舞之，使無倒戈內向者，則存乎主帥之恩威。夫此二百餘萬之盜，固皆有山砦可爲退處之穴，而收吾簡練之禁旅，進可爲之援，退亦不恣其反噬。然此要非久留聚處，耗吾芻粟，擾吾農人，以生其狎侮之所能勝。是則汪、黃內蠱，高宗中餒，曠日遷延，遲回汴土，卽令汝霖不沒，而事亦漸難矣。羣盜之流入內地者，韓、岳竭力以芟夷之，殲殺過半，弱者抑散而備食於四方，然後收其僅存之可用者以爲吾用。非盡此食菘之鴟，可帥之以所嚮無前也。故汝霖亦知獨力任此之不足也，

○ 校記「追」字下有「者」字。

○ 據校記改。

亟請高宗返駕京闕以彈壓羣桀，且可輦輸東南之粟帛，調發入援之兵卒，而爲可繼之圖。若孤恃汝霖之志義，而無劉裕匡復之（盛）（威）○望以讐羣雄，抑無郭子儀朔方之部曲以立根本，仰給不貲，徒貽怨玩，劉越石之困於段匹磾者，其前鑒也。上無君，內無相，始而盛者漸以衰，悲憤中來，坐視其敗，雖欲不悒悒以自隕天年，其可得乎？

故謂汝霖不死，憑恃此衆可席捲燕、雲者，非能知汝霖茹荼之苦心也。馭之必有其權，養之必有其具，然後此二百餘萬烏合之旅，可收其利而不逢其害。非光武之聰明神武，而欲馴擾不軌之徒，以與虎狼爭生死，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 二

高宗之畏女直也，竄身而不恥，屈膝而無慚，直不可謂有生人之氣矣。乃考其言動，察其志趣，固非周赧、晉惠之比也。何以如是其餒也？李綱之言，非不知信也；宗澤之忠，非不知任也；韓世忠、岳飛之功，非不知賞也；吳敏、李悅、耿南仲、李邦彥主和以誤欽宗之罪，非不知貶也。而忘親釋怨，包羞喪節，乃至陳東、歐陽澈拂衆怒而駢誅於市，視李綱如仇讐，以釋女直之恨。是豈汪、黃二賢子之能取必於高宗哉？且高宗亦終見其姦而斥之矣。抑主張屈辱者，非但汪、黃也。張浚、趙鼎力主戰者，而首施兩端，前卻無定，抑不敢昌言和議之非。則自李綱、宗澤而外，能不以避寇求和爲必不可者，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以時勢度之，於斯時也，誠有旦夕不保之勢，遲回蕙畏，固有不足深責者焉。苟非漢光

○據校記改。

武之識量，足以屢敗而不撓，則外競者中必愕，況其不足以競者乎？高宗爲質於虜廷，熏灼於慄悍凶疾之氣，俯身自顧，固非其敵。已而追帝者，濱海而至明州，追隆祐太后者，薄嶺而至阜口，去之不速，則相胥爲俘而已。君不自保，臣不能保其君，震懼無聊，中人之恆也。亢言者惡足以振之哉？

靖康之禍，與永嘉等，而勢則殊矣。懷、愍雖俘，晉元猶足以自立者；以外言之，晉惠之末，五胡爭起，亂雖已極，而爭起者非一，則互相禁制，而滅晉之情不果。女直則勢統於一，唯其志之欲爲而無所顧也。以內言之，江南之勢，荆、湘爲其上游，襄、漢爲其右臂。晉則劉弘受方州之任，財賦兵戎聽其節制，而無所掣曳；顧、陸、周、賀諸大族，自孫氏以來，世繫三吳之望，一歸琅琊，而衆志交孚，王氏合族擁衆偕來以相扶掖。宋則雖有廣土，而無綏輯之人，數轉運使在官如寄，優游偃息，民不與親，而無一兵之可集，一粟之可支。高宗盱衡四顧，一二議論之臣，相與周旋之外，奚恃而可謀一夕之安？瑣瑣一苗、劉之懷忿，遽奪其位而幽之蕭寺，劉光世、韓世忠翱翔江上，亦落拓而不效頭目之捍。自非命世之英，則孑然孤處，雖懷悲憤，抑且誰爲續命之絲？假使晉元處此，其能臨江踞坐，弗憂繫組之在目前哉？故高宗飄搖而無壯志，諸臣高論而無特操，所必然矣。

於是而知國之一敗而不可支者，唯其孤也。有蕭何在關中，而漢高泗水之敗，得有所歸。有寇恂在河內，而鄧禹長安之敗，散而復合。崛起者且如是矣。若夫唐室屢覆，而朔方有可藉之元戎，江、淮有可通之財賦，儲之裕而任之人者勿猜，非一朝一夕之積矣。宋則奄有九土，北控狡夷，西禦叛寇，而州無綏撫之臣，郡無持衡之長，軍衛爲罪人之梏，租庸歸內帑之藏。吏其土者，浮游以需，秩滿而颺去。

一旦故國傾頽，竄身無所，零丁江介，頽海澨以容身。陳東、歐陽澈慷慨而談，其能保九子僅存之一綫，不隨二帝以囚死於燕山乎？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言其必有依也。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頽。」外已久枯，而中存之勺水一涸而無餘也。宋自置通判於諸州，以奪州鎮之權，大臣出而典郡者，非以逸老，則爲左遷。富庶之江南，無人也；巖險之巴、蜀，無人也；扼要之荆、襄，無人也；樞要之淮、徐，無人也。裘冠長佩，容與於天下，賢者建宮牆以論道，其次飾亭榭以治遊，其下攘民財以自潤。天子且安之，曰：「是雖不肖，亦不至攘臂相仍，而希干吾神器者也。」則求如晉元以庸懷之才，延宗社而免江、淮之民於左衽，不亦難乎？故以走爲安，以求和爲幸，亦未可遽責高宗於一旦也。

乃其後猶足以支者，則自張浚宣撫川、陝而奉便宜之詔始。宋乃西望而猶有可倚之形。且掣肘之防漸疏，則任事之心咸振。張、韓、岳、劉諸將競起，以盪平羣盜，收爲部曲。宋乃於是而有兵。不繫其足者，不仆其身；不劉其枝者，不槁其本。故垂及秦檜楛削之餘，而逆亮臨江，高宗不爲駭走，且下親征之詔。則使前此者，有威望之重臣鎮江、淮，以待高宗之至，亦未必氣沮神銷之至於如斯也。

首其謀者，唯恐天下之不弱；繼其後者，私幸靡散之無憂。國已蹙，寇已深，而尸位之臣，爭戰爭和，（感）〔穴〕○中相訟，無一人焉，懲諸路勤王之潰散，改覆轍以樹援於外。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以天子而爭州郡之權，以全盛而成貧寡之勢，以垂危而不求輔車之援，稍自樹立，而秦檜又以此惑高宗矣。和議再成，依然一畢士安之策也。岳飛誅死，韓世忠罷，繼起無人，閫帥聽短長於文吏，

○據校記改。

依然一趙普之心也。於是舉中原以授蒙古，猶掇之矣。豈真天驕之不可嚮邇哉？有可藉之屏藩，高宗猶足嗣唐肅之平安，史無猜忌之家法，高宗猶足似唐德之任李晟。故壞千萬世中夏之大閑者，趙普也。以太祖之明，而浸潤之言，已沁入於肺腑。況後之豢養深宮，以眇躬泣四海者乎？光武不師高帝之誅夷，上哲能之，非可期於中材以下也。

## 三

言有綱，道有宗，綱宗者，大正者也。故善言道者，言其宗而萬殊得；善言治者，言其綱而萬目張。循之而可以盡致，推之而可以知通，傳之天下後世而莫能槌其瑕璽。然而抑必有其立誠者，而後不僞以善言著也。且抑必聽言者之知循知推，而見之行事者確也。抑亦必其勢不迫，而可以徐引其緒，事不疑，而可以弗患其迷也。如是，則今日言之，今日行之，而效捷於影響。乃天下之尙言也，不如是以言者多矣。疏庸之士，剽竊正論，亦得相冒以自附於君子之言；宗不足以爲萬殊之宗，綱不足以爲萬目之綱，尋之不得其首，究之不得其尾，汎然而廣列之，若可以施行，而莫知其所措。天下有樂道之者，而要爲鞶帨之華，亦奚用此喋喋者爲哉？

高宗南渡，李伯紀之進言數矣。其言皆無可非也。顧其爲綱宗者，報君父之讐也，復祖宗之宇也。又進而加詳焉，遠小人，親君子也；議巡幸，決戰守也；擇將帥，簡兵卒也；撫河北，鎮荆襄也。如綱之言，循之推之，以建中興之業，允矣其無瑕璽矣。故天下後世無有得議其非者，而咎高宗之不用。雖然，以實求之，而奚足以當綱宗哉？足以立綱宗而非其誠，則綱宗者，虛設之綱宗，固無

當也。

君父之痛，士宇之蹙，誠不容已者。然其容已與不容已，繫乎嗣君之志而已。有其志，不待言也；無其志，言無益也。有其志而不知所以爲之，弗示以方，固弗能獎也。故此二言者，人皆可言，人皆可信，而究止於空言也。進而加詳，則固願終其說以導之而出於迷塗，天下後世之所樂聽，或亦高宗之所欲聞乎！其云親君子，遠小人，尙矣。苟非清狂不慧者，孰以爲不然？乃君子小人，有定名而無定指者也。以小人爲君子，而君子矣，以君子爲小人，而小人矣。故諸葛出師表必目列其人以當之。今直簡賢而求其進，斥姦而請其退，則奚以知汪伯彥、黃潛善之非君子，而趙鼎、胡寅之非小人邪？議巡幸，決戰守，急矣。而行伍之憑藉，孰爲干城？疆敵之爭趨，何從控禦？芻糧何恃以不匱？器械何取以求精？豈天子匹馬以前，疲卒扶羸以進，遂足定百年之鼎，成三捷之功乎？擇將帥，簡兵卒，尤其要者。抑就洩戎行而數奔者擇之邪？無亦求之偏裨，求之卒伍，求之草澤而擇之邪？天子自擇之邪？綱可代爲之擇邪？天子自擇之，則亦非不有所任用矣。綱可代擇之，則胡不心維口誦於坐論之下，如趙普之爲太祖謀者，而但虛懸一擇之之號，以聽人之詭遇乎？驚奔之餘，兵卒之不足久矣。集之必有其方，部之伍之，必有其制；教之練之，督之綏之，必有其將。河北之南來，閩海、楚、蜀之新募，必有其可使戰可使守之勢。合其散而使壹，振其弱而使彊，必有其道。綱誠以一身任安危之寄，則躬任之，默識之，日積月累，以幾於成，尤非大聲疾呼，懸一榜，下一令之所能勝也。則尤不可以空言效也。撫河北，鎮襄、鄧，誠形勢之不容緩矣。河北之待撫，豈徒號於上曰「吾不割也」，衆志遂以成城乎？其吏民爲朝廷守



者，孰可任也？孰未可任，而急須別揀將？帥以任之也？張所、傅亮固未足以勝任。卽令任之，而所以安所、亮而使盡其力者何術也？襄、鄧之財賦兵戎，其可因仍者何若？其所補葺者何從？專任而無旁撓者何道？凡此，皆就事而謀之，因勢而圖之，非可一言而據爲不拔之策。國政在握，成敗在於目睫，迫與天子謀之，進羣策以酌之，固有密藏於夙夜而研幾於俄頃者，豈建鼓而亡子可追哉？乃綱但琅琅乎其言之矣。一言而氣已竭矣。則汪、黃之黨且笑之曰：是老生之常談，謂飢當食，而爲無米之炊者也。惡足以拯吾君於危殆而措之安哉？於斯時也，二帝俘矣，兩宮陷矣，自河朔以嚮江、淮，數千里城空野潰，飄搖徐、亮之郊，內顧而零丁子處。綱以一身繫九鼎之重，則宜以一言而析衆論之歸。猶且組練篤章，指未可遽行之規畫，以祈免乎瑕璽。夫豈賈、董際漢盛時，高論以立令名之日？則言之善者，不如其無言也。

夫宋之所以浸弱浸削至於亡者，始終一綱宗之言，坐銷歲月而已。繼綱而獻策者，楊中立、胡敬仲猶是也。後乎此而陳言者，劉共父、真西山猶是也。乃前乎此而倡之者，景祐以來，呂、范諸公以洎王介甫之邪僻，蘇子瞻之縱橫，無非是也。以擬諸道，皆提其宗；以考諸治，皆挈其綱；孰得指其瑕璽者？而求其言之卽可行，行之卽可效者，萬不得一焉。故曰：「其言之不忤，則爲之也難。」不忤者，可正告於天下後世，而不違於綱宗之大正者也。叩其所以爲之而不得，則難矣。夫言也，而僅以祈免於忤也與哉？陸敬輿以奏議輔德宗，而反奉天之駕，一議爲一事而已，非建立綱宗、統萬殊萬目於數紙之中

○校記「將」作「牧」。

○校記「所」作「須」。

也。斯則誠爲善言者乎！

#### 四

屈身逆亂之廷，隱忍以圖存社稷，人臣之極致也，而抑視乎其所處矣。測其有可圖之幾，以待天下之變，姑且就之，兩處於有餘之地，以存其身與其祿位，而遽許之爲行權以濟險，則名義之途寬，而忠孝之防禦，君子所必嚴爲之辨者也。其所處者可以置吾身，身雖危，猶安也。安其身而動，動而利，可以出君父於險；動而不利，不喪其身之所守，則生死成敗，皆可以自靖，如是者尙矣。其次，則身非可安，而無可安之士，乃以身試不韜，而思以濟其志。志之得，則可以大有爲於天下，志之不得，猶不以身爲罪，而毀分義之防。故陳平、周勃，俛仰於呂后之側，非徒志在安劉也。惠帝崩，後宮之子，猶高帝之苗裔，可以爲君者，依之以待呂氏之變，而伸其誅鋤，固未嘗一日辱其身於異姓也。王導之於蘇峻，王坦之、謝安之於桓溫，忍其熏灼，陽與相親，賊未篡，吾君尙在，弗容立異以激禍之成。峻、溫死，而其志伸；峻不誅，溫不死，晉社已移，終弗能救，而後死之，未晚也。「蘇武節」之諺，不足以爲之病矣。狄仁傑之仕於僞周也，廟已改，君已囚，無可仕矣。而仁傑當高宗之世，未與大臣之列，則舍武氏不仕，而更無可執國柄、進忠賢、以爲興復之基。灼知其逆，而投身以入，不恤垢辱以與從逆之臣齒，非但一死之不惜，操心愈隱，懷貞愈烈，尤非夫人之所可託者也。審此，則呂好問、朱勝非無所逃其同逆之辜，不能爲之揜覆矣。

好問自中丞遷少宰，參國政久矣。張邦昌受虜冊以篡大位，此何時也？馬伸等犯死以爭，而好問

無言，趙鼎、胡寅潔身以逃，而好問不出<sup>○</sup>。邦昌舞蹈以受冕旒，好問從容而充陪列。已知衆志之歸，乃問邦昌曰：「真欲立邪？否邪？」邦昌遽有「不敢當」之對。則亦探邦昌不決之情，而姑爲變計。然則高宗不繫人望於濟州，通國且戴邦昌以爲主，好問受僞命之已久，又奚以自拔於逆廷哉？夫好問之心，固非若吳玠、莫儔之誇佐命也；亦非決志不污，如洪皓之誓死以不從劉豫也。權處於進可宋、退可邦昌之歧途，以因風而草偃，則募人通帛書於高宗，亦游移兩全之巧，無往而不足以自容。及王賓撻發已窮，猶曰：「世被國恩，受賢者之責。」將誰欺邪？且使於邦昌無「真立」之間，於高宗無尺帛之書，宋遂終無如邦昌何哉？密奏不足爲有無，嗣君非因其護戴，唯此七尺之軀，一汗而終不可浣。好問曰：「閉門潔身，實不爲難。」潔身而身存之非難，潔身而身死之豈易乎？果其爲段司農不辱之身，則又能閉門而全其軀命邪？以此質之，好問之論定矣？

若夫朱勝非者，尤不足齒於土類者也。苗、劉，二健卒耳。權藉不重，黨類不滋，逆謀不夙，所欲逞志者，王淵、康履而止。浸淫及上，遂敢廢人主而幽之蕭寺。勝非躬秉大政，繫百僚之望，使有不可奪之節，正色立朝，夫二賊者，詎敢爾哉？乃內禪之舉，勝非且尸陪列之長，爲下改元之詔。德不重，才不瞻，志不固，賊之藐之也久，故其脅之也輕，而勝非之從也易。乃使其禍不懲，則宋之危也亦亟矣。夫二賊所挾持以逞者，其心可洞見也。女直臨江而思渡，江東之不保在旦夕矣。二賊豈有爲宋守吳、會之心乎？始立嬰兒以待變，女直至，則弑高宗，執子虜以納降；女直不至，則徐攬衆權，要九錫而規篡。藉

<sup>○</sup> 校記：「不出」作「不去」。

令三方之義師不星馳而至，賊勢已成，虜兵且進，勝非其能事從中起，梟賊首以復辟乎？如其能之，則他日之自辯曰：「儉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固可解也。而悲憤始於張浚，成謀定於呂頤浩，奮勇決於韓世忠，勝非何與焉？其志欲圖者，果何圖也？察所懷來，一馮道、范質之心而已。勝非之生，無豪毛之益也。如其死也，則以明夫苗、劉之爲賊，而激忠義之人心以起，誠重於泰山矣。無靖康之禍，有所奉之君，名義自己而立衡，存亡卽於己而取決。事易於邦昌挾女直之勢，而抑無好問通閒道之書。事定之餘，優游以去，而貶竄不加焉，宋安得復有王章哉？

士所出身以事者，君也；所以事君者，身也。身之已辱，功且不足以蓋之，而況其不足以言功也。身之所履，因乎心之所安；心之所安，因乎時之所處。有以處身而心乃裕，有以處心而事乃貞。大白不緇，有其大白者存也。屈以求伸，有其必伸者在也。功名授之事外之人，節義存乎當局之正。好問死，不患擁戴康王之無將相；勝非死，不患革除明受之無義師。王蠋捐軀而齊復振，翟義夷族而漢復興。死且非徒死而無益也，然而非果於義者之所期也。立身則有本末矣，立朝則有風裁矣，立志則有衾影矣。安能一日緩頰於亂賊之前，以觀望其情，而徐圖轉計哉？留餘地以待他日之辯，辯則辯矣，吾不知其啓口之際，何以自捫其心也！

## 五

兀朮渡江而南，席卷吳、會，追高宗於四明，東迤海濱；其別將追隆祐太后，南至於虔州之阜口，西掠楚疆，陷岳、潭，而武昌在其懷袖。當是時也，江南糜爛，宋無一城之可恃，韓、岳浮寄於散地，而莫能

自堅。此苻堅所幾幸而不得，拓拔佛狸所遷延而憚進者也。舉天下而全有之，奚待蒙古於他日哉？然而兀朮急於渡河而歸，高宗且可畫淮而守，此可以知國家安危之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女直之不能久處江東也，若有所怵惕，而夢寢不安。非其欲之有所厭也，非其力之不足恃也，攻有餘而守不足者，無與故也。杜充之降，疑有與矣。而充不足以當有無之數，子然自以其身降，而號令不能及衆，則女直之不能憑藉以有江、淮，深知之矣。深入國境而能因而據之者，必有擁衆降附代爲招集之人。故劉整、呂文煥降於蒙古，而後宋不能免於土崩。地非其地也，人非其人也，風土之剛柔，山川之險易，人心之向背，乍履其地而無以相知。安能孤軍懸處，設守令，索芻糧，以無憂其困？師行千里而不見敵者，心必危，烏合以附而無任其安輯者，信之必不固。則兀朮之方勝而懼，得地而不敢有，所必然矣。夫宋之得此，於天下雖無片土之安，而將帥牧守相持以不爲女直用，固有以致之也。其於士大夫也，亦幾失其心矣，然而誅夷不加也，鞭笞愈不敢施也。祖宗之家法定，姦邪雖逞，而天子不爲之移，則姦邪亦知所禁。而弗能播其凶德。其於武臣也，猜防之而不使展其勇略，是以弱也；然而有功而未嘗故挫抑之，有過而未嘗深求之，危困而未嘗割棄之，敗衄而未嘗按誅之。待之也既使有餘，而馭之也亦有其制。不使之擅部曲而聽其去來，不使之幸寇存以脇吾權寵。不縱之於先而操之於後，則怨不深；不操之已窮而縱之使傲，則情不悖。故武人猶思媚於君，而部曲不從逆以靡。天下之大勢，十已去其八九，而士心協，民志定，軍情猶固，宋之所以立國百餘年如一日，而濱危不改其恆也。

○校記「禁」字下有「戒」字。

至於史嵩之、賈似道起，盡毀祖宗之成法，理宗汶弱而莫能問，士心始離，民心始散。將帥擅兵，存亡自主，而不與謀，然後望風瓦解。蒙古安驅以入，晏坐以撫，捨天下如一羽而無所疑。不然，劉、呂雖降，安能舉我所參養之吏士直前相搏，而樂附狡夷如其父兄也哉？斬刈亟，則小人易激；鞭笞用，則君子亦離。部曲衆而封賞早，則去來自恣；孤旅危而應援絕，則反噬必深。上與下泮渙而不相知，敵乃坐收之，而反爲吾腹心之患。宋之亂政，至蔡京當國、童貫臨戎而極矣。而凡數者之病猶未劇也。是以高宗跳身航海而終不亡也。

## 六

人之爲言也，質實而思之，縣縣而弗絕，天可指，地可畫，聖人可唯其攀引，六經可唯其撫拾，而成乎其說。違道之宜而以爲德，大害於天下而以爲利。探其所終，必不能如其言以行，而輒欲行之。時而有達情以體物、因勢以衡理者，主持於上，必不聽之以行。乃以號於天下曰：「吾說之不行，世衰道降，無英君哲相志帝王之盛治者使然也。」於是而有傳於世，乃使殃民病國之邪臣，竊其說以文其惡，則民之憔悴，國之敗亡，舉繇乎此。要其徒以賊民而無能利國，則亦終莫能如其說以行也，祇爲亂而已矣。

當建炎之三年，宋之不亡如縷，民命之死生，人心之嚮背，岌岌乎求苟安而不得矣。有林勳者，勸爲成書，請行十一之稅。一夫限田五十畝，十六夫爲井，井賦二兵一馬，絲麻之稅又出其外。書奏，徵一官以去。嗚呼！爲勳千祿之資，則得矣。其言之足以殺天下而亡人之國，亦慘矣！時亦知其不可而弗行，而言之娓娓，附古道以罔天下，或猶稱道之弗絕。垂至於賈似道，而立限以奪民田爲公田，行

經界以盡地力而增正賦，怨讟交起，宋社以墟，蓋亦自此啟之也。

古之言十一者，曰中正之賦。而孟子曰：「輕之者貉道也。」漢乃改之爲三十而一。然則漢其貉乎？何以一人陶濟萬室之邑，歷千年而不憂其匱也？夫以天下而奉一人，禮際祿廩宮室車服之費，則已約矣，非百里一邦，制度繁殷之比也。而不但此也，古者建國分土，民各輸於其都，自遠郊而外，道里之遠者，即在王畿，亦五百里而近。莫大諸侯，不過二百餘里而已。而大夫之有采地者，即其都邑以出納。唯然，則名十一而實亦十一已耳。自漢合四海以貢天府，郡縣去天子之畿，有逾於五千里者矣。其以輸塞下養兵衛民者，又過於此。逆流而漕，車輿驢馬任輦以行，其費不貲。使必盈十一以登太倉，三倍而不足以充。故合計民之所輸將，名三十而實且溢於十一矣。且欲立取民之制，求盈於十一，民之膏脂盡於此，而尚足以生乎？今使勸計其畝田，令輸十一於京，邊，勸其能之而無怨邪？抑徒爲此不仁之言，以導君於貪暴邪？況乎古之十一者，有田有萊，有一易再易之差，則亦名十而實二十。漢之更制，乃以革李愷之虐，而通周制之窮，百王之大法也。其何容輕議哉？

至欲於一井四百五十畝之中，賦二兵一馬，以充戎行，不知勦之將以何爲也。將以戰與？則歐厲懦之農人，以與閔不畏死之盜賊，樂殺無厭之（外夷）狄，貿軀命於喋血屠肝之地，一兵死而更責一兵，不殺盡農人而不止。無誅夷之峻法以督之，則聞金鼓而駭潰，國疾以亡。將以戍與？則荷戈而趨數千里之絕塞，饑寒冰雪，僅存者其餘幾何？抑且重爲徵發，而南畝之餘以耕者，又幾何也？三代之

○據校記改「外夷」爲「夷狄」。

兵，所戍者，百里之疆場也；所戰者，乍相怨而終相好之友邦也；所爭勝負者，車中之甲士也；追奔不窮日，俘馘不盡人。乃欲以行之後世流血成渠之天下，雖微仁人，亦不禁爲之慟哭矣。若馬，則國有坳牧，而益以商賈之征，固未嘗責農人供戎車之用。勳欲更取盈焉，商鞅、李悝所不忍爲而欲爲之，亦可謂覆載不容之凶人矣！

夫勳固曰：「此先王之法也。」從而稱之者，亦曰：「此先王之制也。」建一先王以爲號，而脇持天下之口，誠莫有能非之者。而度以先王之時，推以先王之心，其忍此乎？抑使勳自行之，而保民之不揭竿以起乎？且使之於勳之田廬，而勳不棄產以逃乎？夫亦捫心而自問乎？

奉一古人殘缺之書，掠其迹以爲言，而亂天下者，非徒勳也。莊周之言泰氏也，許行之言神農也，墨翟之言大禹也。乃至御女燒丹之言黃帝也，篡國之大惡而言舜、禹也，犯闕之巨盜而言湯、武也，皆有古之可爲稱說者也。古先聖王之仁育而義正者，精意存乎象外，微言善其變通，研諸慮，悅諸心，徵之民而無怨於民，質之鬼神而無恫於鬼神，思之慎而言之訥，惡容此吮筆濡墨求充其幅者爲哉？前乎勳而爲王安石，亦周官也；後乎勳而爲賈似道，亦經界也。安石急試其術而宋以亂，似道力行其法而宋亡。勳唯在建炎驚竄不遑之日，故人知其不可行而姑置之。陳亮猶曰：「考古驗今，無以加也。」嗚呼！安得此不仁之言而稱之也哉？

## 七

紹興諸大帥所用之兵，皆羣盜之降者也。高宗渡江以後，弱甚矣。張浚、岳飛受招討之命，韓、劉



繼之。於是而范汝爲、邵青、曹成、楊么之衆皆降而充伍，乃以復振。走劉豫，敗女直，風聞驚竄之情，因以有定。蓋羣盜者，耐寒暑，撓鋒鏑，習之而不驚；甲仗具，部隊分，仍之而無待；故足用也。不然，舉江南廂軍配囚脆弱之衆，惡足以當巨寇哉？

乃考之古今，用羣盜者，大利大害之司也。受其歸者有權，收其用者有制。光武收銅馬而帝，曹操兼黃巾而彊，唐昭用朱溫而亡，理宗撫李全而削。盜固未可輕用也。以弱而受彊，則賓欺其主；以彊而受彊，則相角以機；以彊而受弱，則威生其信。無故而來歸者，詐也。挫於彼而歸於此者，弗能爲助者也。以名相服，而無其實者，乍合而終離也。故欲撫羣盜者，必先之以勦，而羣盜之欲降也，抑先戰勝而後從。雖已爲我之部曲，猶以彊弱與我爭主客之權。唐何挾以受朱溫？宋何恃以受李全？溫與全且睥睨我而倒持其制，翱翔自得，復將誰與禁之？唯紹興諸帥之知此也，風馳雨驟而急與之爭。一敗之，再敗之，無不可敗之盜，而後無不可受。羣盜豈徒畏我哉？抑信其可恃爲吾主，而可無劔折死亡之憂矣。此其受之之權也。

若夫所以用之者，尤有可用不可用之辨焉。均爲盜，而旣爲之長矣，固褻然自大，而以爲我有此衆也。受命歸降，而又崇其秩以統其衆，則雖有居其上以控制之者，尊而不親，而不能固保其尊。其來也，因之而來，則其去也，因之而去。其順也，因之而順；則其逆也，因之而逆。天子且擁虛名，元戎徒爲旋綴。夫且肉袒而市我於敵，夫且懷姦而代我以興，矧望其策心戮力以死相報乎？故盜可用，而渠帥不可用也。

乃(寬)(尤)○有固不可用者，卽其戢志無他，而必不可圖功。蓋其初起也，皆比閭之儔伍，無權藉以相事使，而羣推一人以爲長；此一人者，何以能折彘傲之衆使不離哉？固有工於爲盜之術，而衆乃弭耳以聽。其爲術也，非有規恢天下之略也；抑非智勇過人，而戰無不勝也。不以敗爲憂，不以走爲恥，不以且此夕彼爲疑。進之務有所鹵獲以飽衆，退之知不可敵，而急去以全其軍。得地而無固守之情，以善其規避；一戰而不求再戰，以節其勞疲；志在偷以求全其部曲，而不期乎功之必成。於是徜徉不幸之地，憑恃山川之險，以免其人於屠戮之苦，而有旁掠之利。於是賈賈而起者，樂推奉而戴之爲尊。夫如是，欲使之爭封疆於尺寸，賈身首以立功，未有能勝者也。敗亦走，勝亦走，無所不走者，無所不掠。甚則坐視國家之傾危，而乘之收利。或叛或篡，皆其習氣之無恆，熟用之而不恤者也。威不足以嚮之，恩不足以懷之，非徒唐昭、宋理之無以馭之也；卽光武亦奚能洗滌其頑詭，使媚己以共死生哉？故光武於赤眉之帥，諄以「鐵中錚錚」，唯待以不死；曹操收黃巾之衆，終不任以一將之功。而朱溫、李全仍擁部曲，屹爲巨鎮，進則敗而退則逆，爲盜魁者，習與性成，終不能懷也。

紹興諸帥用羣盜而廢其長，張用、曹成、黃佐僅得生全，范汝爲、楊么皆從斬滅，李成、劉忠寧使之北降劉豫，而不加收錄。則根旣拔者枝自靡，垢已滌者色以新。人皆吾人也，用唯吾用也，指臂相使之形成，以搏擻有餘力矣。宋之撫有江、淮，貽數世之安，在此也。盪滌盡，則民力裕；戰勝頻，則士氣張；大懲誅，則叛逆警；部曲衆，則分應周；控制專，則進退決。故以走劉豫，挫兀朮，而得志於淮、汴。垂及

○據校記改。 ○校記「幸」作「爭」。

異日，完顏亮猶不能以一葦杭江而逞，皆諸帥決於滅賊之功也。非高宗之志變，秦檜之姦售，宋其興矣。

## 八

上有不能言之隱，下有不能變之習，賢者且奉之以爲道之綱，姦人遂乘之以售其伎害之術。迨乎害之已著，且莫知弊之所自，而但曰：「知人其難！」故賢爲姦惑，而庸主具臣勿論也。夫豈然哉？

嘗讀胡氏春秋傳而有憾焉。是書也，著攘夷尊周之大義，入告高宗，出傳天下，以正人心而雪靖康之恥，起建炎之衰，誠當時之龜鑑矣。顧抑思之，夷不攘，則王不可得而尊。王之尊，非唯諸趨伏之能尊；夷之攘，非一身兩臂之可攘。師之武，臣之力，上所知，上所任者也。而胡氏之說經也，於公子翬之伐鄭，公子慶父之伐於餘邱，兩發「兵權不可假人」之說。不幸而鞏與慶父終於弑逆，其說伸焉。而考古驗今，人君馭將之道，夫豈然哉？前之胤侯之於夏，方叔、召虎、南仲之於周；後之周亞夫、趙充國之於漢，郭子儀、李光弼之於唐；抑豈履霜弗戒，而必於「今將」也乎？「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自出者，命自上行之謂也。故易曰：「在師中，王三錫命。」錫命者王，在師中者「長子」。在其中，任其事，而以疑忌置之三軍之外，恩不浹，威不伸，乍然使之，俄然奪之，爲「弟子」而已。弟子者，卑而無權之謂也。將而無權，輿尸之凶，未有免焉者也。唯胡氏之言如此，故與秦檜賢姦迥異，而以志合相獎。非知人之明不至也，其所執以爲道者非也。

然此非胡氏專家之說也。宋之君臣上下奉此以爲藏身之固也，久矣。石守信、高懷德之解兵也，

曹翰之不使取幽州也，王德用、狄青之屢蒙按劾也，皆畜菹醢之心，而不惜長城之壞。天子含爲隱慮，文臣守爲朝章。胡氏沿染餘風，沁入心腎，得一秦檜而喜其有同情焉。嗚呼！夫豈知疑在岳、韓，而信在滔天之秦檜，其子弟欲爲之蓋愆，徒觸怒以竄死，而終莫能挽哉？

檜之自虜歸也，自謂有兩言可以聳動天下。兩言者：以河北人歸女直，河南人歸劉豫也。是其爲說，狂駭而必不可行。匪直資千秋之笑罵，高宗亦怒而榜其罪於朝堂。然而胡氏以管仲、荀彧期之，高宗終委國而聽之，雖不知人，寧至于此！夫檜所欲遣歸女直、劉豫者，非汎謂淪處江東之士民也。凡屬從南來分節建旄諸大帥，皆夾河南北之部曲，各有其軍。而高宗宿衛之旅，不能與較盈虛。高宗懲苗、劉之難，心惴惴焉。檜以爲盡遣北歸，則枝弱者幹自彊，而芒刺之憂以釋。蓋亦與胡氏春秋之旨相符。特其姦計未周，發言太驟，故高宗亦爲之愕異。而韓、岳之勳名尙淺，高宗亦在疑忌相參之際，故不卽以爲宜。而胡氏促膝密談，深相契合者，猶未可卽喻之高宗也。

已而羣盜平矣，諸帥之軍益振矣，屢挫女直之功日奏矣。三軍之歸嚮已深，萬姓之憑依已審，士大夫之歌咏已喧，河北之企望已至，高宗之忌之也始甚。檜抑術愈工，志愈慘，以爲歐之北而不可者，無如殺之罷之，權乃盡削而事易成。故和議不成，則岳飛之獄不可起，韓世忠之兵不可奪，劉光世、張俊不戢翼而效媚以自全。高宗之爲計也，以解兵權而急於和；而檜之爲計也，則以欲堅和議而必解諸將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在廷之臣，且以爲子鞏、慶父之禍可永杜於百年。嗚呼！亦孰知檜之別有肺腸，睥睨宗社，使不死，烏可制哉？

九

高宗決策選太祖後立以爲嗣，道之公也，義之正也，保固宗祧之大計也。而其議發於上虞丞婁寅亮。疏賤小臣，言出而天子之位定，大臣無與者，宋之無人久矣！寅亮之言，定一代之綱常，協千秋之公論，誠偉矣哉！顧其爲人，前此無學術之表見，後此無德業之傳聞，固非議定於誠，以天下爲己任者也。高宗於此，猶在盛年，度以恆情，必逢惡怒。越位危言，曾不憂及罪罟，夫寅亮何以任此而無疑哉？蓋高宗之畜此志久矣，其告范宗尹者明矣。故溢傳於外，寅亮與聞而深信之，以爲先發夫人之所未發者，功可必，名可成，有榮而無辱也。是謀也，宗尹聞之，中外傳之，寅亮處下位而深知之。在位大臣充耳結舌，曾無有能贊一言者，故曰宋無人也。

夫宗尹誠不足道矣。張德遠新平內難，任授分陝，趙惟重系屬本支，尊參坐論；君有志而不能知，君有美而不能成，君有宗社生民之令圖而不能決。所謂「焉用彼相」者，賁奚辭哉？故高宗之任二相也不專，謀和與戰也不定，以其無憂國之忱也。乃使自虜來歸之秦檜，一旦躡級其上，而執誅賞之大權，誠有以致之者，而不足深怪也。

治末者先自本，治外者先自內。匡君之失者，必獎其善。欲行其志者，必有以大服君民上下之心。當其時，雪二帝之恥，復祖宗之地，正夷夏之防，誠切圖矣，而抑猶其末也。聞太祖之幽，蓋太宗之愆，立義自己，以感天人之丕應，付畀得人，以垂統緒於靈長者，本也。故張子房當艸昧之初，而亟垂家法，李長源當擾亂之世，而決定嫌疑。然後天子知有憂國如家之忠愛，而在旁之浸潤不入；宵人知我有贊

定大策之元功，而甌臯之流丸自止。自宮中以迄四海，咸知國家之祚胤方新。而謀自我成，道惟君建，則傾心壹志以待我之敷施。身居百僚之長，日與密勿之謀，曾此弗圖，而藉手望輕志末之小臣，進而與天子商天位之簡畀，是猶足推誠委國，爭存亡勝敗於疆敵者乎？

張德遠之不及此，猶有說也。皇子寡之速斃，有物議焉，不敢稱立嗣於高宗之前，有所避也。趙惟重何爲者，而亦懵然弗問耶？高宗之世，將不乏人，而相爲虛設久矣。其賢者，皆矜氣近名，一往而無淵停嶽立之弘猷者也。高宗幾信幾疑，而不見其可恃。故汪、黃、秦、湯術雖陋，志雖邪，而猶傾心吐意，以達衆直行，敢於自任，無遲回濡待之情。是以去此取彼，而從之若崩。藉令得韓、范以爲肺腑之臣，則引社稷之存亡於一身，生死以之，而密謀皆夙，夫豈姦回之能遽奪哉？濟濟盈廷，而不能爲寅亮之言，其爲上所輕而斥之竄之，不伸其志，非其自處者之自致乎？

## 十

自宋以來，州縣之庭立戒石銘，蜀孟昶之詞也。黃庭堅書之，高宗命刻石焉。讀者僉曰：「勵有司之廉隅，恤生民之疾苦，仁者之言也。」嗚呼！儒術不明，申、韓雜進，夷人道之大經，蔑君子之風操，導臣民以喪其忠厚和平之性，使懷利以相接而交怨一方者，皆此言也。孟昶僭僞亡國之主，無擇而言之，可矣。君天下者，人心風化之宗也，而可揭此以正告天下乎？

夫謂吏之虐取於民者，皆其膏脂，謂夫因公而科斂者也，峻罰其鏹金者也，納賄而鬻獄者也，市賈而無值者也。若夫俸祿之頒，惟王所詔，吏不自取也。先王所制，例非特創也。小人耕而以其有餘養

君子，君子治而受其食以勤民事。取之有經，班之有等，民不怨於輸將，上不勤於督責。天尊地卑，而其義定，典敍禮秩，而其分明。若曰：是民之膏脂也，則天子受萬方之貢賦，愈不忍言矣。率此言也，必天下之無吏而後可也。抑將必天下之無君，而後無不可矣。是之謂夷人道之大經也。

君子之道，以無傷於物者自旌其志，苟非人所樂與者，一介不取，弗待於人之斬之也。如其所受之祿，斥言之曰：此民之膏脂矣，惡有君子而食人之膏脂者乎？上旣酬而升之，揖而進之，寄之以民社，而謂之曰：「吾取民之膏脂以奉汝。」辱人賤行，至於此極，欲望其戒飭自矜，以全素履，其將能乎？是以謂毀君子之風操也。

易動而難靜者，民之氣也。得利爲恩，失利則怨者，民之情也。故先王懼其懷私挾怨之習不可滌除，而政之所揚抑，言之所勸戒，務有以養之，而使泳游於雍和敬遜之休風，以復其忠順之天彝。故合之於飲烝，觀之於鄉射，逸之於大蜡，勞之於工作，敍之以禮，裁之以義，遠之於利，禁之於爭，俾怨讟不生，而民志允定。今乃揭而示之曰：「凡吏之受祿於國者，皆爾小民之膏脂也。」於是乍得其歡心，而疾視其上。其情一啟，其氣一奔，則將視父母之食於其子者，亦其子之膏脂；趨利棄義，互相怨怒，而人道夷於禽獸矣。先王以君子長者之道期天下，而人猶自棄，則克己自責，以動之於不言之化。今置其土木、狗馬、聲色、宴遊之糜民財者，曾不自省；而以升斗之頽，指爲腹削，倡其民以囂陵詬誶之口實，使賊其天良，是之謂導臣民以喪其忠厚和平之性也。

迪君子以仁民者，教之有術也；進賢士以綏民者，選之有方也；飾吏治以勿虐民者，馭之有法也。

仁不能教，義不能擇，法不能整，乃假禍福以恐喝之曰：「上天難欺。」無可如何，而恃鬼神之幽鑒。惟孟景以不道之身，御交亂之衆，故不得已而姑爲詛咒，爲人君者而焉事此乎？

王者之道，無不敬而已。敬天，而念天之所鑒者，惟予一人而已，非羣工庶尹之得分其責也。敬民，而念民有秉彝之性，不以懷利事其長上，務獎之以坦然於好義也。敬臣，而念吾之率民以養賢者，禮必其至，物必其備，辭必其順，而與共盡天職勤民事也。天子敬臣民，臣民相胥以敬天子，而吏敬其民以不侮，民敬其吏以不讟。無不敬者無不和，則雖有墨吏，猶恥譏非，雖有頑民，猶安井牧。畏清議也，甚於鬼神；賤貨財也，甚於鞭撻。以寬大之心，出忠厚之語，平萬族之情，定上下之紀，夫豈卞急刻峭之夫所得與也？君子出其言不善而千里違之，詛怨之言，何爲在父母斯民者之庭哉？

一一

盡南宋之力，充岳侯之志，益之以韓、劉、龔、二吳，可以復汴京、收陝右乎？曰，可也。由是而渡河以進，得則復石晉所割之地，驅女直於塞外；不得，亦據三關，東有滄瀛，西有太原，仍北宋之故宇乎？曰，不能也。凡得失之數，度之於彼，必察其情，度之於此，必審其勢，非但其力之疆弱也。情有所必爭，力雖弱，未可奪也，疆者勿論已；勢有所不便，力雖疆，未可恃也，弱者勿論已。

以河南、陝右言之：女直之初起也，積怨於契丹而求洩，旣勝以還，亦思奪其所有之燕、雲而止。及得燕而俯視河朔，得雲而下窺汾、晉，皆伸臂而可收也，遂有吞并關南之志。乃起海上，捲朔漠，南掩燕南，直數千里，斗絕而難於遙制，故乘虛襲取三河、兩鎮，而所欲已厭矣。汴、雒、關、陝，宋不能守，勢可



坐擁神皋，而去之若驚，不欲自有，以授之叛臣，則中原之土非其必爭之地，明矣。朱僊一敗，捲甲思奔，非但其力之不足也，情不屬也。而宋自收羣盜以後，諸帥憤盈，東西夾進，東清淮、泗，略梁、宋，有席捲之機；西扼秦、鳳，指長安，有建瓴之勢；岳侯從中而銳進，交相輔而不慮其孤，走兀朮，收京闕，畫河以守新復之疆，沛然無不足者，故可必也。

以河北、燕南言之：女直自敗盟而後，力未能得，而協割於衆，以其爲燕之外護也，以其爲芻糧金帛之所取給也，以其土馬之可撫有而彌疆也。郭藥師一啟戎心，而女直垂涎以歆其利，久矣爲必爭之地矣。軍雖屢折，而宿將未凋，餘威尙振。使宋渡河而北，則悉率海上之梟，決死以相枝拒，河阻其歸，敵摧其進，求軍之不覆沒者，十不得一也。宋之諸將，位相亞，權相埒，力相等，功亦相次。岳侯以少年崛起而不任爲元戎者，以張俊之故爲主將，從中而沮之也。韓、劉、二吳，抑豈折節而安受其指麾？則雁行以進，麀駭而奔，功不任受，咎亦無歸。故五國合從之師，劔於函關，山東討卓之兵，阻於堯、豫，九節度北伐之軍，潰於河南，其不如劉裕孤軍直進，擒姚泓，俘慕容超者，合離定於內，而成敗券於外，未有爽焉者也。乃欲合我不戢，櫻彼必爭，當百戰之驕虜，扼其吭而勿憂其反噬乎？若此，則雖高宗無疑畏之私，秦檜無腹心之蠱，張俊、劉光世無從旁之撓，且將憂爲吳明徹、淮北之續，退且河南之不保，而遙指黃龍，期飲策勳之爵，亦徒有此言，而必不能幾幸者也。

是故易言○鬼方之伐，憂其難爲繼也；春秋許陘亭之次，謂其可以止也。自趙普沮曹翰之策，而

○校記「言」作「憊」。

燕、雲不可問矣。自徽宗激郭藥師之叛，而河北不可問矣。任諸帥閫外之權，斥姦人乞和之說，棄其所不爭，攻其所不可禦，東收徐、兗，西收關、隴，以環拱汴，維而固存之；支之百年，以待興王之起，不使完顏氏歸死於蔡州，以導蒙古之毒流四海，猶有冀也。然抑止此而已矣。如日因朱僊之捷，乘勝渡河，復漢、唐之區宇，不數年而九有廓清，見彈而求鴟炙，不亦誕乎！

## 二二

相臣而立武功，周公而後，吾未見其人也。帥臣而求令譽，吾未知吉甫之果能稱焉否也？帥臣之得令譽也有三：嚴軍令以禁掠奪，爲軟語以慰編氓，則民之譽歸之；修謙讓以謹交際，習文詞以相酬和，則士之譽歸之；與廷議而持公論，屏姦邪以交君子，則公卿百僚之譽歸之。岳侯之死，天下後世胥爲扼腕，而稱道之弗絕者，良繇是也。唯然，而君子惜之，惜其處功名之際，進無以效成勞於國，而退不自保其身。遇秦檜之姦而不免，卽不遇秦檜之姦而抑難乎其免矣。

易曰：「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謂名之不可亟居，功之不可乍獲也。況帥臣者，統大衆，持大權，立大功，任君父安危存亡之大計，則求以安身而定上下之交，尤非易易矣。身不安則志不寧，交不定則權不重。志不寧，權不重，則力不足以宣，而撓之者起。撓之者起，則欲忘身以救君父之危，而不能畢遂其事；非但身試不測之淵而逢其沈溺也。君非大有爲之君，則才不足以相勝；不足以相勝，則恆疑其不足以相統。當世材勇之衆，歸其握，歷數戰不折之威，又爲敵憚；則天下且忘臨其上者之

○校記「棄」作「乘」。

○校記「衆」字下有「既」字。

有天子，而唯震於其名，其勢既如此矣。而在廷在野，又以恤民下士之大美競相推詡。猶不審，而修儒者之容，以藝文抒其悲壯。於是浮華之士，聞聲而附，詩歌詠歎，洋溢中外，流風所被，里巷亦競起而播爲歌謠，且爲庸主宵人之所側目矣。乃君之有得失也，人之有賢姦也，廟算之有進止也，廷臣無匡救之力，引己爲援，已復以身任之；主忌益深，姦人之媚疾益亟，如是而能使身安以效於國者，未之有也。

故漢之功臣，發縱指示，一聽之蕭、張、絳、灌無文，不與隨、陸爭春華之美。郭子儀身任安危，知李泌、崔祐甫之賢，而不與納交以結君子之好；知元載、魚朝恩之惡，而不相攻訐以觸姦佞之機。李光弼改紀其軍政，而不競其長；僕固懷恩固屬其部曲，而甘與爲伍。乃以廢斥之餘，一旦躍起，而卒拯吐蕃之難。以是動，而動罔不利也；以是求，而求無不得也。岳侯誠有身任天下之志，以奠趙氏之宗祊，而胡不講於此耶？

宋氏之以猜防待武臣，其來已夙矣。高宗之見廢於苗、劉而益疑，其情易見矣。張浚之褊而無定，情已見乎辭矣。張俊、劉光世之以故帥先達不能相下，其隙已成矣。秦檜之險，不可以言語爭，名義折，其勢已堅矣。而且明張紀律，柔聲下氣，以來牛酒之歡迎；而且綴采敷文，網羅文士，以與張九成等相爲浹洽；而且內與諫臣迭相揚詡，以辨和議之非；而且崖岸自矜，標剛正之目，以與姦臣成不相下之勢；而且譏評張俊，歷詆羣將，以折張浚之辨。合幸執、臺諫、館閣、守令之美，而皆引之於身，以受羣言之贊頌。軍歸之，民歸之，游士、墨客、清流、名宿莫不歸之。其定交盛矣，而徒不能定天子之交；其立身卓矣，而不知其身之已危。如是而欲全其社稷之身以衛社稷也，庸可得乎？

嗚呼！得失成敗之樞，屈伸之間而已。屈於此者伸於彼，無兩得之數，亦無不反之勢也。故文武異用，而後協於一。當屈而屈者，於伸而伸，非迫求而皆得也。故進退無恆，而後善其用。岳侯受禍之時，身猶未老。使其毀光斂采，力謝衆美之名，知難勇退，不爭旦夕之功，秦檜之死，固可待也。完顏亮之背盟，猶可及也。高宗君臣，固將舉社稷以唯吾是聽，則壯志伸矣。韓、劉錡、二吳不懲風波之獄，而畜其餘威以待<sup>○</sup>，承女直內亂以躡歸師，大河以南，無難席捲。卽不能犂庭掃穴以靖中原，亦何至日敵月削，以迄於亡哉？故君子深惜岳侯失安身定交之道，而尤致恨於譽岳侯者之適以殺岳侯也。悠悠之歌誦，毒於謗訕，可畏矣夫！知畏之，則所以弭之者，亦必有其道矣。

### 一三

岳鵬舉鄆城之捷，太行義社，兩河豪傑，衛、相、晉、汾，皆期日興兵以會北討，秦檜矯詔班師，而事不成。然則檜不中沮，率此競起之衆，可以長驅河朔乎？曰：所可望者，鵬舉屢勝之兵，及劉錡、韓世忠、二吳之相爲犄角耳。若所謂豪傑義社者，固無能爲也。奚以明其然邪？義兵之興，始於翟義，嗣其後者爲徐敬業，其志可嘉，而其成敗固可觀矣。故定大略，戡大難，摧大敵，成大功者，無所恃於此焉。

夫恃人者，無之而可恃也，久矣。所恃者彊於己乎？則是己固弱也。己弱而恃人，盼盼然（且）（日）<sup>○</sup>有所望，而其志不堅。弱者爲主，彊者爲賓，敵且攻其弱而主潰，彊者失主，而駭散以失其彊，莫能救己也。所恃者弱於己乎？則弱固不可恃也。己不弱而猶資弱以自輔，弱者不能勝敵，敵一當之而靡，則

○ 校記「而畜其餘威以待」作「而共畜餘威以待時」。

○ 據校記改。

勢且先挫，而三軍之氣爲之餒，敵人之氣，以勝而益爲之增，已雖彊，氣不勝而必傾矣。定大略，戡大難，摧大敵，成大功者，力足以相格，智足以相乘，氣足以相震，一與一相當，有死無生，有前無卻，上不恃天時，下不恃地利，而後可以決勝於白刃之下，復奚恃而可哉？

況乎義兵者，尤其不足恃者也。義軍之興也，痛故國之淪亡，悲衣冠之滅裂，念生民之塗炭，惻怛發中而不惜九族之肝腦者，數人而已。有聞義之名，而羨之以起者焉；有希功之成，而幾幸其得者焉。其次，則有好動之民，喜於有事，而蹶蹕以興者焉。其次，則有徼幸掠獲，而乘之以規利者焉。又其次，則有弱不能自主，爲衆所迫，不能自己者焉。又其次，則佃客厮養，聽命於主伯，弗能自免焉。其名曰萬，而實不得半也。卽其實有萬，而可戰者，不得千也。可戰者千，而能不大勝則前，小挫則卻者，不得百也。無軍令以整齊之，則遊奕無恆；無芻糧以饋給之，則掠奪不禁。遊奕無恆，則敵來而不覺；掠奪不禁，則民怨而反戈。故以王莽、武氏之易誅，而翟、徐旋起而旋仆，況女直之騷戾馳突而不易當者乎？梁興、渡河率之，而有垣曲、沁水之捷者，非其果足以勝也。義軍之號，皆稱「岳氏」，梁興往而爲之聲援，女直不辨其非真，而爲之震動。垣曲、沁水之守，抑河北初降之餘燼，非海上鷲擊之雄也，是以往而得志。浸令一試再試，情形盡見，女直且出銳師以搗之，則糜爛無餘，所必然矣。一方旣燬，而勃然以興者，皆茶然以返；屢前屢挫，則吾三軍之氣，亦沮喪而失所憑依。當日之未至於此也，班師故也。今試設身而審女直與宋彼己之情形，其全涌而前，翻飛而散，不炯然在心目之間乎？義社特大軍以成，

⊙校記「特大軍以成」作「特大軍以起滅」。

故鵬舉一班師，而數十萬人不知何往。大軍恃義社以進止，則義社一敗，而大軍不足以孤存。兩相恃則兩相失，女直以專壹之兵，直前而無待，左披右靡，又惡足以當之？

夫用衆不如用獨久矣。故謝安石力卻桓沖入援之兵而勝，苻堅兼帥鮮卑、氐、羌、河西之衆而亡。揭竿以爲幟，揮鋸以爲兵，野食鶉棲以爲屯聚，此羣羊距虎之形也，而安可恃也？宗汝霖之用羣盜，猶之可也。已爲盜，則不畏死者也。因爲盜，則自我洗滌之，其不任爲兵者可汰也。爲盜而有渠帥，則固可使就吾束伍也。去家爲盜，則無身家之累，不以敗爲憂。故諸帥收之於江南，而藉其用。若義社，則旣以義爲名矣，汰之不忍其無歸，帥之不能以行法。進退唯其意，而我不任爲之主，則馭之也難矣。馭之且難，而況可恃之乎？宋之將亡也，江、湘、閩、廣之閒，起者衆矣，而終不救礪門之禍。文信國無可恃而後恃之，不得已之極思，非有可恃者之所宜恃也。

#### 一四

勢無所藉，幾無所乘，一念猝興，圖度天下，而期必於爲天子者，自古迄今，未之或有。帝王之興也，無心干祿，而天命自歸，先儒之言詳矣，非虛加之也。帝堯之世，岳牧盈廷，九男非皆敗類，耕稼陶漁者，而謂帝將禪我乎？武王養晦，年已耄矣，使大命未就而崩，非不壽也，沖人方弱，保國不遑，而況及天下？然且俟之十三年，而後秉鉞以麾，假之年而贊其精魄，天也，非武王之可必也。故聖王無取天下之心，而乘時以御，因之而已。聖人且不可必，而況下此者乎？

一介之士，策名於當時者，或爲偏裨，或爲文吏，目之所規，心之所成，雖拓落而不可涯量，而其大

概可知也。生死屈伸，榮辱貴賤，且乘於不測之數。志所至者，望之而不能必至；志所未至者，姑試之而漸進焉，非其所期也。使方小得志之日，遽蹶蹕以躍起，曰：「吾將奄有方國，南面以馭四海之英尤，使俯首而稱臣妾。」非狂人其孰念及此？藉其有此，必蹶然一起而疾就誅夷。故以知亂臣賊子之成乎篡奪者，亦初無此固獲之情也。曹操之自言，「死而題征西將軍之墓」，豈盡欺人哉？橋玄未嘗期以天子，而操感其知己，則出身仕漢之初，無窺奪劉宗之志，明矣。知此，則人主之馭臣，防其所不必防，而不防其所防者，非明於豫防之道者也。

秦檜專政之暮年，大起刑獄，將盡殺張、趙、胡、洪諸公，逮及宗室。當斯時也，諸公竄處遐方，不得復進一議，論和議之非，於檜無忤也。和已成，諸將之兵已解，檜總百揆，膺世祿，其所欲者無不遂也。檜死，而高宗忽釋趙汾，召還遷客，則檜之深甚諸公，非必逢君也。檜之誅逐異己，不欲憇留一人者，豈僅快一時之忿忤哉？徧置其黨於要津，而不使宋有一親臣之可倚，骨鯁已空，發蒙振落者疾起而收之，檜之厚植其勢者，勢無不成也。高宗之年已耄矣，普安拔自疏遠，未正嫡嗣之名；一旦宮車晏駕，檜猶不死，則將拔非所立之冲幼暫立之，旋起奪之；外有女直以爲援引，內有羣姦以爲佐命，趙氏宗祊，且在其心目之中，易於掇芥。檜之志，豈待吹求而始見哉？

乃當靖康之年，始立臺端，與馬伸等共請女直立趙後，未嘗念及此也。及其自虜來歸，受撻嬾旨，力主和議，亦祇求和成而居功受賞已也。卽至逢高宗之欲，班北伐之師，解諸將之兵，獨立百僚之上，

○校記「忽」作「急」。

猶未能遽取必於邪逆之成也。已而諸賢竄矣，岳侯死矣，韓世忠謝事閒居，劉錡、二吳斂手聽命，張俊總領諸軍之願不遂，而亦廢處矣。所欲爲者，無不可爲；所不可致者，無不致也。周回四顧，知天下之無能如己何，高宗亦惴惴然不知所以馭己；然後睥睨神器，而以誅逐先試其凶威。勢之所激，鼠將變虎，亦奚待操心已久而後成乎大惡哉？故易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馴致者，初非所至而漸以成乎至也。

嗚呼！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鑿陳橋之已事，懲五代之前車，有功者必抑，有權者必奪；卽至高宗，微弱已極，猶畏其臣之彊盛，橫加鉞削。乃檜以文墨起家，孤身遠至，自可信其無他。而縛從中決，成巨浸以滔天，成乎蕭衍、楊堅之勢。高宗藏刃韉中，思與爭死，而莫能自振，固非前此所能逆睹。則欲辨霜冰於早，亦奚辨而可哉？

夫霜非冰也，而陰森慘冽之氣，一夕流空，則愴然怵栗之情，自感人之志氣，欲辨之，亦何難辨之有乎？不可辨者，志也；所可辨者，人也。志，無定者也。志於正者，勢溢而志或以淫；志於邪者，力窮而志因以詘。人，有定者也。賢者之志雖已移，而必有所憚不敢爲；姦人之志雖未萌，而必有所恃以操其利。故察之於始，檜非有操、懿之心，勿容苛論也。考之於其所行，不難爲石敬瑭、劉豫之爲者，豈有察之而不易知者乎？

其被囚而北也，與何臬、孫傅、司馬朴同繫，而獨不見殺；其羈於女直也，與洪皓、朱弁同留，而不與同拘；其脫身以返也，保有其妻孥，而盡室以安歸；則其狎凶狠之驕虜，使帖然聽己之徜徉者，可畏也。



張浚、趙鼎、李綱、胡寅皆高宗患難之君臣，屢退屢進，而莫能相捨；朝野兵民衆望所歸，而共倚其成；檜一得志，而屏息竄逐，莫敢與爭者，可畏也。岳侯所收羣盜，方戰中原，將士樂爲之死，而削之、斥之、囚之、殺之，曾莫有敢爲之鳴控者，可畏也。韓世忠撫數萬之衆，脫高宗於幽繫，上得君心，下孚羣望；而獨於檜不能一詞相拒，俯首解兵，苟以自全者，可畏也。張俊位望最隆，與檜合謀，夷岳氏之族，思得其兵，而檜轉盼相違，奪兵去位，曾不能以夙約責檜，而帖耳伏從，尤可畏也。挾此數可畏之才，欲爲則爲之，爲之甫成而又進爲之；力甚驚，機甚巧，其銳往而無定情也甚狡，其執持扼要而操以必得也甚堅；則不必久懷篡奪之心，乘乎可篡而篡焉，復何所戢而中止乎？

主和議者，前有汪、黃，後有湯、史，而人敢與爭者，有可爭之勢也。君不固信者，無可信之術也。故旋用旋黜，而終不勝公論之歸。檜獨盡箝天下之口，盡反數十年之爲，狡夷且入其牢籠，六軍皆安其解散，爪牙角距，豈一旦之能快搏噬哉？當其時，覲其面目，觀其設施，聞其言說，苟有庸心於鑒微知著者，奚問其志哉？卽其人而知之有餘矣。堅冰者，非霜志也，勢也。或馴致之，或不終致之，存乎辨之者爾。弗庸猜防也，弗庸禁制也，尤弗進而問其心也，固已辨矣。胡康侯之爲檜欺也，據目前之志，忘馴致之變，宜其惑已。

## 一五

以勢震人者，其傾必速；震之而不震者，其守必堅。其閒必有非望之禍，與之相乘；非望之禍，與之相就。非一幸而一不幸也，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致也。楚虔之於乾谿，夫差之於黃池，苻堅之於淝

水，完顏之於瓜步，傾之速也，有合符焉。其特威以震人者均，故其速傾均也。是以羊祜得西陵而固守，高潁聞陳喪而班師，拓拔佛狸臨江而不渡，周世宗得淮南而許和。誠知夫極盛於外者，中且枵而難必起，自固其本，而後可徐圖於後也。知此，則人震己以不可禦之勢，而擬立以待其自斃者，固必有道矣。德不足以綏，義不足以正，名無可執，釁無可乘，竭己之威力以加於人，是浮動之氣也。氣者，一浮而無乎不動者也；合數十萬人而動其浮氣，則一夫蹶起，而九軍之情皆蕩。況乎不恤其內之已空，而淫於外，授人以餘地，使無憚以生其心，有不可坐而待其斃者乎？且其極乎盛以相震者，數十萬人也。其士卒，則疆與弱之相聞也；其將領，則忠與姦之相雜也。拊循不能周，而怨起於內也；遷延以相待，而進無所決也。功成而無所專歸，則欲進而情已漫也；奔北而無能盡詰，則雖退而罪可避也。部分進而相知聞，則無望其相援也。簇進而壅於道路，則名衆而實亦寡也。交相倚而恃人，則自固之謀必（速）（疏）也。本以相震，而非以生死相質，則不受其震而必自沮喪也。如是，則以我孤立之軍，敵彼雲集之旅，制在我而不在彼，明矣。故謝安談笑而待捷書，虞允文乍至而決進戰，非幸也，實有其可以相禦之理也。

然則晉、鄭銳起而嚮楚，度，當無楚矣；趙鞅蹶與而薄夫差，當無吳矣。然而不能者，爲其所震而不知其不足震也。若夫公子比之入，句踐之興，慕容垂之叛，完顏雍之篡，豈可幾幸其必然哉？而一往之氣，不恤其歸，必得之情，不防其失；則不可幾幸者，固可期也。是故居整以御散，用獨以制衆，散者必

○據校記改。

潰，衆者必離。處靜以待動，奮弱以抗彊，動者必折，彊者必摧。無他，虛與實之分，禍與福之紐也。君子觀於此，而知所以自求，知所以應天下矣。見可憂者非憂也，見可懼者非懼也。所憂者無可憂之形，所懼者無可懼之迹也。姤之危也，始於羸豕，剝之孤也，終以得廬。守其大常，以御其至變，貞勝者，勝之以貞而已。

## 一六

榮悴之際，難言之已。貧賤者，悴且益難勝也；崇高者，榮愈不能割也。故代謝之悲，天子與匹夫均，而加甚焉。太宗册立愛子，猶不憚，曰：「人心遽屬太子，置我何地？」高宗之於孝宗，未有毛裏之恩也。乃年方盛，而（且）〔早〕○育之宮中；天下粗定，而亟建爲冢嗣；精力未衰，而遽授以內禪。迨其退養德壽，歲時歡宴，如周密所記者，和氣翔洽，溢於色笑，愴然無累，忘其固有天下之榮，得不謂高人一等乎？

人之於得失也，甚於生死。一介之士，身首可捐，而不能忘情於百金之產。苟能夷然澹定以處得失，而無憎忤之心，是必有定力者也。則以起任天下之艱危，陔懷君父之隱痛，復何所顧惜，而不可遂志孤行以立大節？物固莫禦也。然而高宗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稱臣於驕虜，而無媿怍之色；虐殺功臣，遂其猜妨，而無不忍之心；倚任姦人，盡逐患難之親臣，而無寬假之度。孱弱以儉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樂。滯滯殘疆，恥辱不恤，如此其甚者，求一念超出於利害而不可得。繇此言之，

恬淡於名利之途者，其未足以與於道，不僅尋丈之間也。

人之欲有所爲者，其志持之已盈，其氣張之已甚，操必得之情，則必假乎權勢而不能自釋。人之欲有所止者，其志甫萌而卽自疑，其氣方動而遽求靜，恆留餘地以藏身，則必惜其精力而不能自堅。二者之患，皆本原於居心之量；而或踰其度，或阻其幾，不能據中道以自成。要以遠於道之所宜而墮其大業，皆志氣之一張一弛者爲之也。夫苟弛其志氣以求安於分量之所可勝，則於立功立名之事，固將視爲願外之圖，而不欲與天人爭其貞勝。故嚴光、周黨、林逋、魏野之流，使出而任天下之重，非徒其無以濟天下也，吾恐其於忠孝之誼，且有所推委而不能自靖者多也。誠一弛而不欲固張，則且重抑其情而所以自保，未流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己與物往來之衝，有相爲前卻之幾焉。己進而加乎物，則物且退縮而聽其所御；御之者，有得有失，而皆不能不受其御也。己退而忘乎物，則物且環至而反以相臨，臨己者，有順有逆，而要不能勝其臨也。夫苟不勝其臨矣，力不可以相禦與？則柔巽卑屈以暫求免於害者，無所復容〔吝〕○。力可以相禦與？則畏之甚，疑之甚，忍於忤害以希自全。故莊生之沈溺於逍遙也，乃至以天下爲羿之彀中，而無一名義之可恃，以逃乎鋒鏑。不獲已而有機可乘，有感可假，則淫刑以逞，如鋒芒刺於衾簞，以求一夕之安。惟高宗之如是矣。故於其力不可禦者，稱臣可也，受冊可也，割地可也，輸幣可也。於其力可禦者，可逐則逐之已耳，可殺則殺之已耳。迨及得孝宗而授之，如脫桎梏而遊於闔風之圃，不知有天子

○ 據校記改。

之尊，不知有宗社之重，不知有辱人賤行之可恥，不知有不共戴天之不可忘。蕭然自遂，拊髀雀躍於無何有之鄉，以是爲愉快而已矣。

三代以下，人君之能享壽考者，莫高宗若也。其志逸，其氣柔，其嗜欲淺，而富貴之戕生者無所耽溺，此抑其恬淡知足之自貽也。然而積漸以糜天下之生氣，舉皇帝王霸懋留之宇宙而授之異族<sup>○</sup>，自此始矣。故曰：「無欲然後可以語王道。」知其說者，非王道之僅以無欲得也。退而不多取之利欲者，進而必極其道義之力。自非聖人，則乘權處勢以免天下於凶危者，尙矣。是豈徒人主爲然哉？鷄鳴不起，無所孳孳，進不爲舜，退不爲跖，行吟坐嘯，以求無所染。迨其勢之已窮，則將濫入於跖之徒而不自戢，所必然矣。竄李綱，斬陳東，殺岳飛，死李光、趙鼎於瘴鄉，其爲跖之徒也，奚辭？君子鑒之，尙無以恬然自矜潔已哉！

# 宋論卷十一

## 孝宗

漢之於匈奴也，高帝圍呂后嫚，掠殺吏民，烽火通於甘泉，文帝顧若忘之，而姑與款之。垂及於景帝，休養數十年，人心固，士馬充，武帝承之，乃始舉有餘之力，拔將於寒微，任其方新之氣，以絕幕窮追，而匈奴破敗以遁。東晉之勢，弱不能支，祖逖死，桓溫敗，廷議不及中原者數十年。謝安端默凝立，聲色不顯，密任謝玄練北府之兵，而苻堅百萬之師披靡以潰。劉裕承之，俘姚泓，斬慕容超，拓拔、赫連無能與競。使孝宗而知此，亦何至苻離一敗，秦敵而不復振，以迄於宋之亡哉？

孝宗初立，銳志以圖興復，怨不可且夕忘，時不可遷延失，誠哉其不容緩已。顧當其時，宋所憑藉爲折衝者奚恃哉？摧折之餘，凋零已盡，唯張德遠之孤存耳。孝宗專寄腹心於德遠，固舍此而無適與謀也。然而德遠之克勝其任，未可輕許矣。其爲人也，志大而量不弘，氣勝而用不密。量不弘，用不密，則天下交拂其志，而氣以盛而易虧。故自秦檜擅權以來，唯盛氣以爭得失，而不早自圖惟：虜盟已敗，檜姦已露之餘，事權一旦歸我，而何以操必勝之術？兵孰老而孰壯？將孰賢而孰姦？芻糧何取而

不窮？馬仗何從而給用？呼而卽應者，何以得吏士之心？合而不乖者，何以成同舟之濟？謀之不夙，則臨事四顧而徬徨；信之不堅，則付託因人而卽授。乃自其一竄再竄，顛倒於姦邪之手，君情不獲，羣望不歸，觀望者徒倚而諒其志之難成，媚嫉者側目而幸其功之不就。當其飄搖遠徙，禍切焚身，避影銷聲，於當世無周爰之諮訪；雖曰老臣，而拔起遷謫之中，猶新進也。一旦勃興，與天子訂謀於內，遂欲奮迅以希莫大之功，率一往之情，無可繼之略，豈乘塵建旆，大聲疾呼，張復仇讐，驅匪類之義聲，遂足以抗百戰不摧之驕虜哉？一敗而終不復興，固其所必然者也。

夫孝宗而果爲大有爲之君，德遠而果能立再造之功也，則處此固有道矣。完顏亮南犯而自殲矣，完顏雍新撫其衆而不遠遠圖，未有尋盟索賂之使，渡淮而南。則固可急修內治，擇帥簡兵，繕備積儲，而從容以求必勝之術也。湯思退可逐而未逐；尹穡、王之望可竄而未竄；史浩可戒之以正，而聽其浮沈；虞允文、陳康伯可引與同心，而未遠信任；朱元晦、劉共父可使秉國成，而尙淹冗散。如其進賢遠姦，成畫一之朝章，則國是定，而無伏莽之宵人乘小挫而進其邪說。於是而廟議輯矣，人心翕矣，猶無事遽爾張皇迫於求獲也。楊存中、吳璘雖老，猶可就訪所託之偏裨；張、韓、劉、岳部曲雖凋，猶可求慣戰之材勇。將未得人，草澤不無英尤之士；兵雖已弛，淮、襄、川、陝自多技擊之材。罷湖山之游幸，以鼓舞人心；嚴漁侵之姦欺，以廣儲芻粟。繕淮、泗、襄、漢之城堡，進可戰而退可憑；簡西南谿峒之蠻兵，氣用新而力用壯。經營密定於深宮，威信無猜於閩外，竭十年生聚教訓之勞，收積漸觀釁乘時之效。然後絕其信使，責以駢奔。彼且懷忿而起不戢之兵，我固堅立以待狂輿之躡。如是以圖之，燕、雲卽未

可期，而東收汴、雒，西掃秦、川，可八九得矣。此之弗慮，猝起德遠於摧抑之餘，積不平之志氣，視舉朝如醉夢，而已獨醒，卻衆議以憤興，而激其妒忌。孝宗企足而望澄清，德遠攘臂而爭旦夕。孤遣一軍，逍遙而進，橫擊率然之腰，姑試拚蜂之螫。李顯忠萬里初歸，衆無與親；邵宏淵百戰未經，懷私求試；則苻離之潰，虜不躡迹而相乘，猶其幸也。

蕭思話一潰，而劉宋日削；吳明徹一奔，而陳氏族亡；契丹之送死於女直，女直之興尸於蒙古，皆是也。宋之不亡，其能幾乎？人言和而我言戰，義足以相勝，名足以相壓。而疆敵窺見其無成謀，則氣益振；異己者坐待其無成績，而互相搖；天下亦共望其有成功，而終不可得。史浩曰：「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未必非深識之言也。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德遠雖沒，未嘗不可有嗣以圖功者，惜哉其一仆而終不能興矣。情愈迫者，從事愈舒；志愈專者，諮謀愈廣；名愈正者，愈盡其實；斷愈堅者，愈周其慮。大有爲之君相，務此而已矣。

## 二

孝宗奉養德壽宮，極愛敬之忱，俾高宗安老以終壽考，三代以下，帝王事其親者之所未有，爲人後者爲之子，道無以尙矣。夷考嗣立以後，多歷年所，大典數行，徒於所生父母未聞有加崇之舉。奉大義，尊正統，抑私恩，矯定陶、濮邸之失，其可爲後世法乎？

夫議道以垂大法，正大經者，固未可一槩論也。禮曰：「爲人後者，爲所生父母服期。」統之曰所

○校記「族」作「旋」。



生父母，則於所後者之族屬，雖功總以降，迄於服絕之遠支而皆期也。名之曰父母，則尊之曰皇、曰帝，立廟以開所後者之祖考，固不可也。而竟沒其父母之實，夷之所疏遠之族人，抑不可也。光武之於南頓，無所加尊，而不失其親親之報，情伸而義無不正，奚不可哉？然而禮以義起，而求遂其心之所安，非一槩之論可執也。則孝宗於此，未可以英宗之例例之矣。其於秀王僭無追崇之典，可無遺憾也。

王珪之諫英宗曰：「陛下富有四海，傳之子孫，誰所貽而忍忘之？」鄙哉！其爲小人之言也。仁宗以崇高富貴貽之己，而爲父母；濮王無崇高富貴貽之己，而卽非父母；然則利之所在，父母歸之，而人理絕矣。而孝宗則異是。太祖之得天下雖幸也，而平西蜀，定兩粵，下江南，距北狄，偃戈息民，布寬政，興文治，以垂統於後，固將夷漢、唐而上之。其曰傳長君以靖篡奪，法雖未善，而爲計亦長。乃德昭不能保其軀命，其子以團練使降爲疏屬，是宋未亡，而太祖之亡久矣。幽明交恫者於茲六世，爲其子孫者，弗能興起，而聊長其子孫，是亦不容已於仁孝之心也。然則自秀王僭以上至於德昭，含不敢言之恤，以俟後之興者，九原當無異心。高宗嗣子雖天，徽宗八子雖絕，而自真宗以下，族屬不乏賢者。乃創義以興復之，而歸神器於德昭之裔。是高宗者，非徒允爲孝宗之父，實爲太祖之雲孫者也。秀王悅服，而願以子孫爲其子孫，情之至，卽理之公矣。孝宗壹盡其忱，以致孝於高宗，卽以追孝於太祖，則無所推崇於秀王也，庸何傷？

知此者，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變，斟酌典禮而無所遺憾於人心。不然，執一槩之說，堅持一理以與天下爭，則有隙以授邪說之歧，而爲所屈服。故張璪、桂萼相反相激而極乎汎濫。故曰「唯忠信可以行

禮」。謂盡己以精義，循物而無違其分也。研諸慮，悅諸心，準諸道，稱諸時，化而裁之存乎變；而及其得也，終合於古人之尺度，而無銖銖之差。夫古人之尺度，固非執一槩之說所可取合也，久矣。

今且有說於此：藩王之子，入爲天子之嗣，迨及踐阼，王猶未薨，若僅高官大爵，稱爲伯叔，則天子之制臣諸父，將使三朝拜表，北面稱臣，如咸丘蒙之說，而豈人子之所忍爲乎？故執一槩之說，未有不窮者也。誠使有此，而當國大臣，早爲之慮，所不容事至周章而羣起以爭得失矣。則唯有一道焉，可以少安，而講之不容不豫也。以先皇之遺詔，冊王之次子嗣爵，以守侯度，而迎王入養於宮中，謝老安居，無所與聞，以終其壽〔考〕<sup>○</sup>，其薨也，葬以王，祭以天子，天子廢絕期之制，而行期服於宮中，以是爲恩義兩全之大略，變而能通，心得而道可無違，其庶幾乎！雖然，準諸大義，順乎人子之心，猶未可以此爲不易之經也。自非若孝宗之上纘太祖者，有父在，固不當貪大寶而出繼天子也。

### 三

人才之摧抑已極，則天下無才；流及於百年之餘，非逢變革，未有能興者也。故邪臣之惡，莫大於設刑網以摧士氣，國乃漸積以亡。迨其後，摧折者之骨已朽矣，毛擊鉗網之風亦漸不行矣，後起者出任當世之事，宜可盡出其才，建扶危定傾之休烈，而熏灼之氣挫其初志，偏側之形囿其見聞，則志淫者情爲之靡，而懷貞者德亦已孤。情靡者相沿而濫，德孤者別立一不可辱之崖宇，退處以保其貞；於是而先正光昭俊偉之遺風，終不可復。如是者，其弊有三，要以無裨於國者均也。

○「考」字據校記增。

其下，目之所睹，耳之所聞，皆見夫世之不可抗志以相撓也，而求一深淵之區宇，以利其游泳。正與邪迭相往復，無定勢矣。而正勝邪，小人之蒙譴也淺；邪勝正，君子之受禍也深。則趨彼避此，以徼所行之利，雖有才可試，亦樂用之於詭隨，而奚有於國事之平陂？

其次，其志亦懷貞而不欲託足於邪途矣。以爲士自有安身利用之術，進不貽君子之譏，退不逢小人之怒，可以處閒散，可以試州郡，可以履臺端，可以位宰執。不導淫以蠱上，不生事以疲民，不排擊以害忠良，不氣矜以激水火。無必進之情，而進之也不辭；無必退之心，而退之也不吝。故當世習與相安，而獲吉人之譽。如是，則才有所不盡效，而抑不求助於才以自輔。其究也，浸染以成風尚而不可問矣，始以容容，終以靡靡矣。

又其上，則固允矣爲秉正之君子矣。觀其所志與其所爲，天下之所想望，後世之所推崇，伊、傅之德業，舍此而不能與焉。故一時有志之士，樂就之以立風軌。然而終不能者，則惟德之孤也。天下無能與其德者，而德孤矣；視天下無能與其德者，因舉天下置之德外，而德愈孤矣。其好善也篤，而立善之塗已隘；其惡惡也嚴，而摘惡於隱已苛。以義正名，名正而忘求其實，以言衛道，言長而益啓其爭。以視先正含弘廣大之道，默以持之如淵涵，慎以斷之如嶽立，操扶陽抑陰之權，密用而姦邪自斂；受智名勇功之集，挹取而左右皆宜；其意似不欲然也，而考其所成，則固不能然也。欲託以伊、周者定之元功而未逮，即以黎韓琦、李沆定國是，濟危疑之大猷，而亦有所未遑及此者。使當休明之世，無姦邪之餘威以激其堅忍，無詭隨之積習以觸其惡怒，無異端之競起以勞其瑣辯，無庸儒之波流以待其氣矜，則

道以相挾而盛，業以相贊而成，其所就者豈但此哉？故摧抑人才者，雖不受其摧抑，而終爲摧抑，害乃彌互百年而不息。故曰邪臣之惡，莫有大於此者也。

宋自王安石倡舜殛四凶之說以動神宗。及執大政，廣設祠祿，用排異己，其黨因之搏擊無已。迄於蔡京秉國，勒石題名，錮及子孫，而天下之士，有可用者，無不入於罪罟。延及靖康，女直長驅以入，二帝就俘，呼號出郭。而宋齊愈、洪芻之流，非無才慧，亦有時名，或談笑而書逆臣之名，或挾虜以亂宮嬪之列。於是時也，雖有憤恥自疆之主，亦無如此痿痺不仁者之充塞何矣！高宗越在江表，士氣未復，秦檜復起而重摧之，趙、張、胡、李幾不保其死，羣情震懾，靡所適從，姦慝相沿，取天下之士氣抑之割之者且將百年矣。士生而聞其聲，長而見其形，泛泛者如彼以相搖蕩也，岌岌者如此以相驚歎也，則求其擴心振氣以復出而規天下於方寸，庸詎能乎？

故孝宗立，奮志有爲，而四顧以求人，遠邪佞，隆恩禮，慎選而篤信之，乃其所得者，大槩可睹矣。陳康伯、葉顛、陳俊卿、虞允文，皆不可謂非一時之選也。內不失身，上不誤國，興可興之利而民亦不傷，辨可辨之姦而主亦不惑。會君之不迷，幸敵之不競，而國以小康。至若周必大、王十朋、范成大、楊萬里之流，亦錚錚表見，則抑文雅雍容，足以緣飾治平而止。絜之往代，其於王茂弘、謝安石、李長源、陸敬輿、匡濟之弘才，固莫窺其津涘。卽以視邨鑒之方嚴，謝弘微之雅量，崔祐甫之清執，杜黃裳之通識，亦未可與相項背也。下此，則葉適、辛棄疾之以才自命，有虛願而無定情，愈不足言矣。

推而上之，朱元晦、張敬夫、劉共父三君子者，豈非曠代不易見之大賢哉？乃懲姦邪之已淫，故崖

字必崇，而器使之途或隘；鑒風波之無定，故潔身念切，而任重之志不墜。正報讐復宇之名，持固本自彊之道，亦規恢之所及，而言論之徒長，其洗心藏密之神武，若有不敢輕試者焉。嗚呼！能不爲亂世所焚，而獨立不悶；然且終爲亂世之餘風所窘，而體道未弘，德之孤，宋之積漸以亂德者孤之也。不得不孤，而終不能不自孤其德，則天下更奚望焉？即使孝宗三薰三沐，進三君子於百僚之上，亦不敢必其定命之訐謔，廓清九有也。藉其摧抑之不深也，則豈但三君子之足任大猷哉？凡當日之能奉身事主而寡過者，皆已豫求尊俎折衝之大用，以蘄免斯民於左衽。惟染以熏心之厲，因其悞翫之謀，日削月衰，坐待萬古之中原淪於異族。追厥禍本，王安石妒才自用之惡，均於率獸食人；非但變法亂紀，虐當世之生民已也。

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如鳶之戾於天也，魚之躍於淵也，各自得也。壽考作人，延及遐遠。故周之衰也，魯、衛多君子之器，齊有天下之才，乃以維中夏，攘四夷，延文、武之澤於不墜。世胄之子，不染患失之風；崛起之英，不抱孤危之恤。沈潛而能剛克，不荏苒以忘憂；彊毅而能弘通，不孤清以違衆。言可昌，而不表暴於外以（逸）（洩）○其藏；節可亢，而不過於絕物以廢其用；後世可無傳書，天地且從其志氣。作人者之用大矣！不知出此，而持申、商之法，以解散天下之心而挫其氣。囂然曰「天下無才也」，然後天下果不能有才也。斯可爲痛哭者也！

## 四

乾道元年，和議再成，宋與女直無兵革之爭者四十年。論者謂二主皆以仁恕宅心，而天下咸被其

○據校記改。

澤。嗚呼！此偷安之士，難與慮始之民，樂懷利以罷三軍，而不恤無窮之禍。流俗之言一倡，而天下交和，夫孰能聽之哉？宋之決於和，非孝宗之心也。孝宗嗣立以來，寢寢不忘者興復之舉，豈忍以割地終之。完顏雍雄心雖戢，然抑豈有厭足之欲，顧江左而不垂涎者。故和者皆其所不得已，而姑以息民爲名。質質者從而信之，交起而譽之，不亦愚乎？宋與女直，相枕而亡，其幾兆於此矣。

宋自秦檜持權，摧折忠勇，其僅免於死亡者，循牆而走，不敢有所激揚，以徯國家他日干城之用。諸帥老死，而充將領者，皆循文法，避指摘之庸材。其士卒，則甲斷矛撓，逍遙坐食，抱子以嬉，視荷戈守壘之勞，如湯火之不可赴。其士大夫，則口雖競而心疲，心雖憤而氣茶；不肯者耽一日之娛嬉，賢者惜生平之進止；苟求無過，卽自矜君子之徒，談及封疆，且視爲前生之夢。如是，則孝宗雖蹠蹠以興，疾呼心亟，固無如此充耳無聞者何也！故苻離小劔，本無大損於國威，而生事勞民之怨謗已喧囂而起。及其稍正敵禮，略減歲幣，下卽以此獻諛，上亦不容不以自安；無可柰何，而委之於命，而一仆不能再起，奄奄衰息，無復生人之氣矣。

女直之初起也，以海上之孤軍，跳梁而不可禦，駸駸而有中夏者，恃其力之彊也。以力立國者，與衰視乎其力。至完顏亮之時，梟雄之將，敢死之兵，或老或死，而存者僅矣。逆亮又以猜忌之威，虔劉其部曲，牽率以南犯者，皆疲弱離心之下駟也。故采石問渡，虞允文以不教之兵折之而有餘。完顏雍雖爲衆所推，實篡弑也。乘機委順，徇衆志以藏身，而幸保其富貴；夫豈能秉鉞一麾，操生死以制人，使冒白刃以馳蕩乎天下者？衆胥曰：逆亮之毒我，而藉爾以圖安也。雍亦曰：吾亦懲亮之佳兵而安爾也。

遑問江左乎？且以海濱穴處之衆，浮寄於中華，衣錦含甘，笙歌燕婉，蕩其憤難之心。雍方四顧徬徨，無可託以騁雄心而窺江海。則延首以待王之望之來，與宋共謀姑息，無可柰何之情，猶之宋也。講敵國之禮，得四州之地，爲幸多矣，而抑又何求！

是則宋之爲宋，一女直也；女直之爲女直，一宋也。相效以趨於銷鑠，何賢乎？而豈果有不忍斯民之情，使脫干戈以安衽席乎？君爲之名曰：「吾以息民也。」下之貢諛者僉曰：「息民者，大君之仁也。」賈賈之民，偷旦夕之安，爭效其順。曰：「吾君與當國者之能息我也。」汝欲息，而有不汝息者旁起而窺之。一息之餘，波流日靡，大不可息之禍，亙百餘年而不息，自其所必致者，奚待禍之已烈而始知哉？乃害已烈，而論者猶不知其兆先於此矣，則甚矣古今之積惑，不可瘳也。故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安而忘戰，其危可必；況在危而以忘戰爲安乎？

女直則去其故穴，盡部落以棲苴於客土，耽鹵獲之樂，解驕悍之氣，據廣斥之中原，無江、淮之米粟，其危也如彼。宋則冀、代之士馬不存，河山之險阻已失，撫文弱之江東，居海陬之絕地，其危也又如。此。危之不懲，亡將何恃？繫之苞桑，猶恐不固，而繫之春華浮豔之卉艸，奚待有識而後爲之寒心邪？以旣衰之女直，而宋且無如之何，則彊於女直者，愈可知矣。以積弱之宋，而女直無如之何，則苟非女直，固將能如之何也。女直一傾，而宋隨以潰，奇渥溫氏談笑而睥睨之，俟其羽翮之成而已。羽翮成而復能以旦夕延哉？

①校記「順」作「頌」。

使宋能深入以伐女直，則威伸於北方，而踵起者亦有懼心。宋不能大逞志於女直，而女直之兵不解，則女直日習於戰，而不自弛其備。即使女直能窺宋而犯江、淮，宋亦知警而謀自壯之略，尙不至蒙古之師一臨，而疾入於海以亡。故兀朮之南侵亟，而岳、韓、劉、吳之軍日增其壯。迫之者，激之成也。拓拔氏通好於齊、梁，宴坐雒陽，緣飾文雅，而六鎮寇起，元氏之族以赤。驕之者，陷之溺也。乍然一息，而國旣危，民且終不保其生。此有通識者之洞觀，非流俗之所得與知也。



# 宋論卷十二

光宗

一

孝宗急傳位於其子，何爲者也？春秋方盛，國步未康，廷無心膂之臣，子有愚蒙之質，而遽以天下委之，誠不知其何爲者也。以謂高宗崩，哀慕切，欲執三年之喪，謝絕庶政，日奉几筵，曾是以爲孝，非其飾辭，則愚甚矣。古之宅憂於諒陰者，總百官以聽冢宰，六官之常職無與聞耳。至於宗社安危，生民生死，大臣進退之大政，則天子固居大位，操大權，而不敢以先君之付畀委之人，而孤致其哭踊。且所聽之宰，抑必綽有餘裕於負荷之親臣。夫豈不欲專致其哀哉？盡道以盡孝，初不相爲妨也。況乎高宗之恩，均於生我者，唯其以天下授己也。則所以慰高宗於冥漠者，亦唯以社稷有主，爲精爽之所憑依。則孝宗之視天下也，如視高宗，亦殫心竭力以奠安天下，而以報高宗者至矣。若夫几筵之侍，必躬必親，則但不息心以燕處，不分志於聲色，罷昏祭之吉禮，停慶賞之覃恩，正自有餘日餘力以伸饋奠。奚必塞耳閉目，一不與物相接，而後可終喪紀哉？故以爲哀之至而不能復居天位者，吾未之能信也。

夫身未耄倦，而遽傳位於子，以自處於一人之上，於古未之前聞，始之者趙主父，繼之拓拔弘而已。

矣。斯皆蔑禮敗度，以褻大位者也。若高宗之內禪也，則又有說：己未有嗣，而孝宗以久廢之宗支，七世之疏屬，拔之於幼沖，膺元良之休命。高宗年垂六十，內禪時五十有七。爲三代以後人君之所希有，國無可顧命之宗臣，一旦危病至而姦邪乘之，不容不早防其變。且於時女直寒盟，兵爭復起，衰年益餒，抑無以支不固之封疆。知孝宗之可與有爲也，用其方新之氣，以振久弛之人情，則及身之存，授以神器，亦道之權而不失其中也。自非然者，天子者既至尊而無尙矣，積累而上之，又有人焉，以俯而相臨；則天位不尊，而事權相錯，持兩端者得起而售其姦矣。亦唯孝宗之猶堪負荷也，故高宗得優游於琴書花鳥之側，而國事一無所問。則兩宮之歡，無有從中聞之。非此，而理亂安危不能盡釋諸懷抱，小有箴砭，遂授宵人以離間之隙。基累者必傾，棟隆者且撓，大壘之嗟，焚如之咎，必不能保其終矣。又況光宗者，愚頑之聲音笑貌，千載而下，猶可想見其情形，抑非有楊廣之姦，可矯飾以欺其君父，則其不可以高宗之付己者付光宗，灼然易見。而何造次之頃，遽委神器於浮沈邪？

與子之法，定於適長，誠大常之經矣。然而漢武舍燕王旦而立昭帝，光武舍東海王彊而立明帝，卒以允臧。則變而能通，未爲失也。晉武帝拒衛瓘之諫以立惠帝，賈氏之惡以宣，唐太宗徇長孫之請以立高宗，武氏之禍以烈。則守而不變，未爲得也。夫光宗之視晉惠，差辨救麥耳，其於唐高，猶在層累之下也。孝宗卽守成憲，而不以意廢置乎？則輔以正人，導以正學，懲其宵小，飭其宮闈，迨及彌留之際，簡德望之大臣，受顧命而總百揆；卽有雷允恭、任守忠之內蠱，無難施竄殛之刑；光宗雖闇，亦何至滅絕天彝，貽宗社以阽危之勢哉？教之無方也，輔之無人也，俟之不待其時也，昏懦之習不察也，悍妻

之煽無聞也。俄而使參國政矣，俄而使卽大位矣。己已處於貴而无位、高而无民之地，乃惡李氏而有廢之之語，嚙囁於閒宮，以激其悖逆，豈非教不肖者以冥行乎？菀結而不永其天年，亦自貽之矣。

高宗經營密勿者數十年，裁之以道，審之以宜，舉以授之於己，己乃無所圖維，急遽以授不肖之子，而坐視其敗；孝宗之於孝也，抑未矣。汝汝無擇，與其在位之用人行政，殊不相肖。繇今思之，誠不測其何心？意者嗣位之初，銳意有爲，而功墮不就，故不欲居此位也已久，特以高宗在，而不容釋，甫在苦次，迫欲脫屣，憤恥之餘，激爲鹵莽。誠然，則亦惛惛悖悖，非君子之度矣。在位二十七年，民心未失，國是未亂，自可保遺緒以俟後人之興。功不自我成，而能得守所付畀者，卽其功也。亦何用此卞蹶爲也！

## 二

朱子知潭州，請行經界法，有詔從之。其爲法也，均平詳審，宜可以行之天下而皆準，而卒不能行。至賈似道乃竊其說以病民，宋繇是亡，而法終沮廢。然則言之善者，非行之善，固如斯乎！蓋嘗探其原而論之，天下之理，思而可得也；思而不得，學焉而愈可得也。而有非思與學之所能得者，則治地之政是已。

今試取一法而思之，無形而可使有形，無迹而可使有迹，張之使大，研之使密，委曲經營，卽若有可繪可刊之圖，了然於心目，如是者自信以爲至矣。乃更端思之，又有一成型者，亦未嘗不至也。則執其一以槩見於施行，其不盡然者必多，而執其信諸心者堅，人固弗能辨也。故思者，利與害之交集也，故曰「殆」也。無已，其學乎！所學者，古之人屢言之矣。古人之所言者，亦既有行之者矣。然而言者非

行也。古人之行，非我之行也；我之行，非天下之所行也。五味無定適，五色無定文，五音無定和。律呂在，而師曠之調，師延之靡也。規矩在，而公輸之巧，拙工之撓也。古之人教我以極深研幾之學，而我淺嘗而躁用之，舉天下萬民之情，皆以名相籠而驅入其中，故曰「罔」也。

所以然者，何也？天下之思而可得，學而可知者，理也；思而不能得，學而不能知者，物也。今夫〔物〕名〔利〕則有涯矣，數則有量矣。乃若其實，則皆有類焉，類之中又有類焉，博而極之，盡巧曆之終身而不能悉舉。大木之葉，其數億萬，求一相肖而無毫髮之差者無有也，而名惡足以限之？必有變焉，變之餘又有變焉，流而覽之，一日夜之間，而不如其故。晴雨之候，二端而止，擬一必然而無意外之差者無有也，而數惡足以期之？夫物則各有情矣。情者，實也。故曰：「先王以人情爲田。」人情者，非一人之思所能皆慮，非古人之可刻畫今人而使不出於其域者也。乃極其所思，守其所學，以爲天下之不越乎此，求其推行而準焉，不亦難乎！

今夫經界，何爲者邪？以爲清口分之相侵越者乎？則民自有其經界矣，而奚待於上？先世之所遺，鄉鄰之所識，方耕而各有其埒，方穫而各計其獲，歲歲相承，而惡乎亂？若其積漸匿侵，自不能理，鄉鄰不能詰，則以南北殊方，乍來相泄之文吏，唯辭是聽，睹此山川相繆之廣甸，亦惡能以一日之聰明，折羣疑於不言之塊土乎？徒益其爭，而獄訟日繁，智者不爲也。

以爲辨賦役之相詭射者乎？詭射者，人也，非地也。民卽甚姦，不能沒其地而使之無形。而地之

○據校記改。

有等，等之以三，等之以九，亦至粗之率耳。實則千百其等而不可殫。今且畫地以責賦，豪民自可詭於界之有經，而圖其逸；貧民乃以困於所經之界，而莫避其勞。如之何執一推排之法而可使均邪？故均者，有不均也。以不均均，而民更無所愬矣。

以爲自此而可限民之田，使豪彊之無兼并乎？此尤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斃矣。兼并者，非豪民之能鉗束貧民而彊奪之也。賦重而無等，役煩而無藝，有司之威，不可嚮邇，吏胥之姦，不可致詰。於是均一賦也，豪民輸之而輕，弱民輸之而重；均一役也，豪民應之而易，弱民應之而難。於是豪民無所畏於多有田，而利有餘；弱民苦於僅有之田，而害不能去。有司之鞭笞，吏胥之挫辱，迫於焚溺，自樂輸其田於豪民，而若代爲之受病；雖有經界，不能域之也。夫豈必陞其溝洫，夷其隄埒，而後畸有所歸哉？誠使減賦而輕之，節役而逸之，禁長吏之淫刑，懲猾胥里蠹之恫喝，則貧富代謝之不常，而無苦於有田之民。則兼并者無可乘以恣其無厭之欲，人可有田，而田自均矣。若其不然，恃一旦之峻法，奪彼與此而不恤其安，疲懦之民，且匿走空山而不願受。無已，則假立疆畛，而兼并者自若，徒資姍笑而已。若夫後世爲經界之說者，則以撻剔民之隱田而盡賦之，於是逐畝推求，而無尺寸之土不隸於縣官。嗚呼！是豈仁人君子所忍言乎？

三代之制，有田有萊，萊者非果萊也。有一易，有再易，易者非果易也。留其有餘以勸勤者，使竭力以耕，盡地利而無憂賦稅耳。今彼此相推，而情形盡見，塊泥（莠）（株）○粟，無能脫也，夫是之

謂筭斂也，奚辭哉？夫田爲姦隱不入賦額者，誠有之矣。婢妾白竈之姦，不足爲富人病也，況仁君之撫四海者乎？抑有地本磽确，而勤民以有餘之力，強加水耕火耨之功，幸歲之穰而薄收者，亦有溪江湖渚，乍涌爲邱，危岸穹崖，將傾未圯，目前之鱗次相仍，他日之沈坻不保者，亦有昔屬一家，今分異主，割留橫互於山隈水曲而不可分疆場者；若此之類，難以更僕而數。必欲執一畫定之溝封，使一步之士必有所歸，以悉索而徵及毫末，李悝之盡地力，用此術也。爲君子儒，以仁義贊人君之德政，其忍之乎？是則經界之弊，必流爲賈似道之殃民。仁邪？暴邪？問之天下，問之萬世，必有審此者矣。

夫原本周官，因仍孟子，不可謂非學也。規畫形勢，備盡委曲，不可謂未思也。乃抑思商、周之天下，其於今者何如哉？侯國之境土，提封止於萬井；王畿之鄉遂，采邑分授公卿。長民之吏，自鄴鄙之師至於鄉大夫，皆百里以內耳目相習土著之士。爲利爲病，周知無餘，因仍故址，小有補葺而已定。今則四海一王，九州殊壤，窮山紆曲，廣野浩漫。天子無巡省之行，司農總無涯之計，郡邑之長，遷徙無恆。乃欲懸一式以驅民必從，賢智者力必不任，昏暴者幸以圖成。在天，則南北寒燠之異候；在地，則肥瘠高下之異質；在百穀，則疏數穉壯之異種；在疆界，則陂陀欹整之異形；在人民，則疆弱勤惰之異質；在民情，則愿樸詭譎之異情。此之所謂利者，於彼爲病；此之所欲革者，彼之所因。固有見爲甚利，而民視之如茶棘，見爲甚害，而民安之如衽席。學不可知也，思不可得也。言之娓娓，行之汲汲，執之愈堅，所傷愈大。以是爲仁，其蔽也愚，而害且無窮，久矣！

故善治地者，因其地而治之。一鄉之善政，不可以行之一邑；一邑之善政，不可以行之一州；一州

之善政，不可以行之四海。約略其凡，無所大損於民，而天下固已大均矣。均之者，非齊之也。設政以驅之齊，民固不齊矣。則必刑以繼之，而後可齊也。政有成型，而刑必濫，申、商之所以爲天下賊，唯此而已矣。若夫匹夫以錙銖之利，設詐以逃唯正之供，則唯王者必世後仁之餘，自輸忱以獻，豈元后父母所宜與爭論也哉？以君子競小人之智，以王章察聚斂之謀，以雞鳴夢覺所虛揣之情形，以閉戶讀書所乍窺之經史，束四海兆民而入於圖績之中。言之誠是也，行則非所敢也。雖然，亡慮也。言此者，未有能行之者也。

## 三

君拒諫以宣欲，臣嫉賢而獻諛，其於正諫之士，名之曰「沽名」。夫亦念名之所自生乎？名者，義之所顯也，天下後世公是非之衡也。有名可沽，則名在諫者矣。自處於不可名之隱，而以名授諫者，使可沽焉，其爲無道之尤也，奚辭？故沽名者，使人君知有名而不可干者也。君非無名，而沽者無可沽矣。

雖然，人臣以此事君，而國又奚賴哉？君有巨慝，大臣任之；大臣不能言，而後諫臣任之；諫臣不能言，而後羣工下至士民，皆可奮起而言之。若夫羣然競起，合大小臣民言之恐後，則首其議者，蓋亦誠出於不容已。而相踵相附，未問從違，喧爭不已，則其間以沽名故喋喋相仍者，十有八九矣。於是而激庸主姦臣以不相下，言者且競以削斥爲榮，空國以去，置宗社於姦邪之掌，徒自獎曰：吾忠而獲罪之正人也。則沽名之咎又奚道邪？且夫君之過，不至於戕天彝，絕人望，猶可浣濯於他日，則相激不下，失

猶小也。若夫天倫之敍數，人禽之界，存於一綫，一陷於惡，而終無可逸；是豈可雷同相競，使處於無可解免之地者哉？

子之事其親也，仁之發也，卽義之恆也。然豈以爲義在當孝而始孝乎？其不孝者，固非謂宜於不孝而非義也。故稱說孝道於孝子之前者，皆無當於孝子之心；稱說孝道於不孝之前者，亦無能動不孝之心。無他，可言者，義之當然，而惻怛內動，細縕不解之忱，固非言之所能及。其或利欲熒之，婦人宵小聞之，奪其心以背其初志，皆藏於隱微，非可以言言者也。故舜之孝也至矣，蔑以尙矣。而其以人倫授契教民者，曰「敬敷五教，在寬」。上不可以法繩其下，優而游之，乘罅而導之，去其熒之聞之者，以使自顯其初心。則知悔者，若吾訓以漸啓仁愛之天懷；怙惡者，抑不相激以成人倫之大變。寬之用，大矣哉！而能以此導人主以全恩，李長源而外，難其人矣。長源始用之肅宗，繼用之德宗，皆以父處子者也。涕泗長言，密移其情於坐論而不洩，獨任其調停之責，而不待助於羣言。其轉移人主之積（怨〔忿〕）<sup>○</sup>，猶撥輕羽也。乃至於肅宗事父之逆，獨結舌而不言，夫豈忘其爲巨慝而吝於規正哉？力不與張良娣、李輔國爭，則言且不聽，而激成乎不測之釁，則弗如姑與含容，猶使不孝者有所惜，而消不軌之心。長源之志苦矣，而唐亦苟安矣。

嗚呼！人君之忍絕其心，公爲不孝以對天下而無作者，唯光宗獨耳。豈光宗者，曠古彌今、人貌禽心之無偶者乎？於是而留正之咎，不能逃矣。叩關牽衣，百僚庶士之喧爭，無與弭之，而委大臣之責

○ 據校記改。



以倒授之。乃使寧宗之立不正，韓侂胄之姦得逞，毒流士類，禍貽邊疆，其害豈淺鮮哉？蓋閔然羣起而爭者，皆有名心，非能以推己之孝成盡己之忠者也。正之所自處者，諫不從則去而已。去者，名之所歸也。君益彰其不孝之名，而已得潔身之名以去。天理民彝，爭存亡於一閒，而心膂大臣，忍以覆載不容之名歸之君父乎？若以去言，則光宗之不足相與爲荃宰，灼然易見者也。知不可相，而不去之於早；其去也，又且行且止，反覆於郊關，以搖衆志；舉動之輕，適足資姦邪之笑，久矣。

夫光宗之惡，非若劉劭之凶威不可嚮邇者也，悍婦宵人，噂沓而成否塞。正爲大臣，上被孝宗之知遇，內有兩宮太后之倚任，誠能忘生死以衛社稷，而救人倫之數絕，夫不有雷允恭、任守忠之家法乎？楊舜卿、陳源抑非有李輔國、魚朝恩擁兵怙黨之威，得兩宮片紙，竄逐在須臾之間爾。而正不能。如其不能，則留身密語，涕泣以道之，從容以引之，諱其大惡於外，而俾有可自新之路，李氏雖悍，而光宗易位，不能從中以起，則固未嘗不可衝勒使馴者。而正又不能。如其不能，則姑已。唐肅之逆，猜嫌之甚，南內一遷，幾有主父之危，而朝廷不爲驚擾，國方亂而不害其固存。當是時也，疆敵無壓境之危，宗室無窺覷之覺，大臣無逼篡之謀，草澤無弄兵之變，靜正之朝野，自可蒙安於無事。正乃無故周章，舍大臣之職，分其責於百僚，招引新進喜言之士，下逮太學高談之子，一鳴百和，呼天籲地，以與昏主妒后爭口舌之短長。不勝，則相率而奔，如烈火之焚身，須臾不緩，此何爲者哉？昏悖之主固將曰：「吾不孝之名，大臣已加我矣，羣臣已加我矣，海內士民莫不加我矣，無可謝於後世矣！卽以身試危機，就兩宮而見幽廢，人且曰非吾之能事吾親也；舉國之人，以大義束我，而使修寢門之節，倚廬之文也。惡不

可澆，而惡用澆爲？彼分崩而去者，自少味而反，奚所恤而不任吾之高臥哉？」於斯時也，張皇失據者，若有大禍之在旦夕，而不知其固無妨也。疑愈深，人心愈震，而後易位之策突起，以詫再造之功。揆其所繇，非正使然而孰使然乎？

人而與人爭名，名得而實已虧矣；大臣而與君爭名，名在己而害在國矣。況君子而與至不肖之人爭名，爭其所不待爭，而徒啓其爭，爲愈陋乎？一諫一去，又惡足以增益留正君子之名哉？故以正爲宗社計，非也；宗社尙未有危，危之者，正之倡衆以去國也。以正爲大倫計，尤非也；光宗之不孝，光宗自致之，正莫能救之，寧宗之不孝，背父以立，則正實使之然也。且使盈廷呼號奔散之後，光宗懼而就苦次以執喪，其於不孝之名，十不能減其一二，不孝之實，百不能救其毫末。正乃引以自居曰：「此吾帥衆以爭之力也。」則謂之曰「沽名」，亦非求全之毀矣。

奚以知大臣之能盡其道哉？不倚諫臣以與雷同之議，則體國之誠至矣。奚以知諫臣之能盡其職哉？不引羣臣士庶以興沸騰之口，則直道之行伸矣。若留正諸人者，任氣以趨名，氣盈而易竭；有權而不執，有幾而不審；進退無恆，而召物之輕；生死累懷，而不任其害。宜乎其爲庸主、悍后、奄人所目笑，而不恤其去留者也。

# 宋論卷十三

## 寧宗

趙忠定不行定策之賞，致韓侂胄、趙彥逾之怨，竄死湖、湘，國乃危亂。或謂金日磾不受擁立之封，丙吉不言護養之勞，此君子之高致，不宜以望小人，薄酬以厭二豎之欲，國庶以靖。嗚呼！是豈足以知忠定之心哉？忠定之言曰：「身為貴戚之卿，侂胄為椒房之戚，宣勞於國，不宜膺賞。」此其可以言言者也。乃若中心內蘊，有必不可以策功賞者，則不可以言言者也。

光宗雖云內禪，其實廢也。寧宗背其生父，正其不孝之罪；而急奪其位，且以扶立者為有大勳勞而報之，天理民彝，其尚有毫髮之存焉者乎？寧宗以是感侂胄而重任之，加以不貲之榮寵。人知光宗之不孝，而不知寧宗之不孝，尤倍於光宗。忠定其忍以此自待，忍以待其君乎？寧宗之立，忠定處於不得已之勢，無可曲全，而行非常之事。揆其所自，非事勢之必然，留正為之耳。於斯時也，廷臣空國而逃，太學捲堂而噪，都人失志而驚。乃亦何嘗至此哉？光宗絕父子之恩，誠不足以為人君，而以視唐玄武之戈，南宮之錮，猶為未減。以害言之，唐且無宗社之憂，而況於宋。方其時，外戚無呂、武之謀，支庶

無七國、八王之覺；李氏雖逆，而無外援；楊舜卿、陳源雖姦，而無兵柄。徒以舉國張皇，遂若有不能終日之勢，迫忠定以計出於此，而忠定之心滋戚矣。

所冀者，寧宗而有人之心邪？婉順以事父母，而消其嫌隙；抱媿以臨臣民，而勤於補過；塗飾以蓋君父之愆，隆恩以報孝宗之德。則寧宗可無疚於天人，忠定亦自安其夙夜。此之不務，施施然佩己者以爲德，獎廢父者以爲功，若奪拱壁於盜賊之手，而勒其勳勞於旂常以告天下。則忠定之生，不如其竄死，宋室之安，不如其瀕危矣。何也？無君有君，而父子之倫必不可滅也。桀無道而湯代以興，猶曰慙德。父爲桀，子爲湯，爲之臣者，居割正之功以徼榮利，是可無慙，則其違禽獸奚遠哉！楮淵、沈約之所不敢爲，而爲君子者忍之邪？夫忠定不欲以禽獸自處，不敢以禽獸處君，且不忍以禽獸處同事之勞人，厚之至也。顧不能以此言告人者，一出諸口，而寧宗卽無以自容也。故曰心滋戚矣。

然則忠定之爲相者，何也？曰：相非賞功之官也。忠定既決策造非常之舉，扶危救弊，唯其任而不可辭也。光宗無釋位之心，李后有驕橫之力，嗣主童昏，姦回充塞，弗獲已而引大任於躬，生死之不謀而又何多讓焉！舍忠定而他求，爲者舊者則留正爾。時艱則逃之江上，事定則復立廷端，其不足以規正宮闈、讐服羣小也，久矣。正而可任也，亦何至倒行逆施以致有今日哉？其復起也，聊以備員而已矣。然則其朱子乎！忠定則已急引而晉之，與共圖宗社矣。資序未及而進以漸，其常也，賢者之所可受也。拔之於儔伍，躋之於上位，唯英主之獨斷，非大臣之自我而專之，抑賢者所必不受也。升居館

○校記此句三「禽獸」都作「禽狄」。

閣，以俟嗣己而興，則亦唯己既相，而後志可伸也。利有所不徼，害有所不恤，嫌有所不避，怨有所不辭，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何足以議忠定哉！

## 二

小人蠱君以害善類，所患無辭，而爲之名曰「朋黨」，則以鉗網天下而有餘。漢、唐以降，人亡邦瘁，皆此之繇也。而宋之季世，則尤有異焉，更名之曰「道學」。道學者，非惡聲也。揭以爲名，不足以爲罪。乃知其不類之甚，而又爲之名曰「僞學」。言僞者，非其本心也。其同類之相語以相誚者，固曰道學，不言僞也。以道學爲名而殺士，劉德秀、京鏜、何澹、胡紘等成之，韓侂胄尸之，而實不自此始也。高宗之世，已有請禁程氏學者。迨及孝宗，謝廓然以程氏與王安石並論，請禁以其說取士。自是而後，浸淫以及於侂胄，乃加以削奪竄殛之法。蓋數十年蘊隆必洩之毒，非德秀等突起而遽能然也。

天人各有心，不相爲謀。諸君子無傷於物，而舉國之狂狷如此。波流所屆，乃至近世，江陵踵其戾氣，奄黨襲其炎威也，又如此。察其所以蠱惑天下而售其惡者，非彊辨有力者莫能也。則爲之倡者誰邪？揆厥所繇，而蘇軾兄弟之惡，惡於向魃久矣。

君子之學，其爲道也，律已雖嚴，不無利用安身之益；泣物雖正，自有和平溫厚之休。小人之傾妒，亦但求異於國事之從違，而無與於退居之誦說。亦何至標以爲名，惑君臣朝野而共相排擯哉？蓋君子之以正人心，端風尚，有所必不爲者。淫聲冶色之必遠也，苞苴賄賂之必拒也，劇飲狂歌之必絕也，詠諧調笑之必不屑也，六博投瓊、流連晝夜之必不容也，緇黃遊客、嬉談面諛之必不受也。凡此者，皆不

肖者所耽，而求以自恣者也。徒以一廁士流，而名義相束，君子又從而飭之，苟踰其閑，則進不能獲令譽於當官，退抑不能以先生長者自居於士類。狂心思逞，不敢自遂，引領而望曰：誰能解我之桎梏，以兩得於顯名厚實之通軌哉？而軾兄弟乘此以興矣。

自其父洵以小有才而遊丹鉛之壘，弋韓愈之章程，即曰吾韓愈也；竊孟子之枝葉，即曰吾孟子也。軾兄弟益之以汜記之博，飾之以巧慧之才，浮游於六藝，沈湎於異端，倡爲之說曰：「率吾性，卽道也；任吾情，卽性也。」引秦觀、李廌無行之少年爲之羽翼，雜浮屠黃冠近似之卮言爲之談助；左妖童，右遊妓，猖狂於花月之下。而測大易之旨，掠論語之膚，以性命之影迹，治道之偏端，文其耽酒嗜色、佚遊宴樂之私。軒然曰：「此君子之直道而行者也。彼言法言、服法服、行法行者，皆僞也。」僞之名自此而生矣。於是苟簡卑陋之士，以爲是釋我之縛而遊於浩蕩之宇者。欲以之遂，而理卽以之得；利以之享，而名卽以之成；唯人之意欲，而出可爲賢臣，處可爲師儒，人皆仲尼，而世皆樂利。則褻裳以從，若將不及，一呼百集，羣起以敵（攻）○君子如仇讐，斥道學如盜賊，無所憚而不爲矣。

故謝廓然之倡之也，以程氏與安石並論，則其所推戴者可知矣。視伊川如安石者，軾也。廓然曰：「士當信道自守，以六經爲學，以孔、孟爲師。」夫軾亦竊六經而倚孔、孟爲藏身之窟。乃以進狹邪之狎客爲入室之英，逞北里之淫詞爲傳心之典；曰「此誠也，非是則僞也」。抑爲鉤距之深文，謔浪之飛語，搖闖君以逞其戈矛，流濫之極，數百年而不息。軾兄弟之惡，夫豈在共、驩下哉？姑不念其狐媚以

○據校記改。

誘天下後世之悅己者，乃至裁巾割肉，東坡巾，東坡肉。爭庖人縫人之長，辱人賤行之至此極乎！眉山之學不熄，君子之道不伸，禍訖於人倫，敗貽於家國，禁講說，毀書院，不旋踵而中國淪亡，人胥相食。嗚呼！誰與衛道而除邪慝，火其書以救僅存之人紀者？不然，亦將安所屆哉！

三

孝宗升祔，趙丞相議祧僖、宣二祖，毀其廟，朱子力爭以爲非。繇此觀之，朱子之講祭法也，不用漢儒之說，刻畫周制，禁後王之損益，多矣。

漢儒之言周制，周固未盡然也。說周制者曰：「天子七廟，太祖一也，文、武二世室，三也，自禰至高祖，四世而已。遞祔遞祧，高祖以上，則撤榱桷更新之。」抑考周公定禮之日，武王已升祔矣，上至太王，四世已訖。而云「上祀先公，自組紺以上至於公劉」。則與「壇壝無禱乃止，去壇爲鬼」之說，顯相背戾。故六經之文不言毀廟，周公之遺典，孔、孟之追述，未有異也。言毀廟者，漢儒始之。鄭玄、王肅互相競諍，或七或九，或云藏之祖廟，或云瘞之階閒。洵使其然，後王尚可損益，況其不然，何爲安忍哉？古之有天下而事其先者，必推其所自出，立太祖之廟，非漫然也。古之天子，自諸侯而陟。其上世以元德顯功，既啓土受封而有社稷之事矣。則或守侯服，或膺大位，屈伸之間，其爲君一也。有天下而非驟享其榮，失天下而不終絕其食。則自太祖以後，世守其祀，綿延不絕，情以相引而升，理以相沿而格。而閒其中，斷其續<sup>⊖</sup>，則四世之祖上承太祖，<sup>⊕</sup>亦遼闊而不相爲紹。互塞陵躐，精氣不

⊖ 校記「閒其中，斷其續」作「閒於其中，斷其所續」。

⊕ 「所」字據校記刪。

聯，其所以事太祖者，亦蒼茫恍惚而不信之以心矣。若曰「繼世之君，雖承大位，而德不足以享無涯之位」，則子孫之事其先，唯所評騭，而生我之德，不足以當一獻之恩，固非人心之所忍自信也。況乎近者非無失德，遠者或有累仁，固未可芟夷先世之休光，置若行路矣。且其言曰：「壇壝有禱則祭，無禱則止。」禱而能庇佑及我者，必其精爽之在希微，固有存焉者也。精爽未亡，待有禱而後詔之，山川土木之神且將厭惡，而況一本相嗣，子孫之於先祖乎？

又其說曰：「誠之所至，祭乃可通。五世以上，生不相及，情不相慕，雖仁人孝子居崇高之位，度其精意不能昭格，無事以虛文爲致孝。」此抑非也。情文之互相生起也，久矣。情生文者文爲輕，文生情者文爲重。思慕篤而祭行焉，情生文者也；思慕易忘，而因昭格之頃，感其洞洞屬屬之心，以思成而不忍斃，文生情者也。故禘所自出之帝，祖其始封之君，思慕不逮，而洋洋如在者，百世如旦夕焉。祭之爲用大矣！而惡可以情所不逮，遂棄其文邪？且夫繼世之君，非必有聿追之忱矣。中材之主，知有禩而不知有祖；其在下愚，則方在殯而情已睽。其抑將並虞祔之祭，問其情之奚若而後行乎？天子之祀，靡所不通，名山大川百神之享，身未履其域，心未諳其實，遙聞以耳，因循以舊，柴、祭、沈、狸，未嘗廢也。奚徒其祖而以遠不相知澹忘若非有也？

三代以降，與子法立，親親之道，尙於尊賢，上以事其先祖，下以傳其子孫，仁至而義行焉，一也。自身以下，傳之子，傳之孫，傳之曾玄以放，神器攸歸，無所限止。徒於其祖，遠而斥之壇壝，橫於四世以上，太祖以下，爲之割絕。何其愛子孫者無已，而敬祖考者易窮？度及此，能勿慘怛於中乎？嗚呼！一



代之興，傳至五世七世，祚運已將衰矣，百年內外，且有滅亡之憂。一旦天不佑而人不歸，宗廟鞠爲茂草，子孫夷乎輿阜，陌紙杯漿，無復有過陵園而洒涕者。乃此國步尙康之日，惜錙銖之牲帛，憚一日之駿奔，倡爲以義裁恩之說，登屋椽削，棄主土壤，不待仁人孝子而可爲寒心者矣！

漢儒之叢喙以爭，言祧言毀，奉一若信若疑之周制，割人心不忍背之恩，固君子所撫心推類而惡聞其說者也。漢高之祀，止於太上皇，或其先世之弗傳也；光武之親廟，止於四世，以其承漢之大宗也；抑叔孫通、曹褒保殘守陋，不卽人心，而以天下儉其親也。惡足以爲萬世法哉？四世以上，相承而紹統者，爲祖禰之所自出，則親無與尙矣；保世滋大，以君萬邦，則尊無與尙矣。親至而不可諉，尊至而不可誦，曾不得與井竈之神、貓虎之彪、歷百世而享一朝之報乎？稽之聖訓，未有明文，周道親親，其不然也必矣。

天子有禘，諸侯有祫，大夫士有饋食，庶人有薦，降殺因乎其分，而積累弗絕者，因乎其情。則後世無毀廟，而同堂異室，以儉而可久；順人情，合天理，聖人復起，當無以易也。朱子之欲復斯世於三代，言之詳矣。獨於祧廟之說，因時而立義，誠見其不忍祧也。則後之言禮者，又胡忍以喋喋辯言，導人主以薄恩邪？

#### 四

韓侂胄立「僞學」之禁，以空善類，其必不兩立者，留、趙二相，其次則朱子也。蔡季通隱處論學，未嘗持清議以譏朝政，未嘗作詞章以斥權姦，其於侂胄遠矣。乃朱子雖罷，猶得優游林泉，爲學者師。

而季通獨嬰重罰，竄死遐方，且爲之罪名，「僞」不足以盡之，而斥之曰「妖」。夫真與僞，難誣者心，而可倒者言也。真者僞其所僞，僞者僞其所真，相報以相誣，而名亦可立。今所講者日用彝倫之事，而題之曰「妖」，雖佞人之口給，其能無據而恣其狂詞哉？蓋季通亦有以取之，而朱子於此，亦不能無惑矣。

侂胄之深怨朱子者，以爭殯宮故也。當是時，侂胄勤勞方著，惡蹟未彰，即欲防其姦而斥遠之，亦無可施其憲典。唯殯宮一議，足以傾動官府，置諸不赦之罪。王孝先以加諸丁謂而俯首以死海濱者，此而已矣。今朱子之言曰：「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計。」侂胄之奪魄寒心，與朱子不並立之勢成矣。朱子既以此爲侂胄罪，而抑請廣詢術人以求吉地。其所欲詢者誰也？蔡神與以葬師爲世業，季通傳其家學，而參之理數以精其說，推崇邵氏，以與濂、雒相抗；是季通者，儒之淫於小道，而爲術人之領袖者也。殯宮之吉否，朱子未能知之，而季通自謂知之；朱子卽知，而亦以季通之術知之。然則其云術人者，蓋有季通之徒，挾術思售，而季通隱主其取舍也。禮曰：「假於時日卜筮以惑民者殺。」則挾指天畫地之說，以撓仁人孝子之心者，謂之曰「妖」，亦奚不可哉？此季通所以授小人以名，而使戕士類，誠有以致之。故早自知其不免於禍，誠哉其不可免也。

嗚呼！學君子之學，使小人得加以惡名而不能辭，修遜世無悶之德，而情移於吉凶，覆以與凶相觸而危其身。處亂世之末流，正學衰，邪說逞，流俗之好尙易以移人。苟欲立於無過之地，履坦道以守貞者，可褻其身心以殉游食者之言，而自罹於咎哉？

夫道之與術，其大辨嚴矣。道者，得失之衡也；術者，禍福之測也。理者，道之所守也；數者，術之所窺也。大易卽數以窮理，而得失審；小術託理以起數，而禍福淫。審於得失者，喻義之君子；淫於禍福者，喻利之小人。故葬也者，藏也。仁人孝子不忍暴其親之形體而藏之也，知慎此而已矣。而喻利之小人，舍死者之安危，就生人之利害，則彝倫斁而天理滅矣。今有人焉，役其父母之手足，飾其父母之色笑，以取富貴，則鮮不以爲禽獸矣。身已死，骨已寒，乃欲持此以求當於茫茫之土而希福焉，則是利其死以徼非望之獲，爲君子者，何忍出於此邪？

且夫以禍福言，而其說之妄，亦易知矣。自古有天下而祚永者，莫周若也。諸侯世其國，大夫士世其祿，傳家之永者，亦莫周若也。考之於禮，有墓大夫以司國君之墓，有墓人以司卿大夫之墓。正始祖之兆域於上，而後世以昭穆序葬於東西，非有擇於形勢也。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春秋：「雨，不克葬，日昃而葬。」非有擇於時日也。而血食之長，子孫之庶，後世莫能及焉。豈徒後世之士，能以福澤被其尸而施及子孫乎？祈天永命者，德也；保世滋大者，業也。內政修，外侮禦，而宗社必安；君不漁色，后不妒忌，而子孫必衆。推以及乎士庶，厚以傳家，勤以修業，則福澤自遠。舍此不務，而以所生之骨骼，求大塊之榮施，仁者所不容，尤智者所不齒也。

小人之欲售其術也，必詭於道以惑君子。故爲葬師之言者，亦竊理與氣之迹似以藻悅之，而君子坐受其罔。乃亂道者，道之所必窮。故京房之諫邪佞，非不正也，而爲倖臣所困；郭璞之折篡逆，非不義也，而爲權姦所殺。妄言天者，天所不覆；妄言地者，地所不載；侮陰陽者，陰陽之災必及之。房與璞

之窮，自窮之也。充其說以浸淫於後世，於是而有委之野而不葬，以罹水火之災者矣；於是已有葬復遷，剖析之，焚烈之，以極乎慘毒者矣。導天下以梟獍之惡，而以獲罪於天，卒隕其世者，接踵相繼。夫君子方欲闢異端以開先聖之道，奈之何尸瑣陋之術，曾不足以望異端之後塵者，公言於朝廷，姑試之君父也！以季通之好學深思也，於以望道也近矣。而其志亂，其學淫，卒以危其身於桎梏。爲君子者，不以一眚喪其大德，可弗慎哉！可弗慎哉！

## 五

言期於相勝而已邪？則言之非難也。是之勝非，直之勝曲，正之勝邪，操常勝之勢，揆之義而義存，建以爲名而名正，何患乎其不勝哉？故言之也，無所復屈。其或時不能用，覆以得禍，而言傳於天下，天下感之，言傳於後世，後世誦之，其殆貞勝者乎？貞勝則無患其不勝矣。雖然，勝者，勝彼者也。彼非而勝之，則勝者是矣；彼曲而勝之，則勝者直矣；彼邪而勝之，則勝者正矣。是勝者僅以勝彼也，非貞勝也。且夫立兩說而衡其得失，有定者也。就一事而計其初終，有恆者也。然而固無定而無恆也。特以庸主佞臣之所陷溺，而其爲失也，天下交起而憎惡之；已而又有不然者，天下又起而易其所憎惡。故一事之兩端，皆可執之以相勝。然則所以勝者之果爲定論乎？

定論者，勝此而不倚於彼者也。定論者，隨時處中而自求之道皆得也。斯則貞勝者也。故言者以此而扶天下之危而定其傾，皆確乎其有不拔之守；推而行之，皆有不匱之業；不僅以勝彼者取天下後世之感誦，而言皆物也，故曰「君子之言有物」也。物也者，實也。言吾之是，非以折彼之非；言吾之

直，非以辨彼之曲，言吾之正，非以爭彼之邪。故曰「訂謨定命，遠猶辰告」。唯其有定，故隨時以告，而猶皆以致遠，斯以爲謨之訃者也。

宋自南渡以後，所爭者和與戰耳。當秦檜之世，言戰者以雪讐復宇爲大義，則以勝檜之邪也有餘。當韓侂胄之世，言和守者，以固本保邦爲本計，則以勝侂胄之邪也有餘。於是而爲君子者，不遺餘力而言之，以是而忤權姦，獲罪罟；而其理之居勝者，煌煌奕奕，莫有能揜之者矣。乃誠如其言，紬秦檜而授之以兵柄，其遂能雪讐復宇邪？抑否也？斥侂胄而授之以國政，其果能固本保邦邪？抑否也？奚以知其未之逮也？其言也，至於勝檜與侂胄而止，而旣勝之後，茫然未有勝之之實也。執檜之說，則可以勝侂胄矣，檜未嘗不以固本保邦求當於君也。執侂胄之說，則可以勝檜矣，侂胄未嘗不以雪讐復宇昌言於衆也。反檜而得侂胄，反侂胄而又得史彌遠。持之皆有故，號之皆有名，而按其實，則皆義之所不許，名之所不稱。故檜死，和議不終，苻離之師，先侂胄而沮敗。侂胄誅，兵已罷，宋日以坐敵而訖於亡。無他，操議者但目擊當國者之非，遽欲思反。而退求諸己，所以扶危定傾之實政，足以勝彼而大服其心，使無伺我之無成以反相嗤笑者，一無有也。不世之功，豈空言相勝之可坐致乎？侂胄倡北伐之謀，而岳飛之恤典行，秦檜之惡諡定；彌遠修講好之說，而趙汝愚之孤忠顯，道學之嚴禁弛；是宜足以大快人心者，而人心益其危懼。徒相勝者，一洩而無餘，天下亦何恃此清議哉？

嗚呼！宋自仁宗以後，相勝之習愈趨而下，因以相傾，皆言者之氣矜爲之也。始以君子而求勝乎小人，繼以小人而還傾君子，繼以君子之徒自起相勝，繼以小人之還自相勝而相傾。至於小人之遞起

相傾，則竊名義以大相反戾，而宗社生民皆其所不恤。乃其所竊之名義，固卽前之君子所執以勝小人者也。

言何容易哉？言而不自省於心，爲己之所有餘，則是之與非，曲之與直，正之與邪，其相去也不遠。何也？義在外，則皆襲取以助氣之長者也。故君子知爲之難而言之必訥。豈懸一義以爲標準，使天下後世爭誦之，遂足以扶三綱、經百世、無所疚於天人乎？熟慮之於退思，進斷之於密勿，舍之而固有所藏，用之而實有所行。持至是之術，充至直之用，盡至正之經。有弗言也，言之斯可行之。經之緯之，幹之旋之，道備於己，功如其志。則姦邪之異己者不能攻，相傾者不能竊，斯以爲貞勝也矣。

## 六

唐之中葉，禍亂屢作，而武、宣之世，猶自振起，禦外侮，修內政，有可與之幾焉。宋則南渡以後，孝宗欲有爲而不克，嗣是日羸日荼，以抵於亡。非其主之狂惑如唐僖、懿比也，唯其當國大臣擅執魁柄者，以姦相傾而還以相嗣，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躡迹以相剝，繇辨及膚，而未嘗有一思效於國者聞之也。然而抑有辨焉。春秋之法，原情定罪以爲差等，同一惡而罪殊，同一罪而法殊。欒書、荀偃不與公子歸生均服汙瀦之刑。齊之滅紀，晉之滅虞，不與衛燬滅邢等膺滅同姓之誅。知此，然後可以服小人之心，而元惡無所分咎。抑君子以馭小人，處置有方，足以弭其惡而或收其用。衡有定而權可移，權不可移，則衡弗能爲準也。夫然，則取史彌遠而等之三凶，未可也。且取韓、賈二豎而等之秦檜，抑未可也。

秦檜者，其機深，其力驚，其情不可測，其願欲日進而無所訖止。故以俘虜之餘，而駕着舊元臣之上，以一人之力，而折朝野衆論之公，唯所誅艾。藉其有子可授，而天假以年，江左之提封，非宋有也。此大愆元凶，不可以是非槩論者也。韓侂胄，賈似道狹邪之小人耳。託宮闈之寵，乘閒以竊權，心計所營，不出於納賄、漁色、驕蹇、嬉遊之中。上不知有國之瀕危，下不知有身之不保。其挑釁開邊、重斂虐民者，皆非其本志，獻諛之夫爲之從與，以分徵幸之榮利，彼亦惛焉罔覺，姑且以之爲戲。則抑揚國忠、王黼之儔，而固不如檜之陰慘也。然以之而亡人之國有餘矣。

夫彌遠則固有不然者。其一，擅置君之柄，以私怨黜濟王，竝而立理宗，非寧宗意也。然寧宗亦有以致之，而竝亦自有以取之也。仁宗之立英宗也，與韓魏公密謀之，韓公且不敢誦言其名，以須仁宗之獨斷。高宗之立孝宗也，以秦檜之挾權罔上，而不能與聞其事。寧宗則一任之彌遠，而已無所可否，虛懸儲位以聽彌遠之游移。彌遠懷變易之心，然且密屬余天錫、鄭清之，以徐察其德性，非若王莽、梁冀貪立童昏，以爲竊國地，固欲遠己之害，而不忘措國之安。等爲支庶，而理宗之靜，固賢於竝之躁也。是可原也。其一，函侂胄之首以媚女直，損國威而弛邊防也。然誅止侂胄，而不及將領，密謀預備，固未忘北顧之憂。非若秦檜之陷殺人宗族，而盡解諸帥之兵，大壞軍政，粉飾治平，延及孝宗而終莫能振也。其一，進李知孝、梁成大於臺省以攻眞、魏。而二公之進，彌遠固推轂焉。及濟邸難行，二公執議，以置彌遠於無可自全之地，而激以反噬，禍福生死決於轉移之頃，自非內省不疚者，未有不決裂以逞，而非堅持一意與君子爲難，無故而空人之國者也。故彌遠者，自利之私與利國之情，交繫於衷，而利國

者不如其自利，是以成乎其爲小人。平情以品隲之，其猶在呂夷簡、夏竦之間。以主昏而得逞，故惡甚於呂、夏，乃以視彼三凶者，不猶愈乎？

君子之道，以人治人者也。如其人以治之，則誅賞之法允；如其人治之而受治，則駕馭之道得。不然，任一往之情，見天下無不可殺之小人，反激而成鼎沸之朝廷，此漢、唐以來亂亡之階也。而奚足尙哉？故使明主秉鑒於上，大臣持正以贊之，而酌罪以明刑，則唯秦檜者，當其履霜而早謹堅冰之戒。自虜來歸，巧行反間，其膺上刑，不宜在宋齊愈之下。蓋其陰鷲之才，抑之而彼自伸，遠之而彼自近。嚴以制之，而不敵其懷蠱之毒，柔以化之，而適入其網阱之中；則非服上刑，莫之能戢。若侂冑、似道，則世固不乏其人矣。不〔授〕〔授〕<sup>○</sup>以權，則亦與姜特立、張說均爲佞幸，弗能爲天下戎首也。若彌遠，則檠之使正，導之使順，損其威福，錄其勤勞，邪心不侈，而尺效可收；固弗待於迸逐，而惡不及於宗社。馭之之術，存乎其人而已矣。

秦檜擅，而趙鼎、張浚不能遏；侂冑專，而趙汝愚、留正不能勝；似道橫，而通國弗能詰；君子之窮也。當彌遠之世，君子未窮，而自趨於窮，亦可惜也夫！亦可惜也夫！



# 宋論卷十四

## 理宗

濟王竑之死，真、魏二公力訟其冤，責史彌遠之妄殺，匡理宗以全恩，以正彝倫，以扶風化，懋哉其言之也！弗得而訾之矣。雖然，言之善者，善以其時也，二公之言此也，不已晚乎？

潘壬誅，湖州平，濟王之於此也危甚。彌遠積恨而益之以懼，理宗隱憂而厚用其疑。夫誠欲全竑以敦厚道，固當乘其未卽殺竑之時，迪天良以詔理宗，明大義以告彌遠，擇善地、簡守令以護竑，而俾遠於姦人，則竑全而理宗免殘忍之愆。如其不聽，引身而退，無可如何而聊以自靖，君子之道，如斯而已。竑既殺矣，復其王封，厚其祭葬，立嗣以世奉其祀，皆名也。塗飾之以掩前慝，非果能小補於彝倫也。而竑之受誣既白，則彌遠擅殺宗親之罪不可道。彌遠之罪不赦，則必追論其廢立之惡，以爲潘壬昭雪。追論廢立之非，則理宗不可無所受命，聽彌遠之扳己，而遂爲天下君。引其端者，必竟其緒，以此而望之庸主與不令之臣，其將能乎？

夫潘壬之起，其禍亦酷矣。使李全如壬之約，舉兵內嚮，則與何進之召董卓也奚殊？宋之宗社，不

一旦而糜爛也，幾何哉？天下方岌岌焉，而我咎既往以起風波。言則善矣，抑將何以保其終也？夫以竑先之以避匿，繼之以入告而討壬，謂其無心爭立而終可無他者，非也。李嗣源爲亂兵劫以同反，嗣源跳出，會師以討反者，亦未嘗遽與同謀，不思自拔。而其後竟如之何也？竑之始，亦與壬有勿傷太后及官家之約矣。李全不至，闕然起者皆太湖漁人，知事不成，而後改圖入告，以勢爲從違，非以義爲逆順。竑可弗殺，而豈必其不可殺乎？

若夫廢立之故，寧宗汶汶而委之彌遠，當其時亦未有昌言爲竑定策者。且竑之不足以爲人子，即不足以爲人君，西山亦既知之矣。均之爲宗支也，以族屬言，則更有親焉者；以長幼言，則更有長焉者。知其不可，而更易之於未冊立之前，非奪適亂宗，道法之不可易者也。均可繼，而擇之也唯其人。理宗無君人之才，而猶有君人之度。竑以庶支入嗣，拒西山之諫，而以口舌筆鋒睨彌遠而欲致之死，其爲躁人也奚辭？躁人而能不喪其七鬯者，未之前聞。孝宗之銳志恢復，爲皇子時，非無其志。秦檜乘權，而緘默以處，岳飛入見，交相信愛，抑視其死而不爭。乃至李林甫之姦，迫脅肅宗，憂生不保，形容槁悴，妃孕而欲墮之，然不敢斥林甫之姦，以恤投鼠之器。爲人子者，道固然也。梁昭明小有同異，而懷鬱以死；戾太子致恨江充，而身膺國刑。竑曾不察，而忿戾形於聲色，且以未受誓命之國儲，延阿宮車之晏駕，以逞志於君父之大臣，見廢固其宜也。潘壬，亂人耳。名曰義舉，何義哉？匹夫不逞，挾賊與戎，竑弗能遠，則其死也，較之子糾，尤爲自取。其視涪陵廢錮，背約幽冥，推刃同氣者，不愈逕庭乎？君子於此，姑置之可也。彌遠病國之姦，欲爲國而斥遠之也，不患無名。乃挾此爲名，伸竑以抑彌遠，則彌遠

無所逃其死，理宗亦不可居人上。已論伸而國惡彰。將孔子爲司寇，掌國刑，亦必追季氏逐君之惡，俾定公不安其位，而後變魯以至道哉？言不可以無擇，情不可以不平。奉一義以赫赫炎炎，而致人於無可容之地，豈非君子之過與？

二

自史彌遠矯韓侂胄之姦，解道學之禁，褒崇儒先，而請諡、請贈、請封、請錄子孫、請授山長，有請必得，迄於蒙古渡江，旦夕垂亡之日而不輟，儒者之榮也。嗚呼！以此爲榮，而教衰行薄，使後世以儒爲羶，而儒爲天下賤，胥此啓之也。夫君子之道異於異端者，非徒以其言，以其行也。非徒以其行，以其心也。心異端之所欲，行異端之所尙，以表章儒者之言，而冀以動天下之利於爲儒，則欲天下之弗賤之也，不可得已。

古之治教統於一，君師皆天子之事也。天子建極以爲立教之本，而分授於司徒、師保、司成，皆設官以任教，非因其能教而寵之以官。人習於善，士習於學，學成而習於教，各盡其職分之所當爲，無假於寵，而抑豈人爵之所能寵哉？周衰教弛，而孔子不用於天下，乃以其道與學者修明之，不得已而行天子之事，以紹帝王之統。故上不待命於宗周，下不假權於魯、衛。其沒也，哀公以下大夫之禮誅之曰：尼父而無諡，子思自列於士而無世官。非七十子之不能請，而哀公缺於尊賢也。君子之道，行則以治邦國，不行則以教子弟。以治邦國，則受天位而治天職，以教子弟，則盡人道以正人倫。其尤重者，莫大於義利之分。受天位者，利之所歸，而實義之所允，極乎崇高而非有所讓。盡人道者，義之所慎，而必

利之所遠，世雖我貴，而必有所不居。崇廉恥，謹取舍，導天下以遠於榮利，俾人知雖在衡茅，而分天降下民寵綏以善之重任，斯孔子所以德逾堯、舜而允配乎天也。孔子沒，七十子之徒，學散而教淫，於是有異端者興，若田駢、惠施之流，道不足以勝天下之賢智，乃假借時君之推尚，以誘人之師己。故齊王欲以萬鍾養弟子，而孟子斥爲蠶斷之賤夫，退而著書以開來學。其視世主之尊禮，如塵垢之在體，而澆濯之唯恐不夙。存義利之大閑，而後不辱君子之道，嚴哉！舜、蹠之分，其不容相涉久矣。

老子之學，流而爲神仙，其說妖，其術鄙，非得勢不行也。故文成、五利之於漢，寇謙之之於拓拔氏，趙歸真、柳泌之於唐，王老志、林靈素之於宋，錫以師號，加以官爵，沒而祀之，而後天下之趨黃冠也如鶩。浮屠之學，流入中國，其說織，其術悖，非得勢不行也。故佛圖澄之於石虎，鳩摩羅什之於苻堅，寶誌之於梁，智顛之於隋，乃至禪學興而五宗世繼，擅名山之利者，必倚詔命，錫以金紫，寵以師號，沒而賜以塔廟，加以美諡，而後天下之趨緇流也如鶩。柰之何爲君子儒者，一出登朝，急陳其所師者推爲教主，請於衰世之庸君姦相，徼一命以爲輝光，與緇黃爭美利，而得不謂之辱人賤行乎？

夫君子之道，弘傳奕世，非徒以迹美而名高也。使後起之君相，知之真，行之力，學其所學，以飭正其身；行其所行，以治平其天下；則曠百世以相承，而君子之志得矣。如其不能，而徒尚以名，則雖同堂而處，百拜以求，登之於公輔，而視之無異於謁夫；蔽之以萬鍾，而視之無殊於草芥。則身沒以後，片語之褒，一官之命，以莛叩鐘，漠乎其不相應也。爲之徒者，弗能推此志以尊其師。而營營汲汲，伏伺於輦轂，奔走於權門，迨其得之，乃以驕語於儔伍。身辱者，自取之也；辱其所師以辱道，不已甚乎！

夫爲此者之志，大可見矣。志之未壹也，業之未崇也，大義弗能服躬也，微言弗能得意也。委瑣因仍以相授受者，非浸淫於異教，則自比於蒙師。所持以自旌於里塾，曰吾理學之正傳，推所淵源，而天子尊之矣，天下其何弗吾尚也？非是，則豐屋之下，三歲而不覲一人，其爲儒也亦鮮味矣。耀枯木之餘燄，續白日之光輝，故朱子沒而嗣其傳者無一人也，是可爲長太息者也！理宗之爲理也未矣。則朱門之儒爲山長者，愈不足道矣。宜其借光於史彌遠、賈似道之竈場也。

## 三

會女直以滅契丹，會蒙古以滅女直，旋以自滅，若合符券。懸明鑑於眉睫而不能知，理宗君臣之愚不可廖，通古今天下未有不笑之者也。雖然，設身以處之，理宗之應此也亦難矣。

會女直以滅契丹，非女直之爲之也。女直無藉援於宋之情，亦無遷思吞宋之志。童貫聽趙良嗣開道以往約，而後啓不戢之戎心。使宋閉關以固守，則女直不能測宋之短長以思凌奪。且宋之於契丹也，無君父之讐，則援而存之以爲外蔽，亦一策也。不此之慮，而自挑之，其咎無可委也。會蒙古以滅女直，則宋未有往迎之心，而王機自來，其勢殊矣。蒙古之蹂女直也，聞之則震，當之則靡，左馳右突，無不逞之願欲。其將渡河而殄絕之，豈待宋之夾攻而後可取必？然且聞道命使，求之於宋者，其志可知矣。女直已歸其股掌，而涎垂及宋，殆以是探其情實，使遲回於爲訴爲拒之兩途，而自呈其善敗。故曰宋之應此亦難矣。

藉不許其約而拒之與？則必有拒之之辭矣。有其辭，抑必有其踐之之實矣。拒之而不以其理，則

辭先詘，如其辭之不詘，而無以踐之，則爲挑釁之媒，而固茶然不敢盡其辭。

將應之曰：「金，吾與國也，世與通好，盟不可寒。今窮而南依於我，固不忍乘其危而規以爲利。」如是以爲辭，而我詘矣。君父囚死於彼，宗社傾覆於彼，陵寢發掘於彼，而以迫脅要盟之約爲信，抑將誰欺？明恃女直爲外護，以緩須臾之禍，而陽託不忍乘危以誇志義，怯懦之情不可揜，而使其謀我之志益堅，則辭先詘，而勢亦隨之以詘矣。惟其不可，故史嵩之亦無可如何，寧蹈童貫敗亡之軌而不容已於夾攻之約。昏庸之臣主，勢所不能自免也。

誠欲拒之而善其辭，必將應之曰：「金，吾世讐也，往者我有不令之臣，聽其詐誘，資之兵力以滅遼，謂舉燕、雲以歸我，遼命旣剿，猝起敗盟，乘我不備而傾我宗社，吾之不與共戴天久矣。徒以挫折之後，國本未固，姑許之和，以息吾民而用之。今者生聚於數十年之餘，正思悉率師武臣力以洒前恥，而天假於彼，驅之渡河，使送死於汴、蔡。今河北之地，彼且漸收之以入版圖，河南爲吾陵寢之士，我固將起而收之，俘守緒而獻之祖廟。定河北者，在彼有餘力而可不須我也；河南者，固在我運籌之中，而抑可不重煩於彼。吾視吾力以進，各以所得爲疆域，待之金孽盡殄，封畛相聯，然後遣使修好，講睦鄰之盛事。今方各有中原之事，未遑將幣，信使之來，欽挹嘉問，敬聞命矣。」如是以荅之，則我義旣伸，彼姦亦擿。辭不詘矣，而實不足以踐之，狡焉思逞之猾虜，豈可以虛聲讐服者哉？志不定，膽不充，固吶焉不能出諸口也。

雖然，宋於此時，誠欲踐此言，抑豈無可恃之（甚）〔具〕○哉？童貫之夾攻契丹也，與劉延慶輩茸

闔之將，率坐食之軍，小入則小敗，大入則大潰，殘遼且競起而笑之。禍已成，勢已傾，所仰望以支危亡者，又种師道之衰老無能者也。及理宗之世而勢屢變矣，岳、韓、劉、吳之威，挫於秦檜，而成閔、邵、弘、淵、王、權、張子蓋習於選愞，故韓侂胄蹶起而旋仆。乃（自）侂胄之樂進武人而重獎之也，於是而虔、矯之才亦爲之磨厲。孟、宗、政、趙、方、孟、珙、余、玠、彭、大、雅之流起，而兵猶足爲將，戰猶有以戰，守猶有以守，勝猶非其徼幸，敗猶足以自持。左支右拒於淮、襄、楚、蜀之間，不但以半割殘、金，而且以抗衡蒙古。垂至於將亡之際，而西、川之爭，旋陷旋復，襄、樊之守，愈困愈堅。呂、文、煥、劉、整、反、面、倒、戈，而馳、突、無、前，率先阿、朮、伯、顏以進。如使君非至闕，相匪甚姦，則盡東、南之力，以撲滅分、崩之女、真、而、收、汗、維，固其可奏之功。以視昔之聞聲而慄，望影而奔者，疆、弱之相差亦遠矣。誠奉直詞以荅蒙古，奚患言之不踐，徒資敵笑乎？

君國者，理宗也；乘成者，史嵩之也；繼之者，賈似道也。通蒙、古亦亡，拒蒙、古亦亡，無往而不亡，則雖欲善爲辭以應之，而固無可應。不得已而姑許之，明懸一、童、貫、王、黼之昭鑒，爲異日敗、亡之符券，而有所不能避，固其必然矣。通而計之，酌時勢而度之，固有可不、亡之道。而要非徒拒蒙、古會師之約，可以空言爲宋、救也。空言者，氣矜而不以實者也。

## 四

嘗論之曰：浮屠氏以生死爲大事。生死者，一屈一伸之數，天之化，人無得而與焉，知命者不立乎

○、○ 據校記改。

巖牆之下而可矣，惡足以當大事哉？君子之大事，在仕與隱。仕隱者，君子之生死也。方仕而隱，伸而必屈也，而唯己自屈，物不能屈焉。方隱而仕，伸其所屈也，而唯己自伸，物不能伸焉。有可以仕，有不可不仕，有可以隱，有不可不隱。持之以大貞而存其義，酌之以時宜而知其幾。生以之生，死以之死，生不虛而死不妄。不輕以身試天下，不輕以天下試其身。終身守之，俄頃決之，皆存乎一心。故曰仕隱者，君子之生死也。

君子之道，仕者其義也，隱者其常也，知仕則知隱矣。故君子之仕，其道非一，而要皆以可於心者爲可於道，則一也。天下待以定，民待以安，君待以正，道誠在己，時不可違，此其不可不仕者也。魯兩生之德，不足以勝之，而高自驕語，無謂也。其次，則天下已治安矣，出而無以大異於出也，而君以誠求，賢以彙升，治以贊襄而益盛，則義在必仕而時順之，雖可以隱弗隱也。周黨、嚴光、魏野、林逋之欲自逸者，非也。其次，則治與亂介，而國是未定，賢與姦雜，而流品未清，君子急將伯之呼，小人深側目之妒，可弗仕也。而自牖之約可納，同聲之應不鮮，志誠貞而憂患誠不能以中輟，則出入於風波之中，而猶可不爲之惹退，固志士之自命者然也。其下，則君昏而不察，相姦而不容，懷悲憤以懲顛隲，忤權臣而爭邪正，於是斥之、罷之、竄之、逐之，乃至誣以罪罟，羅以朋黨，而伏尸於都市，此誠不可仕矣。而業已在位，無可避之鉄鉞，則逢、比之遺烈，未嘗不可追，而勿爲挾全軀保妻子之謀，以引身佚處。仕與死相因，死不可畏，仕亦不可爲之中沮矣。

嗚呼！小人之殺君子，君子弗避焉者，假以君之威靈，誣以國之刑典，旣分義之不可逃，而其死也，



昭昭然揭日月以正告於天下，則奚必死之愈於生哉？凡小人之賊賢以亂國者，類出於此。唯理宗之世，史嵩之當國，其殺人獨異於是。忌之也愈甚，而讐之也愈隱。議論弗爭也，祿位弗奪也，醜酢如相忘也，宴笑如相好也，投醖於杯酒孟羹之中，倉卒以死，而片語不能自伸。天子莫能測其械，盈廷莫能訟其冤。若此者，猶與之共立於朝以相抵牾，是抱蝮以寢而采葦以茹也。則誠所謂巖牆者矣。焉有君子而隕其生於杯酒孟羹者乎？需遲顧眄，不勇退於崇朝，不亦惑乎？

不可死，則不可仕。不可仕而不謀隱，可不死而不貴生，死有輕於鴻毛，徐元杰、劉漢弼、杜範當之矣。乃於時環顧在廷，無有引身而去者，則當時之人才亦大可見矣，尙望其能扶人之社稷之亡而致之存哉？嗚呼！不可仕而猶可隱，以視進不可仕、退不可隱者，又奚若邪？嵩之殺士之日，去宋之亡猶三十餘年，則知命貴生以不自辱，固有餘地以置此身。若嵩之者，不與爭權而毒亦釋矣。過此而愈難矣。謝皋羽、龔聖予、鄭憶翁、汪水雲諸子者，仕既無君，隱亦無土，欲求一曲之水，一卷之山，散髮行吟，與中原遺黎較晴雨，采橡栲而不可得，然後君子之道果窮。如之何可隱不隱，而以死殉簪紱也哉！

## 五

不仁者不可與言，不可與言而言，失言。不仁之尤，冒不孝之惡，爲清議所攻，猶多其口說以相拒，惡至斯而極矣。如是，而可執名義以與之爭得失哉？尸大臣之位，微起復之命，以招言者之攻擊，自史嵩之始，而李賢、張居正、楊嗣昌仍之。徐元杰抗論以強抑之而死於毒，至不仁者爲蛇蠍以螫人，無足怪也。然則羅彝正、鄒爾瞻、黃幼元之昌言名義，娓娓而不窮，不已贅乎！夫子之斥宰予也，曰：「女安，

則爲之。」弗與爭也。但言安，而其天良之剿絕，不可復容於覆載。君子一字而烈於鈇鉞，自此以外，無足與不仁者辨矣。

先王之使人子終喪而後從政，豈以禁制之哉？以仁人孝子之道相期，深懲而慰安之，意良厚也。以爲子之所致於親者已窮矣，但此三年之內，可薄效其哭踊奠送之忱，創鉅痛深，有毀瘠滅性之憂，不忍復以國事相勞而重困之也。是上之所以待之者，方舉而登之君子之堂，而顧自滅裂之以陷於禽獸之阱，則惻隱之心亡，而羞惡之心亦絕矣。夫至於羞惡之心絕，則莠言自口，誰捫其舌，而立身揚名、移孝作忠之說，皆唯其口給以與人相齟齬，復何所忌，而尙可與之正言乎？

且夫庸主之徇其邪心，而必欲逆衆論以起復之也，豈果謂此一人者不可且夕不立於廷哉？藉其觸嚴寒，犯炎暑，五日不汗以死，而社稷遂無所託邪？蓋不仁者之得此於庸主，亦非易易也。或側媚宮闈以傾主志，或結交宦寺以窺主心，或援引邪朋以稱其才，或簧鼓吏民以頌其功。當父母尙存之日，早億其且死，而爲不可去之情形，脅上以禍福，留未了之殘局，待己以始終。汝汝者遂入其囿而堅信之，曰：是誠不可使旦夕去我者也。夫然，則其爲此也亦勞矣。而起復在位之日，覩顏以居百僚之上，氣必有所沮，事必有所掣，終不能昂首伸眉，若前此之得志而驕。

夫終喪之日短，而仕進之日長，亦何吝此三年之姑退，以需異日之復興。然而決忍於禽獸之爲，亦有絲已。持大權，居大位，與聞國之大計，而進退綽然，可因時以任己志者，唯君子能也。否則居心以

○校記「獸」作「欲」。

坦，制行以恪，無險陂刻覈之政，可寡過以免於彈射者也。且進之而夕可退矣，夕退之而且又可進矣。任事數十年，而決去一朝，可矣；投閒已久，而復起一朝，可矣。若夫不仁者，褊妒以妨賢，其積怨者深也；飾姦以罔上，其匿情者多也；擅權以遠衆，其欲相代以興者夥也。所恃以箝盈廷之口，揜不軌之情者，唯魁柄在握，日得與宮廷相接納，而欲指摘之者不得其要領耳。非無同惡之淫朋，而兩姦相暱者，必隱而相傾。則一離乎其位，大則禍亟隨之，小亦不能以更進。故史嵩之一退，而徐元杰果大反其所爲。不得已而以酖毒殺正士，以自全也。不然，嵩之誤國之辜，其不爲丁謂、章惇之竄死也幾何哉？

知小人之情出於此，則知其滅絕天彝之繇，實爲國家之大蠹。直揭其所以求容之隱，勿但以求君子者責之於仁孝，姦無所容，而惡亦戢矣。賓賓然取仁人孝子孺慕之哀，天經地義人禽同異之理，與之相折，使得逞違心之邪說，蒙面以相詰，復惡從而禁之？斬蛇者，不責其大之吞小也，防其毒也；馘鼻者，不責其子之食母也，惡其妖也。爲毒爲妖，足以當一死矣。是故諸君子之以仁孝攻史、李、張、楊也，褻道而失言，不如其已之也。

## 六

刑具之有木梏、竹根、箍頭、拶指、絞踝、立枷、匡牀諸酷具，被之者求死不得，自唐武氏後，無用此以毒民者。宋之末年，有司始復用之。流及於今，法司郡邑下至丞尉，皆以逞其暴怒，而血肉橫飛，不但北寺緹帥爲然也。嗚呼！宋以此故，腥聞於上天，亟剿其命，不得已授赤子於異（姓〔類〕曰），而冀使

息虐，亦慘矣哉！宋之先世以寬仁立國，故其得天下也不正，而保世滋大，受天之祐，不期後之酷烈至此也！揆其所繇，自光宗以後，君皆昏痿，委國於權姦，吏以賄升，恣行其汗暴。雖理宗製「疾痛猶己」之刑箴，降「延及無辜」之禁令，而不爲之式遏。祖宗矜恤之至意，炳於日星，數小人殄滅之而有餘，小人之害亦烈矣！

雖然，端本清源，以究其害之所自興，則不但自小人始也。大臣之不法，小臣之不廉，若唐之有韋保衡，路巖，宋先世之有蔡京、秦檜，惡豈減於史、賈哉？而有司不爲之加暴。故知淫刑之害，不但自小人始也。

異端之言治，與王者之道相背戾者，黃、老也，申、韓也。黃、老之弊，捨禮樂，擊刑政，解紐決防，以與天下相委隨，使其民宕佚而不得遊於仁義之圃。然而師之爲政者，唯漢文、景，而天下亦以小康。其尤弊者，晉人反曹魏之苛核，蕩盡廉隅，以召永嘉之禍。乃王導、謝安不懲其弊而仍之以寬，卒以定江左二百餘年五姓之祚，雖有苻堅、拓拔宏之疆，莫之能毀。蓋亦庶幾有勝殘去殺之風焉。

若申、韓，則其賊仁義也烈矣。師之者，嬴政也，曹操也，武曌也，楊堅也，其亡也忽焉。晝一天下而齊之以威，民不畏死，以死威之，而民之不畏也益滋。則惟慘毒生心，樂人之痛徹心脾，而自矜其能也。以君子慎修畏咎之道責小人，小人固不能喻，以小人愚惰頑惡之禁禁君子，君子亦所不防。以閭房醉飽之愆，督人於名義，而終陷於污，以博奕嬉遊之失，束人於昏夜，而重困其情。於是薄懲之而不知戒也，則怒激於心，忿然曰：「此驕悍之民，恃其罪之不至於死，而必不我從，則必使之慘徹肌膚，求死不

得，而後吾法可行焉。」其爲說亦近似乎治人之術也。而宋之爲君子者，以其律己之嚴，責愚賤之不若，隱中其邪。顧且曰：「先王之勅法明刑，以正風俗，起教化者，必是而後不與黃、老之解散綱維者等。」於是有狡悍不輸情實之姦民，屢懲不知悔改之罷民，觸其憤懣，而以酷吏虐民之刑具施之；痛苦亦其所宜也，瘐死亦其自取也，乃更渙然釋其悵疾之心，曰：「吾有以矯惡俗而退〔正〕之矣。」

夫惟爲君子者，不以刑爲不得已之事而利用之，則虐風乘之以扇，而酷吏益以此市威福而導天下以樂禍之情。儒民見豪民之懼此，則快矣；愚民見黠民之懼此，則快矣；貧民見富民之懼此，則快矣；無藉之民，見自矜之民懼此，則抑快矣。民愚而相胥以快也，乃反栩栩然自慰曰：「吾之所爲，大快人心也。」嗚呼！人與人爲倫，而幸彼之裂肌肉、折筋骨以爲快，導天下以趨於殘忍，快之快之，而快人者行將自及，抑且有所當悲閱而快焉者，浸淫及於父子兄弟〔之〕。不知。爲政者，期於紓一時愚賤之忿疾而使之快，其率天下以賊仁也，不已甚乎！毒具已陳，亂法不禁，則且使貪墨者用之以責苞苴，懷毒者用之以報睚眦；則且使飲食之人用之以責廚傳，淫酗之夫用之以逞酒狂。避道不遑，而尸陳於市廛；雞犬不收，而血流於婦稚。爲君子者，雖欲挽之而莫能，孰知其自己先之哉？

帝王之不得已而用刑也，惡之大者，罪極於死，不使之求死而不得也。其次，流之也有地，釋之也有時。其次，杖之笞之也有數，荆竹之長短大小也有度。所以養君子之怒，使有所止而不過，意甚深也。無所止，而怒雖以理，抑且以覆蔽其惻隱之心，而傷天地之和。審是，則黃、老之不尚刑者，愈於申、韓

○據校記改。

○「之」字據校記增。

遠矣。夫君子之惡惡已甚，而啓淫刑之具，豈自以爲申、韓哉？而一怒之不止，或且爲申、韓之所不爲。故甚爲宋之君子惜，而尤爲宋以後之愚民悲也。虔劉已亟，更投命於異類，有王者起，其尙念之哉！<sup>①</sup>

七

世降道衰，有士氣之說焉。誰爲倡之？相率以趨而不知戒。於天下無裨也，於風俗無善也，反激以啓禍於士，或死或辱，而辱且甚於死。故以士氣鳴者，士之荑稗也，嘉穀以荒矣。夫士，有志、有行、有守，修此三者，而士道立焉。以志帥氣，則氣正；以氣動志，則志驕；以行舒氣，則氣達；以氣鼓行，則行躁；以守植氣，則氣剛；以氣爲守，則守窒。養氣者，不守其約，而亟以加物，是助長也。激天下之禍，導風俗之澆，而還以自罹於死辱，斯其爲氣也，習氣而已矣。

且夫氣者，人各有之，具於當體之中，以聽心之所使，而不相爲貸。不相爲貸者，己之氣，不以人之動之而增；人之氣，亦非己氣之溢出以相鼓動而可伸者也。所謂士氣者，合衆人之氣以爲氣。嗚呼！豈有合衆氣以爲氣而得其理者哉？今使合老少、羸壯、饑飽、勞佚之數十百人，以闕然與人相搏，其不爲敵所撓敗者鮮矣。故氣者，用獨者也。使士也以天下爲志，以道義爲行，以輕生死、忘貧賤爲守，於以憂君父之危，傷彝倫之斲，恤生民之苦，憤忠賢之黜，而上犯其君、下觸權姦之大臣以求直；則一與一相當，捐頂踵以爭得失，雖起草茅（於〔干〕）<sup>②</sup>九關，越其畔矣，而氣固盈也。乃憂其獨之不足以勝，貸於衆以襲義而矜其（君）〔羣〕<sup>③</sup>，是先餒也。於己不足，而資闕然之氣以興，夫豈有九死不回之義

①「愚民悲也」以下十九字，刻本闕，據校記補。

②、③ 據校記改。

哉？以爲名高，以爲勢盛，惟名與勢，初無定在，而疆有力者得乘權以居勝地。於是死與辱及其身，而益彼之惡，以爲天下害，斯豈足爲士氣之浩然者乎？

宋之多有此也，不審者以爲士氣之昌也，不知其氣之已朽也。當李伯紀之見廢，而學宮之士闕然一起矣；逮史嵩之之復起，闕然再起矣；徐元杰、劉漢弼以毒死，而蔡德潤等闕然三起矣；丁大全之逐董槐，而陳宜中等闕然四起矣。凡其所言，皆憂國疾讒，飭彝倫，正風化者也。理以御氣，而氣固可伸；乃以理御氣，而氣配理，亦從乎人之獨心而已。己正而邪者屈，己直而枉者伏。乃凡此羣競而起者，揣其志，果皆憂國如家，足以勝諸姦之誣上行私者乎？稽其行，果皆孝於而親，信於而友，足以勝諸姦之汙辱風化者乎？度其守，果皆可貧可賤，可窮可死，而一介必嚴，足以勝諸姦之貪叨無厭者乎？倡之者，或庶幾焉。而聞風而起，見影而馳，如鶩如奔，逐行隨隊者之不可保，十且八九也。諸姦且目笑而視之，如飛鳥之集林；庸主亦厭聽之，如羣蛙之喧夜。則弋獲國士之名，自詡清流之黨，浸令任之，固不足以拯阽危之禍，國家亦何賴有此士哉？政之不綱也，君之不德也，姦之不戢而禍至之無日也，無能拯救。而徒大聲以號之，怨詛下逮於編氓，穢迹彰聞於疆敵，羣情搖動，而墮其親上死長之情。則國勢之衰，風俗之薄，實自此貽之矣。輯輯翻翻，游談之習勝，物極必反，裁必速身。迨至蒙古入杭，羣毆北徒，塚足墮指，啼餓餓食於原野；曾無一人焉，捐此螻蛄之生，就孔子之堂，擇乾淨士以爲死所。則曩之浮氣空輿，山搖川決者，今安往邪？

先王之造士也，賓之於飲，序之於射，節之以禮，和之以樂。其尊之也，乞之而後言；其觀之也，旅

而後語。分之於黨塾、州序，以靜其志；升之於司馬，而卽試以功。其以立國體也，卽以敦士行也。馴其氣而使安也，卽以專其氣而使昌也。使之求諸己而無待於物也，卽以公諸天下而允協於衆也。故雖有亂世暴君、姦人逆黨，而不能加以非道之刑戮。戰國之士氣張，而來嬴政之坑；東漢之士氣競，而致奄人之害；南宋之士氣蹶，而召蒙古之辱。誠以先王之育士者待士，士亦誠以先王之育士者自育，豈至此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各安於其所，而作人之化成。魚亂於下，鳥亂於上，則網罟興焉。氣機之發，無中止之勢，何輕言氣哉！

## 八

恃險，亡道也；棄險，尤必亡之道也。恃險而亡，非險使之亡也。任非其人，行非其政，民怨而非其民，兵竄而非其兵，積金粟而糜之，非其金粟，險無與守，均於無險，恃險之亡，亦棄險亡之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是故守國者，不可以不知險。知險者，明乎險與非險之數，非一山之崖壘，一水之波濤，足以爲險也。有可據之險，而居高積厚，以下應乎廣衍之神皋，如手足處末而衛其頭目，夫是之謂真險。善攻者期於爭此，善守者亦守此而已矣。

江東自孫氏以來，東晉、南宋因之以立國者皆百餘年。長淮、大江爲其障蔽，「天塹」之號，繇此而興。而以實求之，險固不在是也。曹魏臨濡須而退，石勒至壽春而返，苻堅渡淝水而奔，拓拔飲江水而止，周世宗破滁陽而罷，完顏亮窺采石而潰，則既已全有長淮而分江之險。乃至兀朮直搗建康，立馬金山，東陷四明，南馳豫章，終以寢不安席，遽求北走。蓋一葦之可杭，無重關之足扼，江東之險，不在此



悠悠之帶水明矣。

險不在此，則其立國而不可拔者，固有在也。昭烈有漢中，而曹仁乃卻；劉弘鎮襄、漢，而琅邪乃興；桓溫縛李勢，而氐、羌不敢內犯；張浚督荆、襄，二吳爭秦、鞏，而女直息其南窺。其亡也；秦滅巴蜀，而捍關破，鄢郢舉，走楚於吳，而楚以燬；魏滅蜀漢，迫西陵，王濬因以興師東指，而孫氏以亡；宇文氏滅蕭紀，下蕭巋，而隋人南渡之師長驅無忌；宋俘孟昶，下高季興，而南唐之滅易於摧枯。以是驗之，江東之險在楚，楚之險在江與漢之上流。恃大江者非所恃，棄上流者棄其所依。得失之樞，未有爽焉者也。

蓋吳、越，委也；江、漢之上流，源也。以攻者言，從源而輸於委，順也；不得其源而求諸委，逆也。應援之相踵，芻糧之相濟，甲仗車牛之相輔，順以及之，而軍無中置之憂。順而下攻，易也；逆而上退，難也。知進之易於攻，而退之難於卻，則人有致死之心。此橫江而渡者之無成功，而憑高以下者之得勝算也。以守者言，擊其頭而手足應，制其手足而頭不能援。江與漢之上流，芻糧之所給也，材勇之所生也。故吳、越雖已糜爛，而巴、蜀、湘、粵，可阻險以爭衡；上游已就沈淪，則吳、會、越、閩，先魂奪而坐斃。蘇峻據石頭，而陶侃、溫峤率江、湘之義旅，揜取之如籠鳥；侯景陷臺城，而王僧辯、陳霸先以脛弱之粵人，網舉之如游鯨。險在千里之外，而機應於桴鼓之捷，古今轍迹，無有不同焉者。

然則宋當理宗之世，豈其必亡哉？棄險以自亡，而賈似道之罪，不可勝誅。非但其納款（施雷）（忽

必烈)而背之以召寇也。以賄賂望閫帥，以柔媚掌兵權，以伉直爲仇讐，以愛憎爲刑賞，於是余玠死而川蜀之危不支，劉整叛而川蜀之亡以必，呂文煥之援絕而陽邏之渡不可復遏。迨及臨安已破，江南瓦解，揚州之守猶巋然而存。江、淮之塹，不足以固江東，勢所不趨，非存亡之紐明矣。故知險者，知天下之大險也，非一山一水在睂睫之間，見爲可恃，以使人驕玩者也。以南爲守，而失漢中、巴、蜀，以孤江、湘，以北爲守，而失朔方、雲中，以危河朔。北倚南之資糧，而徐、泗無銜尾之運，南恃北之捍蔽，而相、魏無屯練之兵，雖英主不能以撫中夏，況中材而際運會之屯者乎？故險者，非可恃也，尤非可棄也；此千秋之永鑒也。

○劉毓崧校勘記：宋理宗開慶景定之間，忽必烈督兵攻鄂，時其父拖雷之歿已久。「拖雷」當作「忽必烈」。

# 宋論卷十五

## 度宗

宋道理宗之末造，其亡必矣。然使嗣立之主，憤恥自彊，固結衆志，卽如劉繼元之乘城堅守，屢攻而不下，猶有待也。抑不能然，跳身而出，收潰散之卒，勉以忠義，如苻登之誓死以搏姚萇，身雖死，國雖亡，猶足爲中原存生人之氣。而儻一日之安富，懷擁立之私恩，委國以授之權姦，至於降席稽顙，恬不知怍，而後趙氏之宗祊瓦解灰飛，莫之能挽。嗚呼！迹其爲君，蓋周赧、晉惠之流，得死牖聞，猶爲幸矣。

晉惠之立也，議者猶咎武帝之託非其人。以分則適，以年則長，嗣國之常經在焉，苟非通識，莫能易也。而度宗異是。理宗無子，謀立之於吳潛，潛曰：「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夫豈言之無擇而鹵戇若斯哉？度宗之不任爲君而足以亡宋者，臣民具知之矣。出自庶支，名位未正，非有不可廢者存也。選於太祖之裔孫，豈無愈者，而必此是與；則理宗晚多內寵，宦寺內熒，姦臣外擁，度宗以柔選無骨，貌似仁孝，宵小以此惑上，幸其得立，而居門生天子之功也。故吳潛以爲不可者，正似道之所

深可。一立乎位，而屈膝無慚，江萬里莫能掖止，果以遂小人之願欲，其所以得立者可知已。河山虛擲，廟社邱墟，豈似道之所置諸懷抱者乎？則甚矣理宗之愚以召亡也。

夫選賢以建元良，謀之大臣，以致慎也。而決之於獨斷者，大臣不敢尸焉。故與聞定策以相翼戴，雖優以恩禮，而必不可懷之以爲私恩。非是，則權柄下移，而禍必中於家國。故昭子不賞豎牛，而叔孫氏以安。漢文之於周勃，漢宣之於霍光，雖曰寡恩，亦宰制綱維之大義，不可徇矣。天子者，極乎尊而無上者也。有提之攜之以致之上者，則德可市，功可居，而更臨其上。故小人樂以其身任廢立之大權，而貪立非才，以唯己之志欲。亂之所繇生，莫可救藥，必然之券也。

且夫拔起而登天位，遭大投艱於眇躬，亦甚難矣。況在疆寇壓境之日，其難尤倍。錦衣玉食處堂之嬉，亦奚足爲惠而懷之？卽令膺祚以及子孫，抑亦宗廟之靈，先君之義，天下臣民之所推戴，豈贊我〔以〕立者之可嚮販以爲厚德哉？自寧宗委廢立於彌遠，而理宗感之以爲恩，彌遠以享厚利，姦人垂涎而思效之，無足怪者。吳潛曰「臣無彌遠之才」。非無其才也，無其市天位以擅大權之姦謀也。夫彌遠避禍之情，深於邀福。雖懷私以廢濟王，猶知密訪理宗之器識以冀得人。故理宗雖聞，早歲之設施，猶有可觀者。其隙既開，其流愈下，似道乃利建此行尸坐肉之童昏，匍匐以聽己；於是而一絲九鼎之殘疆，唯其所棄擲，而莫敢誰何。要其禍之所自生，則寧宗始之，理宗成之，非且夕之〔效〕〔故〕也。夫以韓魏公之公忠，而兩朝定策，引退不遑，豈可望之史、賈之流者乎？孝宗嗣而婁寅亮、張燾之賞不

○「以」字據校記增。

○據校記改。

行。小人懷惠，而天下隨傾，亦烈矣！<sup>○</sup>故王珪之言曰：「陛下有富貴傳子孫，皆先帝之恩。」君子甚惡其言。以有天下享崇高之奉，而感之以爲恩，此鄉里小生得一舉而感舉主者，尊之爲師，戴之如父，寒乞之情也。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 恭宗 端宗 祥興帝

文信國之言曰：「父母病，知不可起，無不下藥之理。」悲哉！身履其時，爲其事，同其無成，而後知其言之切也。今夫父母之病，當其未篤，則无妄之藥，不敢輕試；無所補而或有所傷，寧勿藥也。故春秋傳曰：「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言孝子之情，不敢不慎也。迨及革矣，望其愈而終不可愈，冀其生而不可得生。於斯時也，苟有以療之者，不以藥之珍而患貧也，不以炮製之難而憚勞也，不以迂而罔濟而忽之也，不以緩而弗及而輟之也，不以前之屢試無功而中沮也，不以後之追悔太過而懷疑也。其求之也，瞿瞿乎其若貪也；其營之也，惘惘乎其若愚也。夫豈不知有命自天之不可強哉？欲已之，而心不我許，抑竭力殫心以爲其所能爲而已矣。然而或爲之謀者，福雞剖豕，以媚山獾妖狐之神而乞命，則孝子弗爲。其弗爲也，非有所吝也，不敢以辱吾親，不忍以辱吾親也。

<sup>○</sup>劉毓崧校勘記云：上下文皆言賈似道誇張定策之功，所謂小人即指似道。蓋以孝宗比例度宗，而以婁寅亮、張  
癘針對似道。釋其詞意，「不行」之下，「小人」之上，當有數句轉折，傳寫者脫去耳。

夫忠臣於君國之危亡，致命以與天爭興廢，亦如是焉而已。當德祐時，蒙古兵壓臨安，亡在旦夕，求所以存宋者終無術矣。誠不忍國亡而無能爲救，則嬰城死守，君臣畢命以殉社稷，可也。奉君出走，收餘燼以借一，不勝，則委骨於原隰，可也。死不我值，求先君之遺裔，聯草澤之英雄，有一日之生，盡一日之瘁，則信國他日者亦屢用之矣。乃倉卒之下，聽女主乞活之謀，銜稱臣納貢之命，徼封豕長蛇之恩，以爲屬國於江介。愛君而非所以愛，存國而固不可存，信國之忠，洵忠而過矣。

曾元請及且以易簣，而曾子斥之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息云者，姑貸須臾之安，以求活鮒於霑濡，婦寺之忠孝也。以堂堂十五葉中國之天子，匍伏丐尺土於他族<sup>⊖</sup>，生不如死，存不如亡，久矣。信國自處以君子，而以細人之道愛其君乎？且夫爲降附稱臣之說，其愚甚矣。卽令蒙古之許之與！蕭巋臣於宇文，以保一州，而旋以滅亡；錢俶臣於宋，以免征伐，而終於納土。朝菌之晦朔，奚有於國祚之短長？況乎徐鉉之辨言，徒供姍笑；徽、欽之歸命，祇取俘囚。已入虎吻，而猶祝其勿吞，詞愈哀，志愈辱，其亡愈可傷矣！信國之爲此也，搖惑於婦人之柔靡，震動於通國之狂迷，欲以曲遂其成仁取義之心，而擇之不精，執之不固，故曰忠而過也。

或曰：句踐之請命於吳也，自請爲臣，妻請爲妾，而卒以沼吳。信國之志，其在斯乎！而奚爲不可？

曰：巽以行權者，惟其理也；屈而能伸者，惟其勢也。吳之與越，以爵士言，皆諸侯也；以五服言，皆

⊖ 校記「他族」作「犬羊」。

蠻夷也；以先世言，一爲泰伯之裔，一爲大禹之胄也。春秋之世，友邦相伐，力不敵而請降者多矣。受其降者，不得而臣之，已而復與於會盟，仍友邦也。上有守府之天子，其以疆大相役屬，同是冠帶之倫，而義可以相服者也。故句踐卽不沼吳，而終不爲吳之臣妾。宋之於蒙古，豈其比哉？<sup>○</sup>宋之亡，亡於屈而已。澶淵一屈矣，東京再屈矣，秦檜請和而三屈矣。至於此，而屈至於無可屈。以哀鳴望瓦全，弗救於亡，而徒爲萬世羞。時異而勢異，勢異而理亦異。句踐之所爲，非宋所得假以掩其恥也。故楊后之命可以不受，而後信國之忠，純白而無疵。擇義以行仁，去其姑息者而得矣。

## 二

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sup>○</sup>之天下而亡之也。是豈徒徽、欽以降之多敗德，蔡、秦、賈、史之挾姦私，遂至於斯哉？其所繇來者漸矣。

古之言治者，曰「觀文匿武」。匿云者，非其鎗之之謂也，藏之也固，用之也密，不待觀而自成其用之謂也。故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競之不大，棟折榱崩，欲支之也難矣！其競之也，非必若漢武、隋煬窮兵遠塞而以自疲也。一室之棟，一二而已，櫛、櫨、榱、桷，相倚以安，而不任競之力。故用之專者，物莫能勝；守之壹者，寇莫能侵。率萬人以相搏，而其相敵也，一與一相當，而羣無所用。自遼海以西，迄於夏、朔；自賀蘭以南，垂於洮、岷；其外之逐水草、工騎射、好戰樂殺、以睥睨中土者，地猶是

○ 校記「宋之於蒙古，豈其比哉？」作「區區沙漠之豺豕，得勢以驕，而汗顏稽顙之餘，尙可以君一國哉？」

○ 校記「道法相傳」下有「人禽紀別」四字。

地，人猶是族，自古迄今，豈有異哉？

三代之治，千有餘歲，天子不以爲憂，其制之道，無所考矣。自春秋以及戰國，中國自相爭戰，而燕、趙獨以二國之力，控制北陲。秦人外應關東，而以餘力獨捍西圉，東不貸力於齊，南不藉援於韓、魏。江、淮以南，則尤耳不聞朔漠之有天驕（虜）也。及秦滅燕、代，併六合，率天下之力以防胡，而匈奴始大。漢竭力以禦之，而終莫之能抑。至於靈、獻之世，中國復分，而劉虞、公孫瓚、袁紹，不聞有北塞之憂。曹操起而撫之，鮮卑、匈奴皆內徙焉。蜀、吳不相聞也。晉兼三國，而五胡競起。垂及於唐，突厥、奚、契丹相仍內擾。及安、史之亂，河北叛臣各據數州之土以抗天子，而薊、雲之烽燧不聞者百年。繇此言之，合天下以求競而不競，控數州以匿武，而競莫加焉。則中國所以衛此觀文之區者，大略可知矣。

東漢之疆，不敵西漢，而無北顧之憂者，有黎陽之屯在也。天寶以後，內亂方興，不敵開元以前，而無山後之警者，有魏博之牙兵在也。外重漁陽、上郡、雲中之守，而黎陽承其後；外建盧龍、定難、振武之節，而魏博輔其威。以其地任其人，以其人守其地。金粟自贍也，土馬自簡也，險隘自固也，甲仗自營也。無巡邊之大使以督其簿責，無遙制之廷臣以掣其進止，雖寡而衆矣，雖弱而疆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四裔之邊臣各自守，而不待天子之守之也。牽帥海內以守非所自守之地，則漫不關情而自怠；奔走遠人以戰非所習戰之方，則其力先竭而必積。然而庸主具臣之謀，固必出於此者，事

○「天驕」據校記改爲「驕虜」。



已迫，則不容不疲中國以爭；難未形，則唯恐將帥之倚兵而侵上也。

嗚呼！宋之所以裂天維、傾地紀、亂人羣、貽無窮之禍者，此而已矣。其得天下也不正，而厚疑攘臂之仍；其制天下也無權，而深懷尾大之忌。前之以趙普之佞，逢其君猜妒之私；繼之以畢士安之庸，徇愚氓姑息之逸。於是關南、河北數千里闐其無人。迨及勅敵介馬而馳，乃歐南方不教之兵，震驚海內，而與相枝距。未戰而耳目先迷於嚮往，一潰而奔保其鄉曲。無可匿也，斯亦無能競也。而自軒轅迄夏后以力挽天綱者，糜散於百年之內。嗚呼！天不可問，誰爲爲之而令至此極乎？嚮令宋當削平僭偽之日，宿重兵於河北，擇人以任之，君釋其猜嫌，衆寬其指摘，臨三關以扼契丹；卽不能席捲燕、雲，而契丹已亡，女直不能內蹂。亦何至棄中州爲完顏歸死之穴，而召蒙古以臨淮、泗哉？

人本自競，無待吾之競之也，不挫之而亦足以競矣。均此同生並育於聲名文物之地，以相爲主輔，而視若芒刺之在背。威之弗能也，信之弗固也，宰之弗法也。棄其人，曠其土，以棧支宇，而棟之折也已久。孰令宋之失道若斯其愚邪？天地之氣，五百餘年而必復。周亡而天下一，宋興而割據絕。後有起者，鑒於斯以立國，庶有待乎！平其情，公其志，立其義以奠其維。斯則繼軒轅、大禹而允爲天地之肖子也夫！